

二十四、澜方平 楚歌又起

晚筵初罢，已到了深夜时分。

紫千豪回到了他惯常居住的仰远楼中，今天，他的心境十分愉快舒畅，虽然在旧创未愈的亏虚情形下是累了些儿，但也不觉得如何辛苦，往往，精神的振奋是能战胜肉体上的疲劳的。

现在，换了左丹在亲自侍候他了。

轻轻吁了口气，紫千豪在绵垫太师椅坐下，左丹服待着他宽了外衫，又半跪下膝为他脱去了豹皮系靴，换上一只轻便的缎面软鞋，然后，恭敬的择了一杯热腾腾的香茗到紫千豪身边。

接过玉杯，紫千豪浅浅呷了口热茶，俊美如玉的面孔上浮着一层淡淡的红晕，而这抹红晕，也就衬托得他越发挺秀俏逸，越发儒雅潇洒了，好一个少见的美男子！

怔怔的看着紫千豪，左丹的神态里显示着一股由衷的钦慕之色，他好像自跟着紫千豪以来，便老是觉得他的主人有一种与常人不同的气质，似一片浩瀚无涯的海洋，永远使人摸不透其中含蕴着的奇妙与力量……

又唤了口茶，紫千豪淡淡的道：

“左丹，为什么老看着我？”

咳了两声，左丹惊然醒悟，他微微有些尴尬的道：

“大哥，你，你生得真俊……”

觉得有趣的笑了，紫千豪道：

“你该不是指我像个‘绣花枕头’吧？”

连忙摇头，左丹急道：

“不，我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大哥，你可别吓唬我，杀了我我也不会会有这样的混帐念头……”

一晒之后，紫千豪道：

“任蓝扬善为大头领之职，左丹，你的看法如何？”

左丹毫不考虑的道：

“正是适得其选，大哥，蓝扬善为人粗豪耿直，红心赤胆，他进入本帮之后必将是一个最得力的好兄弟！”

点点头，紫千豪道：

“我也有此感觉，虽然有时候这位仁兄稍嫌粗鲁了一点，但这正是江湖中人的本色，也就在这一点粗鲁上，看出一个人的豪迈性格，关于这样的人，我有经验，他们有侠义心，刚强孤傲，不易结交，可是，只要你们一旦投了缘，交上了，则永生永世也难得分开，他可以为你承担一切，换句话说，这是一种可以托命托心的人，‘黑翼门’的房铁孤和蓝扬善是同一类型……”

左丹颇有同感的道：

“是的，大哥的看法十分正确，我自己也在默默中注意他们两位，也就是大哥所说的这个样子……”

微唱一声，紫千豪又道：

“在不屈堂里，我们那只‘盟血鼎’都被滴落的鲜血浸染成紫褐色了，表面上看去宛似锈迹斑斑，拙笨丑陋，但我却喜爱它，左丹，那里面的血渍

全是我们弟兄的誓言，是我们弟兄的心迹，更是我们弟兄的团结保证，表面上看，‘盟血鼎’是拙笨的，可是，它却是最神圣而崇高价……”

左丹深深点头道：

“大哥说得是……”

双目半瞋着，紫千豪又徐缓的道：

“‘盟血鼎’内有些弟兄们的血迹殷然，他们的人却已逝去……但他们的英灵必定不温，正如蓝扬善今天所说：生为孤竹人，死为孤竹鬼，常常，我独自立在‘盟血鼎’之旁，在空寂寂的大厅里，好像仍能看见那些已然死去的弟兄们一张张亲切的面容，他们在冥寂中也凝视着我，我看得出，他们的脸上都含着笑意，一种安详而宁静的笑意。

尽管有些弟兄们去了，但‘盟血鼎’里会再有新的血迹滴下，它生生不息，循环不断……日子虽然过的有些酸辛，我们的手却握在一起，心却连在一起，不论是幽明两边的哪一条路上……是么？”

感动的，左丹道：

“是的，大哥……”

紫千豪睁开眼，轻轻的道：

“有人在敲门，左丹。”

左丹倾耳聆听，果然，卧室的紫檀木雕花门正被人在外面轻悄的叩击着，那叩门声很谨慎，很小心，以至声音十分微小，隔着门，似也看得见那站在门外的人形态的恭敬与严肃；左丹一直凝神听着紫千豪说话，以至连这连续的敲门声也忽略了。

歉然一笑，左丹迅速走上前去将门启开，甫一启门，他已微带惊讶的道：

“啊，原来是二爷……”

于是，苟图昌快步走了进来，他向紫千豪躬躬身，面色明明十分沉重却强颜笑道：

“老大，还未安歇？”

凝视着他，紫千豪道：

“夜已深沉，但你也同样未曾安歇，图昌，有事么？”

微微颌首，苟图昌道：

“是的，方才就在我回房之前，我们派驻外埠的弟兄有四匹快马同时自四个地方返山传信，四件消息俱皆十分严重……”

坐直了一点，紫千豪严肃的道：

“你说吧，图昌。”

搓搓手，苟图昌低沉的道：

“银坝子方面在覆灭之后，‘白眼婆’莫玉已经离开西陲，只身逃窜到‘宁’境的‘三道桥’左近，‘三道桥’十七里地之外，有一座‘白蛇山’，‘白蛇山’山阴留着一所残破的小道观叫个‘问心宫’，‘问心宫’里住着一个人，老大，这人我提起你一定知道……”

润润唇，紫千豪平静的道：

“说下去。”

沉默了一下，苟图昌道：

“‘瞎道士’攀鹰。”

紫千豪双目骤睁，惊异的道：

“攀鹰道主？”

微微颌首，苟图昌道：

“是的，这牛鼻子素有‘攀鹰驭风去，乘电游寰宇’的狂称，尤其也的心狠手辣之处，简直挺起来令人毛发悚然……”

镇定的，紫千豪道：

“不错，我曾听说过他杀人如麻，是凡被他杀死的人，他喜欢挖取尸体的一只左眼作为标记，告诉人家是他所杀，而且，他生来有一怪腐，嗜食人肝炒大蒜，寻常一年四季，不分春秋，全穿着一袭又脏又破的发布道袍，人很邈邈，他那双眼并非真个不见物体，只是眼生得细小，老是半闭着，再加上瞳眸上生了些儿白翳而已，这野道士自来都是独来独往，不管凡俗一律不打交道，个性异常阴沉古怪……图昌，可是这样？”

苟图昌道：

“大哥全说对了，换句话说，攀鹰瞎道士乃是一个恶魔般的人物，难缠难斗极端不好招惹……”

低低的，紫千豪道：

“这样说，我们可招惹上他了？”

轻唱一声，苟图昌道：

“‘白眼婆’莫玉已到了‘白蛇山’的‘问心宫’里请到了他，攀鹰瞎道生平不近色，不受财，只有一桩嗜好……”

紫千豪微带迷忙的问道：

“哪一桩？”

轻轻的，苟图昌道：

“方才大哥已经说过，他喜食认肝炒大蒜，但是，大哥却不知道，他最爱吃的人肝乃是童男童女的肝，莫玉去请他出来报仇，即带着童男童女的心肝各十副用水晶盒子装着送去做为重礼……”

怔了怔，紫千豪喃喃的道：

“这……这是我们所办不到的……不要说活人的心肝，就是死人的心肝我们也不能剝出来而亵渎了死者……”

叹了口气。苟图昌道：

“我们并不希望与这个魔星为敌，大哥的心意我也晓得，假如瞎道士爱财好色我们都有办法笼络他，但是，他喜爱这种东西却是我们所无能为力的，大哥，看样子，我们需要跟他周旋一下子了……”

面色十分凝重，紫千豪道：

“我想，人的心肝和其他动物的心肝他不一定分辨得出来？”

知道紫千豪在想什么，苟图昌苦笑道：

“没有用，大哥，这家伙不仅能分辨出人与鲁的心肝，甚至连童男童女的心肝也品试得出，大哥，不要忘了他是嗜肝老手，他分辨的方法是我们所思议不出的……”

闭闭眼，紫千豪悠悠的道：

“消息来源如此清楚，可靠么？”

苟图昌肯定的道：

“绝对可靠，莫玉在请到了瞎道士以后，曾在‘三道桥’的一家客栈密室里会晤了他银坝子的一个遗孽，这家伙大约是条漏网之鱼，身分是银坝子的二爷，他好像担任莫玉手下帐房一类的角色，在那家客栈里，他是偷偷为

莫玉送钱去的，大约有黄金千两之谱……”

顿了顿，苟图昌又道：

“那家客栈的老板恰好便是我们派在三道桥那边的一个头领的把兄，他客栈中的每间房子都设有复壁以及巧妙掩饰的窥管，白眼婆的模样十分特殊，又与一般女子不同，是以白眼婆甫一投店他已严加注意，于是白眼婆的一切言行举动这客栈的老板便全探听到了，由他即时转告我们那位三道桥的头领，然后，消息就星夜派快马报来……在这之前，我还真料不到女婆这白眼妖会找上那个半瞎的魔道士……”

沉吟着，紫千豪道：

“第二件消息呢？”

苟图昌低沉的道：

“‘南剑’关心玉在大哥手下受创之后便锦羽返回中土，他的伤势极重，加上这老小子怨恨攻心，又引发了他的哮喘毛病，甫始回去即卧榻不起，这一来，他的一些武林朋友们就群情激奋，纷纷哗然，现在，听说他们正在散发‘侠义帖’，正在酝酿着一场声讨本帮的联合行动，只是，如今还不知道中原武林道上有哪些人响应，有哪些帮派肯协助他们，据我看，不管在他们散发的‘侠义帖’之下能产生多大力量，这力量却是不可小视的，大哥，我们要早做防范……”

吁了口气，紫千豪有些疲乏的道：

“第三件消息是什么？”

咽了口唾沫，苟图昌缓慢的道：

“黑流队准备再与莫玉会合对付我们，大哥，黑流队如今仍有实力握在手中，他们至少尚有五百人之众！”

紫千豪仰首望着房顶，他思忖着，沉吟着，好一阵子，一丝苦涩的笑意浮上了他的唇角，轻微的，他道：

“第四件又是什么事？”

苟图昌再咽了口唾沫，沉声道：

“第四件消息，青城派的‘玄云三子’有一位带了伤回去，他们的掌门勃然大怒，已声言不与我们干休，除非我们……”

“除非我们如何？”紫千豪冷冷的问。

苟图昌艰辛的道：

“青城派扬言，除非我们交出凶手！”

狂笑一声，紫千豪愤怒的切齿道：

“他们是在做梦！”

二十五、胆如铁 大义齐天

神色一凛，苟图昌也为紫千豪的激昂与愤怒所慑，他在微征之下，急忙也道：

“当然，大哥，青城派是在妄想！”

紫千豪冷森的道：

“很好，看这情形，青城派是打算与我们掀开底子硬干了，这一来正合

我意，老实说，便是他们不找来，我还要寻到他们的山门上！”

双目中寒光暴射，紫千家又接着道：

“青城派自以为他们算是什么东西？他们还要骑到我孤竹帮的头上来么？祁老六的一只眼，我原本就没有白白放弃的意思，现在他们自己送了上来，新仇旧怨，刚好一起结算！”

苟图昌深沉的道：

“老大，我们全跟着你！”

残酷的一笑，紫千豪道：

“可已探明青城派何时能与咱们遭遇么？”

摇摇头，苟图昌道：

“消息未曾探明，但我想，只怕出不了一月之期！”

唇角鄙夷的一撇，紫千豪道：

“来吧，这一次，好运道不会再跟随他们，大家以血溅血，以命偿命，谁也不要想有侥幸！”

犹豫了一下，苟图昌小心的道：

“老大，关于这四件不利于本帮的消息，我有一个综合的推断，在这里，我要向你陈说一番……”

缓缓的，紫千豪道：

“你说！”

苟图昌稍微顿了顿，似是在整理他的思绪，他道：

“大哥，若是对头们凑在一个共同的时间里前来本山与咱们为难，在咱们元气未复的今天，只怕不易抵挡，他们联合起来的力量甚为雄厚，消长之间，咱们难免就要吃大亏……”

紫千豪冷冷的道：

“你的意思是？……”

苟图昌有力的道：

“我的意思，咱们不应该守在山上等着他们来宰杀，咱们要抢制行先机，早一步先去对付他们，大哥，攻击再攻击才是兵家赢取胜利之道。”

点点头，紫千豪道：

“说得对，但是，咱们需要各个击破，若是让他们会合在一处，事情就只好办了，眼前，在时间上，似乎还来得及！”

吃了一惊，苟图昌忙道：

“无论如何大哥，你千万不能操劳是静心养息要紧，这些事，就请大哥交给我去处理吧……”

沉默了片刻，紫千豪静静的道：

“图昌，我不是不相信你的魄力，只是事情太过于棘手，你一个人独挑大梁，恐怕力有不逮！”

面容刹时涨得紫红，苟图昌毅然的道：“老大，大不了我把这条命豁上！”

叱了一声，紫千豪道。

“错了，图昌，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在江湖道上，生命固是不值，却也不能凭白牺牲，你的生命，不只是属于你一个人的；乃是属于整个孤竹帮的，若是大家都像你一样随意舍命。图昌，孤竹帮还靠谁去支撑？还靠谁去延续？”

低下头，苟图昌深重的道：

“老大……只是这一口气，和太难咽……”

凄然一笑，紫千豪徐徐的道：

“我明白……但是，我们也不能太冲动，眼前强敌环伺，四面楚歌，我们如今所需要的，不仅只是勇悍与毅力，更要靠智慧，图昌，让我们倾力去干，成不成，也只有看我们自己的造化了……”

紧蹙着眉，苟图昌道：

“老大，你的身子仍未复原，精神也还透着委顿，老大，你不能光顾着大家，自己的健康也得注意……”

低沉的，他又接着道：

“自你接掌本帮之后，便从来没有安适的过上一天，也从来没有稳当的睡过一觉，大大小小的事全赖着你，全倚着你……老大，帮里上上下下的弟兄们都知道，是我们拖累了你，要不，凭你的艺业、功力、智慧、才干，到哪里也是个顶尖的人物，也不会受一丁点乌气……老大，我们惭愧，我们歉疚，尤其是我，表面上在直接辅助你，其实却毫无贡献，只抱着个空名，一些艰苦困窘还是落在你的肩上，你用你不可负担的精力去承担，用你难以肩荷的意志去贯彻，大哥啊，你太苦了，太累了……”

叹了口气，紫千豪伤感的道：

“不要再说下去，图昌，我并不见得像你所说的那样辛劳，即使真是如此，我认为也是应该的……”

苟图昌激动的道：

“老大，通想挡道，妖丑横行，而你伤未愈，身未复，如何再能贸然相拒？孤竹帮不能一日缺你，一时缺你，老大，有你在的一天，便是孤竹帮峙立的一天，没有你，也就没有我们了……”

他的眸子里射出火热的光芒，看着紫千豪，苟图昌又微颤的道：

“老大，这一次由我带着人去分路拒敌，胜则我幸，败则我命，你坐镇于山，至少，也能保住我孤竹一脉的根……”

缓缓的，紫千豪道：

“图昌，若是你们败了，就凭我独自一人，这孤竹的根，也能保得住吗？”

垂下头，良久，苟图昌喃喃的道：

“好恨人啊……”

吃力的站了起来，紫千豪负着手在室中艰辛的踱着步，左丹想上前扶他，他摇头拒绝了，半晌，他站住道：

“图昌，我想，再过几天我要下山一趟。”

苟图昌惊愕的道：

“下山一趟？老大，你的伤……”

摆摆手，紫千豪严肃的道：

“不错，我的伤未痊愈，但是，我自认还可暂时支撑，现在需要考虑的是全帮弟兄们活下去的问题，而非仅只我个人的安危，如今我也能勉强行动，再过几天，大约更会方便一点，我们就事论事，眼前的一批强大敌人之中，最难对付的就是那个‘攀鹰’瞎道与青城派，黑流队及中原武林道的那些人一时还弄不出什么名堂，我仍可以摆在下一步去处理，而‘攀鹰’瞎道和青城派，又以‘攀鹰’瞎道最为阴诡难缠，所以，我们首先要对付的便是此人，图昌，我下山后，第一个便去找他！”

简直有些窒息了，苟图昌惊悸的道：

“老大，你去找‘攀鹰’瞎道？在你重伤未愈的现在？”

用力点头，紫千豪断然道：

“不错！”

冒出一身冷汗，苟图昌急切的道：

“这这这……老大，这如何使得？你不是在拿着自己的性命开玩笑么？”

紫千豪深沉的一笑，道：

“我并不鲁莽，也不冲动，我当然不会一个人去，我要挑几个得力的弟兄一道，若能用柔和的方法劝阻‘攀鹰’瞎道当然最好，否则，我只有采取流血搏命的一途了，图昌，这就叫做‘猝袭’！”

搓搓手，苟图昌忧虑的道：

“但是，老大，你的身体……”

傲然一笑，紫千豪道：

“放心，我自己明白，便是此刻，仍可做隼利之一击，这一击，老实说，仍有很多人不能躲过！”

顿了顿，他又道：

“‘攀鹰’瞎道虽然功力超绝，心性阴狠，不过，他也未必见得就一定能占了我的上风！”

苟图昌是异常了解他这位龙头大哥的心性的，他知道，紫千豪言出必行，只要他说了；他便一定去做，任谁也拦阻不住，任谁也无法扳转，他像钢，像铁，折毋弯！

于是，暗里叹了口气，苟图昌道：

“那么，老大，我随你去！”

含蓄的一笑，紫千豪摇头道：

“你与我全走了，山上交给谁？如果中原武林道的人或黑流队那边忽然摸了过来，我们不就顾此失彼了么？图昌，你守在山上，记着这是我们的根本，我们的基业，失了它，我们就难以成长了……”

苟图昌嘴唇一动，又想说什么。紫千家摇摇头道：

“不用多说了，图昌，你留在山上负责全部保土之责！”

坐回太师椅上，紫千豪微仰着头，闭着眼。好一阵子，他才幽幽的道：

“在山上，我再过六日，七日之后，左丹与金奴雄随我离开，其他各人，一律严守岗位，不准擅离！”

忽然，他又想起了什么似的问道：

“图昌，苏家兄弟里的苏恰伤势恢复了多少？”

苟图昌低沉的道：

“已痊愈五成了，现在可以下床走动……”

点点头，紫千豪道：

“他们兄弟为了本帮可说已尽了全忠，图昌，不论在任何情形之下，都要记着维护他们的安全……兄弟四人，替孤竹帮斗的结果已是二死一伤、好了，足够了，不到万一，不要派他们去冒大险……”

苟图昌道：

“我省得，老大……”

想了想，紫千豪接着道：

“除了大头领级的弟兄之外，下面的儿郎们不要让他们知道这些事，以

免引起猜测与忧虑，传信来的弟兄叫他们速回，继续探听消息随时禀报，注意一个‘鬼’字，不可失了方寸……”

苟图昌坚毅的道：

“老大放心，我会遵照你的交待去办的。”

这时，紫千豪微伸了伸腰，道：

“在大策略上，我们就如此决定了，至于还有一些小的细节，可以在日后几天里详尽研讨……”

他含笑注视着苟图昌，又道：

“敌众我寡，陷阱处处，图昌，我们万万不可稍有意气用事的念头，一着走错往往能导致满盘皆输，我要求全帮上下所有的兄弟们保持冷静，绝对的冷静！”

苦笑一声，苟图昌低低的道：

“我们会尽力做到这一步，老大，我们会的……”

说到这里，他缓缓的再接着道：

“夜已深了，老大，假如再没有什么特别的赐示，我想这就告辞，回去后，有些事尚需先行筹划……”

紫千豪点头道：

“好，你下去吧，不要太过劳累，记得早点安歇……”

于是，苟图昌躬身行礼，像来时一样轻巧的退下去，左丹跟着将门儿掩好，转过身来，感叹的道：

“大哥，江湖上的日子可真不好混，一波接着一波，翻搅腾喧，似乎永远也没有平和的时候……”

用手操着额头，紫千豪轻唱道：

“谁教我们生活在这种环境，谁教我们厕身于这条险道上？左丹，在如今，我们只好认了，人，并不是生来便喜爱杀戮，喜爱血腥的，但是，到了非用这样的方式才能存在下去的时候，我们别无选择，便是刀头血，也只好那它一份了！”

清短的面容上浮现着一种湛然的光芒，左丹道：

“说真的，大哥，对这种惊涛骇浪般的动荡生活我并不畏怯，只是有时我觉得有些腻味罢了，但不管我如何借恶它，厌弃它，我自己有一个永久不变的原则，那原则是：追随在大哥左右，我肯做天下任何我所不愿做的事，大哥，只要跟着你！”

看着左丹，良久，紫千豪深沉的道：

“谢谢你，左丹，我知道你说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俱皆来自肺腑，左丹，你是我的好弟兄！”

略微有些激动，左丹道：

“大哥，我一直有个预感，当你与苟二爷提到要带两个人随你一道下山的时候，我便猜测其中到可能有我了，果然不错，大哥，你挑了我，这一次，我要好好管大哥分担点忧……”

笑了笑，紫千豪道：

“你是我的大护卫，左丹，为什么我会不挑你呢？”

润润嘴唇，左丹也笑着道：

“玉马堡之战和银坝子的单刀赴会，大哥，你全都没要我跟着，这些天来，我一直憋着满肚子窝囊，连信心也提不起了，老是怕大哥你抛开我这顶

着名的大护卫又一个人去冒险犯难……”

淡淡一笑，紫千豪道：

“那两次之所以没有要你跟着，全是有原因的，左丹，你要明白一点，在孤竹帮中，你的职位虽然是大护卫，但并非只替我个人效力，而是要对全帮尽忠，卷袭玉马堡我要你留在山上，是充实我们大举出动后空虚的战力，那一次，大头领级的弟兄不是也有五六个人没有去么？银坝子的约斗，说好了是由我单独赴会的，又怎可另带帮手前往？主要的，我也是不愿我的弟兄发生意外的伤亡，你想想，左丹，除了上面的两次事情之外，又有哪一遭没有带着你在身边？”

左丹讪讪的一笑，道：

“大哥，老实说，每一次你出去我都提心吊胆，明知不会有事也安定不下来……这滋味可真不好受，我宁愿陪着你一道，是好是歹也免得连做梦也惊颤颤的……”

吁了口气，紫千豪道：

“你的定力尚需磨练，左丹。”

摇摇头，左丹道：

“大哥，在你面前，我也用不着客气，我已届中年，饱经沧桑忧患，大风大浪，刀山剑林，进出得多了，也上下得多了，却从没有吓住我，唬住我的事情，我见过血肉横飞，历过飞叠三丈，试过掌断百节，更沾着满身仇债，大哥，我未曾迷惘过，亦未曾恍馆过，只有大哥你，似是在你身上的一丁一点小小忧难也足以扯动我的心弦，震荡我的感触，我想不出是什么原因，但我至少明白其中一端，大哥，我对你的敬服与爱戴已经入了骨了……”

唇角抽动了一下，紫千豪缓缓的道：

“我知道……左丹……我早就知道……”

一昂头，左丹又笑道：

“大哥，你不会觉得我的话太多吗？”

紫千豪柔和的道：

“不，左丹，这都是你心里的话，如若孤竹帮人人都似你这般赤胆忠心，则天下虽大，无难成之事了！”

低沉的，左丹道：

“大哥，七日之后我们下山去寻找那‘瞎道’攀鹰，假使找着他，你打算用智取抑是力敌？”

紫千豪安详的笑着道：

“如我方才对图昌所言，能够劝服于他自是用亲善手段较佳，否则，也只有冒险硬干了。”

左丹不服的道：

“冒险？大哥，依我看，就是我们真个以武相对，也不怕他不就范，这攀鹰瞎道功力虽是高强，但也不见得就高上了天，难道说，大哥之外再加上我与金奴雄三人联手之力，还谈得上‘冒险’二字么？”

面色凝重起来，紫千豪严肃的道：

“左丹，你有个毛病，就是太过轻敌，那攀鹰瞎道的真正本事如何，虽然我没有和他较量过，但闻说异常狠辣超绝，他出手如电、毫不留情，在我听到的一些有关他的传言中，他与人周旋的次数并不太多，可是，却次次告胜，而且，那些与他过手的人无一幸存！”

沉默了片刻，左丹道：

“传言往往失实，大哥，那些和攀鹰瞎道为敌的人们当中可能根本就没有几个像样的！”

“嗯”了一声，紫千豪道：

“你错了，左丹，其中也有很多成名颇久的武林高手！”

怔了怔，左丹仍然倔强的道：

“但……大哥，我们也不是省油之灯！”

哑然笑了，紫千豪点头道：

“当然，左丹，在敌对双方俱非弱者的情形之下，逼得势必以武搏命之时，这算不算是‘冒险’呢？假如有分别，也只是所冒之险份量上的轻与重罢了，是不？”

舐舐唇，左丹哑生生的道：

“这个……大哥，就要看彼此的真才实学到底如何了……”

十分平静的，紫千豪道：

“是的，可是我认为，不到无法挽回的最后关头，还是以不贸然决裂才对，左丹，你不要忘记，除了‘攀鹰’瞎道以外，等着我们去对付的敌人还有很多，他们早就在处心积虑的策划，准备陷害我们，打击我们了！”

左丹激烈的道：

“我们也会用事实去答复他们！”

用力颌首，紫千豪道：

“一点不错，左丹，孤竹帮并不是一群赖吃善欺的乌合之众，更非一批无纪无纲的市井痞赖！”

顿时，左丹豪气飞扬的道：

“大哥，我们用鲜血去洗净他们迷泡的脑袋，用棱锋来刮除他们身上的污翳，这些人全部让邪恶与忌恨蒙失了明智……”

紫千豪一笑道：

“说得好，左丹，这些艰巨而沉重的工作，七天以后我们便要开始正式进行，现在——”

他往椅背上一靠，低沉的道：

“去召蓝扬善到这里来！”

微微吃了一惊，左丹颇感意外的道：

“现在，大哥，已快三更天了，你劳累了一整日，连双睫也没交过，你的身子吃得消么？大哥，我看……”

不待左丹讲完话，紫千豪已瞌上眼道：

“左丹，什么时候，你忽然学得有很多道理讲了？在我交待你一件事的当儿？”

猛然一凛，左丹躬身道：

“是，我这就前去。”

说着，左丹快步离开了房内，紫千豪委实有些疲累的将整个身子埋在椅里，一他闭着眼，静静的沉思着，有很多事端，很多难题，需要用他的脑子去解决，去处置，这些麻烦的思维便像续缠成一团的乱丝，要一条条顺着解开，铺展……

没有多久之后……

一阵步履声响，满面红光的蓝扬善已笑吟吟的走了进来，他那喜气洋

洋，满怀开心的模样，不知道底蕴的人，还一定以为他刚才讨进了一房标致的小老婆呢……

左丹紧跟在蓝扬善后面，进房之后他一面立即将门掩上，同时已抢先来到紫千豪身前：

“大哥，蓝兄来了。”

蓝扬善连忙抱拳道：

“当家的——呃，大哥，找咱有事么？”

紫千豪笑笑道：

“加盟大典之后，你喝得不少，扬善，心里一定很高兴吧？”

呵呵笑着，这位“二头陀”道：

“当然高兴，大哥，高兴极了……”

沉吟了一下，紫千豪道：

“希望没有打扰你的睡眠，扬善……”

这一次，蓝扬善才察觉紫千豪的称呼已经改了，从“蓝兄”变成了直呼名字，嗯，孤竹帮的规矩可真是严啊，只是才一加入，马上，哈哈，身分立场也就不同啦。

于是，蓝扬善揉了揉他油腻腻的双颊，道：

“没有，大哥，咱还没睡下去，晚上酒喝多了一点，口里渴，正在大杯大杯的灌着凉茶呢……”

紫千豪冷静的道：

“是么？……扬善，我有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要问问你！”

一听紫千豪的语气是如此肃穆凝重，蓝扬善在微凛之下已将方欲打出来的一个酒呃咽了回去，他用力摇摇头，五分酒意摇去了三分，干咳一声，他端端正正的道。

“有什么话，大哥，你问吧！”

点点头，紫千豪道：

“昨天早晨，扬善，你亲自为我身上的各处创伤换药包扎，我那些伤势的情形你最了解。扬善，依你看，还需要多久才能痊愈？我是说，才能恢复和以前一样？”

略一沉吟。蓝扬善道：

“大哥，你如今的体力进步得相当快，无论是气色或真元也恢复得十分令人满意，假设照目前的情形一直康痊下去……约莫休养三个月左右始可健如往昔了……”

叹了口气，紫千豪失望的道：

“还要三个月？”

瞪大了眼，蓝扬善迷惘的道：

“这已经够快了，大哥，要是换了别人，只怕再养歇上半年也未必全好得了，大哥，你还嫌太慢？那些累累创伤能复原这般顺利，老实说，咱还颇感意外呢……”

轻轻的，紫千豪道：

“以你的医术来说，扬善，有没有办法使我在七天之内就可以痊愈如常？至少，暂时要痊愈如常？”

蓝扬善在一愣之下忍不住怪叫道：

“你疯了，大哥，你这是拿着自己的老命在做耍子，你竟想在七天之内

随意行功？大哥，你的脑子没有毛病吧？”

微微一笑，紫千豪道：

“我很正常，比你更正常，我只是问你有没有一种法子，令我可以在七天以后暂时活动？不管这是一种什么法子，也不管用了这种法子之后的结果如何，打个比方说，用一种药物使我精神亢奋，或意志坚强得超脱现实？或是，令我感觉不出身上的痛苦与累赘？”

蓝扬善鼓似的急急摇头，蓝扬善大大的反对道：

“不可以，不可以……咱没有这种法子，没有……”

摆摆手，紫千豪迅速而简明的把先前苟图昌所带来的四件不利消息一一讲了出来，跟着，他又将自己原则上的决定不厌其烦的详述了一遍，然后，他的语声里含有无比冷酷意味的道：

“现在，扬善，你还有比我更好的意见么？”

怔愣了好一阵，蓝扬善还是摇头道：

“对不住，大哥，咱没有你所想的这种方法，……大哥，这是一种嫌命长的方法，老天爷……”

哧哧一笑，紫千豪神色倏沉，他冷冷的道：

“那么，扬善，我抱歉要使你接受人帮后的第一道龙头令了，此刻，我正式谕令你想法使我在七天之后可以正常行动！”

猛的大睁开眼，蓝扬善的额际冒汗，他有些失措的道：

“咱的大阿哥，你这不是在逼人上吊么？咱哪有……”

他话还没有讲完，紫千豪已淡淡的道：

“左丹，告诉我们的蓝大头领，违抗孤竹帮双龙头帮主谕令者将受何惩！”
平静的，左丹道：

“斩首”

猛的张大了嘴巴，蓝扬善下意识的换了摸他光溜溜的后脑勺，呆了好一阵，他才长长地叹了口气，道：

“大阿哥，你是在和你过不去……”

紫千豪沉沉的道；

“扬善，我本不愿如此逼你，但你执意不从，我也只好出此下策了，不要管我是否自己和自己过不去，在眼前的情势之下，我已无法再考虑本身的安危，整个孤竹帮的存亡才是最为重要的！”

他停了停，又接着道：

“我早就知道你会有法子的，或者这种方法是怪异的，不平常的，对我身体有害的，但如今说不得只好试上一试了，不用替我挂心，每一个兄弟对我的关心我都全明白……”

抽抽鼻子，蓝扬善语声沙哑的道：

“大哥，……既是你以帮规通咱，咱不照着你说的做也不成了，但咱却先要说明，使大哥暂时复原的方法是有，待到那一阵子过后，跟着来的苦难却难以尽言，挺得住，算是罕异，挺不住，重则丧命，轻则半残，大哥，你可得好生斟酌一番……”

淡淡的，紫千豪不以为异的道：

“我想，我是会挺得住的，否则，我也认了，扬善，不论做什么事，只要尽了全力，成与不成，或者其结果是凶是吉，皆不在考虑之列了，你放心动手吧，将来的事，且由老天去安排！”

这时，左丹却有些焦急了，他低促的道：

“大哥……你可不能轻率，需要再多想想……”

挥挥手，紫千豪道：

“不用再犹豫了，我也希望能有个圆满的，两全其美的法子，但并没有，是么？”

太阳穴跳动着，左丹困难的道：

“假如……假如似蓝兄所说，万一在使用了那种怪异的方法后，大哥的身体承担不住，孤竹一帮……不就完了？”

冷酷而沉重的，紫千豪道：

“我若在事后支撑不下，将来就全靠你们去绵延孤竹帮声威，左丹，记得弟兄们所流的血汗，记得创帮立业时的艰辛，孤竹帮是指着白骨与生命一步步爬起来的，死去的弟兄们正在冥冥中注视我们，看我们怎么保住我们的江山基业，左丹，孤竹一帮的成败大资可以完全由我担负，但我若担负不住了，就需要你们的共同努力和奋斗……”

忍不住冷汗涔涔，左丹赤颜道：

“大哥教训得是……”

眉梢子一扬，紫千豪道：

“扬善，现在，你可以告诉我，你将使用一种什么样的方法能够在六天以后令我复原？”

咽了口唾液，蓝扬善沙哑的道：

“大哥……咱是用一种叫‘夜猫眼’的奇药、按这种药的本性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东西……”

沉静的一笑，紫千豪道：

“说下去！”

又叹了口气，蓝扬善续道：

“这种‘夜猫眼’是金黄色的粉状药，有一股子强烈得像是女人胭脂般的异香，它的功能可予人极端的激昂的振奋力量，此外，它能够止痛，提神，麻痹感触上的不适，在短暂的时间里，可使服药的人产生一种强悍与凛厉的反应……不过，这却只是暂时性的，药性过了之后，服药的人将会更加感到虚疲及衰弱，而且，对服药的人元气伐伤甚巨，这玩意说起来神奇，但和毒药没有两样，吃多了会上瘾，而只要一上瘾，这条命也就玩蛋操啦，大哥，你可千万鲁莽不得……”

紫千豪冷漠的问：

“你一共有几包这种药？”

润润双唇，蓝扬善道：

“只有一大包，可是，却可分成三次服用，一次的时间可以支持一天另两个时辰……”

沉思了片刻，紫千豪又道：

“除此之外，还有别的法子么？”

苦笑一声，蓝扬善道：

“咱的老天爷，就只这一个法子已是作了孽了，哪里还有其他的法子？大哥，再也没有啦……”

点点头，紫千豪平淡的道：

“那么，就是如此吧，到时候我再将全身尚未收口的伤势用白绸扎紧，

在这七天里，你再多给我调治几次，做到哪一步算哪一步，希望能减轻我的不便于最小……”

头顶上冒着汗，蓝扬善忧虑的道：

“大哥，这个法子相当不高明，咱看……你还是等伤养好了再做打算方为上策，你要晓得，一切违反正常的事物其结果都是不敢乐观的，咱想多活几年，实在不愿为了替大哥用这种掩耳盗铃的方法而搞到最后以我谢罪，大哥，你如出了长短，咱……也再难混下法了……”

双眼倏瞪，紫千豪怒道：

“胡说，你乃受命如此，怎能担负重任？所有一切后果全由我自己承当；与你毫无关系！”

唇角一跳，蓝扬善呐呐的道：

“但……但是咱良心不安……”

重重一哼，紫千豪道：

“我自愿这样做，你有什么良心不安？再说，我还不一定会得到最恶劣的结果，你该晓得，我除了身体素健之外，还一直有着不差的运气！”

搓着手，蓝扬善十分难受的道：

“唉……大哥，讲性子强，咱还是有生以来首次遭上你……”

微微一晒，紫千豪道：

“日子久了，你便会逐渐习惯的……”

蓝扬善与左丹全低下了头。黯然无语，神色中，透着无比的凄惶与酸涩，挥挥手，紫千豪道：

“太晚了……你们，都退下去歇息吧，我想静一会……”

张张口，左丹欲言又止，他扯了蓝扬善的衣角，二人行过礼后，悄然走到门口，尚未出门，紫千豪又叫住他们道：

“这件事，不准张扬出去，知道么？”

蓝扬善吁了口气，哭丧着脸道：

“是……但大哥，你该明白你的身体是肉做的，不是铁铸的，便是咱们不张扬，早晚一般弟兄们也会知道……”

闭了闭眼，紫千豪平静的道：

“到了他们晓得的时候再说，那时，说不定事情已经完全解决，再没有什么值得慌乱的了……”

没有再说什么，蓝扬善与左丹静静地相偕离去，他们反手将门儿掩了，像是把满怀的愁绪也同时掩到了心底。

靠在椅上，紫千豪盯视着屋顶出神，他的思潮十分紊乱，十分汹涌，他在想着什么，又宛似什么都不想，他像在回忆什么，但是，如今他又哪里有情绪再去回忆啊？即临的未来，已将全部精神占据住了……

二十六、气凌云 定却敌计

七天以来，紫千豪没有参加孤竹帮任何典仪，没有参加帮里任何集会，甚至人多的地方他都不去，在蓝扬善的指示下，他做着定时的活动与起居，敷用着最贵重的药物，吃着最滋补的三餐，显然，他身体的康复情形是极有

进展的，只是，隔着完全复原，仍旧还着上一段距离，而这段距离是令蓝扬善为难的，看样子，紫千豪恐怕非得使用那“夜猫眼”不可了，或者，在蓝扬善看来在这是一种“饮鸩止渴”的蠢举，但是，在紫千豪来说，却是一种“舍身成仁”的壮行，蓝扬善不愿紫千豪为了目前的危机而壮害自己，紫千豪却不能眼看即将来临的危机而只顾自己，就是如此了，观点上的不同造成了几颗沉重的心，可是，紫千豪的意志坚决，又有谁能摇动得了呢？

七天以来，各地的消息仍然纷纷不断的日夜传抵傲节山，由这些消息推到，几方面的强敌仍然还没有采取具体的行动，可能他们正在加速进行，或者他们依旧在小心筹划，但是，紫千豪却不再等待了，他从来相信致胜之道只有两个字：攻击，攻击再攻击！

是的，攻击，坐着等待是一种最为愚笨的交刃方式，以杀止杀，才是至高的防卫要则！

现在，是第七天的午后，今天是阴天，有萧萧的秋风。

不屈高楼上的小厅里。

紫千豪已经不用人搀扶了，他背着手，正在悠闲的注视着空上悬挂的那幅巨型‘霸王别姬图’，小厅里，屏息如寂的坐着孤竹帮所有能够行动的首要人物“青疤毒锥”苟图昌、“断流刀”伍桐。“熊臂”罕明、“白辫子”洪超、“毛和尚”公孙寿、“六甲神”金奴雄、“一心四刀”中的老四苏言、“二头陀”蓝扬善，以及铁旗堂堂主“判官令”仇三绝、“再生阎君”左丹则垂着手，恭敬的肃立于坐榻之旁。

整个小厅里是一片沉寂，没有人说话，没有人移动，空气是紧张而毅间的，隐隐中，有一般不可言喻的肃穆意味，庄严得令人心跳全加快了，呼吸全粗蚀了……

良久……

紫千豪回过身去，闲散而优雅的一笑，他低沉的道：

“这些天来，各地传回的密报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全都知道了，你们俱是本帮的首要人物，在此际，我有些关于如何拒敌的意念要提出与大家共同商讨！”

目光如每一张沉寂的脸孔上一瞥，他又微笑着道：

“依照目前各方面敌人的动静来看，他们还没有立即进犯本帮的有力迹象。但是。

这都并非是说对方不会进犯本帮，更不是我们可以借之苟安的理由，这一点。我相传各位全明白！”

在众人一片沉默中。紫千豪负着手来往踱了几步、他的面色随着脚步的移动而变得极为冷厉，缓缓的，他接着道：

“如今，除了祁老六的眼伤忽然肿胀恶化之外，贝羽的身子仍未痊愈，苏恰也卧在榻上还不能随意行动，换句话说。本帮能够当事的高手已经全在这里了，今天我们就要有一个决定的应敌计谋，我想我的腹案在座诸位或者有的已经晓得，有的尚不十分明了……”

紫千豪坐回榻上，沉吟了一下，道：

“按照现今的情势来说，敌方尚未展开蠢动，可能是他们的准备尚未周全，不过，也可能是一种外弛内张的阴谋！”

双目中寒光暴射，紫千豪续道：

“因此，我们不再等候，不再坐待挨打，我们要抢先展开攻击，早一步

挥动拒敌之刃！”

室中诸人仍未开言，一双双的眸子全注视着紫千豪，每个人的神情中都现出焦急与紧张之色……

顿了顿，紫千豪坚毅而冷沉的道：

“我已决定了应付这次巨变的方式，说起来也十分简单，黑流队正准备与狼狈逃窜在三道桥附近的‘白眼婆’莫玉会合，但如今他们尚未能联结到一起，一管不足虑，‘南剑’关心玉本人已失去行动之力，现由他的一干猪朋狗友奔走求告酝酿一场讨伐本帮之战，他们努力之下效果如何颇难预料，所以，这一批人亦可暂放不去对付！”

露齿一笑，紫千豪迅速的接着道：

“现在，就只剩下‘青城派’与‘攀鹰瞎道’为当前急需周旋之强敌大患，而‘青城派’与‘攀鹰瞎道’两相比较，又以‘攀鹰瞎道’更为危险，是以第一个要防止的就是此人！”

轻咳一声，“判官令”仇三绝淡淡的说道：

“大哥，此人交由本座率属下执事前往处置便了！”

摇摇头，紫千豪道：

“三绝，你的功夫如何，我非常清楚，老实说，你是武林中的不可多得的强悍人才，但是你却并非那‘攀鹰瞎道’之敌！”

如刃的薄唇微舐，仇三绝两眼暴张，他缓缓的捻着八字胡道：

“大哥，可已确定？”

用力颌首，紫千豪道：

“当然！”

怔忡了一下，仇三绝闭嘴不再多说，他知道大哥所说的话是必定有证据的，在眼前的情势下，他决不会长他人志气，减己方的威风，更何况紫千豪的判断向来又甚少失误……

一摔脑后的白辫子，洪超谨慎的道：

“那么，大哥之意是？”

紫千豪冷静的道：

“我自己去！”

一言出口，满座俱惊，除了蓝杨善、左丹，与苟图昌三个人早已知道紫千豪的决定，尚能沉着脸没有什么之外，其他的人可就全变了颜色，惊慌中加上重重的忧虑！

“毛和尚”公孙寿第一个惊叫道：

“大哥，你还是一个病伤之人，才不过五六天没叫人扶，这等艰困之事怎可由你前去承担？”

金奴雄也急得语无论次的道：

“这怎么可以？这怎么可以？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买卖，老天爷，大哥你连站着也还勉强得很啊。”

仇三绝也大出意外的愕然道：

“大哥，此非意气之争，大哥万需慎……”

摆摆手，紫千豪道：

“各位租安毋躁，我的伤势虽说未曾完好，但经过这二十多天的养歇，也大致差不多了，此点，蓝大头领可以证明——”

抽了口冷气，对着近十双逼迫而谴责的目光，蓝扬善无可奈何的苦着

脸道：

“呃……大哥……大哥说得对……是，……是差不多全好了……”

“一心四刀”中的苏言年轻沉不住气，他暴躁的道：

“蓝老哥，你说此话，可得担负责任。这可不是随意说得的！”

“判官令”仇三绝也冷冷的道：

“蓝兄，可是真的么？”

猛一下子成了众矢之的，蓝扬善有些进退维谷，他握着一双肥手，面色带着一抹铁青，连鼻尖的汗珠也给硬逼了出来，目光求援似的绝向紫千豪，蓝扬善一边嗫嚅的道：

“咱……呃……咱当然……”

重重一哼，紫千豪冷森的打断了他的话；

“怎么？我说的话他们还有不相信的？”

叹了口气，仇三绝道：

“并不是不信，我们只是怕你又不顾自己的安危硬着头皮前去冒险，大哥，我们知道你身体的底子好，但是，却也不见得会恢复得如此之快……”

苏言也涨红着脸道：

“大哥……你得替我们想想，假如你的剧伤仍未痊愈，为了大家再出去卖命，万一出了长短，叫我们怎生活从？叫全帮上下又到哪里立足？”

一直未曾开口的“熊臂”罕明也呐呐的道：

“这不是做耍子啊……大哥，你可要三思……而行……”

古怪的一笑，紫千豪道：

“我还没有完全治好。这一点我自己晓得，你们都用不着胡思乱想，更犯不着相人忧天替我担心，我意已决……”

顿了顿，他目光炯然的扫视各人：

“我想，我们相处的日子十分长久，大家也应该知道，紫千豪一经决定之事，永不更改！”

粗重的长吁出自每一张半开的嘴巴里，厅中，任谁的脸庞也僵木又冷麻了。无比的忧虑和沉重缀满在那一张张慄悍与粗犷的面容上，愁郁及惆怅。便挂在他们无言的眉梢上了……

在这一片凉寒的空气中，还是苟图昌勉强笑一声，打破了寂寥：

“各位也不必太过紧张，老大这次前去对付‘瞎道士’攀鹰固然是以他自己为主，但他仍要带着两个人去……”

大家的精神暮地一振，断流刀”伍桐急切的问：

“二爷，是谁？”

仇三绝也抬首道：

“当然要武技精湛，反应快捷加上头脑细密的人，本座就是最恰当的人选！”

白辫子一翻眼珠，大刺刺的道：

“若论那桩，在座诸位只怕都差不了太远，除了那些本事之外，其中更得加上几则能赖能硬，会演会喝的条件，本大头领当可毛遂自荐！”

冷哼一声，“毛和尚”公孙寿也迅速的道：

“嘿嘿，我公孙大头领这几把刷子，自认也不会输给别人，我看，还是以我跟随大哥最为适当……”

不待其他的人再开口争执，苟图昌已冷凛的道：

“大家不用争了，跟随大哥前往‘三道桥’的人选早经大哥议定，乃左丹与金奴雄两个！”

一呆之下，金奴雄“唷喝”叫了起来，他欢喜得笑开了那血盆大口。

“对，对，二爷说得对，我去最好，哈哈，大哥选得一点也不错，这，这叫什么‘慧眼识英雄’……”

在其他人的失望中。白辫子洪超忍不住骂道：

“英雄？你他妈纯粹是个狗熊……”

“一心四刀”的小老么苏言悻悻的道：

“大哥，这不公平，同样是为帮里出力，为什么单单只挑他们两人？我们就不能跟去？”

平静的一笑，紫千豪道：

“苏言，可知道这不是去逛庙会，而是去拚命么？”

一张白脸又涨得通红泛紫，苏言激动的道：

“就是因为要去拚命，我们才要跟随大哥前去，帮里养我育我教我护我。到了帮里需要我们拚命的时候，我们又怎能耗在家里眼睁睁地看着大哥及少数几个兄弟去冒险？”

紫千豪深沉的道：

“假如大家都走空了，山上交给谁来负责？万一有其他强敌乘虚而来，我们不是就要顾此失彼，一败涂地了么？”

神色一寒，他又厉然的道：

“前车有辙，不可覆蹈，第一次的过错是疏忽，第二次再犯同过，就是愚蠢！各位不可忘记，这一遭银坝子黑流队，他们乃是乘我们高手出去的机会而展开猝袭的！”

紫千豪眉梢间挂着严酷，他接着冷然的道：

“各位不必再争，我说是谁就是谁，在帮里的人也并不就是闲着吃饭睡觉，你们要给我戒备小心，不能再让别的对头摸空偷了进来，关心玉的那些朋友与黑流队一批人的情态。我们只是自己判测他们可能不会太快蠢动，注意，这只是我们自己判测而已，人家是否会突然攻来亦未可知，你们全要记得，天下永远没有绝对的事！”

在紫千豪刚强而坚毅的话声里，小厅中的其他孤竹帮群霸们不再敢发声开腔，他们每个人除了“蓝二头陀”之外，都已跟随紫千豪太长久了。因此，他们也异常了解紫千豪的心性，他说的不错，当他决定了的事，便永不更改，眼前，他的表情与神态都已告诉了各人，关于这次应敌的策略，他是早经决定，不能更改的了……

沉默了一阵，铁旗堂堂主仇三绝只得沉重的道：

“大哥，孤竹一帮，创立至今，自来便是苦难艰辛，坎坷崎岖，多少个日子全在血与泪中渡过，多少的打击也全在弟兄们咬紧牙关的咽声里挺下来，从大哥担起一帮之责以后，大家才觉得眼睛里有了光亮，心中也才产生希望，大哥，孤竹帮正朝振兴的路上走，向坦荡的道上攀，而你，就是一根牵引我们行往佳境的巨索，我……我没有什话再唠叨，只请大哥记住一点，你若有了长短，则全帮即等于溃亡颓散！”

双目一闪，紫千豪威凛的道：

“我们有如一张巨大的帐篷，而帐篷的撑立除了需要一根轴之外，三绝，支柱与拉绳也不可缺少，这样才能平均，才能稳固，帮里不可无我，同样也

不可能没有你们，当然，你的意思我明白，唯其明白，你们也要了解我对大家每一个人的期望！”

用力点头，仇三绝道：

“大哥，你放心去吧，我可以保证孤竹帮上上下下每一位兄弟都会以生命及鲜血来答偿大哥你的期望！”

赞许的颌首。一丝微笑又浮上了紫千豪的嘴唇，他轻轻地用右手食指敲击着榻沿，沉缓的道：

“我想，明天一早，我和左丹、金奴雄便要离此前往了，需要准备的一些事情，左丹先行打点！”

一侧，左丹忙道：

“大哥放心，我会去办的！”

“嗯”了一声，紫千豪又道：

“留在帮里的所有人马、全由苟图昌统一调遣，希望大家俱皆遵命而行；就如同我亲自施令一样！”

厅中请人齐齐应答，紫千豪满意的道：

“现在，各位还有问题提出么？”

过了好久，再没有人开腔了，紫千豪才一笑道：

“既是已经没有问题，我们便依照方才的决定行事，天佑我帮，孤竹一脉必将延绵不死！”

苟图昌宏声大笑道：

“对、大哥，孤竹永昌！”

忽然——

紫千豪又似想起了什么事，他侧首问道：

“扬善，房掌门已有两天未见，他的千金与那位季兄可已接来山上了？”

打了个哈哈，蓝扬善一耸肩道：

“本来，咱早就想派人去了，但房老儿的招子也够亮，他一见咱们如今正为切身大事在忙着，便自行要求咱暂且将此事援下，他说等咱们的事办完之后，随便派个人引他前往咱那‘洞天福地’也就是了，这两天来。他一个人在山上遛踏逛游，看样子倒是蛮惬意的……”

淡淡一晒，紫千豪道：

“可也真怠慢了贵宾……”

旁边，金奴雄插口道：

“其实，我们就是再有大敌当前，抽出个把两个小弟兄来也是毫无问题的，何不如即时派出两个人，请蓝兄留一张他那‘洞天福地’的草图。再详细说明路径。叫这两个弟兄带引房掌门前往会他的千金也就罢了……现在，我们自己正里外忙着，那样一来，也胜似让房掌门干熬于此，我们更且自觉怠慢了人家，事实上，大家委实也真找不出多少空闲来去奉陪这位上宾哪……”

搓搓手，蓝扬善道：

“大块头，你以为你想到的咱就没有想到么？咱早就这样对房兄说过啦，却也不知他葫芦里卖的什么仙药，闻言之下，仅是笑笑而已，既不认可，也不反对，他这么一来，呃，咱便不好再讲什么话，免得让他疑心咱们在下逐客令呢……”

徐徐地，仇三绝道：

“我看，房掌门只怕另有深意吧！”

紫千豪沉静的道：

“不错，他是要在本帮此次应敌的行动里相助一臂！”

厅中诸人，一有部分同时一怔，除了苟图昌、左丹、蓝扬善，与金奴雄之外，其他的孤竹首要都还真想不到这位“黑翼门”的魁首竟欲插上一腿！

仇三绝欣悦中含有疑惑的道：

“真的。大哥？”

紫千豪笑道：

“当然，他亲口说过，而且，他若无意相助，在目前我们忙于应敌的紧张情势中。

他亦会尽早告辞的，他未离去，即是表示要挥刀扬钹了！”

一拍手，罕明喝彩道：

“好一个朋友！”

蓝扬善接着道：

“咱前些日子也听他说过，但又不好意思真个施人下水，尤其大阿哥没有明白交待，咱就只好闷着头不敢吭声了……”

哧哧笑了起来，仇三绝道：

“蓝老兄，不知道人家葫芦里卖什么药的是你，晓得人家肚里主意的也是你，这不是；嗯，有些儿矛盾么？”

呆了一呆，蓝扬善尴尬的道：

“矛盾？呃，咱倒没有想到……”

这时，紫千豪缓缓站了起来。在房里踱了几步，他沉和的道：

“假使各位再没有什么事，现在，我希望独自安静一会。”

于是，厅中的一干孤竹帮首要们立刻纷纷站起，在一一行过礼后肃然无声的退了出去，苟图昌走在最后，显出门前，他站住了，回过头深深的注视着这位年轻而又俊俏的大哥，诚恳的道：

“老大，这一次，和你上次单刀赴会的情景颇有些相似，你不觉得么？”

微微一笑，紫千豪道：

“是有一点像，但却也有明显的不同，上一次，是人家等着在暗算我，这一遭，我们要先发制人去对付敌人，上一次我单将匹马，这一遭有两个得力弟兄相助，我不再孤独……”

苟图昌低沉的道：

“只希望老大你平安回来……”

紫千豪连忙补充道：

“还有左丹与金奴雄。”

点点头，苟图昌沉重的道：

“当然，……老大，有些时，我真对这种日子感到腻味，一场接着一场的杀戮，一遍连着一遍的攻扑，整日价鼻子里全让血腥味充满了，就连打个闷呕都觉得有些火辣辣的……”

苦涩的笑笑，紫千豪感慨的道：

“我明白你的心情，……图昌，但我们需要活下去，要活下去便必得如此，是么？”

叹了口气，苟图昌道：

“说得对……大哥，你现息吧，我先下去了……”

紫千豪没有说话，目注苟图昌的身影消失于视线之外，他背着手，刚想赢下来想些什么，房门口，一条巨大的躯体形象已映入眼角。

侧首望去，嗯，不知什么时候，房铁孤竟已神鬼不觉的来到这里，现在，他正露着一口森察白牙向紫千豪微笑。

连忙迎上前去，紫千豪笑道：

“房兄，这几天可真是怠慢于你了，什么时候上来的？怎么不叫人传告一声让我去见你？”

哈哈大笑，房铁孤走了进来，他反手掩门，边宏声道：

“对不住，我没经通报便径自闯上你的机密重地，但除了你们苟二爷方才和你所说的那几句心窝话之外，别的可是一点也没有偷听到，我一直便等在楼上左廊边。你们会散了我才过来。”

延清房铁孤落座，紫千豪道：

“没关系，我正好有些事要与房兄商议，房兄来此可说恰好，平常，只怕请还请不到哩……”

一摇手，房铁孤道：

“不要给我扣高帽子，我之所以如此鬼鬼祟祟的摸了上来，目的只有一个，少兄，在你们对付当前强敌环伺的行动中，你给我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换言之，请吩咐我该做的事！”

紫千豪忆道：

“房兄言重了，我怎敢妄言‘吩咐’二字？如果……”

打断了紫千豪的话，房林孤急迫的道：

“少兄，我们彼此间用不着客气，有什么需要我房某效力之处，你尽管讲吧，我早就告诉过你要助你一臂了，要尽说些空话岂不太见外了？老实说，我为了助你，自己女儿的事都抛在一边了，你就让我空耗一番心血么？”

豁然一笑，紫千豪道：

“也罢，紫千豪恭敬不如从命，房兄，我已经决定率手下两名得力弟兄远赴三道桥白蛇山与‘瞎道’攀鹰照个面，搞得好，稳住他少一层麻烦，弄不对，便只有与他见个真章了……”

迅速的，他又接着道：

“我离开之后，山上的力量当然便多少显得空虚了些，而这些空虚，便相烦房兄你代为充上一充了，最近我们得到一些消息，‘南剑’关心玉的一干猪朋狗友在大撒‘侠义帖’准备纠合一批中原武林道上的人物找我孤竹帮的晦气，而且黑流队也打算再与莫玉会合蠢动，以外，青城派亦放出话来声言不与我们甘休，这些力量合起来诚属不可轻视，我已经决定了应敌之策，原则上能够平息争论便尽量设法平息，假若实在非以武力解决不可，那也只有洒血搏命了！”

右拳猛力击掌，房铁孤愤怒的道：

“这些混帐东西如此大张旗鼓想吓唬谁？简直可恶透顶，他们大约不会知道以众凌寡之下，失败的却不一定是那孤寡的一方！”

双目中光芒如火，房铁孤又粗悍的咆哮着：

“行，紫少兄，我们并肩子上，死活全在一道，看看人家能吃了我们，还是我们能把这些王八蛋摆平！”

深沉而徐缓的，紫千豪道：

“谢谢你，房兄。”

一拂短髭，房铁孤磊落又光棍的道：

“谢什么？少兄，老朋友便是交在这等节骨眼上，一个‘义’字也全搁在赤裸的两心之间，‘疾风知草劲’，患难也才显疏亲，雪中送把炭总比搞上猛添花实强上多多！”

吁了口气，他又道：

“说真的，少兄，这些日子来你们可的确够苦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席不暇缓，枕不能安，苟二爷说得对，连打个闷呃都觉得腥室室的，这种困难，也亏得你们俱皆承担下来，连眉头都不皱……”

紫千豪有些黯然道：

“我们已生根在这条道上了……”

微微颌首，房铁孤道：

“我明白，但我们必须忍受下去！”

润润有些焦躁的嘴唇，紫千豪低沉的道：

“这种生活，我已习惯了这么多年，在我这短暂的人生进旅上，差不多有大半光阴便和杀代与血腥混操在一起……”

房铁孤注视紫千豪轻轻的道：

“少兄，你还很年轻……”

二十七、得臂助 连骑赴难

带着些儿凄凉韵味的一笑，紫千豪道：

“但是，心，却十分老迈了……”

感慨的低喟着，房铁孤道：

“你的苦楚我明白，少兄，你的肩负也是相当沉重的，换句话说，你活着并不只是单纯的为了你一个人，更是为了孤竹帮上上下下的许多人，再加上一些几乎不能缀断的，连绵无绝的忧患日子，也就过得更加沉重了，这种感受我非常了解，有一个时期，少兄，我也正是如此……”

搓搓手，这位“黑翼门”的魁首又道：

“我们身为一帮或一门之主，表面上看起来像是高高在上，其实却一天到晚他仿佛背负着一座山，脑袋上顶着半片天，静下来的时候想想，就连崩架子也酥了，脖子也酸软了……”

笑笑，紫千豪道：

“正是这味道……”

房铁孤扳着双手手指，骨节在一阵阵的“咯嘣”脆响着，他沉吟了片刻，关注而谨慎的道：

“少兄，那‘瞎道士’攀鹰，他的经历，你可知道？”

点点头，紫千豪道：

“差不多都知道。”

站了起来，房铁孤低沉的道：

“那我也用不着再提醒你了，少兄，这人是一个怪物，一个恶魔，一个刽子手。玄门中的头号败类！”

紫千豪严肃的道：

“我明白！”

踱了两步，房铁孤愤然道：

“道家所讲求的全是慈悲仁恕之道，但是，这老家伙却恰好背道而驰，嗜好的竟都是些杀人放火的玩意，其实，道门里早就不容于他了，可恨这混帐却仍隐身方外专做些尘俗恶事，”

紫千豪淡淡的道：

“我想，说不定还可以稳住他……”

摇摇头，房铁孤道：

“少兄，最好不要打这种算盘，我听说这老牛鼻子心性阴毒，气量狭窄，满脑子与人不同的稀奇古怪想法，你这次去，我看个有八九要和他干起来……”

紫千豪徐徐的道：

“我希望不要增加他这个强敌、但是，如果实在避免不了，我也决不退缩姑息！”

一拍手，房铁孤道：

“对，这老小子虽然出手如电，但你‘魔刃鬼剑’也不是温吞之水，他不见得便能骑到你的头上！”

话未说完，房铁孤忽然想起了什么似的愣了愣，他仔细的向紫千豪身上打量着，压低了嗓门道：

“说到这里，少兄，我记起一件事来，你前些日子所受的创伤，可已痊愈了么？”

最怕的就是这一问，紫千家急忙笑道：

“早好了，全好了，房兄，你看我还像个病人模样么？”

凝望着紫千豪的眼睛，良久，房铁孤低吁道：

“不要瞒我，少兄，你面色仍然苍白，两眼光韵青涩，加上唇肉带灰，十指指尖略紫，你的伤，并没有完全恢复……”

紫千豪微微一笑道：

“大伤初愈，自然免不了有些虚脱的现象……”

摆摆手，房铁孤道：

“少兄，我并不拦阻你，我只是更钦服你，我知道一帮之主在什么时候该做些什么事情，少兄，这就是了……”

颖悟而感激的抱抱拳，紫千豪道：

“与君一席言，房兄，相见更恨晚了……”

房铁孤坚强而刚毅的面容上涌现着一片湛然光辉，他肃穆的一笑，沉声道：

“紫少兄，你放心去吧，千祈保重自己，要以孤竹全帮存亡为念，这里，房某人会誓死效力的！”

紫千豪真挚的道：

“再谢谢你了，房兄！”

转身朝门外行去，房铁孤一面回首道：

“大约你有些事要想一想，少兄，我也不多作打扰，就此告辞，在你启行之前，也将要充分休息……”

踱上一步，紫千豪道：

“明晨离山，房兄。我就不与你相别了。”

微微颌首，房铁孤没有多说什么，他大步朝接下走去，魁梧的背影自梯口迅速消失，留下的，是一股令紫千豪激荡在心怀间的铭感与怅然，那么深沉，又那么浓烈……

淡金色的秋晨阳光，爽朗而温暖，天空是那么澄蓝，有几株如带的白云，飘游在高高的，广阔无际的天幕上，宝蓝中染着数条淡白，很美，很雅，令人的，已肠也为之旷怡了……

没有惊动山上的人，紫千豪、左丹、金奴雄三个相偕并骑离开了傲节山，恐怕孤分帮大多数的儿郎自到现在还不知道他们的龙头大哥已经不在山上了呢。

此刻，十二只铁蹄所扬起的烟尘，已将傲市山抛后了三十多里。马驰得相当快，蹄音一阵一阵的传扬出去，急骤而强烈，像敲着人皮鼓，又似雨点连串洒落，隐隐中，似有一片无可掩饰的杀伐意味！

回头朝群山峰峦中的老家看了看，金奴雄拂拂他的青布头巾，咧开大嘴笑道：

“大哥，只是眨眨眼，我们已出来老远了，像这样奔法，不是三五天就可到达三道桥附近啦？……”

沉沉一笑，紫千豪道：

“只怕不会这样快！”

左丹也抹了把汗，大声道：

“三五天？那要日夜不睡觉才行，老金，大约你从来没有离开过山下二十里方回吧？连东西南北也搞不清。”

一瞪眼，金奴雄抖了抖马缰，一低吼道：

“什么？没有离开山下二十里方圆？笑话，大半个天下我都走遍了。又有哪个地方我会不晓得？三道桥不是在天边，三五日我走不到，莫不成还需要三五年？”

哈哈笑了。左丹道：

“你可真叫憨。你是把吃饭，打架，睡觉的时间全算过去了，难道说你就可以几天几夜屁股不离鞍上，连大小便也给硬缩回去？老实告诉你，三道桥那地方我去过四次，怎么走法。我比你清楚得多。还用得着你在这里充内行？”

重重一哼，金奴雄在马背上转了一转。道：

“我，我也去过……”

左丹紧迫的道：

“你也去过？好，你告诉我，三道桥那是是个什么样子？有什么出名古迹或值得一游之处？”

怔了怔，金奴雄犹豫的道：

“我……呃，我记不大清楚了……”

忍住笑，左丹道：

“既然你去过，怎么会记不清楚这些事？哼，我早就知道你小子是在唬人！”

金奴雄不服的申辩道：

“我没有唬你，我是说真话，我的确去过……”

眉梢一扬，左丹道：

“你什么时候去过？”

期期艾艾了好一阵，金奴雄才涨红着他的粗脸道：

“在……在我小的时候……七八岁的时候我爹带着我去过，……他老人家是做行脚买卖的，卖绸布花粉……”

豁然大笑，左丹道：

“好小子，在你爹老人家带你去的那个时候，恐怕你非但不懂个鸟事，令尊还得看顾着你拉屎拉尿呢……”

金奴雄十分窘迫的辩着道：

“不，我在五岁大小时已经知道自己拉屎拉尿了……”

几句话又引得左丹笑着捧着肚子，前俯后仰几乎从马上跌下来，领先几步的紫千豪回头笑道：

“不要闹，尽说些废话干什么，两个人加起来看七八十岁了，却还和小孩子一样……”

左丹好不容易才止住了笑，他捂着胸口，憋着气，道：

“大哥，老金是块宝……活宝……”

金奴雄不理他，管自向紫千豪道：

“大哥，我们到了三道桥，是怎么个行动法你是不是早就想定了？听说那瞎鼻子很厉害……”

十分平静的，紫千豪道：

“我的设想是这样，到了三道桥之后，我们不进城，直接驰赴白蛇山的问心宫，你与左丹埋伏在外，由我单独与攀鹰瞎道谈判，如果谈得成，自是皆大欢喜，否则……”

金奴雄忙道：

“就干掉他？”

紫千豪冷森的点头道：

“正是！”

揉揉面颊，左丹插口道：

“据我看，动武的成份比较大，大哥，如果你先进去，一个弄不巧弄上了手，你们出招都快如闪电，我和老金藏在外面，就是闻警之下立即冲进去帮你，恐怕也来不及……”

低沉的，紫千豪道：

“依你之意？”

左丹应道：

“不如一起出手……”

古怪的一笑，紫千豪道：

“这么说，我独自去对付那瞎道就一定会输么？”

二十八、问心宫 瞎道如虎

急迫的摇着手，左丹赶忙道：

“不，大哥，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担心大哥的身子，你并没有复原，而攀鹰瞎道又是个难惹难缠出了名的怪物，纵使大哥的功夫强过他，也不能不防范一点，我们要一击就中，出不得差池……”

紫千豪沉着的道：

“我所以要单独先进去与攀鹰谈判，并不是可笑到仅为了表示我的胆识过人，我也非常明白其中的危险，但我一个人进去，攀鹰睛道在直觉上会感到我的来意恳切，也自然而然的减少了三分敌视，再者，留你们在暗处，亦可做为后援，万一我遭了意外，也有个可以呼应的人。否则的话我们一窝蜂冲了进去，极可能连话都来不及说便动上了手，需知攀鹰瞎道是个不近人情的家伙，有很多事不能用常情来衡量他……”

抚着坐下“甲犀”的鬃毛，紫千豪又道：

“此外。如若他们设有埋伏，我也不愿一下子三个人全着了道，至少也很有个回去报讯传警的……”

金奴雄在一旁连连点头道：

“对，大哥说得对，如果照左丹的方法，只怕早将锅也砸了，妈的，他尽出些骚主意……”

一瞪眼，左丹怒道：

“老金。现在是谈正事，你小子不要公报私仇，在那里放狗屁！”

哇哇怪叫，金奴雄吼道：

“你骂我，我要活拆了你！”

微耸耸肩，左丹道：

“休要说那大话，老金，别看你块头大，力能举鼎拔山，我却灵活得很，像是空中飞鸟准能逗得你小子浑身是汗，喊爹叫娘！”

咧开厚厚的大嘴，金奴雄恨得牙痒痒的道：

“你等着，左丹，我一定要找个时间好好整治你一顿！”

眨着眼，左丹道：

“到了那时，老金，你就会知道被整的是谁了……”

他们两个在你一句，我一句的拌嘴始杠，紫千豪却宛如未见未闻，他沉思着，入鬓的双眉微统，嘴唇紧报成一道往下弯曲的优美弧线，看上去，左冷漠中，别有一股子坚毅强悍之气……

三匹马儿的奔速已自急驰逐渐降至了缓行，十二只铁蹄有节律的敲击在地面上，悠悠扬起，又淡淡飘逝，时间，在他们的行驰里无声无息的侃去，目的地，也就一寸一尺的接近了……

这一天，徐徐的过去……

两天，三天，四天，也悄然自人们的意识中消失了……

路上，他们简单的饮食，草草的休憩。谈不出舒适，更谈不上享受，他们讨论的只是即将来临的凶险，思付的也是如何渡过这一道难关，他们将精力集中在一个焦点上。

别的，不去想，也不愿去想了。

于是。第五天已经成为回忆，今天，是第六天的黄昏，现在，他们的铁骑已来在“三道桥”郊野的“白蛇山”下。

白蛇山果如其名，是一条狭窄而软蜒的白色石质山脊并不太高，却异常险峻，山上除了几棵杂树之外，岩壁及石质表层上还附坐着一片片灰白色的鲜苔类植物，白蛇山拔起于地平线上，没有接连着任何其他峰峦，而蛇头部分向着三道桥方向，蛇尾则朝东延伸。

这时，大地的光度微弱而幽黯，连最后一抹凄生生的紫红也消失了，暮靄蓝蒙蒙的浮沉在空中，在原野，在山脊，还有，人们的心田里，更有着

一股子冷瑟而苍凉的味儿，连讲话声也有些落寞了……

仰望着白蛇山，紫千豪低沉的道：

“真像一条白色的巨蛇，是么？”

左丹轻轻吸了口气，道：

“我觉得这地方有点邪，大哥，你呢？”

笑笑，紫千豪道：

“这只是此处的灰黯景色影响了你的意识，另外，我们此来的原因也多少有些关系，我们都知道，今天我们到这里来，并不是赴喜筵或相亲，我们准备流血，流人家的或是流我们自己的……”

金奴雄低笑道：

“当然是流那老牛鼻子的血……”

紫千豪翻身下马，他对金奴雄道：

“奴雄，把坐骑牵到那边的一块山岩后面去，记着这里的地形，回来的时候，我们便从这里离开，我是说，不管我们三个人一道回来，抑是只有一个与两个回来，所以，大家全要记牢了……”

没有再多说，左丹与金奴雄也下了马。他们和紫千豪一样，仔细又仔细的把周遭的地形、道路、景物都默志心中，反复演述，然后，金奴雄迅速将三匹马儿牵到右侧二十步外的一块长方形巨石之后。

不再迟疑，紫千豪一拍手道：

“上山！”

于是，三个人像三只出弦的怒矢，起落如飞的笔直转向山顶，他们虽然走的是直线，却巧妙地借着山石或杂树的掩护隐藏着身形，快得令人惊异，就在那么一丁点的时间里，三个人已全上了山顶！

在一块斜斜伸展的山石后面隐蔽起来，紫千豪的脸色因为这一阵剧烈的奔波而变得略显苍白，左丹转了口气，担心的道：

“大哥，你的气色有点……”

面庞一沉，紫千豪微微喘息道：

“不要顾着我，先找那‘问心宫’再说！”

左丹碰了个钉子，正待伸头出来搜寻，旁边，金奴雄已突然用手往山顶的右侧方一块略微低洼处指去：

“看！大哥，那可能就是‘问心宫’了！”

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嗯，果然不错，在那片略略低落的石洼中，可不是正有一座孤伶伶的残破道观？虽然天色入暮，虽然道观四周被一些疏落的杂树环绕着，但只要一看见那颓折的檐角，剥落的瓦面，以及两扇灰败的木栅门——立刻就使紫千豪明白了那就是他们此来的目的地——“问心宫”！

那座道观看去十分残旧而狭小，占地最多只有三丈多一点方圆，令人不禁会怀疑到，当初建它的时候除了供奉三清祖师之外，是否还能容得下侍候神祇的道士们？

观察了良久，紫千豪正沉吟着，金奴雄已在一旁低声嘀咕道：

“妈的，这么小小的一座破道士观，还配称做‘宫’？也不知道是从哪里引据来的典故……”

左丹冷冷的道：

“不算小了，你试试看，从山下把那些造房子的材料一点一点往上搬，

该多累人？就拿你这位力大如牛的哥们来说，只怕也不简单吧？”

哼了哼，金奴雄斜了左丹一眼：

“难道说，我们傲节山上金壁辉煌的亭台楼阁就是平空建起的了？你该不会不晓得那也是靠着人力一点一点把东西搬上山，又一点一点筑成的吧？哼，只怪你眼界不够大，想不透，看不宽！”

不料一向言语迟钝而木讷的金奴雄会来上这么一下反掌，左丹不由猛然窒住了，他还没有来得及想出如何招架，紫千豪已转过头来，低促而简洁的道：

“我立时进“问心宫”去，你们两人在我进去后也要展开行动，左丹在宫前，金奴雄伏宫后，听我长啸之声，啸声一起，你们即刻由前后扑进宫内与我会合，但是，如果我未发啸声，则不准擅动，必须在原地静候，半个时辰内我如未曾出来，又没有啸声，你们再冲过去助我！”

左丹与金奴雄二人齐齐点头，紫千豪目光爱惜的注视着他们，半晌，又低沉的道：

“保重了”

左丹也哑着声音道：

“大哥，你也是一样……”

抽了抽鼻子。金奴雄跟着道：

“记着情形一不对就要先出手。大哥，可不能叫那老牛鼻子占了便宜，宁愿叫对方臭骂也不可叫他们沾光……”

笑笑，紫千豪道：

“我心中有数……”

说着话，他已自山石后现身而出，毫不犹豫的大步朝前面那座被几株杂树环绕着的道观行去。

从紫千豪隐身之处到那座道观的距离，约有十五六丈远近，这段空间，在紫千豪来说，是何其漫长，却又恁般短促，他希望快些走到，又祈求慢一点走到，他愿意立即将结果揭晓，又期盼留一些时间再供他思虑，但是，不论如何，紫千豪俱明白这一次的任务将是沉重而艰辛的，任凭它的结果如何，其中的经过却必然够人消受的了……

不知怎的，额头上竟涌出了湿淋淋的冷汗，紫千豪苦涩的笑笑，他知道，这并非畏怯，只是。他的体质可真有些孱弱了，这一场又一场的血雨腥风，便是铁打的人儿，怕也得磨去一层皮了……

如今，天已完全黑了下來，夜幕降临得实在太快，也不过眨眼的功夫，就像一只布袋般将整个大地都套进去了。

那座道观，嗯，就在眼前了，风摇着杂树叶子，发出一阵阵低哑与尖锐交错的呼啸，宛如无数的鬼魂在号啕，在哭泣，而枝叶摇晃着，颇有些张牙舞爪的味道，就似是成千上百的幢幢魅影……

用细木栅造成的观门，如今早已颓废得残落不堪，木栅有一根没一根的连在上面，看不出原先是漆的什么颜色，此时早已完全变成了灰黑，一种紧无光彩的灰黑，毫无生气的灰黑，要死不活的灰黑，而现墙也倒塌得不像是墙了，有的还留着一截在那里，有的崩了一半，有的便全塌了，看上去，这片由风火砖围成的观墙，现在就像一些参差不齐的大齿一样，木栅门竟没有关，被风吹得吱呀吱呀的里外摇摆，还时而发出低沉的碰撞声，宛如在嘲笑每一个来到此地的不速之客，从这里望将进去，可以看到观里正面的神坛，

以及屋梁下那盏昏黄晦涩的“长生灯”，神坛上尘垢深积，蛛网密结，连那两边低垂的布幔也是那般陈旧而残破，黑黝黝的，像挂在那里已经有几百年了……整个道观内外，不但死寂阴森。一片颓败，更连一丁点庙观中应有的肃穆之气也没有，所有的，只是那种令人毛骨惊然的寒冽感觉，那种鬼眼隐眨的森寒颤栗，使人觉得不像是走进一座道观，而是，步入阎罗殿了……

空气中飘浮着一股难以言喻的怪气味，像是什么东西放久了发霉酵，又似便坑里的积粪散出来的恶臭，还像，嗯，还像是一种死猪肉腐烂后的味道，那座沉重、闷窒、浓烈，几乎要把人隔夜的食物全从肛肠里掏将出来，好作呕！

猛的——

紫千豪心头一挑，是的，这种气味对他来说并不陌生，非但不陌生，而且太熟悉了，只是在此时此景，他却不会想到又能闻着，是的，不会错，那是一种最原始的味道——尸臭！

有些呕心的紧屏住呼吸，紫千豪目光淡淡扫过了木栅门上一方斜垂下来的木匾，木匾上三个模糊而残旧的小字：“问心宫”。

摇摇头，紫千豪缓步走进。他注视着神坛顶梁上用下来的那盏“长生灯”，这盏灯好像白天黑夜老是燃亮着一样，虽然它的光芒总是昏昏暗暗的，恍恍惚惚的宛似鬼火一般，但却多少也算有了光，另外，起码还证明了一点，这里，仍有人在住着，而且这人必是个活的！

黑夜、破观、颓坛、昏灯。以及空气中飘散着的尸臭，整个合起来，给予紫千豪一种窒息的、压迫的、鬻闷的感觉，他经过的风浪多了，染过的血腥也多了。出生入死的次数更多了，但是，对眼前的情景与气氛，却仍有着极端憎厌及不耐的反应，而周遭一片寂静。死一样的寂静，这种令人恐惧不安的寂静却像有形的物体般包围着他，挤涌向他，使他有一种想大喊狂叫的欲求，使他生起一种要毁拆这座破观的心理，于是，他尽量抑制着自己。冷冷的——他连自己也奇怪语声竟是如此冰寒而阴森的道：

“攀鹰道长，我想，你已经知道我进来了。如果你愿意。我想与你谈一谈我们之间的事！”

反应之快，大大出乎紫千豪意料之外，几乎是立即的，一个懒散、干涩、低哑，而又带着些儿疲乏的古怪语声响了起来：

“山人我早就看见你了，你是谁？找我干什么？你如何跑到这里来的？”

吃惊之下，紫千豪迅速随着语声传来的方向看去，这下看，却使他险些脱口大叫，老天，原来说话之人就盘膝坐在布幔后的神坛上，那里，本来是奉着三清祖师像的啊，如今，神像全没有了，端端正正坐在那里的，却是一个肥胖而矮如冬瓜般的怪人，他穿着一件灰不灰、黑不黑的道袍，袍上全是油污、秽渍与泥垢，头上斜戴着一顶道士帽，两只眼又小又细，面庞肿胀有如猪泡，时时翻着眼白，粗看上去，简直和瞎子没有两样，鼻子朝天，鼻孔特大，黑黝黝的鼻毛往外茸生，再配着他一张血盆大嘴，满口焦黄的牙齿，一脸横生的肌肉，老天爷，这副尊容，这副打扮，哪里还像个四大皆空的出家人？和个黑无常可说毫无二致了……

舐舐嘴唇，紫千豪走近神坛，一面细细打量着这位名震江湖的诡怪道士，一边沉住气道：

“我是紫千豪。”

攀鹰瞎道的一双小眼猛然翻了翻，不见表情的道：

“你不找个地方先好好藏起来，却跑到山人这里充能，紫千豪，你嫌命长了么？”

唇角噙着一抹冷笑，紫千豪淡漠的道：

“攀鹰道长，我紫千豪与你往日无怨，近日无仇，你何必为了区区几副人肝便欲与我结下梁子，挑起漫天血雨？”

摇摇头，攀鹰瞎道道：

“这在山人来说，并没有多大分别，只不过多享点福罢了，人生下来，脱不了生死病苦，便是活上千百年也照样要死的，一死就任什么全完了，何不留下点东西给活着的人受用，因此，山人我便早些送他们上道，再取他们一副肝下来作为山人替他们出力后的报偿，老实说，我答允莫玉去杀你，反过来讲也等于是成全你，活着，没有多大意味，还不如死了的好，越早死，越能解除苦难，山人如此煞费心机，也算是慈悲无量了，紫千豪，山人不是害你，是在帮着你……”

一片谎言谬论，说得紫千豪大大的啼笑皆非，他吸了口气，缓缓的道：

“道长，佛道两门，俱以仁慈为怀，以拯救天下众生为己任，渡恶强凶，化戾气变为群和，似道长那般做法，不是悖违了道家旨意了么？况且，方外之人，不染尘俗，道长竟与江湖黑道女袅为伍，便不怕拍污了道长你的清雅澄宁之气？”

怪叫一声，攀鹰瞎道沙哑的道：

“好个利口小子，需知方寸之间，自有佛在，灵台之上，自有道存，外在的一切，影响不了内心的虔诚，我念慈悲，祖师当能明察，若是慈悲的手段，那就全看各个门人超渡永生的方法如何了……”

心往下一沉，紫千豪注视着对方那只小眼，又平静的道：

“道长不可曲解了道家宗义、道门之中，首重好生之德，再重悲悯之旨，又重空明之心，此不仅说说而已，要做到表理一致才行，道长杀人如草芥，即已不重好生之德，嗜食人心人肝，更是罪大滔天无可赎衍，此又不重悲悯之旨，而道长竟又允黑道女袅之请与其为伍合污，沦入尘凡争夺纷扰之流，又哪里谈得上空明之心呢？”

顿了顿，他一面注视着攀鹰老道的表情，一边接着道：

“但空门有云：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又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道长若能今日即改，为时犹未算晚，道长何不现在便洗心革面，重新做人？真正为道家一门做些有益于天下苍生之事，干些使人间清宁祥和之举？如此，非但道长幸甚，他口若能修成正果，连一般老百姓们也有福了……”

攀鹰瞎道冷冷一笑，道：

“今夜你来，紫千豪，是来教训山人的么？”

紫千豪忙道：

“教训不敢，仅是欲求道长化干戈为玉帛而已。”

怪笑一声，攀鹰瞎道道：

“若说空门道家至理，小子，山人我比你清楚得多，山人普渡众生，也渡了几十年了，上天祖师并没有认为山人的方法用得不对，否则，山人早遭天谴，至少也该蒙受报应了，但这些全没有，山人我仍旧好生生的过了下来。而且养得又肥又胖，这一点，证明山人我为一般俗土儿子解脱的手段用得十分合适，山人替他们脱离苦海，送他们永登极乐，难道还有错么？这即是慈悲了，小子，人生无趣，若非山人尚有这般大任未了，山人我也早就同登仙

境……”

吞了口唾液，紫千豪艰辛的道：

“但道长可也明眼，人间仍有欢乐？仍有善良？仍有和谐，与仍有美好？并不是全像道长所说的那般痛苦凄惨！”

两只猪泡限又翻了翻，攀鹰瞎道冷森森的道：

“如此说来，小子，你是指山人我不对了？”

沉着脸，紫千豪道：

“对不对用不着我来指明，道长，你自己心里比我更要清楚，照你的想法来说，这世上的人全该早就死绝，不应再有活下来的，但是，绝大多数的人们却活得很好，而且，他们也都希望继续活下去，天理是昭彰的，传统是绵延的，没有人会认为你讲得对，道长，纵然你自己以为没有错，那也只是你自己沉迷于一个疯狂的幻境中罢了，天下之大，道长，你不是王，更不是主宰，换句话说，你需顺应人间利伦，不能随意定下属于你自己的规则，否则，道长。你会遭到报应，十分残酷的报应！”

凄怖的狂笑一声，攀鹰瞎道道：

“山人我就是律法，就是礼制，就是天道！报应？什么报应？几十年了，山人我行我素，以自己的慈悲手法解人间危痛，嘿嘿。也没有遭到一点挫折，没有遇上一点阻挠，哪里来的报应啊！小子，你是糊涂了……”

唇角跳动了一下，紫千豪缓缓的道：

“道长，你武功超凡，聪慧绝顶，只是你却用错了地方，练得一身的本领，应该去做有益于天下之事，有一个好头脑，更需懂得为苍生谋福，似你这般混淆黑白，乱道覆礼，不顾人间大伦与上天仁慈之德，还算得了什么高手雅士？还称得上什么‘三界外’之出家人？”

一张生满横肉的丑脸勿紧倏松，攀鹰瞎道平板的道：

“骂得好，小子，你就过来试试看，说不定山人也会在你手中尝到那报应的滋味也不一定呢……”

微拂豹皮头巾，紫千豪冷静的道：

“善恶有报，只争迟早，道长，若你不放下屠刀，就是报应不由我身上带给你，以后也会在另一个时机里从另一件事物上应验的！”

揉揉他的朝天鼻，攀鹰瞎道古怪的道：

“如此说来，紫千豪，你落草为寇，做着无本生意，杀人越货，强取豪夺，就算是对了？就算是顺天应理，讲仁重恕了？”

悠然一笑，紫千豪道：

“道长，需知盗亦有道！”

攀鹰怒道：

“你说说看，你是个什么‘道’？”

目光自灰资的房顶掠过，紫千豪低沉的道：

“我落草为寇，只因我已跳入这个圈子，用这种生存的方式活下去，当然，我也明白这不是一种正规的求生道路，因此，我尽量在这条路上寻求减轻我良心负累的途径，其一，我以自力更生的手段来减少我出草的次数，间接也等于消弥了目标人物的牺牲，其二。若非土豪劣绅、贪官污吏、或巨泉恶徒、奸商财奴等对象，我一概不骚不扰，其三，我竭力使流血与杀伐抑低至最小程度，不令人命优伤过巨，其四，我赈粮散金，救助贫民客户，使一些三餐不济的穷困人家得以生活下去，其五，我不冤杀无辜，不滥害好人，

得以饶恕之处便予饶恕，使每一个得庆再生的凶恶敌人都会变成踏踏实实的善良朋友，道长，人与人并不完全相同，行与行也并非毫无分野，有的人骨头软，有的人骨头硬，干同行的亦有尊卑之别，这尊卑之别不在表面上，那就是所谓有‘道’与无‘道’了……”

阴恻恻的笑了起来，攀鹰瞎道语声冰冷：

“好一张利口，山人阅尽天下牛鬼蛇神，有你小子这张嘴的，还真是少见，但是，紫千豪，你以为山人我会被你这一番胡言乱语说动么？”

紫千豪暗中叹了口气，徐徐的道：

“我姓紫的言以肺腑，抱以至诚，道长，你不可太过偏激，不要以为我紫千豪还有不当之意！”

伸手轻捻着他那露出鼻孔之外的黑丛丛鼻毛，攀鹰瞎道阴阳怪气的笑了两声，道：

“紫小子，你说了这么多，费了偌大心机，目的是什么？就是希望山人我不要找你麻烦，不要到你傲节山上去开杀戒？”

舐舐干燥的嘴唇，紫千豪颌首道：

“不错，正是如此。”

倒吊的八字眉一扬，攀鹰瞎道冷凄凄的道：

“那么，你怕山人我么？”

淡淡一晒，紫千豪道：

“不怕。”

虽是轻描淡写的两个字，自紫千豪口中吐出，却是那般的强硬与刚毅，斩钉截铁，毫无回转！

神色微微一变，攀鹰瞎道怒道：

“真的不怕？”

紫千豪平静的道：

“我想，你会晓得我是真是假？”

忽然又令人毛发惊然的笑了起来，攀鹰瞎道阴沉的道：

“既是不怕，为何还来求山人我息鼓偃旗，推掉莫玉的请托？”

看着对方，紫千豪轻轻的道：

“原因有二，第一，我不愿无缘无故的结下你这种强敌，我的敌人已经多得够我头痛的了，第二；我不喜欢我的手下们遭到意外杀戮，更不盼着我的基业被人破坏——不管是轻也好，重也好的破坏！”

点点头，攀鹰瞎道深并不波似的道：

“好，你倒十分干脆，不过，你可知道，莫玉来求山人相助之际，是带了一份重礼来的？”

紫千豪双目一寒，道：

“童男童女的心肝各十副，新鲜的，血淋淋的！”

用那又尖又红的舌头舐舐嘴巴，再“呃”了两声，攀鹰瞎道像是在憧憬着一味美食般馋猴猴的吞了口唾沫，他一翻白眼，道：

“对，对，你的消息还真够灵通，莫玉带了这份重礼来促请山人去对付你与孤竹帮，紫千豪，你又带来什么来借以使山人打消此意呢？”

沉重而肃穆的，紫千豪道：

“我带来的是一腔热血，满腹赤诚！”

愣了愣，攀鹰瞎道墓然暴怒道：

“混小子，你在戏弄山人！”

冷笑一声，紫千豪凛冽的道：

“我说的字字是真，何来戏弄之有，道长，我紫千豪单人匹马进来会你，掏肺腑之言相谏，剖五内之愚敬献，求的只是化一场干戈为玉帛，盼前只是平一场戾气为释和，遭袭，我似为这比莫玉那种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方法高明大多，也尊重太多，她不过想泄一口怨气，想报一己之私仇，便如此毫无惮忌的安杀无辜，取久心肝，这等禽兽不如的疯狂暴行，也仅有像莫玉此等妖孽才做得出来！”

一仰头，紫千豪又义正辞严的道：

“今天，她莫玉为了达到自己报私怨的目的，可以滥杀那些可怜的无辜之人，异日，道长，若你侵犯了她，她还会顾虑到你，追念到你么？你要看情她，她只是一个心狠手辣，阴毒寡绝的妖妇而且！”

猛一挫牙，攀鹰瞎道咆哮道：

“凭这臭婆娘要对付山人？哼，她还差上一大把火候呢，她不错是心狠手辣，阴毒寡绝，但山人我也不是孩子手上的货郎鼓——任她玩的！”

说到这里，攀鹰瞎道不觉呆了一呆下他暗自责备着自己，“怎么搞的，这成了帮谁说话啦？弄来弄去，怎生倒反而骂起莫玉来了？”

紫千豪注视着他，紧迫的道：

“道长说得不错，担却仍要防她一着，此人虽系女流之辈，其心思之险谲，行事之残暴至为罕见，便是昂藏男儿，怕也此不上她这么阴残歹毒！”

低叱一声，攀鹰瞎道狠狠的道：

“住口！小子，你休要歧言祸众，胡说八道，山人不管你们谁好谁坏，更不论你们孰是孰非，山人收了人家的重礼，便得替人家办事，这叫食人之禄，忠人之事，你讲了那么多，山人全当没听见，空口白话，也想山人信服么？少做梦，除非……”

紫千豪冷冷的道：

“如何？”

攀鹰瞎道面无表情的道：

“除非你也来上一份重礼！”

紫千豪爽脆的道：

“黄金千两，聊博道长一笑？”

“呸”了一声，攀鹰瞎道不屑的啐着：

“山人身于三界外，不在五行中，视富贵如浮云，视钱财如粪土，这区区千两黄金，又岂会看在眼里？”

略一沉吟，紫千豪又道：

“敬奉黄金二千两，如何？”

重重一哼，攀鹰瞎道道：

“便是你将天下所有的金银珍宝都放在山人面前，小子，你试试山人我看不看上一眼？”

吁了口气，紫千豪为难的道：

“有钱可使鬼推磨，钱又为万事之母，道长如若手中广积金银财宝，则可起庙观，气象万千，粉佛身，金光灿然，置酒食，补体养心，换过装，像貌岸然，胜似道长如今居此破窗，着此破袍眼，度此穷日千百倍！”

狂笑一声，攀鹰瞎道轻蔑的道：

“小子，老实告诉你，如若山人我重视钱财，今日即便不算天下首富，也早已僵缠万贯，成为方外三家之最丰裕看了，山人生平不爱财、不近色、不贫穷、不盼名，只善喜欢吃，而这吃，小子，你也知还，并非奇禽异兽，亦非山珍海味，仅仅酷嗜活人的心肝而且，尤其是，童男女的心肝——”

说着，这位残暴怪诞的老道，不由咽了口唾液，眯着眼道：

“可惜山人素性疏懒，童男女之心肝又甚为难求，故而虽嗜此道，品尝的机会却少，小子，我们就一语说穿，用不着再兜圈子，只要你能找得童男女之心肝各二十副送来，山人我便两手一拍，再也不管你们中间这笔烂帐！”

有一股凉气直向紫千豪心底升起，他抿着唇没有出声，现在，取舍之间就在一念了，换句话说，生死之事也系于此瞬，是的，叫紫千豪去活剖四十个童男女的心肝，以他的力量来说，并非做不到，而是他无论如何都不能，也不忍去做，他无论如何也不会将本身或本帮的安宁建筑在那些无辜老民百姓们的沥血痛苦上，无论如何也无法将这用若干生命残断，若干家园破灭，若干父母哀号的惨重代价堆砌在自己或孤竹帮的欢笑里，那是永远不可能的，他宁愿自己承担眼前一切的后果，也不肯在那冷酷的瞎道血淋淋的咀嚼中蒙受良心的责备，宁愿自己用生命去顶替那些原本无辜的孩子们，也不肯让这魔鬼为了那恐怖的口腹之欲而犯下令人发指的罪行，不能，永不能……

隐隐的，攀鹰瞎道的声音继续飘来：

“……你看成不成，小子，如果你愿意，就快一点，记住越新鲜越好，至迟不能超过一天，便不吃起来就老了，味道也差得多……山人这里还有莫玉送来的二十副心肝未曾吃完。你快去快回，山人还够吃上个七八天，假设等吃完了还没见你来，山人就要找上门去了……原本，山人便想吃完了这些心肝就登门去寻找你，今天你来得正巧，还算你有造化呢……”

毅然甩了甩头，紫千豪的手背滑过了他隐藏在左腰间的四弦剑剑柄，剑柄是光润的，冷硬的，却也是亲切的，在这一刹，他似是得到了深沉的慰藉，无言的鼓舞，以及不屈的豪气！

这时。

攀鹰瞎道已停止了说话，惊然惊悟的瞪视着他，暗中戒备着，这位旷古少见的凶残怪道冷森的道：

“山人的话你都听清楚了吗？小子，你还在动什么歪脑筋？”

冰冷的，紫千豪道：

“你所说的重礼，道长，我办不到！”

勃然大怒，攀鹰瞎道恶狠狠地道：

“为什么？”

紫千豪淡漠的道：

“因为我是人，而人。就必须有天良！”

怒极反笑，攀鹰瞎道阴沉的道：

“这样说来，你小子是要与山人一较长短了？”

沉缓的，紫千豪道：

“我本不愿如此，但是，道长你要求过分，逼我太甚，我即便是再不愿与你树敌，也只怕没有别的法子了……”

又伸手捻着他的鼻毛，攀鹰瞎道歹毒的道：

“你，自以为对付得了山人我么？”

紫千豪毫无表情的道：

“我没有把握，不过，义之所至，难以返顾！”

二十九、施巧计 力伏魑魅

长长的“哈”了一声，攀鹰瞎道没有再吭气，他眯着一双猪泡眼，自狭小的瞳缝中细细端详着紫千豪，厉肉横生的丑脸木讷而生硬，看不出丝毫他心中所怀的意图来，就像他如今的躯壳内还另外包含着一个他，形态是冷凛的，阴沉的，令人有一种毛发惊然的感觉……

空气像是凝冻了，僵闷得激不起一丁点波涛，而显然的，两个人的思想却在这凝冻的气氛中急速地转着。

好一阵子……

攀鹰瞎道启口道：

“紫千豪，如果说，山人答应你不去破坏你的基业，不去杀戮你的手下，甚至，不再挖取活人的心肝为美食，你要怎么答谢山人？”

怔了怔，紫千豪估不到对面这个怪物会突然来了这么一个大转变，他略微沉吟着，谨慎而戒备的道：

“我当然感激不尽，可是，你大约不会就这么便宜地罢手吧？道长，在这些话语的后面，你还隐藏着什么？”

撤谋一笑，攀鹰瞎道伸出他那只又短又肥又粗又黑的手掌来点着紫千豪，冷板板的道：

“很聪明，自然山人是有条件的。”

注视着攀鹰瞎道手掌上粗糙如锈铁似的圆钝形五指指尖，紫千豪小心翼翼的道：

“那么，你说出来。”

点点头，攀鹰瞎道皮笑肉不笑的道：

“你小子满口仁义道德，舌上能翻巧莲，现在。山人我既要你证实一下你自己的话，看看你是否与世上那些挂羊头卖狗肉者同侪，紫千豪，你说过，你今日来此，是掏肺腑之言相谏，剖五内之诚相献。外小子，你可真是具此诚意？有此恳切么？”

紫千豪冷冷的道：

“一点不错。”

笑了笑，攀鹰瞎道道：

“好，很好，非常好……”

略微一顿之后，他又道：

“你自认‘盗亦有道’，自认肯舍己为人，自认悲怜苍生自从成全天下，自认侠胆傲骨，自认亡小维大。小子，你更自认豪气干云，视死如归。这些，对不对？”

严肃而有力的。紫千豪道：

“大致不差，道长。”

诡异的一眨他那双小眼，攀鹰瞎道慢吞吞的道：

“既是如此，紫千豪，你肯不肯牺牲你自己而成全你的手下，你的基业，以及一般在你口中所云的那些无辜百姓老民们呢？”

不待紫千豪回答，攀鹰瞎道又阴毒的道：

“山人想，眼前的情势十分明白，紫千豪，看你神色，大概你有伤在身，尚未痊愈吧？在你如今这种情形之下，纵使你的武功不弱，山人亦绝不稍逊，而且，山人早已养精蓄锐，盼待一搏了，于你消我长的趋势中。小子，你赢得了山人我么？”

得意而又狠辣的咧嘴一笑，攀鹰瞎道续道：

“因此，如容你我马上以力搏杀，嘿嘿，只怕山人得胜的机会较多，设使山人在将你干掉之后；又立即上你的傲节山大开杀戒，残戮人命，你的一批手下损伤可就惨重了，这还不说，你如一死，则天下苍生又靠谁去拯救？呵呵，小子，你既将这些重任大责一肩担起，为何不借你我间的誓约来拘束住山人？以你一段生命换取山人我的菩萨心肠，易言之，只要你肯舍弃自己，山人事情立时远离此处遁入大漠烟荒之中，永不出世，这样一来，你固然是登临极乐了，但却可免除许多人的一场浩劫！”

斜着眼，注意着紫千豪的反应，攀鹰瞎道淡漠的道：

“如何？自以为重又尚仁的孤竹帮大当家？”

俊逸的面庞平静而沉寂，一双清澈的眸子深如海，紫千豪暂时没有回答，他咬着下唇，脑海中却迅速而又慎重的飞快转着念头……

半晌——

攀鹰瞎道有些不耐烦的催促道：

“怎么样？时间并不太多。”

略一仰头，紫千豪寒瑟的道：

“假如我答应你，道长，我又如何知道你在事后一定履行诺言？一定不会背信？”

勃然一怒。攀鹰瞎道有些厉烈的道：

“山人自来不理什么诺言不诺言，但是，这一定山人定然做到，紫千豪，天下之大，守信重义的人却并非只有你一个！”

淡淡一笑，紫千豪道：

“我相信，不过，在此等情态下，抱歉我却需要一点保证，道长，这并非一次寻常的买卖，这方是以我的生命做为交易，我认为，你不会反对较为慎重些行事吧？”

挫着那一口焦黄黝黑的尖牙，攀鹰瞎道暴戾的道：

“好，你说，你要什么保证？”

胸有成竹的扬扬眉梢子，紫千豪道：

“很简单，由我在道长的身上略微做一点手脚。”

愣了一下，攀鹰瞎道随即狂厉的道：

“在山人身上做点手脚？作么手脚？”

搓搓手，紫千豪道：

“任凭道长选择，或者断你双臂主筋，或是。破你丹田真气，哪一样都可以。”

几乎整个人跳了起来，攀鹰瞎道双目暴翻，白果眼中深裹着两枚细小的灰瞳精光隐射，他愤怒的叫：

“你你你……小子，小三八羔子，小彘畜，小混帐，你是在说要毁掉山人的一身功夫？”

用力颌首，紫千豪道：

“正是！”

强行压制住满腔怒火，攀鹰瞎道冷森的道：

“紫千豪，你不觉得你是在做梦么？春秋大梦与白日大梦？哼哼，人道山人的心肠狠，如今看来，还比不上你一半！”

耸耸肩，紫千豪平静的道：

“原谅我是出于无奈，道长，你应该明白，唯有如此，才是道长你履行诺言的最佳保证！”

舐了舐干燥的双唇，紫千豪又道：

“你说过，只要我某人认命，你立时远离此处，远走大漠，更永不出世，既然道长要远走大漠，永不出世，便等于自此隐姓埋名，真正跳出尘俗之外，那么，道长那身惊人武功，大约也就用不着了，这般做，一则保证普诺，二来表示道长的决心与诚意，又有什么使不得的呢？”

气淋淋的，攀鹰瞎道忿然道：

“你说得倒真是轻巧，你可知道这与取去山人的半条命一样严重？世上哪有这等简易之事？”

点点头，紫千豪道：

“但是，道长却也要斟酌，你的管诺代价是半条命，在下我却是以整条命相偿，而道长一定晓得，人从生到死，就只有这么一条命！”

窒了一窒，较鹰暗道好半晌说不上话来，他鼻孔中重重一哼，有些恼羞成怒的道：

“你……嘴利！”

轻蔑的一笑，紫千豪道：

“不，仅是对这桩买卖比较小心而已。”

沉闷了一下，攀鹰瞎道恨恨的道：

“紫千豪，你打的好如意算盘，山人岂会轻易上当？哼，你破去山人武功之后，山人等于成了活死人一个，到了那时，还不是你的掌中鸟，口里肉？任宰任割？又有何法令你践诺？到哪里去喊冤？小子，你太可恶，将山人视为三尺童子了……”

摇摇头，紫千豪道：

“关于此点，道长尽可大放宽心，我紫千豪绝非那等反复无常，食言自肥的小人之流！”

嘿嘿冷笑，攀鹰瞎道道：

“你说得中听，山人却是不信，正如你所言，这并非一桩寻常买卖，而是要命的玩意，一个人在这一生中，却只有一条命呢……”

带有一种特殊椰输意味地看着攀鹰瞎道，紫千豪舐唇微笑，轻巧而淡泊的，他道：

“道长，我想不到你竟这般珍视你的性命，你不是说，人生除了苦恼与悲痛就不会有别的了么？你不是说，你也很想早日脱离这纷扰杂乱的凡尘么？你不是说，活着并无什么意义，还不如登临极乐来很爽心自在么？言犹在耳，道长，原来你却也是不愿去死的哪……”

任是攀鹰瞎道皮厚肉横，也不禁自觉阵阵赧然，他鼻孔中粗浊的吁着气，两只猪泡眼急速转动，缓缓的，他挽起了袍袖，道：

“小子，这可不是你该讽辱山人的适当时候。”

紫千豪心头微跳。他镇定的道：

“道长，现在，你要不负莫玉的托付了？”

露出满口黄黑的利齿一笑，攀鹰瞎道生硬的道：

“你还有最后一个机会，紫千豪，假如你愿意牺牲你自己的话，山人的舌头只要尝到你心肝的鲜味，一切即已过去了……”

紫千豪静静的道：

“但是你仍要提出保证！”

一双白果似的眼仁倏掀，攀鹰瞎道冷然道：

“山人的允诺即是保证。”

望着对方那口污而尖利的牙齿，再将目光顺着他的咽喉、胸膛，落到了肚腹上，紫千豪无法想象似这样一个同类的“人”咀嚼着自己血淋淋的心肝时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形态，他不由有些作呕的感觉，就好像在吃下一碗肉汤之后赫然发现碗底露出一只红嫩嫩的小老鼠一样……

紧迫着，攀鹰瞎道道：

“如何？山人必定言而守信……”

垂下头，紫千豪默然无语，半晌之后，他猛的抬起脸来，眉宇唇角，洋溢着一般子毅然而坚强之气，沉重的，他道：

“我可以再斟酌一会么？”

攀鹰瞎道心中暗喜，表面却冷板板的道：

“这个当然。”

“我可以再斟酌一会么？”

“不行，山人没有那么多功夫陪你干熬，想想看，小子你算是挺有种的，多少人会为你这件壮举而蒙益？好了好了，快一点吧，山人包管成全你就是，决不毁信！”

叹了口气，紫千豪道：

“但是，我还有一个最后的要求……”

朝天鼻一皱，攀鹰瞎道不耐烦的咆哮：

“你到底是有完没有完？还有什么要求，你说，快说……”

凄然一笑，紫千豪道：

“为了相信你的允诺，我以生命做为报偿了，纵然你想生食我的心肝，也用不着这么急的，难道说，一个人在临死之前也不能多讲几句话，多留恋一点时光么？”

“嗤”了一声，攀鹰瞎道火道：

“迟早也得完蛋，就是再拖一时片刻又有何用？”

说到这里，他又催促道：

“你有什么要求，就快点说出来吧，山人只要做得到，定然会答允于你……”

语声中包含着苍凉，紫千豪又伤感的道：

“生来虽苦，活着却值得依恋，道长，我这么一死，会有很多人想念我么？我是为了他们而死的啊……”

满脸的横肉一扯，倒吊眉也猛的刷了下来，攀鹰瞎道咬着牙，几乎要压跳起来：

“小子，你这是在干什么，到了这等节骨眼上还罗哩八嗦净讲此废话作甚？你这不是存心富路时间么？你就快点吧，会有很多人思念你，哀悼你的，他们都会明白你是为了成全他们才甘愿牺牲的，这样总行了吧，如若你没有

别的什么，山人就要动手了……”

面容上浮着凄楚，渗着怅惶，紫千豪悠然长叹：

“道长，自古艰难唯一死啊……”

七窍都几乎气出烟来了，攀鹰瞎道狞厉而又粗暴的低叱：

“紫千豪，你是真为命还是假的？这样拖拖拉拉缠三粘四，算是什么花巧？”

“真的，我当然是真的……但道长，老实说，临到此际，竟百感交集，万念俱灰，心中慌乱无言……”

忽然一挥手，攀鹰瞎道叱道：

“这是一定的道理，又不是叫你去要老婆，加上你根本未看破世情，这生离死别的滋味自是太大的不好受，但你不妨多想想你的所行所为是如何壮烈，如何崇高，又如何豪义，心里一定安慰，也就能多少坦然一些了，山人会用十分柔和的法子令你死去，不会感到什么痛苦！”

忽然，紫千豪有些慌忙的道：

“是了，道长……我，我那一个最后的要求尚未提出，你慢一点动手，慢一点……”

冷冷的注视着紫千豪，攀鹰瞎道心里也泛起了感触，一人，总归是人哪，任他紫千豪武功再高，智冠群他。却对死亡怀有如此深刻的畏惧，这畏惧的程度，似乎比一般常人也高明不到哪里去，自从他接受了这个互约之诺而自甘舍命之后，嗯，就大大的开始悲惶与惊悸了，看，他是那么紧张，那么悲切，又那么犹豫失态，哼哼，盛名赫赫的“魔刃鬼剑”也不过如此而已，没有什么超凡入圣之处，闻名不如见面，一见竟然泛泛，太不值一笑了，如今，他像连说话都说不清楚了呢……付想着，攀鹰瞎道不可察觉的摇摇头，眼里漾起一抹别人所看不到的阴诡笑意，淡漠的道：

“好，你说出来吧。山人急着想尝你这西陲第一高手的心肝已经很久了，那必是与众不同的……”

面色苍白着，紫千豪低哑的道：

“道长……我想，由我自己了断我的生命，不劳你动手了……”

有点意外的征了征，攀鹰瞎道疑惑的想：

“这小子不要出什么歪点子吧？”

心里猜疑，他口中却冷森故道：

“紫千豪，你是如何个了断法？”

声音竟是恁般沙哑，紫千豪道：

“我用一种毒药……”

大喝一声，攀鹰瞎道怒吼：

“你是想算计山人？你知道山人要食你心肝……”

摇摇头，紫千豪悠然道：

“如若我想算计你，我还说出来作甚？”

一想也对，攀鹰瞎道火气略平的道：

“你说下去，”

双目望着自己足尖，紫千豪道：

“那是一种窒息性的毒药，只要一吃下去，气管立即肿胀梗塞，服药之人，不出柱香时刻，便将因无法呼吸而断气……身上不会有伤，而且，其他官能亦不染毒素……道长，并不妨害你想在我身上打算的美食……”

神情转为十分悲怆，紫千豪接着道：

“我之所以要如此做，毫无别的意图，只是……我英雄半生，到末了，不愿将自己的生命交由外人断送，日后有人谈论起来，也算我紫千豪自己结束自己的……道长，你也是武林中人，这一点小小要求，想你也会体谅的吧？”

沉沉一笑，攀鹰瞎道颌首道：

“也罢，山人依你便是。”

紫千豪愁苦的道：

“多谢了，道长！”

说着，他伸手入怀，探索良久，摸出一卷小小白绸来，展开白绸，里面是三小包银铂纸包着的药粉，他打开铂纸，唔，三包药粉都是一样的颜色。而且，一样的香味道，眼睛发着直，紫千豪定定的看着手中这三包药粉，良久没有动作，更甚者，他全身都在微微颤抖，唇角也一下一下的抽搐着，冷汗浑然面孔惨白，连拿着药价的手掌也几乎把持不住了。

一看这情形，攀鹰瞎道生怕紫千豪手上的药粉泼散了，像有些急切的吼着道：

“快点吃下去，长痛不仅短痛，小子。你并不算栽于山人之手，你是自绝了的，你仍然算得是一条好汉，算是个英雄，快，快点吃，一次将那三包毒药全服下去，这样药性较强，很快你就不会再有痛苦了……”

于是——

紫千豪惨然一笑，猛仰头，三包银铂纸的药粉全仰入口中，他用力咽下肚去，因为吞咽的势子太快，原本苍白的脸孔竟一下子给涨红了！

攀鹰瞎道睛地里连连叫好，表面上却摆出一副悲天怜人的面孔，沉缓的道：

“你放心去吧，紫千豪，山人会遵照所约去做的，好好走，你即将到达一个永远宁静而幽雅的地方了……”

在这时，攀鹰瞎道是愉快的，是得意的，但是，假若他看过，或者听过有一种名叫“夜猫眼”的奇药的话，只怕他就再也愉快不起来，得意不起来了，是的，紫千豪服下的那三包银铂纸中的药粉，全是蓝扬善特地替他配制成的奇药，促使人暂时亢奋、勇悍、强厉、激昂的奇药。

方才的一切，紫千豪全是故意装扮出来的，他知道，以目前自己重创未愈的情形，实在没有把握能在与对方力搏之下掠取胜利，而于他的一再劝谏游说以后，他已明白无论如何都无法令那魔头软化言和，换句话说，攀鹰瞎道早就残酷成性，恶根深固，不可能再予说服或超度了，因此，紫千豪在一面虚与委蛇，一面在苦思中想出了这条异常冒险的计策，到现在，他还不能肯定能否成功，但是，至少他初步表演的逼真却已令攀鹰瞎道迷离了……

呻吟着，紫千豪尽量大口大口的喘着粗气，装成窒息前的呼吸艰难模样，然后，他憋着嗓子，断续的道：

“我……我……道长……我好……难受……”

未见攀鹰瞎道有任何动作，他那矮胖有如冬瓜般的躯体已自神坛布松后面飘然而下，轻拍着紫千豪肩膀，这位怪道犹仍假惺惺的道：

“快了，快了，小子，马上就不会太难受了……”

好像已有些狂乱，紫千豪粗暴而失常的撕开自己的紧身衣襟，露出了里面层层交错包扎的白绸来，他用力呼吸着，咻咻作响，一边大张着口，嘶

嘶的气流穿过他的喉咙，带出来干涩的语声：

“道长……我……我自己撕开……衣裳……不劳……你麻……烦……只要用刀……一剜……那副……血淋淋血淋淋的……心肝……便出来了……”

此情此景，连素来心狠手辣的攀鹰瞎道也不禁有些动容了，他快速的眨动着那双猪泡眼，低促的道：

“好，好，小子，果然是条好汉！”

这位凶如虎狼，心似蛇蝎的残酷怪道真的被紫千豪的表演所迷惑了，甚至没有再多少去寻思一下，其实，他应该想想，为什么紫千豪原先一直坚持他所提保证、条件而到后来又忽然完全软化下来？不折不扣的照他的心意去行事？难道说，紫千豪就是如此好吃的角色么？还有。紫千豪成名多年，威慑西陲，为武林中有数的少年英才，其淡识、功力、智谋，都是第一流的，岂会如此甘心受戮，自残己身，依他的习性与身分来说，便是不一定能胜得了攀鹰瞎道，他也决不会束手自裁，而不想倾命一搏的，再说，他与攀鹰瞎道在立场上处于极端敌对，攀鹰瞎道又是出了名的阴狠诡毒，只凭攀鹰瞎道空口白说了几句“诺言”，他合会相信如此之真？信得竟而把自己的性命垫上？这全是不可能的事，但是，紫千豪装得太像，太真了，而攀鹰瞎道更沉迷于本身武功高绝的自信里，他认为紫千豪旧伤未痊，势必不敢与他正面冲突，他认为紫千豪是一个食古不化，只知讲求意气而不明运用智慧的愣头青，还有，他更认为紫千豪慑伏于他的恶名之下，受制于强敌环伺的绝境里，沉溺在无可自拔的恐慌中，为了保存基业，维护局下，在没法可施的情形内，只好……有了这许多“认为”，攀鹰瞎道相信了紫千豪真的会接受自己所做的“约定”采取了如此下策，而这种下策，当然也就不足为奇了……

猛然一个踉跄，紫千豪颓然坐倒于地，他面孔涨得赤红，头巾歪斜，双目如火般的暴睁着，在胸口的急剧喘息下，连脸上的肌肉都在微微扭曲了——这是“夜猫眼”的药效发作后所迅速引起的亢奋反应，可是，在此刻看来，却真如“窒息”之前的痛苦十分相似……

抖索着，紫千豪连忙抽出了他的四眩剑，“砰”的一声掷到旁边，他这一动作，更加深了这鹰瞎道的自信与宽怀，嗯，这不是等于说，对方连一丁点挣扎的意图也没有了？已在贴贴实实的准备断气了？

全身抽搐着，紫千豪一面瞋目切齿的指着地下闪泛着森冷光芒的四眩剑，一面痛苦的呻吟着：

“道长……把……把我的剑……交还……给……给孤竹……帮的……苟图……并……告诉他……这一切……”

假慈悲的点着头，攀鹰瞎道道；

“行……你放心去吧，紫千豪，山人会不负所托的……”

猛然——

紫千豪双手捂着咽喉，他面容涨得赤红，大汗淋漓，四肢在一阵急似一阵的颤抖，大口的呼吸着，像一条离水的鱼，吃力的，他以绝望的目光瞪着攀鹰瞎道，拚命而沙哑的呼叫：

“请……扶我……站起……道……长……我……我要……站着死……不能……似……这般……这般……窝囊。”

心里不由低骂，攀鹰瞎道皮笑肉不笑的漫应了一声，他悠哉悠哉的走上一步；一把将紫千豪抱了起来，一边不关痛痒的道：

“你也真是麻烦，怎么死法全是一个滋味，站着也并不十分好受，等你

咽了气，还不是照样要躺回去……”

他的两手斜插在紫千豪腋下，身体却略微朝左边倾俯，两人相隔的距离近得无以复加，但是，由他搀扶紫千豪的姿势上，可以看出这恶道仍然保持着一份可有可无的防备——虽然他或者根本没有加以注意，虽然极可能只是他一种习惯上的自然反应、但却由这里断出他仍是个极其小心谨慎的人物！

于是——

就在攀鹰瞎道那“躺回来”三个字还在舌尖上绕着转子时，紫千豪已顺着他搀扶的势子朝对方怀中倒去，攀鹰瞎道的吊丧眉一皱，厌烦的叱道：

“你看看你，连骨头也软了不成，还要叫山人搂着你么？”

行动之快，是无可言喻的，紫千豪在甫始往前面一倾之际。他腰上皮带内的宽刃已猝然猛送而出，双方的距离是如此接近——不足一寸，而他的上半身又恰好遮住了攀鹰瞎道的视线，在这种情形之下，甚至连金刃破空之声也不会听得出来，在他短刀推出的同一时间，攀鹰瞎道已蓦然鬼哭狼号似的尖噪一声，双掌有若暴雷般猛砸向紫千豪的太阳穴！

短刀推出，紫千豪便早做了准备，他几乎不分先后，手上一用劲，自己也立即往下急沉，两团重逾千斤的巨力“呼”的扫过他的头顶，虽然稍差一发未曾击实，但余力却足够将他带得翻了两个滚，豹皮头巾也狂舞飘落，这眨眼间，像是两把大斧头削过了紫千豪的头皮！

顾不得著发散乱披拂，紫千豪双手贴地，猛而翻坐，就在这时，攀鹰瞎道已狂号着形同厉鬼般扑了过来，一柄锋利的宽刃短刀，正有大半插在他的小腹之内，刀柄还在微微晃动着……

即使在眼前这种受到致命打击的情形下，攀鹰瞎道却依旧悍野无匹，身法之快，更是令人惊奇，武功高如紫千豪，也不禁暗自忐忑不已，攀鹰瞎道似乎只是一闪之中，已到了紫千豪身前，他掌势翻飞有如千鸿错射，群星并落，拔着尖锐的风啸之声狂涌齐罩，紫千豪一时来不及跃起招架，瘦削的躯体便宛似滚地球般的在地面团团溜闪起来，而紫千豪的行动却是出奇的快，在他的溜闪里，根本已看不清他的形体，只见到一团青色的影子在倏东倏西的贴着地滚动，就在这捷如电掣的相互攻击中，攀鹰瞎道已倾出毕生之力挥出了一百一十三掌，但是，除了将地面震击得坑陷派飞，将神坛劈扯得支离破碎之外，却是堂堂落空，根本就没有伤及紫千豪的一丁点表皮，现在，攀鹰瞎道已是油枯灯尽，欲振乏力了——

蓦地——

紫千豪在又一次的避过攀鹰瞎道十掌连击后，他猛往后翻，背脊贴着地面，双腿碎而蹬弹，在他足踝的振抖中，脚上那双豹皮靴跟部所附有的银色轮刺已脱飞而出，又准又狠的射进了攀鹰瞎道的颈项两旁——那里，是人身上琵琶骨的部位！

骨骼的破碎声虽是如此细微，却已够得上清晰了，攀鹰瞎道眼看那只尖利闪亮的银色轮刺飞来却无法躲开，他突然闷吭一声，连连打了几个旋转“哗啦啦”撞扑在神坛上面，一张丑恶的面孔歪曲着，口中有涎液滴下，那两只又小又圆的白果眼痴茫的大睁着，定定地瞪视着那碰落在地下的一些烛台香鼎与签筒，像是一头病狗似的粗重地喘息着，在小腹上，殷红的鲜血，正顺着露在外面的刀柄，一滴一滴的坠下……

上身一挺，紫千豪正矫健的站立起来，就在他站起的同时，他的足尖

已将躺在一套的四眩剑勾起，四眩剑在空中一翻，刚好便落在他的手中！

现在，紫千豪的脸庞仍然是赤红的，像喝多了酒，又像是过度的兴奋，他吁了口气，神采奕奕的注视着趴在神坛上的攀鹰瞎道，这时，此位曾令天下人胆寒的魔头已经奄奄一息，接近死亡边缘了。

冷漠的，紫千豪道：

“用不着要你半条命，妖道，我要的是你一整条命！”

睁着一双迷茫的小眼，攀鹰瞎道抖索着呻吟：

“骗……得好……小子……你把山人……骗得好……”

微微一顿，紫千豪道：

“妖道，你已荼毒了多少无辜生灵！杀害了多少天下善良！你两手血腥，满脑邪恶，一肚污秽，你根本已不能算是个人，人，还有吃人的么？妖道，你的狠毒、明素、暴戾、残忍，今天已得到了报应，这报应早就该来的，可惜却太晚了点，在你的身上，已找不到丝毫人味来，你不是人，妖道，你是野兽，一头最下钱最无耻最疯狂的野兽！”

喉头咕噜着，攀鹰瞎道的鼻孔大张，嘴巴翕动，口涎含着鲜血自唇嘴往下流，他怨毒的瞪着紫千豪，断续的道：

“山人……极侮……应该……应该……早杀了你……”

紫千豪冷冷的道：

“正和我早想杀你的心愿相同……”

他的话尚未说完，问心宫前，“碰啦啦”一声栅门碎裂横飞，左丹手舞着晶红的“霸王掌”极利的冲入，后面，一道颓墙也呼哩哗啦的倒塌下来，“六甲神”金奴雄那巨无霸似的身影亦已手持“金纹斧”猛扑而至！

三十、焚魔窟 罪尽恶灭

晦涩而又迷蒙的目光投注向这两位突如其来的孤竹豪客，攀鹰瞎道呛咳着低笑起来，谁也听得出，他的笑声里含有多少自嘲、悲凉、怨愤以及不甘！

“唰”的一下掠到紫千豪身边，左丹的“霸王掌”斜横胸前，他惊疑的看了看伏在神坛上的攀鹰瞎道一眼，又微微喘息着向紫千豪道：

“大哥，已经到了半个时辰啦，没见你发出啸声，把人的一颗心全急出了腔子，我们进来的是时候吧？”

那边，金奴雄拂去身上的灰尘碎砾，将他那柄重有五十余斤，金光闪烁的巨大斧头倒提着，敢情他是硬硬砍倒了一片墙壁进来的，这位魁梧高大的彪形巨汉好奇又迷惘的看看眼前的情景，呐呐的道：

“大哥，你已经把那老牛鼻子摆平啦？”

未置可否的笑笑，紫千豪道：

“他就在这里。”

吃力的微微仰起头，攀鹰瞎道定定的注视着环立左右的三个敌人，他唇角抽动着，屠弱的道：

“山人……算是……阴沟里……翻船……紫千豪……你造化好……扮得

像……”

平缓地，紫千豪道：

“固然你样样强，妖道，但我亦非泛泛之辈，自古道，兵不厌诈，你又疏忽了这一条……”

顿了顿，他又道：

“在道上闯，似你这般只靠一个‘狠’字是不行的，妖道，你活人肝吃多了，一脑子净是肥油，智慧也被蒙蔽了。”

全身一颤，攀鹰瞎道竟猛然站了起来，他不可思议的仰天狂笑着，一面笑，一面伸直双手，重重的朝紫千豪走来，插在小腹上的短刀与深陷进领旁的银色轮刺随着他的笑声在不停地微微抖动，血，从身体上不住的滴落在地面上，每一滴都是粘稠调的。红艳艳的，他的丑脸上任何一根线条，一缕皱褶，都完全扭曲了，变形了，大睁着那双黑少白多，宛似凸出眼眶的小眼珠，有如一个活僵尸似的缓缓逼了进来，在嘶哑而凄厉的笑声里，他还断续的、怨毒的咆哮：

“乳臭小子……山人还要听你……教训……来……过来……来……过来……拿出你的心……你的肝……拿出……你的五脏……六脏……”

暴叱一声，朱红的光芒有如一道流电般碎然横劈下来，这一劈之势快捷无比，攀鹰瞎道尖号一声，整个身体向前仆倒，但是，在他尚未泊地的一刹那间，又被来自另一个方向的金斧重重斜扫而出，顿时只见攀鹰瞎道的身躯笔直地震回神坛之内，脑浆迸溅，红白飞散四周！

足尖一弹，左丹飞身上去，略一停留又翻跃回来，他低沉的道：

“大哥，这妖道已经死了。”

望了望左丹垂挂在地上的“霸王掌”，紫千豪平静的道：

“很好。”

旁边，金奴雄将斧背的血迹在鞋底擦净，咧嘴笑道：

“狗狼养的老杂毛，在这等就要断气的节骨眼上还有童心扮鬼吓人，你看他那伸着两条熊臂一步一步走上来的样子，妈的，设若在荒野坟堆里遇上了，真会叫人以为是他妈的死人还魂，僵尸出棺呢……”

无声的一笑，紫千豪道：

“攀鹰瞎道并不知道他会是你所形容的这个样子，不过，他的长像本来就不好，在刚才那种情形之下，自然就更难看。”

目光朝布漫之后攀鹰瞎道蜷曲的尸体上看了一眼，左丹低沉的道：

“瞎道士’这三个字，不知使多少江湖中人丧胆，令多少老百姓失魂，大哥，他本是个没有人性的怪物，如今虽然恶贯满盈死于大哥之手，但比起他以往所做的伤天害理诸事来，却似乎太便宜了一点，若照牙眼相还的传统来说，我们就算不能生食他的心肝，也应该替他剝出来喂狗！”

摇摇头，紫千豪道：

“罪只至死，残人尸首，就太过分了，左丹，纵然这‘瞎道士’是万恶得无以复加，我们也不能仿效他所用的手段呀！”

金奴雄在旁边插口道：

“大哥，你是怎生收拾下这杂毛的？可曾经过了一番惊天动地的打鬥？若是如此，这场打鬥一定很好，我们在外头一点什么奇怪的声音也没听到，除了偶尔有几声叱喝与大笑……”

淡淡的一笑，紫千豪道：

“经过的确极险，攀鹰瞎道功力之高，果然不是讹传，他出手快，心计毒，若非我以智相取，只怕鹿死谁手还未可期……”

左丹关切的道：

“大哥，这老牛鼻的本事真行么？”

点点头，紫千豪道：

“真行，我今天算是扮演了一出戏，说来好笑，直到现在，我才明白我原来还有演戏的天才！”

金奴雄迷惑的道：

“此话怎讲？”

抿抿嘴，紫千豪道：

“很简单，就是我用诡计干掉了他……”

三言两语，紫千豪把事情的开始扼要的讲了讲，左丹与金奴雄全听得瞪大了眼睛，紫千豪讲完了，他们才吁了口气，面面相觑了一阵，左丹摇头道：

“大哥，这确是冒险，若是他不相信你的话，不答应你的要求，若是他在扶你的时候猝然发难，你便不一定会输给他，这场热闹可就大了……”

紫千豪道：

“说得对，我旧伤未愈自己的力量如何自己心里有数，如果万一吃他识破，除了死拚之外，也没有别的法子，但是，我也晓得，他对付我一定不会缠战，上来就尽全力，在那种情形之下，能不能敌得过他实在是一个很大的疑问，我想，设若真的翻脸动手，只怕连你们进来援功的功夫都没有就已分出生死了！”

左丹埋怨道：

“所以，我事先便曾坚持要同大哥一同进来！”

柔和的笑，紫千豪道：

“若是那样，恐怕事情将弄得更糟，攀鹰瞎道一见我们几个人同时进来，他定然一句话也不多说便即时出手，如此，非但完全失去了以计相取的机会，我们也要受到损伤……”

将散乱的头发理了理，紫千豪又接着道：

“况且，我们的原意，本是希望能以和平的方法解决……”

说到这里，他一边接过金奴雄自地上抬起后递过来的豹皮头巾扎上，一面环视着四周道：

“来，我们且去巡视一下攀鹰瞎道这个小地狱！”

于是，三个人从前殿走向后面，这座道现实在小得可怜，除了前殿之外，后面便只有两间破烂不堪的小房，小房旁边的一堵墙壁已然倒塌了一片，这里，便是金奴雄冲破进来的地方！

指指那两间小房，紫千豪道：

“奴雄，你冲进来的时候，可曾先深过那两间房子？”

摇摇头，金奴雄道：

“除了一股干尸臭薰得人脑袋发昏之外，我没有再发现别的，那两间破房子也不曾进去过……”

他们隔着那两间小房子还有好几步远，飘浮在空气中的那股子强烈尸臭已久形浓厚。左丹皱着眉头，道：

“大哥，这使我想起小时候偶尔和同伴到野地去玩，无意中发现。一条

花狗，那条花狗大概已经死掉很久了，周身开全已浮肿腐烂，黑茸茸的毛皮杂在红糊糊、褐鼓鼓的腐肉里，白细的蛆虫在那条花狗全身蠕动。狗头烂得只剩下一堆白骨，苍蝇嗡嗡附聚着。人一走过便飞起乱撞，那条花狗身上发出的味道，和现在我们所闻到的，差不多……”

金奴推呕了一声道：

“我的乖乖，你他妈就别说了……”

来到两间并排的小屋子之外，紫千豪领先，飞出一腿将上边那间房子的黑色木门踢开，尚未进去，那种可以令人连隔夜饭都吐出来的恶劣气味已扑鼻而来，房里，光度虽然黑暗，但三个人三双尖锐的眼睛却可以看个大概，老大爷，这表面上看来如此破旧的一间房子，竟然却是一处不折不扣的森罗殿。约有十多具男女不同的尸体全被粗麻绳倒吊在房顶。死者的双臂向下垂落，每一张脸孔的表情都是一般的恐怖惊悸，十几双眼睛都还突瞪着，他们的肌肤也俱皆浮肿如鼓，这些尸体，有一个共同之处——每一具都被开了膛，心肝腑脏，无一尚存！

房间的泥地上，有无数白色的蛆虫在微微蠕动，而这些蛆虫，便是那些倒吊的尸体上坠落下来的，地面的蛆虫在爬，那些尸体上也有蛆虫在爬，爬在他们身上，肚腹中，七窍内外……

在黝暗的角隅，搁着五六只污秽的瓷盆，每只瓷盆中，都置有一把向内弯的短刀，短刀上，还染有变成锈色的血迹……

捂着鼻子，左丹走过去又一脚将另一间房子的木门踢开，紫千豪走到门前探视，嗯，这间房子里没有尸体，但是，却有一具小巧的木架与一副炉灶炊具，木架上，并列着一只只莹洁的水晶盒子，水晶盒子中，盛着一堆堆猩红的、腑脏一类的东西，在木架顶层，则散置了一些大蒜头

当然，不用多说，这里必是攀鹰瞎道置放人肝的所在，他倒十分周到，锅碗瓢盆一应俱全，剜来的活人心肝就放在木架上，随手可取，任食多少……倒有点像菜馆里的厨房了……

左丹用力吐了口唾沫，恨声道：

“上面搁着大蒜，下面放着人肝，隔壁就是取肝宰人之处，哼，人肝炒大蒜！”

摇摇头，金奴雄也心里发毛的道：

“这老杂毛不正常……他若不是疯子，就必是狂人……这里哪像个道观？比他妈法场还要凄惨……”

轻唱一声，紫千豪返身行去，头也不回的道：

“完全烧掉，我就在外面等你们。”

沉重的，紫千豪来到问心宫外，他默然站着，脑海中思潮起伏，心里感慨万千，这就是人世间，江湖道了，有多少惨绝人寰的事发生，有多少弱肉强食的悲剧在上演？

十几处火苗子同时升起，趁着山风，火势迅速的蔓延凶猛起来，浓烟与赤红的火光腾空蹿舞，只一眨眼的功夫，问心宫已全然陷入一片呼轰的烈火狂焰之中了。

左丹与金奴雄已来到了紫千豪的身边，两个人满脸油汗，正在用衣袖擦拭着，紫千豪向他们示意之后，三个人退远了一些，虽然隔着火场有数大之远，那股炙热的灼力，却仍烤得他们连呼吸都有些困难。

低沉的，紫千豪目注着熊熊火光道：

“火能烧毁一切表面上的罪恶，它很彻底，很干净。”

吞了口唾沫，左丹点头道：

“希望那些被害的人们乘着浓烟登天，攀鹰老牛鼻子则下地狱！”

笑了笑，紫千豪悠然道：

“会这样的，左丹，一定会这样的……”

三十一、生如萍 何处不逢

如今，已是诛除“瞎道士”攀鹰、火焚白蛇山问心宫后的第三天了，紫千豪正与左丹、金奴雄三人三骑驰于回程道路上。

金奴雄抹了把汗，咂咂嘴巴，道：

“大哥，前面那个镇子还蛮热闹，我们就先停下来打个尖如何？好歹也折腾了一上午啦……”

抬头看了看天色，紫千豪沉吟道：

“如今隔着午时还有一个时辰，在前面‘东隆镇’打尖的话，不嫌太早了一点么？我们还可以多赶一程的……”

以祈求的目光望着紫千豪，晨间进的朝食全化光了，肚皮饿得发慌，前心贴上了后墙啦……

左丹笑骂道：

“只知道吃，怪不得块头恁大，没出息！”

微微颌首，紫千豪道：

“好吧，就在‘东隆镇’进午膳。”

一听紫千豪答应，金奴雄精神就来了，他吸了口气，用力拿左手揉揉肚子，侧首向左丹还击道：

“你不吃？姓左的，有种你就挺一天给我看看，妈的，我就不信你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

哼了哼，左丹道：

“至少比你忍得住，老金，不信我们大家熬熬看？”

“呸”了一声，金奴雄骂道：

“我是得失心疯了？什么不好同你比，却同你较量挨饿？你自己去称老大巴，我，恕不奉陪！”

笑着挥挥手，紫千豪道：

“你们两个到底有没有个定力，来的时候也抬杠，回去也抬杠？活像一对三岁孩子似的……”

左丹也笑道：

“和老金这块狗熊在一起，大哥，不知不觉也好像返老还童啦……”

一龇牙，金奴雄骂道：

“去你那个球！”

没有再理他，左丹低沉的向紫千豪道：

“你的伤，大哥，没事么？”

吁了口气，紫千豪道：

“大概药性快过去了，那‘夜猫眼’的药性，从今天早晨开始，伤口的

痛楚又在隐隐发作，不过，还可以支撑就是……”

左丹有些焦灼的道：

“这可如何是好？创伤的疼痛重新发作起来，不晓得比服那‘夜猫眼’之前的情形是否好一点？”

淡淡一晒，紫千豪道：

“我觉得多少要容易忍受些，在服用此药之前，我的伤势已经逐步痊愈了，如今虽然‘夜猫眼’的那种麻木及亢奋作用已经渐次消失，但伤口并未曾恶化，仅是感觉到些微扯痛而已。”

他抚抚座下“甲犀”的鬃毛，又道：

“在今早起床以后，我自己已经换过了药，据我看，伤势的复原相当乐观，在问心宫和攀鹰瞎道周旋的那几下子，尚没有使我受到什么损害，你们放心，用不了多久，我又是强健如昔了。”

左丹叹了一口气，感唱的道：

“你不知道，大哥，你太倔强，太不替自己着想，这次你伤了，大伙儿担心吊胆都为你捏一把冷汗……”

和熙的笑着，紫千豪道：

“我并没你所想像一般那样对不起自己，我只是稍微任性一点罢了，是么？”

耸耸肩，左丹未置可否的莞尔了，这时，三乘铁骑已转过这道路弯，前面一片连绵的房舍屋宇已映入眼中。

金奴雄高笑的道：

“到了，大哥，东隆镇。”

顺着大道放骑奔去，片刻后，他们已进入这个纵然不大，却十分繁华的镇集里，这镇集，除了借着骋道形成的大街之外，只有几条打横的窄道穿插于全镇内，市面上店铺很多，卖皮货、山药、绸缎的行号尤其不少，大概许多做单帮生意的行脚商旅时常经过此地……

找到了一家镇里最大的酒楼，紫千豪等三个人下了马来，在几个堂馆殷勤招呼里登临楼上，他挑了一个靠窗的位于落座，由左丹点了酒菜，金奴雄已迫不及待地把裤腰带松了松。

一瞪眼，左丹道：

“干什么？老金，你是想把这里的東西全装到肚皮里？”

哈哈笑着，金奴雄道：

“你管不着，你小子还能把持我的肚皮不成？”

紫千豪正想说什么，梯口倏地传来了一阵细碎的步履声，接着，一个婷婷玉立的窈窕身影上得楼来，嗯，是个十分标致的娘们呢。

这年头，女人自个儿上酒楼却还是件稀罕事，酒楼上的一些食客全惊异又贪婪的将视线集中到那女子身上，左丹与金奴雄也跟着瞄了两眼，又相顾一笑没有作声，紫千豪撇撇唇角，亦淡然送去一瞥，可是这一瞥之下，却正好与那女子的目光相触，于是，两个人都不禁同时愣住了！

那女子，便是前些日曾经协同银坝子的人暗算过紫千豪的方樱！

一认出是紫千豪，方樱的神色立时大变，她在一愣之后，猛的回过身去，像有鬼在后面追赶她似的仓促急步奔向楼下！

紫千豪脑海中一转，低声道：

“左丹跟我来！”

话还没有说完，他已一阵风般紧跟而去，左丹也不敢回祖，迅速跟上，只留下金奴雄一个人呆呆坐着，有如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出了酒楼，紫千豪刚好看到方樱的身影隐没入二十步外的一条横巷里，他绝不犹豫，放开脚步匆匆追去，现在，左丹也紧紧随来了。

这是一条七八尺宽的巷子，两边全是人居宅的后墙，步子的出口，便弯进另一片屋宇之中去了。

方樱的步履急促得似乎是在奔跑，但是，紫千豪却比她更快，仅是微微一闪之下，已鬼魅般拦到了她的身前！

在猛然的惊之下，方樱用手捂住了一声险些出口的骇叫，她恐惧的后退两步，面色惨白，连捂着嘴巴的那只柔嫩小手，也不觉微微颤抖了……

这时，左丹并已闷声不响的站到了方樱身后，神态之间，又恢复了他习惯的森冷与酷厉。

注视着面前的方樱，紫千豪和善的道：

“一向可好，方姑娘？”

抖索了一下，方樱惊魂不定的道：

“你……你要做什么？你为何拦阻我？”

摇摇头，紫千豪道：

“不要误会，方姑娘，我上次既已饶恕过了你、现在当然也就不会再为难你，你用不着怕……”

方樱稍微平静了一点，她的目光中露着祈求，焦灼的道：

“那，请你放我走！”

淡淡的，紫千豪道：

“当然要放你走，但是，却要在你告诉我一件事情之后。”

美丽的面庞上浮漾着一丝迷惑，方樱呐呐的道：

“一件事情？我还有什么事情能告诉你？”

紫千豪低沉的道：

“本来，我因为傲节山情势迫急，所以没有去三道桥追寻‘白眼婆’莫玉，便匆匆转回去了，但此时在这里碰见了你，我原先的打算只好略微改变，方姑娘，请你告诉我，莫玉现在何处？”

菱形的小嘴唇微张又合，而唇角更在压抑不住的抽搐着，方樱强自镇定，掩饰着摇头道：

“我不知道莫玉在哪里……”

笑了笑，紫千豪道：

“真不知道？”

方樱倔强的道：“是的！真不知道。”

紧盯着她，紫千豪又道：

“那么，你一个人在这陌生的小镇上做什么？一个人上酒楼去做什么？自银坝子溃灭之后，你就以这种生活消磨你的日子么？”

眉梢子一扬，紫千豪又冷冷的道：

“我不知道你和莫玉是什么关系，但我推断一定十分亲近，在银坝子溃散的那天晚上，莫玉于逃走之前，大约先叫你溜出重围了吧？她是个女人，混出去相当方便，我的手下们大都不愿向女人施毒手的，方姑娘，我的想法可对？此时此地，你出现在这里，除了与莫玉有牵连之外，只怕不会再有更好的解释了。”

望着方樱的神色连连变化，紫千豪又安详的道：

“要是让我专程去堵截狡诈阴诡的莫玉，眼前我实在没有这许多耐性与功夫，不过，假设恰好碰上，自然又当别论，而这恰好碰上的线索，方姑娘，便完全维系在你身上了……”

咬咬下唇，方樱仍然道：

“我确实不知道她在哪里，我是自己一个人逃出来的，那天晚上，我连莫玉的面都没见着……”

后面，左丹阴沉的插口道：

“妮子，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固然大哥说得对，我们都不愿向女人下手，但是，这个女人却也不要太不识相，否则，我们就顾忌不了这些了，需知孤竹帮从来不受人欺骗的！”

苍白着脸，方樱略略有些瑟缩的道：

“我……我是真不知道，你们一定要逼我，就算……就把我逼死也是枉然！”

左丹狠辣的道：

“你以为我们办不到？”

摆摆手，紫千豪道：

“我们友善一点来解决这个问题好么？方姑娘，相信你并不喜欢我们那些乏味的粗暴方法，就好似银坝子对付我的几名手下那样……”

一提到这件事，左丹的眼全红了，他咬牙切齿的道：

“妮子，今天你若不把莫玉那老妖婆的行踪讲出来，当日你银坝子如何糟蹋了胡孝九他们三个，现在我们就如何整治你，一报还一报，孤竹帮可不是惯于吃亏的……”

惊悸的看着左丹那张被仇恨染赤了的面孔，方樱畏怯的道：

“那不关我的事……我并没有这样做的权力……我也不会有这么狠的心……”

淡淡一笑，紫千豪道：

“当然，你没有这样狠的心，但莫玉却有这么狠的心，她既然这么狠了，你如今还袒护她？”

怔忡的“啊”了一声，方樱的全身都在微微抖动，半晌，她终于忍不住吸泣起来，双手捂着脸，十分伤心……

轻柔的，紫千豪道：

“告诉我们她在哪里，方姑娘，我们不想逼你……你该知道，像你这样为莫玉掩饰是不对的，她阻狠、狡诈、强暴，根本没有人性，有她存在的一天，西陲半片天下便永无宁日，她会挑起漫天的战火，迷眼的血雾，以及不尽不绝的杀伐与报复……”

满面泪痕，方樱痛苦的哀呼道：

“不要说了，求你，不要说了……”

长长吁了口气，紫千豪并不放松的道：

“你是个兰质慧心的好女孩，方姑娘，你善良而淳朴，你会知道世间诸事，什么是邪恶，什么是善良，好与坏你更该分得清楚，你本不适宜在血腥而冷酷的江湖道上闯荡，因此，为什么你不退出去呢？你已亲眼目睹莫玉的狠毒手段与诡满心性，为什么你还如此死心扬地的跟随她，方姑娘，莫玉已经穷途末路了，你现在独善其身，赶快跳出这个火坑还来得及，否则，只怕

你要遗憾终生，永无回头之日！”

睁着泪眼，方樱震动而激荡的看着紫千豪，她的小巧鼻翅儿在不住地拿动，呼吸也急促得失了常态，显然，紫千豪已经说中了她的心事、而她必定知道，紫千豪并不是在造谣中伤，这些事实，她只怕比紫千豪更为清楚……

低沉的，紫千豪道：

“怎么样？方姑娘，幸福与痛苦，全在你一念之间了！”

猛一下哭出声来，方樱用力摇着头，她呜咽着道：

“不，不行，莫玉她……她是我的义母！”

闻言之下，紫千豪也不禁怔了怔，他眉头扬了起来，轻轻的道：

“是么？”

方樱哭泣着道：

“我自小被她收养，被她教育，无论她怎么坏，我也不能出卖她……虽然，她一直就没有把我当做她的女儿看待，一直就不曾爱护过，重视过我，但这并没有什么不同，在形式上，她仍是我的义母……”

略一沉吟，紫千豪为难的道：

“我真不愿对你用强，方姑娘，我是真不愿……”

表情是悲切的，但却包含了无比的坚毅，方樱咽着声道：

“我不在乎，随便你们怎么对待我都可以，我不会出卖我的义母……你们会用刑求，是么？”

凄然微仰起头，她又带着泪道：

“没有关系，你们就用刑好了，能忍得住，我就忍，忍不住，我就死，反正，这种日子我早就过得够了，过得腻了……”

迟疑着僵在那里，紫千豪的心中充满了悲怜，充满了怜惜，他确实极想探出莫玉的踪迹来，可是，他却不愿用那种曾经习惯了的逼供方式——刑求，这种方式，对眼前的方樱来说，不是太过野蛮与残毒了么？

左丹注视着他的大哥，催促道：

“就遂了她的心愿吧，大哥，不怕她不说出来。”

考虑着，紫千豪没有答腔，而方樱泪痕斑斑的秀丽面庞在迷蒙中于他眼瞳里逐渐扩大，那凄怨的情韵也在他的灵魂深处回荡滋长……

焦灼而仇恨的，左丹又道：

“大哥，这件事交给我办，不怕她不讲出来！”

蓦地——

紫千豪一挥手，道：

“方姑娘，你走吧。”

大大的出了意外，方樱连泪水也忘了抹，她呆呆的看看紫千豪，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什么？……你是说……我可以离开？”

左丹更是吃了一惊，他急忙叫道：

“大哥……”

入鬓的剑眉倏竖，紫千豪道：

“是的，你可以离开。”

又惊又喜的一怔，看着紫千豪，好半晌，方樱才感激涕零的道：

“谢谢你，谢谢你又一次给了我生路！”

“你要仔细想想，或者，我不是在给你生路，而是，给你绝路！”

用力吸了口气，方樱有些抖瑟的道：

“但，但总是放了我……”

紫千豪冷凛的道：

“你渴了，予鸠赠你，渴是止了，但你的生命也跟着止了，方姑娘，这是救你抑是害你？”

摇摇头，方樱迷惘的道：

“我……我不知道你指的是什么，但，但你总算又放过了我，无论如何，我是真的感激你……”

淡淡一笑，紫千豪道：

“放你是表面上的，你的人虽然逸走了，心却拘束于惶恐里，方姑娘，我实不忍如此……”

没有想透紫千豪话里的真正意思，方樱用手指拭去泪痕，她扯扯衣裳，怯怯的道：

“我……可以离开了吗？”

微微颌首，紫千豪深沉的道：

“当然。”

于是，几乎连头也不敢回，方樱匆匆朝巷子外奔了出去，注视着她略带踉跄的瘦弱身影逐渐消失，左丹叹了口气道：

“本来说不定可以通出口供来……大哥却发了雅兴跟她谈哲理……”

无声的一笑，紫千豪道：

“我不是说，表面上是给她生路，实则给她绝路吗？这乃指两种解释而言，其一，她这一走，不啻等于再投火坑，其二，明着我是逼她口供，放她离开，暗地里，我却可以借她的引导而达成找到莫玉的目的，这，不是给她绝路么？”

目注惊惑未定的左丹，紫千豪道：

“你的轻身之术比此女强上多多，我在酒楼上等着你的消息，左丹，你还不想去追蹑她么？”

恍然大悟之下，左丹含笑翻身，微微一腾掠已是无影无踪，紫千豪轻轻唱了一声，缓步朝巷外行去。

酒楼上。

菜早就摆满了，两大锡壶美酒也冷清清的蹲置在桌角，金奴雄正双手托着下颌无精打采，一脸懊恼地干望着满桌酒菜空咽口水，他的目光净腾在当前的美食上，以致紫千豪来到身边却未觉出……

拍拍金奴雄的肩头，紫千豪笑道：

“饿慌了？”

猛的一惊，金奴雄在看清了来人之后，不禁脸红脖子粗的连连打了几个哈哈，窘迫的站起来直搓手。

坐在对面，紫千豪道：

“你也坐，奴雄。”

金奴雄份激嘴巴，坐下了，左右一看之后，纳闷的道：

“左丹呢？大哥！”

低细的，紫千豪道：

“他去跟踪一个人，就回来。”

金奴雄也压着嗓子道：

“那女的？”

抿唇一笑，紫千豪点头道：

“不错”

略一迟疑，指了指桌上的酒菜，金奴雄苦着脸道：

“还要等他回来后才开动吧？大哥……”

有趣的笑了起来，紫千豪道：

“不用了，我们先吃吧。”

顿时如释重负，金奴雄咧开了一张大嘴笑道：

“好极了。大哥，请。”

洒脱的一笑，紫千豪举着夹菜，金奴雄一见紫千豪动了手，也就老实不客气的跟进，一下子两大块“红烧蹄膀”已塞得他连话都讲不出来了。

咀嚼了一阵，金奴雄才缓过一口气来，他朝着紫千豪露齿微笑，又是一只清炖鸡腿去了半截。

望着金奴雄的吃相，紫千豪不觉耸了耸肩，他拿起酒壶，慢条斯理的为自己斟了杯酒，淡淡的吸了一口。

将嘴里食物咽下肚去，现在，金奴雄才想起需要问一问方才事情的经过，抹去唇上的油腻，他低声道：

“大哥，贩，左丹去追那个女人作甚？”

紫千豪悄声道：

“这女人就是曾经暗算过我的那个方樱。”

大吃一惊之下，金奴雄不由气冲牛斗：

“妈的，她是八字生得差了，大哥，怎不宰掉？”

摇摇头，紫千豪又呷了口酒，道：

“不，她后面还牵着条大鱼。”

想了想，金奴雄恍然大悟道：

“莫玉？”

眼睛一转，紫千豪颌首道：

“是的。”

振奋的吃了一块“白切肉”，金奴雄磨拳擦掌的道：

“好，这一下有乐子了，是天堂有路她不走，地狱无门投进来，妈的，我看这老婆娘还朝哪里跑。”

目光垂注看着瓷杯中淡黄色的酒液，紫千豪静默无语，过了好一阵子，他才若有所思的道：

“奴雄，我们把方樱截在一条两头通的巷子里，但是，我放她离开之后，她不朝原先进入的巷子那一边走，反而往巷口回奔。”

金奴雄口里嚼着一块肥肉，含混的道：

“反往巷子口逃奔……这……又有什么……奇怪的呢？”

凝视着金奴雄，紫千豪道：

“她一个未出阁的少女独自上酒楼，见了我们之后又惊慌离去，逃进巷子里被我们截住后倔强地不肯承认知道莫玉的行踪，她并不喜欢莫玉，但又不愿违背她，我们逼问这少女，她哭，她伤痛，然后，我放她走，她不往原来逃跑的方向，反而往来时的巷口奔脱……”

迷惘的，金奴雄呐呐的道：

“这……这代表着什么意思？”

释然一笑——一种了语的笑，紫千豪畅输的道：

“当然，这些片片断断的事串联起来，便形成了一个整体的经过，我们可以这样假设：‘白眼婆’莫玉和其他的人一起即将来到此地，她先派方樱到这里来办理某一件事，要不，就是遣她先到酒楼来订下座位，然后，她与方樱就约定在酒楼上见面，方樱做梦也想不到才一上楼就遇到了我们，她急忙逃离，但却被我们追上，她之所以进入那条巷子并非是预先看好的路线，是仓皇之下无意闯进的地方，然后我们放她走，她不能再没有目的的瞎跑，当时在她心目中最焦切的一个念头——奴雄，你说是什么念头？”

金奴雄脱口道：

“马上把遇见我们的消息告诉莫玉！”

赞许的颌首，紫千豪道：

“正是，你很有脑筋，奴雄。”

金奴雄有些害臊的红起了脸，却十分得意的直拱着手，于是紫千豪又低沉的道：

“由她反往巷口奔跑的情形看来，莫玉和她的同伴此际必然尚未入镇，但却就在附近，马上即来，因此，方樱在情急之下，深怕莫玉被我们遇上，她来不及再想其他，便慌张失措的迎上去告警了，当然她明白，我们见了莫玉会如何对付她，这不是一件有趣的事，嗯？”

一咬牙，金奴雄道：

“我们要喝她的血，吃她的肉，抽她的筋！”

紫千豪平静的道：

“便是没有这么残忍，相信也差不了太远。”

忽然，金奴雄迷们的道：

“大哥，你想，莫玉如今会在何处？”

眯着眼，紫千豪道：

“这就正是我派左丹前往跟踪的原因，金奴雄，我如今和你一样不晓得。”

金奴雄呆了片刻，又举着夹了一块“白切肉”塞进嘴里，沉默了一会，他偏着头猜测道：

“一间茅屋？一片林子内？或是，某一个隐秘之处？”

哑然失笑，紫千豪道：

“当然，她若活着站在地面，就必须要有个容身的地方，你这些话等于白说了。”

于是，两个人都不再讲什么，紫千豪仅是无心的喝着酒，金奴雄却大口的吃着菜，时间，就这么缓缓的过去了……

几乎没有听见楼梯响动，左丹的身影已轻烟一缕般飘了上来，他那张清港瘦削的面容微微泛红，鼻尖沁着汗珠，甫一上来，便三步并做两步，急匆匆的来到紫千豪面前。

低沉的，紫千豪道：

“不要急，慢慢说！”

喘了口气，左丹压着嗓门道：

“十六里外的一个土山山拗里，连‘白眼婆’一共有三个人，我跟了方樱不出十里便抢先照她奔跑的路线超了上去，比她更早找到莫玉她们！”

紫千豪安详的道：

“如此说来，你还超过了方樱？”

左丹点头道：

“是的。”

紫千豪又道：

“可曾被她们发现？”

肯定的摇头，左丹道：

“决不可能。”

微微一笑，紫千豪站了起来，道：

“办得好，我们立即上路！”

金奴雄一听要走了，又猛的伸手撕下一块鸡翅往嘴里放，然后，自怀中摸出一锭五两重的纹银摔在桌上。

紫千豪领先，三个人一阵风似的自酒楼上卷了下来，在一干堂馆与食客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之前，三乘铁骑已扬起了漫天尘土，擂鼓似的奔逝于东隆镇之外！

三十二、凝血眼 冤家路窄

紫千豪控制着“甲犀”的奔势，让左丹的坐骑领先，在这一阵急奔里，金奴雄的块头可就吃亏了，他那匹马像是不胜负荷似的被抛在老后面，隔着前头双骑有好一段距离了。

十几里的路程不需多久便赶了一大半，放眼眺望，那座半大不小的土山已然映入视线，在道路的左侧方，看上去光秃秃的，黄渗渗的，显不出一丁点生气来。

豹皮头巾在紫千豪的颈旁飞舞着，他的神色坚毅而沉冷，衬着一身青衣，胯下骏骑，便越发有一股英姿飒爽，强悍威猛的意味了……

回过头来，左丹低沉的招呼道：

“前面就是了，大哥！”

紫千豪冷然道：

“我们离开道路，从野地里朝那边跑！”

左丹答应一声，三匹马地斜刺里冲向路旁荒地，方向依然不变，直指向那座土山，但迫近的路线却移动了。

凝视着前面的土山，紫千豪略略提高了声音道：

“左丹，白眼婆那边有三个人？”

连连点头，左丹自鞍上倒转来道：

“是的，连白眼婆一起。”

迅速的，紫千豪又道：

“除了白眼婆外，另外两个你认不认识？”

左丹道：

“不认识。”

轻轻一拍“甲犀”的颈项，紫千豪断然的道：

“下马！”

随着声音，他自己已飘下地来，左丹的动作亦快得惊人，他左手一带

通绳，在马儿的突然打横里，嘶嘶声尚未发出，这位“再生阎君”已稳稳的站在一边！

金奴雄也抛镜下马，过来将三乘坐骑撵到一边，他朝着土山的方向望了望，纳罕的道：

“还没有到嘛，大哥，要走着去么？”

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左丹骂道：

“也没见过你这等的猪头三，我们若骑马去不是像在提早告诉人家说出我们来了？哼，亏你还生着这么大一脑袋！”

满脸的横肉一扯，金奴雄怒道：

“左丹，你他妈——”

紫千豪低叱道：

“不要吵！”

他跟着挥一挥手，自己抢先朝前掠去，于是，左丹与金奴雄也便不得再拌嘴，随在后面急急追上。

很快的，他们已接近了那座上山，左丹超越上前，引著紫千豪与金奴雄向那隐秘的山坳中走去。

这个山坳在土山的后头，两侧全是斜突的土层，而这些土层便将山坳遮掩住了，除非从土山上往下看，否则，是很难发觉的。

紫千豪的听觉是尖锐无比的，左丹刚刚把他们引到山坳的附近，他已听见了一阵隐约而急促的话语声随风传来，话语声中透着不可掩饰的焦惶与惊虑，唔，里面有女人的声音，也有男人的声音……

左丹回过头来，正要开口讲什么，紫千豪已以指比唇，嘘了一声，他躬着身子枪上一步，朝山坳对面一片低隐的洼坑一点，压着嗓子：

“左丹，你到那里隐住！”

一言不发，左丹矫健得像一头豹子般低着上身斜窜过去，轻捷得甚至连一缕灰沙都没有带起。

望着左丹隐好之处，紫千豪又向伏在一边的金奴雄道：

“奴雄，我进入那山坳子以后，你立即就跟过去躲在那突出的土层旁边，听我招呼再行事，知道么？”

急急点头，金奴雄咧着大嘴道：

“我省得，大哥。”

于是，紫千豪笑着拍拍他的肩头，悄无声息的飘至山坳之外，他先不进去，迅速将背脊贴在那块朝一边斜凸出来的坚硬土层上，在这个位置聆听里面的那些人谈话，声音也就更加清晰了。

微微侧着脸，紫千豪静默的倾听着，嗯，是白眼婆的口音，又尖又厉，正不知在同谁说话：

“真……真是叫人打心眼起怨恨，那小子就好像阴魂不散似的，走到哪里都能碰上，还幸亏在两天前我交待丫头先到东隆镇来找这里的‘大脚妈子’借他‘金线衣’，约好了今天在此地先和二位晤谈，她赶来报信可报得正是时候……再晚一点，可不就恰好与那熊小子碰上了？”

一个粗哑的嗓音“嗯”了一声，混浊的道：

“只不知方姑娘露了马脚没有？紫千豪可不是个简单的角色，他会这么白白地放你走掉么？”

急切的，方樱的声音传了出来：

“我没有让他们看到我来这里，蔡大叔，真的，一路上我还特地留意过了，一点可疑的征象都没有……”

哼了一声，那粗哑的嗓门又带着轻蔑的意味道：

“方姑娘，假如姓紫的动歪点子还能叫你给看出来，他这些年就算白混了，这家伙的精明强狠是有名的……”

另有一个圆润的男人声音忽然笑了起来，讲话的语调十分沉着，虽然看不到他的身影面貌，但也能令人自他的声音中判断出这人一定是个表面上相当儒雅的人物：

“我觉得，我们是有些在把人忧天了，各位，姓紫的朋友还隔着老远呢，我们就在这里提心吊胆的互怨互艾，这除了间接捧高了姓紫的身价之外，不是更显得我们太窝囊了么？”

白眼婆像是低惯了一声，她忧郁的道：

“沈居士，说老实话，紫千豪这熊小子真叫我又恨又怕，前天当我得知攀鹰那瞎牛鼻子身死的消息时，简直把我震呆了，你也知道这牛鼻子的功夫强到什么地步，而紫千豪的旧伤尚未完全复原，在这等消长互见的情形之下，他竟然还能摆平攀鹰瞎道，更火烧了他的那座破现，事后，我亲自赶上白蛇山，在焦梁残垣中找到插在攀鹰尸体上的两只银轮刺及那把短刀，……唉，提起来怎不令人心寒？直到如今，我还弄不明白姓紫的是如何知道我去求助攀鹰瞎道这桩事的，他胆大包天，却又敢先行寻上攀鹰的山门……狂得还留下刻着他名字的银刺短刀等凶器在攀鹰尸首上！”

称为“沈居士”的那人长长“唔”了一声，沉缓的道：

“紫千豪这小子确实不可低估，他的一些法门有很多的是刁钻古怪，出人意表的，西陲边土，吃过他亏的朋友简直数不过来……但是，我们却也不必将他看成个神，他亦依旧是个有血有肉的凡人，唯一与我们不同的，只是他的运气好些罢了……”

莫玉深深叹了口气，接着道：

“沈居士、蔡大爷，我姓莫的今天可说已经叫这熊小子搞得家破人亡，走头无路了，原指望攀鹰那老杂毛为我出口冤气，却不想反将他自己一条老命先赔了上去……今天与二位在此相晤，虽然筹划的仍是二位如何助我对付孤竹狼虎之事，但前些日我们谈及主题之时，却都以为紫千豪是死定了，二位俯允赐助的方法与细节便没有将他包含进去，如今他突然出现，我看……这策谋只怕又得从头再议……”

山坳里沉默了一阵，半晌，那“沈居士”的声音打破寂寥道：

“莫当家的，君子一言，快马一鞭；既然我与蔡兄已应允为当家的你效力，不管紫千豪是死是活，我们也都认了，决不会抽腿开溜的，这点莫当家你放心！”

传来的莫玉的嗓音是感激的，震颤的：

“沈居士、蔡大爷，二位这等云天高谊……真叫我莫玉不知如何报答是好，唉，路遥知马力，事难才见人心啊……”

那粗哑的声音嘿嘿一笑，道：

“莫当家，我看我们也都犯不着再客套了，如今还是商量正事要紧，姓紫的小子忽然出现在东隆镇上，总不是个好预兆，刚才方姑娘已然说过，他还带着两个人，其中一个，便是紫千豪的忠实走狗左丹！”

像是文质彬彬，又宛如软绵绵的笑了一声，那“沈居士”清了清喉咙，

略微提高了语声：

“左丹有个浑号叫‘再生阎罗’，乃是个又狠又狂的东西，不错，他更是紫千豪的心腹护卫，哼哼，他们此时出现在东隆镇，一定是干掉了攀鹰瞎道后正朝回走，恰巧经过这里……”

莫玉又沉重的道；

“这真是个混世魔王啊……”

忽然，那哑粗嗓门在问：

“方姑娘，你说他们三人中的另一个你没有看清？”

方樱像是有些畏怯，连她的声音也是瑟缩的：

“是的，蔡大叔，当时……我心里又惊又怕，急忙逃走，没有来得及仔细看，后来，紫千豪与左丹截住了我，那人并没有随在一起……”

有疑惑的味道，那“沈居士”的声音在沉吟：

“嗯……另一个会是他们孤竹帮的什么人呢？是苟图昌这老小子么？还是那仇三绝？”

方樱像在为他补充，轻轻的道：

“那个人，在我偶然一瞥里，像是……个子非常大……”

“沈居士”“哦”了一声，推侧着道：

“个子很大？让我想想，那是他们十几个大头领中的哪一个……”

隐在山坳之侧的紫千豪，此时不禁冷森的微笑了，他在听到的这些交谈之后，用不着再看到山场里那“沈居士”与“蔡大爷”的面，已经猜出了这是两个什么人物，是的，能对他本人及孤竹帮知道得如此清楚，便是不属同道同源，也必为西陲地面上闯混的角色，那“蔡大爷”乃是西陲的一个独行大盗，从来不曾与孤竹帮有过梁子，却是一个残毒无比的独行大盗；而那“沈居士”，便是西睡一带恶名昭彰的人口贩子首领；“蔡大爷”号称“血手”，叫蔡泉，“沈居士”人呼“六慈居士”，姓沈名朝宗；两个人全是西睡千里有名的人物，更是黑道中的佼佼者，他们与孤竹帮素来河井水互不相犯，孤竹帮的力量与声势虽然超过他们太多，也从来未曾想到要并吞他们、相互的关系是冷漠而又陌生的，不料孤竹帮没有击欺压他们，今天，这两位“大亨”却是想骑到孤竹帮头上来了！

于是，悠闲的，徐缓地——

紫千豪现身出来，负着手走进山坳子里，一面含着笑意，和善的代“沈居士”接下话尾：

“你不要再伤脑筋了，居士，这另一个叫金奴雄，号称‘六甲神’，孤竹帮的十四名大头领之一！”

紫千豪的突然出现，使正坐在山坳子里谈话的四个人在刹那间不由全震呆了，他们如遭雷击，个个面容青白，双目发直，尤其是方樱，她几乎看到天地全在旋转，连一口气都顺不过了……

对面，便是那身着锦袍，头扎方巾，鼻直口方，表面上仪表堂堂的“沈居士”，居上旁边，则是那位精瘦干黄，巨目塌鼻大嘴的“蔡大爷”，“白眼婆”莫玉却衰老憔悴多了，她瞪着紫千豪，形态就宛似在大白天里活见了鬼；眉毛跳着，嘴唇抽搐着，两只手也痉挛地扭成了一团。

淡淡的，紫千豪向莫玉一拱手道：

“别来无恙么，莫当家？”

猛然凛悟，莫玉“唬”的蹦了起来，她慌忙伸手向外罩的黑色宽裳中，

尖厉地叫：

“紫千豪，我与你豁出去了！”

微微一晒，紫千豪道：

“不用急，我们有的是时间——”

说着，他倒过头，轻描淡写的道：

“沈居士，阁下不去经营你的生财买卖，却整在这片土坳里议论我紫某人，莫不成我姓紫的有什么地方开罪了阁下？”

一番话是又嘲又讽，又阴又损，说得“六慈居士”沈朝宗张口结舌，手足无措，片刻前那种深沉若谷，优雅雍容的神态不知道一下子全跑到哪里去了，只剩得面红耳赤，气喘心跳的份……

转向了“血手”蔡泉，紫千豪面色突沉：

“蔡泉，你做你的独脚生意，发你的无本财，我从来就没有干涉过你，杯葛过你，如今我的客让竟换来你的恶报与祸心，姓蔡的，你还懂得一点江湖上的道义和武林中的规矩么？你自以为翅膀够硬，牌子够亮了么？以为就能跋扈嚣张了么？”

“血手”蔡泉虽不似沈朝宗那般失态，却也征窒在那里，又是窘迫，又是羞辱，又是忐忑，他一张黄脸涨得发赤，连炯亮尖锐的两道目光也变得惶乱无主了……

紫千豪冷冷的道：

“孤竹帮自开堂创帮以来，便从未做过报及同道，迫害弱小之事，而不论同道是否易欺，同源是否可染，总希望大家都有一碗饭吃，人人都有一条路闯，我们从不凌压于人，当然，也不愿人家凌压我们，在孤竹帮的信旨之下，是以同济的意念来容让道上的朋友们，而照样也盼望人家以同济的意念来谅解我们，江湖上的日子已是太艰难，若再用于自相残杀上面，未免也就过分愚蠢及不可怒了，这些道理，我相信，各位全明白，但如二位确实明白，为什么做出来的事却又这般不够道义，这般糊涂呢？”

“六慈居士”沈朝宗与“血手”蔡泉两个人是一肚子羞怒，一肚子不服，但尽管他们憋得两张脸一阵青一阵红，却又都不愿，也不敢立即发作，紫千豪在西陲的名声是太响了，长久时日的积威之下，纵使他们两个心头懊恼无比，也都全被人家那种威势厌制下去……

旁边，“白眼婆”愤怒的哼！一声，尖冷的道：

“紫千豪，我的基业被你捣毁，手下被你残杀，辛苦建立起来的威信也在一夜之间冰消瓦解，你害得我无处容身，整得我家破人亡，紫千豪，这些深仇血债，我们正好在今天了结！”

含有一种特殊意味的笑了笑，紫千豪道：

“你所说的这些罪名，莫玉，我全都承担，但是，你可也回想过为什么我会做出这些事？为什么我要消灭你么？”

突瞪着那一双白多黑小的眼球，额头上的青筋暴起，咬着牙，切着齿，莫玉的形态像要吃人似的盯着紫千豪：

“因为你的狠毒，紫千豪，因为你的贪婪，你的蛮横！”

摇摇头，紫千豪平静的道：

“你说错了，莫玉，这些字眼应该加在你自己的身上才对，你为什么会落得眼前的凄惨与狼狈？你自己方才已然供了出来，是你首先要毁灭我的基业，残杀我的手下，打击我的威信，是么？我并没有想对付你，又是你逼得

我将你预施诸我身的迫害还诸于你自己而且！”

微微撇着唇角，紫千豪又道：

“为什么你要迫害我？你也自己说过了，莫玉，这乃是因为你的狠毒、贪婪，与蛮横！”

莫玉的两眼发红，她仇恨已极的叫：

“紫千豪，你这刽子手！”

冷冷淡淡的，紫千豪道：

“或者，我是刽子手，但我并不妄想，并不做梦，当我不可能得到的东西，莫玉，我就从不白费心力去索求！你就不同了，你喜欢妄想，喜欢做梦，喜欢取得一些根本不可能取到手的东西，譬如说，权势与虚名，就像你曾想独霸西陲天下那样！”

生冷的一笑，莫玉扭曲着面孔道：

“那是我看不惯你在西陲一带的张狂与跋扈！”

露齿一笑，紫千豪道：

“但我并没有像你那样要骑到人家的头上，统治人家的行动，对吧？”

莫玉有些词穷了，她痛恨的道：

“紫千豪，我们之间的架子，不是用道理可以解决的，即便是你有一张利嘴，你也无法骗过西陲的每一位道上朋友！”

点点头，紫千豪道：

“当然，我从来也没有幻想过用道理平息我们之间的纠葛，莫玉，便是你愿意如此，我也不会苟同，我们之间的事，必须要用血来洗清，莫玉，我身上背负着你很坝子千百人的性命，同样的，你身上也背负着我孤竹帮千百人的性命，我们没有其他的解决方法，我们只有依照武林中的传统去做，那就是，让我们用自己的手去彼此追索我们属下的命！”

心腔子猛然一跳，莫玉感到有一股凉气迅速蔓延全身，但她却不甘示弱，硬着头皮，壮着胆，她道：

“好极了，紫千豪，今天正好是个机会，便是你没有来找我，我也迟早会找上你头上的！”

古怪的笑了笑，紫千豪道：

“目前你也只好这么做了，莫玉，在你敦请攀鹰瞎道前来暗算我的时候，你原未想到会有今天，是么？”

一挫牙，莫玉狠毒的道：

“紫千豪，你的冷酷与残忍，已经算不上是一个人……”

双目一寒，紫千豪道：

“比起你，还差得远呢！”

不待对方回答，他已退后一步，冷然向呆立一旁的“六慈居士”沈朝宗与“血手”蔡泉道：

“二位，现在是你们做抉择的时候了，是愿意与孤竹帮成仇呢，或是，和孤竹帮为友！”

沈朝宗和蔡泉闻言之下，真是进退维谷，左右两难，他们惊惊而又窘迫的面面相觑着，一时竟失去了取舍的主意，当然，他们心中全明白，若与孤竹帮在眼前就翻脸成仇，不论是否能占上风，那以后的日子可就难过了，以他们目前的力量，若要和人多势大的孤竹帮明着一争长短，只怕还差得太远，而孤竹帮报复手段的强烈与残酷又是他们所深切体会过的，但是，假若

他们就此抽腿，拱手告退，则答允了莫玉的诺言又如何交待？他们原曾拍着胸脯表示过要协助莫玉对付孤竹帮的，发尽了狂言，摆足了姿态，现在到了应该履行保证的时候却畏缩不前，这，姑莫论道义上和面子上的问题，就是放在自己身前的这个台阶也不好了啊……

紧迫的，紫千豪道：

“二位，你们决定了么？”

老好巨滑的莫玉忽然长叹一声，沉沉的道：

“罢了，沈居士、蔡大爷，你们有你们的困难及苦衷，在紫千豪的淫威之下二位不低头也不成了……我不怪你们，你们要活下去，在西陲这块地盘里，要活下去就不能得罪紫千豪，否则，任什么路子也都绝了……”

白眼婆莫玉的言词表面上是含着感叹，带着怆然，骨子里却极尽其阴毒挑拨之能事，深刻的震荡着人家的自尊与威严，而一个人，在很多时候，宁可舍命也不愿丢失的。

“血手”蔡泉的干黄面孔在不可察觉的变幻着，瘦嶙嶙的双手也在一下一下的紧握又放松，放松又紧握，他那一口黑牙深陷在唇内，鼻孔翁动，目光炙烈，宛如正在和一件什么隐形的东西搏斗着似的，那隐形的东西，白眼婆知道，便是他的尊严与理智！

“六慈居士”却深深的垂下头，两只手在不住地控揉着，看不清他脸上的表情，但纵然看不清，也多少可以猜测出来，沈朝宗此刻的脸色，一定是阴沉不定的，困惑而又犹豫的……

白眼婆莫玉打铁趁热，她长叹一声道：

“罢了，二位就此离去，也免得见到我莫玉溅血三步之际心头难过，今天我便是耍了一死，也不能咽下这口受欺受辱之气，也不能畏惧于姓紫的那等强横霸道，赶尽杀绝之作风！”

低沉的，紫千豪道：

“好一张利嘴，莫玉——”

他的话尚未说完，“血手”蔡泉已大吼一声，双目血红着狂叫：

“我与你站在一边，莫当家，看看紫千豪，能不能刮了我们，他独霸西陲的这口乌气我早已受够了！”

一咬牙，“六慈居士”沈朝宗也阴沉的道：

“就是如此，我也豁出去了！”

莫玉心头狂喜，表面上却故意装出一副又是感动，又是为难的样子：

“这……这……二位，紫千豪可是并非等闲，若是二位有所失误，我这内疚可就太大了……”

冷哼一声，血手蔡泉道：

“有道是瓦礫不离并上破，在江湖上湿了大半辈子，早怕也要碰上这么一道，今天我姓蔡的就尝试试试吧！”

六慈居士沈朝宗目注紫千豪、却对着莫玉道：

“莫当家，人以信立，我们说出的话又怎能不算？你放心，是好是歹，我们也全认了！”

目光中透出一片澄澈而晶莹的光芒，这片光芒，冷凜而又智慧，紫千豪笑了笑，徐缓的道：

“沈朝宗、蔡泉，你们两个可斟酌定了，我奉劝你们千万不要受了莫玉表面上的蛊惑！”

暴笑一声，蔡泉道：

“紫千豪，我们更不能忍受你的张狂！西陲一地，你强横够了，也该让出块地方来让我们风光风光！”

六慈居士沈朝宗也沉沉的道：

“你也太不把你孤竹帮以外的朋友当人看待，紫千豪，在道上闯，我们也并不是可以任意踢来踢去的下三滥，你却总把自己捧得高高在上，将人家踩八十八层地狱，江山是大家的，可不能让你们孤竹帮视为私物！”

深刻的看着他们两人，紫千豪平静的道：

“告诉我，你们两个，我曾如何张狂过，强横过？又曾如何压迫过你们？踩踏过你们？来，举个例子我听听！”

“血手”蔡泉猛的征了一下，他急速地想在脑子里找出几件甚或一桩他们方才所说的事情来，但是，很不巧的，在此刻他却一丁点也思索不出，于是他赶忙望向沈朝宗，而这位六慈居上亦尴尬的愣在那里，显然，他也是同样举不出实例来的啊……

紫千豪的表情是揶揄而嘲讽的，他道：

“二位，你们说不出我的劣行事实来，便可证明你们只是在那里胡说八道，含血喷人；在人世中，有许多许多罪大恶极的事，但却以造谣中伤，陷入于不义最为难恕！”

他注视着前面两个神情变得十分复杂的朋友，又淡淡的道：

“而如今，你们就正是这样了！”

白眼婆莫玉突然泼野的道：

“紫千豪，你不要像教训你的手下一样来教训我们，需知道可不是在你傲节山的不屈堂里！”

十分平和的，紫千豪道：

“是这样么？”

白眼婆莫玉双手手掌朝衣裳掩遮下的腰际一抄，一阵轻微的铁器磨擦声响起，眨眼间，她那枚连着细长银链的“血齿圈”已抖了出来，蓝汪汪的光芒流灿生辉，好一件要命的玩意！

紫千豪拍拍长衫内的四弦剑，冷沉的道：

“莫玉，我想，你该还记得你的兄长莫奇吧？他正在我们手中，你除了关心你自己的权势之外，对你那位亲哥哥似乎也需要多少挂念一点才对！”

挥动了一下手上的“血齿圈”，莫玉生硬的道：

“你是在以我的大兄来要挟我么？”

摇摇头，紫千豪道：

“不，我只是忽然想起这件事来，奇怪你觉没有放在心上，你数落了我很多罪名，为何就未曾提及你的兄长一个字？难道说，他的死活对你报本不关痛痒么？抑是你认为你的任何一切都比他来得重要呢？”

鼻孔中“嗤”了一声，莫玉冷板板的道：

“我的大兄既已被你掳为人质，我就是再急再恼又有什么用？早晚有一天，我会踏破你傲节山，血洗你不屈堂，到那时，用不着我动手，你们那些残兵败将也会像抬祖宗一样将我大兄抬出来……”

淡淡的，紫千豪道：

“这是以后的事了，还得看你今天能不能过这道关，莫玉，老实说，你的天性太凉薄，而且，自私得过了分了！”

咬牙切齿，莫玉嗔目道；

“紫千豪，你还债吧，没有人再愿意听你放屁！”

“唰”的旋出左侧三步，血手蔡泉不知何时已在手腕上缠着一把“黑链金锤”，链长三尺，锤大如瓜，黑金两色又互相映，闪闪炫目，右手中，则赫然是一柄短短的，锋利的“双刃刀”！

退了五步，六慈居士沈朝宗也缓缓掀开长衫、将围在腰上，薄软如带的那把缅甸刀抽了出来，这把缅甸刀是又利又快，光芒灿亮，有一股凉森林的味道！

神色丝毫不变的注视着眼前对方各人的行动，紫千豪平静的道：

“沈朝宗、蔡泉，你们当真是执迷不悟，要自取灭亡么？”

断喝一声，蔡泉狰狞的道：

“姓紫的，用不着再多说了，好歹也就是这条命，你要取就过来，哼哼，蔡大爷今天认了，宁可叫你打死也不能叫你吓死！”

紫千豪目注沈朝宗，道：

“你大约也是一样的了？”

吸了口气，沈朝宗努力使自己镇定些，尽量保持住他平日的那种雍容优雅形色，虽然，并不令他满意，但多少总也算恢复了若干，看上去比刚才笃定了好些，他低沉的道：

“紫千豪，我想我是这样了。”

入鬓的双眉微剔，紫千豪向怔忡在一旁，模样儿异常紧张，异常恐惧的方樱点了点头，道：

“方姑娘，请你站远一点，在你们这几个人中，只有你可以救药，因此，我不想伤你！”

尖酸泼辣的冷笑着，莫玉道：

“紫千豪，你以为这样做就能打动我家丫头的心么？用不着你向她虚情假意，你这念头动得太可笑了！”

忽然有趣之极的笑了，紫千豪道：

“莫玉，我奇怪在这种时候你还能想到另一方面去，你还荒谬得以为可以猜测出我的心意？莫玉，如果你真有这么聪明的话，银坝子也不会弄到今天这等冰消瓦解的惨境了！”

像一根通红的针突然扎在莫玉心上，她猛然的颤抖了一下，扭曲着脸，被激着头发大叫：

“丫头，你与为娘的一起宰他！”

方樱几乎有些昏昏沉沉的，她站在那里不知道在想什么，俏美的面庞上白一阵，红一阵……

没有得到反应，莫玉斜过眼去，甫一发觉方樱那种失魂落魄的样子，她已不禁气冲牛斗地破口大骂：

“死丫头，你是聋了耳朵啦？老婆子我叫你你也听不见？莫不成你还真叫姓紫的这熊小子迷了心——”

突然住了口，白眼婆莫玉的脸上愤怒表情一下子但凝住了，她宛如猛的发现了什么一样，阴沉而寡毒的盯视着方樱，一双白多黑少的眼睛里透出了火焰，以及，包含在火焰中的怨毒及怀疑！

这时——

方樱才凛然震悟，她“啊”了一声，慌乱而失措的急忙奔到了白眼婆

身边，抖索索的自衣袖中取出一把匕首握在手上……

寒酷得没有一丝情感，莫玉仍然盯视着她，冷冰冰的道：

“贱人，方才你在想些什么？”

激灵灵的一哆嗦，方樱畏缩的道：

“我……我……我没有想什么……”

“呸”了一声，冲着方樱的脸庞，莫玉口沫横飞的道：

“你在扯你娘的蛋！老婆我要和姓紫的拚个死活，你这贱人看在眼里是不是心痛了？替他心痛了？”

方樱像是一下子掉进冰窖里，她又急又惊又怕又羞的簌簌颤抖着，泪水夺眶而出，悲羞交集的咽着声道：

“没有……娘……我没有……真的……你不要冤枉我……娘……我怎会这样想？又怎敢这样想……”

白眼婆莫玉的一张脸全叫愤恨给扭曲了，她粗浊的喘着气，双眉高高竖起，语声像毒箭一样自齿缝中射了出来：

“好呀，你这不要脸的小贱货，浪蹄子，你想他娘的男人想疯了？天下多少男人你不去倒贴他们，却偏偏粘上姓紫的仇人？我老婆子自小养有你，不料等你养成了却来恩将仇报，吃里扒外，反过来算计我？好个无心无肝的小畜生，天打雷劈的臭丫头！”

做梦也想不到只是在自己那稍一犹豫之中，就会引来这场莫须有的暴风雨，方樱的羞辱与悲愤是难以言喻的，无可比拟的，她还是那个未出阁的大姑娘，还是一个冰清玉洁的少女，纵使她是生活在那复杂而又污秽的环境里，纵然她所接触到的全是强横霸道，你好我诈的事，但她却仍是纯真的，善良的，柔弱而又淳朴的，白眼婆莫玉像头疯狗，像头夜叉，当着这么多人面前，就在此情此景之下，毫不留情给了她这种难堪，这等辱骂，你又叫她如何承受得了？如何负荷得了？

秀丽的面容在瞬息间转为惨白，白得甚至连皮肤中的隐细青色血脉都可以看到，方樱在不可抑止的剧烈颤抖着，眼泪似珍珠断线般顺须淌落，她双唇微微张开，似在祈求、哀告、请恕，在这种无声的吸泣里，于此等过度的悲痛与回音中，她已连一个字都说不出来了！

白眼婆莫玉红着眼，咬着牙冲了上去，她毫不为方樱的凄楚神韵所动，毫不为自己的粗暴不文自责，搂头劈脸就是雨点般的耳刮子落了下去，在一连串清脆的掌肉声里，莫玉尖刻而毒辣的怒骂着：

“我打死你这贱胚，你这有人养无人教的烂货，你还在我老婆子面前装腔作态？妈的，你从实给我招来，什么时候你和姓紫的勾搭上的？你们又怎么约好了来出卖老婆子我，你当我是个白痴吗？把我当傻子耍？难怪姓紫的上次在‘武田埠’郊野就独独饶下了你，难怪这么快就知道我去找攀鹰瞎道的事，难怪姓紫的这般神出鬼没的就摸到了眼前这个地方，全是你这狗娘养的滥种在作奸细啊……”

任莫玉疯狂的掴打着自己，方樱只是闭着眼，仰着头，倾力强撑的站着，她柔嫩的面颊上顿时一条又一条的浮起了乌紫的指痕，殷红的鲜血也自唇角点点滴滴落，她抖索着，摇晃着，却就是不出一声！

三十三、拯弱质 剑拔弩张

蓦然——

踏进一步，紫千豪早天惊雷似的叱道：

“住手！”

猛的收入了掴打着方樱的手掌，莫玉微微的喘吁着，她不屑的斜眼眼视着紫千豪，刁泼又轻蔑的道：

“你也心痛了？紫千豪，好一个孤竹帮帮主，西睡的大爷，原来你更是一个调情老手，勾引姑娘的行家，高明高明，我莫玉做梦也想不到你还有这一套，竟然搭上了我的义女替你探消息！”

寒着脸没有说话，紫千豪的目光先扫视了两侧的沈朝宗与蔡泉一眼，他们两人显然也为了此刻的突变而愣窒住了，两位仁兄全呆呆的站着，一时拿不定主意该如何是好，不错，在他们与莫玉的关系上来说，的确也无所适从了，既不能劝止又不能推波助澜，既插不上手更弄不清事情的来龙去脉，况且，另外一件事还占据了他们的心神，紫千豪，这生平大敌还在眼前啊！

徐缓的，紫千豪启了口，语声却酷厉得紧：

“莫玉，你是个混淆黑白，妄加罪名于人的老妖婆，我不想和你多费唇舌。只告诉你一句话，方姑娘是清白而纯真的，她毫无二心的忠于你，我和她，直到如今仍是对立的仇人！”

重重一哼，莫玉寡绝的道：

“鬼才相信你的话！紫千豪，天下有那么多巧合？我几次事情你都能事先知道？而且，你和这贱人眉来眼去的丑态以为我是死人看出来么？我说要和你拚，哼！那浪蹄子的魂都失了，假如你们中间没有文章，这贱人会有此等异状？一句话，事不关己，关己则乱……”

这一次，紫千豪是真的自心底愤怒了，莫玉的恶言中伤，是非不分，莫玉存心的诬赖，执意的栽赃，恶毒的诽谤，无耻的嫁祸，种种伯伯，全是居心阴狠而好邪的，像一头根本没有理性只想伤害人的疯狗！

他闭闭眼又睁开，望着莫玉，摇摇头道：

“天下有你这种阴狠恶毒的人是永远不会安宁的，莫玉，再也容你不得，恕你不得了！”

一翻眼睛，莫玉蛮横的叫道：

“好，紫千豪，来吧。来杀我灭口吧，你杀了我，这段丑闻就不会泄露出去了，天下人就会以为你是个正人君子了……”

紫千豪冷静的道：

“我和方姑娘从无交往，更无情感，莫玉，我已告诉你，而且，纵使真的男女相悦，只要是顺乎天理人伦，也没有说不过去的事，这并不算丑闻，就算你留下一张嘴，到处宣扬，我也毫不在乎，莫玉，你将会发觉，人们相信我，不相信你！”

面色铁青，莫玉尖刻的道：

“你这混世魔……”

冷冷一笑，紫千豪又道：

“不要管我是什么，莫玉，我在很多地方比你强，你不可忘记，便是造谣也需要有本领，你如今没有，往往，失败的人连造谣也不会有人相信了，这很可悲，是么？”

双手紧紧地握在她的“血齿圈”上，莫玉怨毒的道：

“便是拚了一死，紫千豪，我也不能让你生出这山拗子，你不只吃我的肉，喝我的血，你更想连我的祖坟也刨掉……”

紫千豪注视着她，生涩的道：

“本来，你可以死得舒适一些，莫玉，但我现在改变主意了，我发觉你的心肠比我预料中狠毒很多，因此，对你的狠毒就需要加以惩罚，莫玉，我会慢慢让你品尝痛苦，慢慢了解死亡……”

牙齿咬得格格作响，莫玉暴戾的道：

“紫千豪，我们便做个了断，看看你是不是每一次都有那般幸运，每一次都不会失算！”

紫千豪身子微侧，含笑转向那满面泪痕，两颊青紫而又神情惨戚的方樱，他和善的道：

“方姑娘，你可以离开，或者站到一边，我不愿伤害你，你是个非常值得怜爱的好女孩……”

方樱怔怔的、凄凉的看着紫千豪。她的两臂软软垂下，除上仍还握着那柄匕首，瘀肿的双颊浮凸着清晰的指痕，唇角的血迹融于泪水中。而泪水也变成淡红的了，她站在那儿是那么瘦伶伶的，那么孤单单的，那么怜生生的，宛如一只迷途的羔羊，飘萍的梗草，失群的悲雁，她没有说一个字，没有讲一句话，但却有一股令人叹塞的幽怨，令人疼煞的柔弱，令人怜惜的娇怯，是如此妩媚得酸心，如此静默得哀悯……

厉吼一声，白眼婆莫玉叫道：

“死丫头，你如欲证明你和姓紫的无染无私，现在就给老婆子我去杀他！”猛然打了个冷颤，方樱惊恐欲绝的祈望着莫玉，哀求着道：

“娘……我……我怕不是……他的对手……”

一瞪眼，莫玉阴毒的道：

“大约你不是在乎对手不对手的问题，你是在担心叫姓紫的为难吧？”

泪珠儿又夺眶而出，方樱急惶的摇头，咽泣着道：

“不，不，娘，我和他毫无交往……真的，娘……我不骗你……”

“呸”的吐了方樱一脸口沫，莫玉歪曲着脸，可怕的吼道：

“既是如此，你为何不愿上去杀他，连我老婆子都要和他拚了，你还顾忌什么？你还含糊什么？”

方樱哭泣着，任点点的唾沫星沾在脸上，连擦也不敢去擦，她又开始了抑制不住的抖索！

冷酷的，莫玉又道：

“你去，就表明你是清白无辜的，贱人，你不去，就等于承认和姓紫的有染，等于说你吃里扒外，做姓紫的奸细，出卖了老婆子我！”

猛一甩头，方樱的云鬓散乱，她呜咽着，在呜咽里却咬着牙根，悲切而麻木的道：

“你不要逼我了……我去……娘……我去就是！”

莫玉步步紧逼，毫不放松的道：

“就是如此！”

用手背抹去脸上的泪，唇角的血，但却抹不去心头的凄怨，方樱缓缓朝紫千豪逼近，她的一只美眸中又吸满了泪，柔嫩的颈项上也有两条青色的筋骨浮突，小巧的鼻翅儿在急速幕张，连她握着匕首的手也在颤栗，五指的

骨节全因用力过度而显得泛白了！

两边，沈朝宗与蔡泉也屏息如寂，紧张的注视着这一幕情景的突变，当然，他们并不在乎是紫千豪杀死方樱，抑是方樱能出现奇迹似的杀死紫千豪，他们只关心结果的到来会不会对他本身产生危害……

现在，方樱一步步的接近紫千豪了，一步一步的……

紫千豪静静的卓立着，不移不动，不进不退，甚至连脸上的表情也是那般深沉而漠然，他目光悠渺的上扬，面容上的肌肉毫无反应，就像僵凝了一样冷板得令人看不出回内心的一丁点意图，他是如此镇定，如此安详，就似是联尊石塑木雕的人像……

于是——

方樱走到他面前了，两人只隔着三尺不到，脸对着脸，虽然，紫千豪没有正视方樱，但是，他却可以察觉到这少女急促的呼吸，满眼的凄怨，以及狂烈的心跳！

僵持着，方樱没有动作，就像是麻痹了。

等待着，紫千豪也没有动作，也像沉迷了。

似夜枭般的阴笑了起来，后面，莫玉沉沉的道：

“贱人，还有什么要你等待的么？”

悚然一震，方樱的泪水又夺眶而出，她一闭眼，上齿深深陷入下唇，抖索索的举起了手中匕首——

这情景十分微妙，就仿佛紫千豪站在那里着了魔，心甘情愿的等待着方樱杀戮一样，而方樱，也似是失了魂，大好的一个活人毫无动静的放在眼前，她竟连举刀的意识都没有了……

于是，白眼婆莫玉的声音又狠毒的传来：

“贱人，你真是吃里扒外走了？……”

猛一跺脚，方樱尖泣一声，握在手中的匕首用力刺了下去——但是，却在沾及紫千豪胸前的一刹又突地滑向了一边，全身一哆嗦，她已抛掉了那把凶器，“扑通”跪在地上，双手掩面，悲伤的痛哭起来！

自始至终，紫千豪就没有过丝毫动作，他就是试试眼前这少女是否真像自己所判断的那么善良，那么淳朴，那么柔弱而仁慈，现在，他已经证实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了。

不错，他是冒了点险，但紫千豪有绝对的把握认为自己的推测可靠，而且，他也能够在对方的匕首插进肌肤之瞬间将匕首反震出去——假如方樱真插下来的话！

一抹湛然而又安慰的笑意浮上了紫千豪的唇角，但是，当他这抹微笑方才浮起，空中“呼”的一声，一团蓝汪汪的寒电已犀利无比的飞向方樱头顶！

没有思索，紫千豪脚步倏滑弊翻，右手五指已有如钢钩般抓住了跪在地上哭泣的方樱后领，将她迅速提起来，在半空中打了个转摔在一边，而“噗”的一声，那团蓝光在劈击得泥沙暴飞后重又拣回去，刚才，方樱跪倒的地方，已有一片深刻扫刮后留下的惊人痕迹了！

在地下一个翻滚，方樱惊愕而恐惧的回头望去，她恰好来得及看见白眼婆莫玉已将那枚“血齿圈”收至手中！

好一阵，方樱才惊魂甫定，她哭出声来，簌簌颤抖哀呼：

“娘……娘，你……太狠了……”

白眼婆莫玉阴毒的盯视着她，毫无表情的道：
“小贱人，你是留不得的烂种！”
轻柔地，紫千豪侧踏一步，将方樱扶了起来，他边转头对着莫玉道：
“你说错了，莫玉，留不得的是你！”
狂笑一声，莫玉大叫道：
“沈居士、蔡大爷，我们拚了！”
旁边的沈朝宗与蔡泉有如大梦初觉，两人齐齐暴吼一声，分左右“唰”
“唰”钳夹两边，手上的兵刃也凌空舞起。
露齿一笑，紫千豪道：
“很好，终于还是到了这一步了，但我已厌倦一再的被你们以众相凌，
今天，让我们将机会平均一下、大家谁也不要吃亏！”
在白眼婆等三个人尚未完全会过意来的一刹，紫千豪已大笑道：
“金奴雄！”
一声猛喝，在山拗子里像响起一记闷雷，“六甲神”金奴雄已手握“金
纹斧”，半座山似的冲了进来！
于是，紫千豪又叫道：
“左丹！”
他的语声尚在四周传鸣，半空中人影骤闪，左丹的瘦削身形已宛如一
头大鸟般悍野地飘落！

三十四、剪恶臂 又走元凶

左丹飞扑进来的势子是暴凌又狂悍的，他右足足尖在地面上一旋，
“唰”的急转，已稳定的站在紫千豪左侧！
现在，紫千豪卓立正中，左丹与金奴雄分护两旁，紫千豪的神色在冷
漠中含蕴着那么一丝儿淡淡的挪份，而金奴雄却咧着牙，瞪着眼，一副欲待
择肥而噬的凶悍之相，左丹则是阴沉的，酷厉的，他双目一瞬不瞬的盯视着
对面的几个敌人，手中朱红闪泛的“霸王掌”在微微摆动……
莫玉骤见眼前的场面，几乎惊棋的连心跳都停止了，她绝望的微微张
开了嘴巴，脸孔上的肌肉也在不住的抽搐，一粒粒的汗珠，便不可抑制的自
她额角往下流淌，甚至，她竟感到呼吸全有些困难了……
“六慈居士”沈朝宗与“血手”蔡泉更是紧张得浑身轻颤，面色惨白如
纸，他们愣愣的看着把持在坳口处的三个人，在他们眼中，紫千豪等三个人
竟已变得如此高大，如此强霸，又如此威不可凌了，那已不仅仅只是三个人，
更像三尊魔神，三个索命的勾魂使！
低缓的，紫千豪道：
“公平么？恰好以一对一。”
用力控制着声带的颤动，“白眼婆”莫玉长长吸了口气，哑着嗓子道：
“紫千豪……你好阴毒！”
摇摇头，紫千豪道：
“抱歉，我却看不出我这样做有什么阴毒的地方！”

说着，他眼皮子也不撩一下的道：

“左丹！”

左丹微微躬身，道：

“在”

笑了笑，紫千豪道：

“沈朝宗与蔡泉，你任择其一。”

清癯而精悍的面容浮起一抹冷酷的笑意，那抹笑，就宛如一把刀子般的寒森，左丹朝“血手”蔡泉努了努嘴。

“血手”蔡泉的心腔子猛然抽搐了一下，是的，任他跋扈多年，天性暴戾残毒，他也深知要跋扈，要暴戾，要残毒的对象该挑些什么人，现在，“再生阎君”左丹显然并非一个可以随意吃定的角色！

咽了口唾液，蔡泉硬着头皮，沙沙的道：

“欢迎之至……”

于是，紫千豪一抿唇，又道：

“奴雄，你呢？”

哈哈一笑，金奴雄一指“六慈居士”沈朝宗道：

“大哥，左丹挑了个肥的，当然我就只有和这位像是状元郎的朋友耍上一耍了！”

点点头，紫千豪目往莫玉，道：

“那么，莫玉，便剩下我们了。”

猛一挫牙，莫玉尖叫道：

“用不着来这一套，紫千豪，你看看我姓莫的是不是含糊你！”

微拂豹皮头巾，紫千豪道：

“当然，我们是要看看！”

他拂动豹皮头巾的右手就在往下一垂里，几乎看不见他的任何动作，一溜银蛇也似的寒芒淬然暴起，快不可言的笔直飞刺莫玉的额心，出手之迅捷宛如电光石火，狠沉之极！

尖吼一声，莫玉慌忙退反，同时双臂急挥，她的“血齿环”已滴溜溜斜抖而出，两边甫始交手，另一面，左丹的“霸王掌”也狂风暴雨似的攻向了“血手”蔡泉，“六甲神”金奴雄更不闲着，挥动着他那柄巨大而沉重的“金纹斧”，猛不可挡的照顾上了“六慈居士”沈朝宗！

紫千豪洒逸的旋开，他目注着敌人的“血齿环”泛着蓝汪汪的光芒自助边掠过，手腕倏振，“四眩剑”已涌起千层寒波，快速反罩上去！

只一动招，“白眼婆”莫玉便失了先机，她在紫千豪的凌厉攻势下不由再次退后，在这座不算宽的山坳里，莫玉可叫吃足了亏，她的“血齿环”等于是长武器，最适合在宽阔开朗的地域施展，如今被限制在这有限的空间里，本来就不是紫千豪对手的莫玉，现在就更觉得捉襟见肘，束手束脚了！

当然，这个道理莫玉明白，紫千豪也更清楚，他根本已不予对方任何喘息之机，一上来即展开了他最为擅长的狠砍快杀招式，在敌人的狼狈抵抗中，紫千豪的出手越狂悍，越来越猛烈了！

尽量在狭小的空间里缩短了“血齿环”攻击的弧度，莫玉咬着牙，不求伤敌先求自保，蓝汪汪的环影“呼”“呼”翻飞，配着她身形的急速溜移，阴阴的在紫千豪的四眩剑刃棱中抗拒招挡……

面色是那么冷森，那么含蓄，又那么淡漠，紫千豪目光如电，隐隐闪

射，他紧随着莫玉的身形舞动，手中剑戳刺斩劈，有如群星并崩，天瀑倒悬，银河纷落，有万点寒芒纵横，无数光带交织，漫空的莹洁如晶玉似的闪亮碎屑旋舞，奇异极了，也威猛极了。

逐渐的，眼看着——

“白眼婆”莫玉已是不敌！

“血手”蔡泉瞪着一双眼睛宛似铜铃，他的“黑链金锤”施展得有如风车旋转，呼轰飞舞，黑蛇似的乌亮光华夹杂着金晃晃的锤头翻扫扯砸，左手“双刃刀”伸缩如电，身手相当凌厉老辣，但是，左丹却也非乃省油之灯，他进退闪掠，急速无匹，“霸王掌”时如泰山当头，时如流瀑飞泄，时如巨浪排空，时如魔爪攫魂，气势雄浑，招数诡异，出手之间，更是歹毒之极！

“六慈居士”沈朝宗对上了“六甲神”金奴雄，堪称势均力敌，沈朝宗的硬功夫虽然比不上金奴雄，但他挪闪间之滑溜狡诈，攻拒时之诡异奇突，却不是身大体壮的金奴雄所能学得的，因此，一个猛攻硬劈，一个声东击西，一个长扑近搏，一个似虚还实，两下这一来，暂时可就扯平了……

旁边——

只有方樱自个儿孤伶伶的畏缩缩的靠着土壁站立，她青肿而泛着瘀红指痕的面颊上还沾着泪水，神情迷茫又悲戚，她已整个陷入了矛盾与彷徨的境地中，她拿不定主意该如何做，一边是曾经饶恕了她两次，救过她性命一次的“敌人”，而那敌人却又竟恁般宽厚而仁恕。另一边，是自小养她育她的义母，可是，她那义母的贪婪、自利、阴狠、寡毒与缜情更是她早已深切体会了的，方才，她那义母更想要她的命——但虽则如此，却仍是义母啊——要她怎么办呢？要她何所适从呢？她不愿担上一个忘恩负义，吃里扒外的臭名，可是，她更不愿负上一个以怨报德，是非不分的恶誉啊……

就在方樱这愁苦迷们的当儿，人影纷掠的斗场中，已墓地传来一声短促呻吟，在一溜猩赤的血滴溅洒中，“白眼婆”莫玉的左肩肿已然皮开肉绽，翻出来一条婴儿嘴唇似的伤口！

紫千豪抖剑直上，决不稍迟，一道一道的剑光宛如自九天泻来，自地底冒升，从四面八方合罩，那么密集的压下，莫玉挨了一剑之后，她甫始脱口震呼——而惊呼声尚袅饶于空，漫天的银雨灿流却再接再厉的飞到了……

尖叫着，莫玉奋力挥展她的“血齿环”，在一片呼呼轰轰的蓝光闪带里，莫玉的身形明显的有些摇晃了，于是，罩泻的剑光与蓝汪汪的寒芒迅速接触，又迅速移开，那每一次的接触及移开竟是这般快法，不容人们的瞳仁追摄，只在一阵密连如正月花炮似的金属震响声中，谁也不会相信双方已互相碰击了七十七次了！

洒着血，莫玉踉踉跄跄的倒退着，在这眨眼间的交击里，紫千豪在七十七次的刺戮中，已有七次突破了莫玉布成的光带，伤到了她的身上！

一手挥去沾在晶莹剑身上的血滴，紫千豪目光冷森的盯视着喘息如牛的莫玉，徐缓的，他道：

“这和银坝子以多凌寡的感觉不太一样，是么？”

恐怖的睁大着那双怪眼，莫玉披散的长发蓬乱得就像一个鸡窝，她喘息着，语声在暗哑里微带抖索：

“你……你……紫千豪……你还想如何？”

点点头，紫千豪没有表情的道：

“假如你是我，莫玉，在此时你会如何？”

唇角的肌肉抽动了一下，莫玉惊骇得连身上的痛苦全忘了。她抱不住的微微颤抖，凄厉的叫：

“逼人不要逼得太绝，姓紫的，当心天打雷劈……”

冷冷一笑，紫千豪道：

“莫玉，你不能算人，只是个空自披着一张人皮的富生、妖孽！你心地狠毒，手段残酷，为人阴诈，对事贪婪，留着你的命，西睡千里将永远不得安宁，将连连掀起血雨腥风，将凭添无数冤魂，而一个豪士更不懈你这等模样，真正的霸主，需要着破生死关，但你并非如此，莫玉，你真不配在武林容身，不论哪一点也不配！”

尖叫一声，莫玉猝然似一头雌虎般不要命的冲向紫千豪，紫千豪斜身翻剑，又快又狠又准的一弹直点莫玉咽喉！

但是——

莫玉冲到一半却突而滚向地下，双臂倾力猛抛，交手中的“血齿环”飞射投出，不过，她投掷的对象不是紫千豪，而是呆呆站在一隅的方樱！

这一着，却是大大出了紫千豪意料之外，这时，他的四眩剑已经侧劈向地下的莫玉，而时间是无情的，他可以斩死在地下翻滚的莫玉，却将眼看着方樱受害——方樱是断然躲不过那怪蛇般闪电飞袭的“血齿圈”的，紫千豪能以回剑震截“血齿环”，却只怕要失去这斩杀强敌的机会了，念头在紫千豪脑海中一闪，他已暴叱如雷，大旋身，四眩剑狂射而起，在一声“叮当”震响中，那枚连着长链的“血齿环”已被他一剑之力磕飞半空——只差半寸，环刃便将切入那仍然膛目结舌慑窒当地的方樱咽喉中了。

剑刃震击开血齿环的一刹，紫千豪猝然返身，但是，仅这一刹，“白眼婆”莫玉已腾掠至山拗之外，拚命逃出，只留得一个背影在层壁边上了！

紫千豪大吼着，倏然左手连抖，三柄宽刃短刀已流星般急射而出，像三道连接成一条的白线，其急无比的追着莫玉身后钉上。

紧接着，莫玉的身形在一晃之下失去踪影，但却有一声闷吭声传来，紫千豪怒叱着掠身拔起，立刻跟着追去。

片刻后——

紫千豪飒然自山壁上跃下，他沉着脸，走到那受了极度惊恐的方樱面前，方樱似乎神智仍未完全恢复，余悸犹存的怔忡着注视下来了外那柄躺在地下的“血齿环”，“血齿环”上有一处缺口，现在，它静静的摆在那里，静静的临着蓝汪汪的冷光，嗯，纵使此刻看去，这玩意儿却仍是凭怨般锋利唬人！

来到方樱身前，紫千豪低沉的道：

“你觉得如何？”

方樱像是没有听到紫千豪的问话，她依然痴征的看着地下那柄“血齿环”，紫千豪轻唱一声，略略放大了声音：

“方姑娘，你无恙吧？”

慕的一哆嗦，方樱有如噩梦初觉般，抬起头来看着紫千豪，她的全身都在痉挛着，嘴唇也不停的抖动，终于，泪水夺眶而出，顺着身青浮肿的面颊滴滴洒落。

叹息着，紫千豪道：

“虎毒都不食子，方姑娘，莫玉太也没有人性了。”

抽噎着，方樱道：

“想不到……想不到她竟这么恨我……”

紫千豪平静的道：

“莫玉不仅只恨你一个人，方姑娘，凡是不顺她为恶，不随她行歹之人，她全恨，不用难过，如今，你正应该庆幸脱离了苦海才是！”

双手捂着面庞，方樱吸泣着道：

“那‘血齿环’我从小就擦拭着……我每天都要在她的吩咐下细心去擦拭，不料她却要用这利器来杀害我……我可以赌咒没有出卖过她，可以用任何方法证实我的清白……”

紫千豪轻轻的道：

“当然，我相信。”

顿了顿，他又道：

“但是，目前这已经不重要了，莫玉是不肯信任每一个人的，而且她只会顾着自己……她会养育你，不错，但这种鞭子下的养，咒骂中的育，再加上对待一条狗似的暴虐手段，方姑娘，这养育也就没有多大意义存在了！”

抬起头，便咽着道：

“随她怎么去待我……我一直就没有背叛过她……”

微微一笑，紫千豪道：

“你用错字眼了，方姑娘，你离开她并不叫‘背叛’，而是‘弃暗投明’，难道说，你愿在她恶毒的控制下毁掉你的终生幸福？在她严酷的鞭挞下度过你原本光灿的人生？只为了她那不值什么的养育而罔顾道义、仁恕、与真理？莫玉的本质是淫邪的，好险的，寡情而狠厉的，我想，这些你该比我更清楚，方姑娘……”

仰起沾满泪的面容，方樱的双唇蠕动着，带着哭音：

“可是……我……”

紫千豪缓缓的道：

“是她先离弃你，而非你背叛她，不见担心，只要你拿出勇气，重新开始你一个少女应过的生活。我，可以保护你！”

几乎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方樱喃喃的道：

“你？你要保护我？……你是说，你……要我？”

怔了怔，紫千豪赶忙解释道：

“我的意思是说，我可以使你过着安宁而幸福的日子，不会再有人敢欺凌你，压迫你，只是如此而已。”

羞愧又卑惭的垂下头来，方樱知道自己是会错意了，她哽咽着，低微的道：

“谢谢你的好意……我……我不想麻烦你……”

淡淡一笑，紫千豪道：

“随你吧，我对你的印象很好，方姑娘，你是个十分纯真而又善良的女孩，江湖上的生活，不适宜你去过。”

方樱用手指拭着泪，凄然道：

“我从小就孤苦伶仃，久了，也就习惯了……天下之大，我从来没有一个亲人，也从来没有一个人关心到我……我总是那么默默的活着，就像一株野草，那么卑贱，那么渺小，又那么微不足道……我生在忧患里，我也知道永远脱不开忧患的包围……我感激你对我的恩惠，但我无法报答你……紫帮主，就容我把它放在心底吧……”

紫千豪有些动容的道：

“世道险诈，人心叵测，方姑娘，你一个孤伶少女，容身在这混沌天下里，实在令人担心，你再想想、或者，我能在很多地方帮助你——毫无条件的帮助你！”

眼圈儿又该零零的道：

“我……我好苦……”

紫千豪叹了口气，还没得更进一步的问她什么，背后，已蓦然传来一声令人毛骨惊然的惨号，一条影子已歪歪斜斜的往紫千豪撞了过来！

没有多想，紫千豪摔然下蹲，四眩剑飞起一抹寒光，闪电也似的倒射而出，在一声刺耳的“呱”“呱”声响中，那撞来的人影已捂着肚皮倒翻回去，手上的一柄灵亮缅甸刀也“呛啷”掉在地下！

“六甲神”金奴雄兴冲冲的奔了过来，他的“金纹斧”斧刃上染满了浓稠的血迹，但是，他自己的左颊上也裂开一条血糊糊的伤口，人还没到跟前，他已大笑着叫道：

“好极了，大哥，姓沈的被你活开膛啦！”

凝望着僵卧在地下，肛肠四溢的“六慈居士”沈朝宗，紫千豪闭了闭眼，冷冷的道：

“沈朝宗背等处早已挨了你几次重击，便是我不补上这两剑，他依旧难以逃过此劫！”

侧望着一旁汗水涔涔，又得意洋洋的金奴雄，紫千豪道：

“你是怎生斗赢这一场的？”

一咧牙，金奴雄笑道：

“妈的，这老小子可滑溜得紧，总是不肯和我正因硬干，东窜西跳的惹得我好不心烦，我一想，这样拖下去也不是办法，无奈之下只有用险招取胜了，方才。他那缅甸刀罩头劈来，他以为我一定会闪身躲开，殊不知这一下他老小子可猜错啦，我非但不躲，更偏着头打横冲了上去，因此，哈哈，我脸上挨了这一刀，他背助等处便连着吃了我三斧头！”

润润唇，金奴雄又笑道：

“这老小子约莫是痛极了，他哪里不好撞，偏偏朝大哥你这边撞了过来，你说说，他这不是找死是什么？”

看了看金奴雄左颊上那道长有两寸、深见见骨的可怖伤口，紫千豪不悦的道：

“奴雄，似你这种不要命的打法，早晚有一天你会吃大亏，沈朝宗的缅甸刀若是稍进一分，只怕你半个脑袋就要分家了！”

金奴雄没事人似的咧着大嘴道：

“不痛，不痛，大哥，你要晓得，假如我不给这一下子，恐怕能不能摆手这姓沈的还是一个大问题呢……”

说到这里，金奴雄忽然左右一望，奇怪的道：

“对了，大哥，那老妖婆呢？”

吁了口气，紫千豪无奈的道：

“我伤了她，她跑了。如此而已！”

征了征，金奴雄顿足道：

“这一下，又有这老妖婆张狂的了……”

一竖眉，紫千豪道：

“我想，这一点我也明白！”

猛然体悟自己说错了话，金奴雄讪讪的道：

“对不起，大哥，我只是提提而已，决没有别的意思……”

转身望着那边左丹与蔡泉拚斗得晕天黑地的一对，紫千豪的神色冷森。他硬板板的道：

“包扎自己的伤口。”

不敢再多说什么，金奴雄默默退下，他自怀中摸出了金创药，刚想胡乱朝自己脸上的伤处涂抹，背后，一只白嫩的柔荑已伸了过来拿出他手上的药瓶，金奴雄急忙回视，嗯，竟是方樱！

现在——

左丹与蔡泉之战更已进入白热化，到达互争生死，互夺存亡的关头了，他们两人俱是以狂风暴雨般的招式攻杀，全是用狠绝诡极的手段扑搏，不为对方稍留余地，不替敌人略存生路！

左丹有“再生阎君”之称，“霸王掌”呼啸掠舞，有如千百魔手翻飞攫取，赤芒暴涌，红光遍泛，夹雷霆之威，具颧山之势，又是宏烈，又是雄浑，而其中所含蕴的歹毒与狠酷，更是无与伦比！

自然，“血手”蔡泉亦非省油之灯，他锤刀斧济，两种兵器交相挥展，金锤如团，纵横交织，带起风声轰轰，双刃刀伸缩劈戮，寒光溜泄，有如越空的流电，出手之隼利，应变之老辣，亦称得上是“染血之手”了。

在紫千豪的推断中。左丹和蔡泉全是硬拼力斗，快攻狠杀，照说应该早些分出胜负才对，却不料及让金奴谁这憨小子拔了头筹，出人态表的提前把沈朝宗摆平了，如今，看左丹与蔡泉两人之间厮杀的情形；只估算拖延个百儿八十招也难有结果……

回头看了看，紫千豪不禁一怔，喝，金奴雄这小子竟乖乖的仰起脸来让方樱在为他用一条白绸包扎脸上刀伤呢，看他那驯驯服服，舒舒泰泰的模样，活似一头凶虎变成了猫儿般的温存老实，天爷，他还又把眼睛闭上了，方樱的一只柔腻小手，摸在他那张粗脸上的感觉，定该是相当受用的……

抿抿唇，紫千豪斜走两步，断然道：

“左丹，速战速决！”

闻官之下，左丹狂啸如泣，“霸王掌”狂翻急砸，飞快攻扑，形如疯虎出押，悍野至极！

“血手”蔡泉亦咬紧牙根，挤死力搏，刀锤齐出，呼轰旋掠，威势已陡然骤增！

蓦地——

左丹右臂微微抖起一片红亮的弧影，在那困淡淡的弧形中，“霸王掌”已摔然从斜刺里奇异的飞袭敌人，蔡泉大吼一声，“黑链金锤”急沉倏起，迎绞而上、同一时间，他的“双刃刀”也猛插左丹的小腹而去！

照前面一段他们彼此所搏斗的过程来说，到了这一步，双方只得互相间躲，再继续换招接式，可是，左丹却不再避让了，他斜着身闪电般揉进。挥出的“霸王掌”依然毫不缩移的直撞过去！

蔡泉一下子怔了，他估不到对方竟然是这种拚命的打法，但现在他再想收手，时间上却已来不及了！

满口钢牙紧挫，蔡泉双目怒突，他在瞬息里也豁了出去，自己的把式也同样不变，急迎敌式——当然，这乃是个两败俱伤的打法！

眨眼间，双方已经接触上了，朱红的“霸王掌”，“砰”的一声重重打在蔡泉的左胸，而蔡泉，他推出的锤刀却在沾及左丹身上的分厘之前，被斜刺里一片突至的寒光整个震开，在四溅的火星里，这位独脚巨象已惨爆着倒翻出去！

一口鲜血尚未及自蔡泉口中喷出，四眩剑的剑尖一弹，“噗”的深透入他的咽喉，蔡泉几乎没有时间体尝痛苦，而这足以要命的巨大痛苦却已结束了！

“霸王掌”扬起翻回，左丹顶不得抹拭额上汗水，他抢先一步，微微躬身，惭愧的道。

“大哥，我太无能了……”

一洒剑尖的鲜血，紫千豪淡淡的道：

“没有什么，我若是不出手助你，你与蔡泉定然蒙受相同结果，这不是我所希望的！”

喘了两声，左丹呐呐的道：

“这家伙功夫十分硬扎，有些出我预料……”

微微一笑，紫千豪道：

“天下之大，有很多事往往是出乎我们预料的，老实说，我并不想以二敌一，但对付这些恶象，也顾不了这么多了！”

金奴雄包扎好了伤口走近，嘴鼻中间横缚着一条白绸，看去十分滑稽，但他却毫不在乎，笑嘻嘻的道：

“大哥说得对，讲究江湖规矩是应该的，但也得看对些什么人，妈的，这些王八蛋打骨子里就全是些坏水，我们不如此侍候他，哼哼，他也会这样来对付我们！”

收四眩剑，紫千豪平静的道：

“我们将莫玉的同路党羽，一一剪除，正合了各个击破的兵家之道，以后，在诸莫玉之前，凡是不听我们忠言劝告而坚欲助纣为虐的人，都需要用这种法子消灭，有许多人，不认识的，只懂得杀戈，所以，我们也只好以杀止杀来要他们领受教训！”

连连拍手，金奴雄叫道：

“对，对极了，也好叫那些不开眼的混帐东西们晓得，孤竹帮不是些畏首畏尾的窝囊废！”

低徐的，紫千豪道：

“争斗的手段是残酷而尖锐的，但它其中内涵却有两种，一种是以钉戈来终止杀戈，求取和祥，另一种，便是以杀戈来达成私欲，期冀单纯的满足，你们都要记住，我们溅血的目的，乃是为了少流人血，并非只仅仅为了一时之快，更不是借此来炫耀我们这等暴戾的胜利！”

金奴雄呆了一下，忙笑道：

“大哥教训的是……”

咽了口唾液，左丹道：

“地下的两具尸体，大哥……”

紫千豪道：

“你与奴雄过去把他们埋了。”

左丹答应着，边招呼道：

“老金，听见大哥吩咐啦？还装什么蒜？”

金奴雄苦着脸道：

“我受了伤，左大爷，你便多辛苦一次吧。”

猛一瞪眼，左丹吼道：

“你想得倒是轻松愉快，我一个人来？你是在耍开赖皮了”

挥挥手，紫千豪道：

“奴雄，不要玩笑，快过去帮左丹动手！”

说着，他已大步行向山拗口那边，那边，方樱正在低垂着头默默站着，形态间，似是有满腹心事，无限担郁。

来到方樱面前，紫千豪低沉的道：

“方姑娘……”

方樱抬头，幽幽的道：

“紫帮主，你们赢了……”

没有表情的一笑，紫千豪道：

“这并不是一件值得惊奇的事，多少年来，我们便大多如此，或许赢得辛酸，赢得惨痛，赢得残酷，但我们也只好这么继续下去。”

微带迷们的看着紫千豪，方樱忧戚的道：

“你是说，紫帮主，在许多次的称雄里，你并不觉得愉快？”

点点头，紫千豪道：

“正是！”

悠长的叹息一声，方樱道：

“但，你为何却总是如此？”

冷冷的，紫千豪道：

“为了要活下去！”

一时怔窒住了，方樱细细体会紫千豪所说的这六个字，她反复思维咀嚼着，于是，她想通了，是的，是为了要活下去，人的生存方式很多，但却各有各的传统法子，江湖中人，除了以血肉之躯为根元，以技击之术做手段，又有什么其他的办法来争求生存，来自保保人呢？

紫千豪又道：

“今日以后，方姑娘，你有什么打算？”

顿了顿，他接着道：

“愿意跟我们去么？当然，我除了希望看见你好好的生活下去之外，没有任何其他意思包含在内！”

凄然一笑，方樱道：

“你不用一再声明，我心里也知道你的想法……紫帮主，这……也算是你‘小仁公’的一笔施舍吗？”

“不算施舍，是出自内心的关怀与同情，方姑娘，我知道你无处可去，而你又是一个单身少女，更不适宜抓伶伶的在这虎狼遍地，陷阱处处的江湖道上瞎闯，我毁了你的栖身之所——不管你那栖身之所毁得对与不对，但总之毁了，因此，我愿意再为你找一个可以生活下去的地方，那里，将没有咒骂，没有凌虐，没有恐惧，只是祥和及安宁，非常对你有益的祥和及安宁，一个少女，正应该过那种日子……”

犹豫着，方樱艰涩的道：

“我……我想跟你去……但是，我又怕人家会指责我，耻笑我……”

紫千豪冷然道：

“何来指责了何来耻笑？”

方樱痛苦的道：

“你是……银坝子的敌人，我的义母又接连在你手中铄羽，如果我跟你去，会有人说我不义，说我无义……”

重重一哼，紫千豪凛烈的道：

“顺天应理才能言忠，守仁重信始可曰义，只一味跟着妖孽，盲从执迷，这非但曲解了‘忠义’二字，更令自己身陷万劫而不拔，方姑娘，天下是非自有公论，黑白坦荡分明，行得正，立得稳，于心无愧也就好了，一干鼠辈小人的恶言邪语，任他编排去！”

慕地一激灵，方樱似有所悟的凝视着紫千豪，她宛如一下子开了心窍，一下子明了灵智，终于，她微微点头，坚定的道：

“好……我，我跟你去！”

莞尔一笑，紫千豪开朗的道：

“这才是一个善良女孩子所该走的正当途径！”

于是，他回头，道：

“左丹、奴雄，弄妥了没有？”

刚刚把浮土理上，左丹与史奴样全身沾满了泥汗，他们匆匆奔了过来，左丹吁着气道：

“行了，大哥！”

金奴雄插好“金纹斧”，边嘀咕道：

“妈的，这两个老小子却是好福气，挺了尸还累得我们一番侍候……”

紫千豪道：

“我们走吧。”

一边朝山场外走，左丹边凑上来道：

“这位方姑娘也一起？”

扫了一眼跟在后面，垂着颈项的方樱，紫千豪笑了笑，道：

“不错，我们该帮助她，这是个好女孩子……”

含有深意的笑了，在丹没有吭声，心里却想：

“女孩？不能算是女孩……”

三十五、留孤雁 再发旧创

紫千豪仍然骑着他的“甲犀”，左丹便委委屈屈的和金奴雄合挤在一匹马上，另一乘坐骑，便让给方樱代步了。

他们绕开了东隆镇，向着“甘”境走去，大约再过三四天光景，就可以回到傲节山了。

方樱的马儿跟在紫千豪的坐骑后面，左丹和金奴雄共乘的坐骑却拉后了十几步，马儿全以轻徐的小碎步前进，蹄声得得，清脆传出，又悠悠湮隐，宛如蹄声便表示着他们几个人的心境，舒畅而安适。

现在，已近黄昏。

目光在澄澈中带着一抹凄迷的神韵凝注远方，紫千豪沉默无语，夕阳的嫣红辉映在他如玉也似的苍白面庞上，凭添了一股怆然得令人窒息的男性

美，这种美不仅只是浮面上的，更是深刻与含蓄的，就像一座雄伟与挺拔的山岳，一片平静而碧蓝的湖水，表里俱是那么优雅，那么高远，又那么隽幽，微带愁郁再衬着这股特异的气息，那种滋味，就更使这哀凉中的俊逸毫无瑕疵了。

低窒的，方樱启口道：

“紫帮主……”

微微惊悟，紫千豪测首道：

“嗯？”

轻轻的，方樱道：

“你实在不像一个闻名远播，威凌慑人的江湖霸才，你这样子，一点也叫人看不出来。”

笑笑，紫千豪道：

“那么。像什么？”

方樱低低的道：

“像一个书生，好风雅，好文弱……”

有趣的看看方樱，紫千豪道：

“是如此么？”

点点头，方樱道：

“是的，假如没有人告诉我，我一定不会相信西陲天下是由你掌握，当然‘魔刃鬼剑’这四个血淋淋的字也就更难得和你有牵连了……”

唇角口带着一丝笑意，紫千豪道：

“所以说，在很多年以前，就有人给过我们一句忠言：‘人不可貌相’，这句话的确很有道理。”

第一次，方樱也忍不住笑了，这笑容浮在她瘀肿未褪的面颊上，虽然显得有些苦涩与生硬，但不能否认也是极美的，至少，这位可怜的少女已经感到了人生亦会有快乐降临于她。

悄细的，她道：

“紫帮主，你有时也很风趣……”

紫千豪笑道：

“人不能一天到晚全生活在紧张与严肃中，总该找点什么轻松一下，你说是不？”

方樱点头道：

“当然对，可是，在我的印象里，你一直都是那么冷漠，那么严肃，又那么高不可攀，代表着霸权与威信……好似，你不只是一副血肉之躯，更是一尊遥远的偶像，一个难以亲近的奇士……”

吁了口气，紫千豪道：

“你太捧我了，老实说，我是最平凡的，平凡得不能再平凡了，一丁点出奇的地方也没有……”

带着些天真，方樱道：

“但你并不平凡啊！”

微唱一声，紫千豪感慨的道：

“假如人家的鲜血与白骨堆砌起我这不平凡的声誉来，我却宁愿没有还来得好，方姑娘，这并非一件愉快的事……”

方樱怔怔的道：

“紫帮主，你也反对杀戮？”

紫千豪颌首道：

“不错”

迷惘的，方樱道：

“可是，这么些年来——”

紫千豪低沉的道：

“是的，这么些年来，我都避免不了杀戮，我憎恨这种血腥的生活方式，但我又无法很快的加以改善……”

倒过脸，紫千豪又道：

“知道为什么吗？”

迟疑着，方樱道：

“为什么呢？”

用手搓搓面颊，紫千豪徐缓的道：

“生活的范畴所限，而且，传统、方法、路线也全是如此，则不能续命，另外，再加上我一肩承荷的担子，这担子很重，有许多人的一切俱蕴其中，要大家活下去，便免不了沿用我们圈子里活下去必须的法子，而这法子，你也该知道，即脱不开血腥及杀戮了……”

方樱颖悟的点头，她关切的道：

“我……我明白你的苦楚，紫帮主。”

紫千豪轻轻的道：

“这就是了。”

沉默了片刻，方樱又道：

“现在，我觉得，西陲的江湖主权，实在应该由你接掌，紫帮主，我是说的真心话……”

有些意外，紫千豪道：

“什么原因？”

方樱羞怯的道：

“因为……我发觉你是一个重仁尚义，明是非，识大体的武林豪杰，不是那些盗匪强人，乌合之众一流可以比拟的，西陲大盟由你来主理。在江湖上混饭吃的人们全有福了……”

淡淡一笑，紫千豪道：

“我并不稀罕这些虚名和权力，我不想拘束别人，正如同我也不愿受人拘束一样，而且，方姑娘，有许多人的想法与你也大不相同呢……”

低下头，方樱道：

“那些人全是些强取豪夺，沽名钓誉之徒，他们根本不识进退，不明曲直，不尚公义，他们追求的只是霸权，只是财富，只是虚名，他们要把别人踩在脚下，任意指使，任意宰割才觉得称心，他们对你是嫉妒，是仇视，因为他们不如你，有你在，那些人将永远无法横行霸道，永远无法为非作歹……紫帮主，你是他们的阻碍，但也幸亏还有你在阻碍他们，要不，西睡千里，只怕早就哀鸿遍野，乱成一团了，想想，你也真苦……”

紫千豪道：

“其实，我也不算是什么好人……”

摇摇头，方樱反对道：

“不，我已开始了解你，紫帮主，你是在‘舍身为人’……”

一笑中，紫千豪道：

“佛曰，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嗯？”

方樱再度笑了，道：

“但你的做法真是这样的……”

望着四野逐渐暗淡下来的光线，空气中也流着寒瑟意味了，紫千豪换了个话题：

“在东隆镇，方姑娘，你去找‘大脚妈子’借的那件‘金线衣’，可曾借到了没有？”

坦率的，方樱道：

“借着了，赵大妈很慷慨。”

笑了笑，紫千豪道：

“这老婆也是个怪物，她和莫玉还是手帕交呢，多年不知她的讯息，不料她却住在东隆镇……”

方樱低声道：

“她这些年患了风湿症，行动之间很不方便，所以没有出去和义母见面，否则，你又会和她发生冲突了。”

爽脆的，紫千豪道：

“她不是我的对手！”

迟疑了一下，方樱道：

“赵大妈……人很不错……”

紫千豪道：

“是的，比莫玉要好多了……我看。方姑娘，你直到如今称呼莫玉还口口声声叫‘义母’，这却大可不必了……”

黯然叹息，方樱幽幽的道：

“我难以改口……”

平静的，紫千豪道：

“她收养你，并不是出于善心，因为她根本就不是一个慈善的人，这么多年来，你受她驱使、咒骂、凌虐，又何曾以一个‘义母’的身份来对待过你？因此，尽管她曾予你衣食，她也可以用这悠长年岁积曾下来的痛苦去抵消了，当然，她曾养育你总是有思的，但你不能苟同于一个邪恶的思想，附随于一个阴毒的魅影，倾向一个贪婪自私、有名无实的女泉，莫玉正是这一切的组合，她的狠辣狡诈，绝情无义，我想，我们都该领教过了。”

方樱伤感的道：

“紫帮主，我……我真心乱极了……”

摇摇头，紫千豪道：

“这是一桩十分明确的事，用不着烦乱，忠臣事主，择良主，君不善，则于民反，何况你那挂名的义母，又是这般阴毒暴戾，无行无德？我不劝你反她，至少，你不能改善她，也不可随她为恶，否则，连你自己也要无法自拔了！”

方樱悲切的道：

“我明白，紫帮主，我明白……”

紫千豪温和的道：

“你很纯洁，又很善良，方姑娘，我是为你好……”

用丝绢拭去眼角的泪痕，方樱强颜欢笑道：

“我晓得，你是为了我好。”

紫千豪诚挚的道：

“那么，你该不要难受？”

方樱悄细的道：

“我不难受，只是心情有些激动，真的，我做梦也想不到一个心目中十分畏惧的敌人，到头来竟会如此谅解我，帮我……”

眉梢子一扬，紫千豪道：

“敌友之分，方姑娘。也并非仅在表面，你说是么？”

方樱低缓的道：

“是的，并非全在表面……”

说到这里，她似乎犹豫了一下，过了片刻，她像决定了一件什么事，轻细却有力的，她道：

“紫帮主，我想……我想……”

紫千豪笑道：

“想什么？但说无妨。”

方樱一咬牙，道：

“我想，把那件‘金线衣’送给你、好不？”

怔了怔，紫千豪奇道：

“送给我？”

急急点头，方樱道：

“是的，送给你，希望你能收下……”

紫千豪纳罕的道：

“为什么要送给我呢？”

毫无考虑，方樱道：

“因为我觉得西睡千里不能缺少你为屏障，不能失去你的助力，换句话说，你的一切努力全为了西睡的振兴与发展，纵然这振兴与发展是邪路的，是血腥的，但却可防止更多罪恶的产生，这件‘金线衣’送给你，可以说是适得其人，紫帮主，你大概不知道这件‘金线衣’……”

紫千豪道：

“我知道这件‘金线衣’乃是用一种奇异的‘软条白金’制成的，穿在身上又轻又凉，可防利刃袭击，更能避卸重力震荡，是一件十分有效的防身宝物，光是制造这件衣衫，即已耗费了十二名巧匠三年功夫，是么？”

惊异的，方樱道：

“你全知道？”

紫千豪道：

“不错。”

方樱悲切的道：

“我本来是无权接受的，但如今我不愿把这件防身宝衫白白交给她，让她有所依持，再去为恶。所以，我赠送给你，还希望你能收下，将来，也更能为你的抱负有一番做为……”

紫千豪知道，方樱口中所谓的“她”，乃是指莫玉而言，现在，方樱似乎已经看穿了，看透了，不用再以莫玉为首脑，至少，可以证明了方樱已经明白双方演变至今的这种对立，孰是孰非……

沉吟了一下，紫千豪道：

“也罢，我便多谢方姑娘了。”

欣喜的，方樱道：

“你要了？”

紫千豪微笑道：

“我收下这件‘金线衣’，会使你如此高兴么？”

羞涩的一笑，方樱低细的道：

“是的，会使我非常高兴……”

“什么原因？”

声音很弱，但却坦诚的，方樱道：

“其一，这件东西是防身之物，有了它，可使一个懂得武功的人如虎添翼，换句话说，假如这个武士惯于行侠仗义，他将更能为天下苍生谋福，但如果被一个恶徒得到，就会变本加厉，越发为非作歹，不可收拾了，其二，在这混沌天下里，有一副假面具的人太多，好不容易找寻到一位真正的豪杰，不马上以此农相赠，又去交给谁呢？设若被歹人盗去，那就更得不偿失了，其三……其三，其三就是……”

本来一直是说得很流畅的，方樱在这时却突然迟疑起来，不但是迟疑，更有一股子说不出的娇羞与窘迫味道，就宛如，一个女娃子在告诉她多年的心上人第一句“我爱你”之前一样……

愣了愣，紫千豪道：

“其三是什么？有些难言之隐么？”

急急摇头，方樱道：

“不，不是……”

紫千豪迷惑的道：

“那么，清说下去。”

垂下头项，方樱似是鼓着极大的勇气道：

“其三，其三就是还要这人真的值得我尊敬，值得我钦仰……”

紫千豪奇异的一笑，道：

“如此说来，方姑娘，你竟是恁般看得起我？”

仍然低着头，方樱声如蚊呐：

“是的——”

单手横胸，紫千豪道：

“再次多谢了。”

方樱由红着脸，轻细的道：

“我只是借花献佛，借以表示我的心意于万一，紫帮主，你一谢再讲，不嫌俗了吗？”

开朗的将双唇舒展，紫千豪道：

“说得是，但我特别提醒姑娘你，我这个人很高雅，不是经常都这般俗的……”

方樱又忍不住嫣然微笑了，她还没有开口讲什么，后面，左丹与金奴雄两人一骑已赶了上来，坐在鞍前的左丹清了清嗓子，低呼道：

“大哥，天都暗了，我们打尖还是赶夜路？”

紫千豪道：

“找地方歇着。”

左丹忙道：

“那我们先到前路去探寻一番了！”

点点头，紫千豪道：

“好的，用不着急切，天才刚黑，时间还多着。”

左丹答应一声，荒马在前奔了下去，马儿是相当强健的，若是光驮着一个左丹自然绰有余裕，但如今又加一个大狗熊似的金奴雄。发劲升起步来，却未免就有因担沉重啦。

望着他们隐失于灰黯中舢背影，方樱低低的道：

“紫帮主，你的属下们对你都很忠……”

紫千豪深沉的道：

“方姑娘，一个帮会或一个组合、最重要的是团结，团结的主因，便在于‘忠’字了！”

带着几分天真，方樱偏着头道：

“你们孤竹帮，上上下下那么多人，个个全是如此？”

紫千豪傲然道：

“绝大多数这样……”

似乎考虑了一下，方樱又道：

“这些日子来，紫帮主，孤竹帮连遭战乱，屡赴干戈，只怕……只怕损伤了不少人吧？”

神色黯了黯，紫千豪道：

“为什么忽然问起这个？”

有些温妮的笑了笑，方樱道：

“我只是想起来问问，因为，孤竹帮的人们大多剽悍，而你们又经过了这许多一场接着一场的争斗，在损伤方面，一定也十分严重……”

顿了顿，她又微窘的道：

“紫帮主，假如我问错了话，你可以不回答我，而且，也请你不要生气，我没有一点别的意思……”

叹息一声，紫千豪道：

“告诉你也没有关系，这些日子来，连经玉马堡、银坝子、黑流队之战，孤竹帮的两千三百多名弟兄，伤亡的已在千人以上……几乎占了全部人手的一多半……”

吃了一惊，方樱道：

“真的？”

紫千豪目光凝注着那仅存的一抹微弱苍灰，语调凄凉：

“在江湖上闯，这就是下场，用血和命来挨日子，以胆与义来讨生活，一点也没有花巧，一点也找不着便宜……”

跟着也黯然，方樱难过的道：

“银坝子更惨，上下一千多人，非死即伤，非擒即逃，连一个人也未曾留下，甚至辛苦建立起来的基业也全叫你们给烧了，片瓦不留……”

沉重的，紫千豪道：

“这就是一个‘欲’字在作祟，名欲、利欲、贪欲、嗔欲……而不论为了任何一桩挑起战火，那下场就必定是悲惨的，可怖的，血淋淋的，千古以来，在此等情形之下，结果全是一样，但人们却仍然不知避免，一再的轮回，一再的扮演，这其中，包括我自己在内……”

方樱沉默了，紫千豪也感触的不再开口，于是，他们缓缓的策马前行，

在转过一个小弯路之后，已看见路那头有一匹马地狂奔而来。

奔来的马匹是左丹的，左丹独个地坐在马上，隔着老单，他已扯开嗓门招呼着道：

“大哥，前面一片林子边有家石屋，是个守林子老头住的，我们已说好暂租他一夜了……”

等左丹圈过了马头和他们并肩而行，紫千豪平静的问：

“什么林子还需要人守？”

左丹忙道：

“香檀木林，很值钱呢，当然得有人守着，否则早就偷砍光了……”

点点头，紫千豪道：

“可靠么？”

左丹道：

“没有问题，那老头子一看就知道是个庄稼人，笨头笨脑粗手大脚的，连讲起话来，也含含混混……”

说到这里，左丹忽然觉得紫千豪好像有什么地方不大对劲，他仔细朝紫千豪脸上瞧着，边低切的道：

“大哥，怎么你呼吸这般沉重，不舒服么？”

是的，紫千豪的面色有些苍白，而苍白中更泛着灰青，隐隐的，竟然尚有汗水自鬓脚沁出，闻言，他强笑道：

“没有什么，……奴雄可在石崖那边等候么？”

左丹道：

“老金正在动手打扫屋子以备大哥休歇……”

一直看着紫千豪，左丹又紧张的道：

“大哥，你的气色十分不对，是不是伤口裂了？”

闭闭眼，紫千豪低沉的道：

“不要担心，只是有点痛罢了……”

咬着下唇，不敢再开口多说，他明白，紫千豪是一个惯于承受痛苦的人，他能忍受常人所无法忍受的压力，能负荷常人所无法负荷的重担——无论是精神或肉体的，如今他面上变色，冷汗涸消，这所谓的“只是有点痛”的真意，恐怕还不知道有多么个艰辛与难过法，而这种痛苦，一定已经发作了很久了，但他却一直隐讳着，闷不出声……

一侧，方樱也惊骇的道：

“紫帮主，你，你有伤？”

紫千豪淡淡的道：

“无关紧要，仅是些皮肉之伤而已……”

方樱也突觉出紫千豪的气色有些灰涩了，她是个精细的少女，但若非左丹提醒，她也几乎被紫千豪那种平静如常的情形隐瞒过去，这时，她看出紫千豪的脸上肌肉却在不可抑制的微微抽动了……

慌急的，方樱忙道：

“左壮士，请问那地方隔着这里还多远，紫帮主要马上休歇才行，他一定极痛了……”

左丹又何尝不知道？他的心里更是焦灼，用手朝大路边的一条小岔路指了指，他道：

“前面那条道尽头便是……”

方樱转脸看过去，不错，岔道尽头果然有一片黑黝黝的林子，林边，有一点昏昏黄黄的灯火隐约透出，那点灯火是如此晦黯而渺小，以致若不仔细注意，根本就看不出眼三匹马转过岔道，朝快速度在这条资只五只左右的凸路上奔行，轻轻的，一阵檀木香味随风飘来，越往前走，香味越浓烈，而这檀木香味又是幽雅与清冽的。闻在鼻端，直沁入脑，非常舒服，非常甜美，假如专程来游赏这个地方，却是很惬意的……

马匹颠簸着，虽然紫千豪坐下的“甲犀”已比寻常的马儿平稳得多，但对紫千豪如今的身体来说，仍是够得上难受的，“甲犀”的每一始步，每一落蹄，俱震得紫千豪全势欲裂，有如千针扎，万刀刚，痛楚不堪，可是，他却依旧若无其事的微笑着，边道：

“不要急，没有什么，我可以挺得住……”

很快的——对左丹与方樱来说，却是感到太漫长了——三匹马儿已来到这片黑檀木林子边的一所石屋之前，这所石屋，全是灰青色的大石块砌造而成，十分粗糙简陋，丝毫不能予人一种美感，但在此时此境，左丹和方樱已觉得不啻仙宫，哪还顾得粗糙不粗糙？简陋不简陋？

听到蹄声，金奴雄庞大的身影自石屋中出来，他笑呵呵的道：

“全清扫舒齐了，妈的，这老小子好像就从来没有整理过房子——”

话未说完，他见到紫千豪的惨澹神情亦不禁怔住了，怔怔的道：

“大哥，你，你怎么了？”

左丹翻身下马，叱道：

“还不快过来帮忙？大哥的旧创复发啦……”

惊得一哆嗦，金奴雄慌忙抢步上前，刚伸出双臂欲来扶持紫千豪，紫千豪已微微挥手，飘然甩授而下。那股子洒脱，那股子利落，就好像个没事人一样！

左丹忙起前道：

“大哥，我扶你……”

摇摇头，紫千豪一笑道：

“不用大惊小怪，我走得动！”

左丹无奈之下，只好与金奴雄小心翼翼的随着紫千豪往屋里行去，金奴雄满头雾水的道：

“奇怪，这是怎么回事，刚才大哥还好生生的嘛……”

一瞪眼，左丹道：

“大哥早就不舒服了，只是他一直强忍着……”

没有再多说，他们两人谨慎的伴随紫千豪入内，后面，方樱也是忧心忡忡的跟进来，又返身将那扇沉重的灰木门儿掩上了。

三十六、患未已 复现悍敌

这栋石屋十分狭窄，前后两间，前屋中，依檀木的原形自然制成的一张木桌与两把椅子摆在一边，也以檀木条胡乱钉妥的一张卧床便置于角隅，除此之外，只有谁在门后的几件炊具，再加上挂在壁间的一袭笠蓑而已，连

那张床上的破烂被褥，都是又黄又脏了。

方樱先赶到床边，皱着眉儿把被褥铺平弄妥，左丹又匆匆出去，在坐骑的皮囊内抽出一件黄绸披风来，进屋后将披风也铺在床上，一切搞得比较舒适些了，才由紫千豪半躺了上去。

任面色青白，冷汗滚滚，紫千豪仍旧咬着牙微笑：

“这屋本人呢，”

金奴雄忙道：

“他在林子里原来搭有一座草棚，今夜他又回那草棚睡觉去了，我已交给这老头子五两银子……”

蓦地抽搐了一下，紫千豪闭闭眼，又道：

“后面一间是做什么用的？”

咽了口唾沫，金奴雄呐呐的道：

“推置着一些砍好裁齐的香檀木，还有空间可以睡两个人……大哥，你的伤势要紧，这全是些小事……”

笑了笑，紫千豪微微抖颤着道：

“出门在外……任何小事也不可忽略，否则……就会因小而失大了……奴雄，你还要多……学……学……”

苦着脸，金奴雄道：

“我省得，大哥……”

在旁边焦急得直搓手，左丹插嘴道：

“大哥……你的旧伤复发，可是主要在那‘夜猫眼’的药性已经消失之故？”

点点头，紫千豪吸着气道：

“我想……是的……”

左丹惶然道：

“那么，我这就出去给大哥寻个郎中来……”

紫千豪身体有些痉挛，他咬着牙道：

“不用了……过一阵……就会好的……”

望着紫千豪眼前这等痛苦至极的形态，左丹与金奴雄俱不由心如刀割，恨不能以身相代，左丹焦急得就差点跪了下去，这时，他又不期然想起了“二头陀”蓝扬善当日在给紫千豪道出此法前所讲的话来：

“大哥……既是你以帮规逼咱，咱不照着你说的做也不成了，但咱却要先说明、使大哥暂时复原的方法是有，待到那一阵子过了之后，跟着来的是苦楚却难以尽言，挺得住，算是罕异，挺不住，重则丧命，轻则半残，大哥，你可得好生斟酌一番……”

想着，想着……左丹是越想越恐怖。越想起悚然，他觉得全身发凉，冷汗如浆，连脉搏也几乎停顿下来，颤栗的，他道：

“我看，大哥，还是请个郎中来看看为佳……”

紫千豪的面色是一种可怕的灰青，而汗珠子在灰青色的脸容上闪动，他一下一下的抽搐着，双目紧闭，却断续的道：

“不……用……没有……关系……”

站在床边的方樱，几乎把泪水都急出来了，她便咽着，转向左丹：

“左壮士……你要想法子，不能让紫帮主这样痛苦下去……他会承受不住的，左壮士……”

左丹已忧心如焚的道：

“我知道，我知道，但大哥不准我去请郎中……”

睁开眼，紫千豪艰辛的道：

“荒野……山郊……哪有……郎中……可请……？再……再说……我
旧……伤……亦非……一般……寻常郎中……所能医治……不用……麻烦
了！”

抽出自己的雪白丝绢来，方樱泪盈盈的为紫千豪拭去脸上的汗水，她急慌的道：

“紫帮主，请个郎中来总比你一个人在这里强熬痛苦好，我们都不懂医
术，一点忙也帮不上……”

喘息着，紫千豪道：

“不要紧……过一阵……就会好的……”

方樱急得泪如泉涌，她哀哀的道：

“看你的样子……紫帮主，你一定痛苦极了……你一个人在受苦，叫我
们怎忍得下……”

牙关紧咬着，紫千豪又开始一阵一阵的痉挛，他全身都在那么可怕的
颤动，汗如雨下，甚至面孔的五官全有些扭曲了……

金奴雄与左丹就像石塑木雕一样呆呆的站在一边，两个人的四只手都
握成了拳，目光悲惨而无助的留在他们大哥那张又发又青的痛楚面庞上，这
是一张多么令人辛酸的凄厉面庞啊……

一跺脚，金奴雄道：

“老左，非去请郎中来不可，你看看，大哥就要挺不住了哇……”

左丹为难道：

“但……大哥不准去请……”

双眼怒瞪，金奴雄道：

“现在顾得了这么多？你不去，我去，我宁愿这次违令受罚，也不能眼
睁睁的看着大哥受罪！”

神色一凛，左丹颌首道：

“好吧，就是这样，我去……”

他话还没有讲完，方樱已墓地发出一声尖叫——带着惊恐与哭泣的尖
叫！

两人几乎吓掉了魂，他们马上回顾，床上，紫千豪已经晕绝过去，正
斜斜歪倒在床沿！

左丹与金奴雄猛觉全身一凉，仅不由打了个寒颤，两人气急败坏的冲
到一边，小心翼翼的将紫千豪扶着躺好，他们在扶紫千豪的时候，四只伸出
的手全在禁不住的簌簌发抖……

静静的躺着，紫千豪双目紧闭，面容铁青——一种惨怖的深色铁青，
他毫无动静，连眼皮子也未曾动一下，若非还有那宛如游丝也似的微弱气息，
简直就不敢使人相信他还是有着生命的了……

抖着嗓子，左丹道：

“老金……你好生照顾大哥，我……我去去就来……”

金奴雄这偌大的汉子，铁也似的汉子，如今竟然已在双目中泛了泪，
他呜呜咽咽的道：

“快……快去快回……千万耽搁不得……假如大哥……有了个……长

短，我……我也不活啦……”

跺了跺脚，左丹道：

“我们全是一样……”

转过头，他又向方樱道：

“方姑娘，也有劳你了！”

方樱满面泪痕的点着头，她悲痛的道：

“左壮士，你快去吧……”

于是，左丹连拾掇一下也没有，启开门便长掠而去，矫健得像是一头振翼而起的苍鹰！

方樱走到床沿，轻轻蹲跪下来，用她的丝绢不住为紫千豪拭抹那滚滚流淌的汗水，一边仍不住的抽搐。

抽了抽鼻子，金奴雄叹了口气。行到门边砍得将门儿掩上，就在他刚刚伸手出去的一刹——

黑暗中，一条人影快如闪电般掠了进来，人未到，已传来他急促紧张的语声。

“老金小心！”

左丹脚尖沾地，立即叱道：

“关门，快！”

没有多想，金奴雄马上把门关紧，“咔嚓”一声下了横闩，他迷惘的回过身来，愣愣的道：“怎么回事？你不是出去请郎中么？为何前脚才出后脚又转了回来？有什么不对？”

左丹没有理他，急忙过去把石屋里仅有的一扇窗也闭上了，更将窗栓也插上，他吁了口气，表情异常沉重的道：

“老金，我们被人包围了！”

像是一个旱天惊雷般响在金奴雄的头顶。他大大的一呆，猛力摔摔脑袋，呐呐的道：

“什么？你……呃，你在说什么？”

左丹阴沉的道：

“我们已经被人包围了！”

几乎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金奴雄张口结舌：

“真的？你……你没有……搞错？”

方樱也惊悸的问：

“左壮士，是些什么人？”

用衣袖抹了把汗，左丹缓缓的道：

“方才我一出去，正要到林子牵马，隔着林边还有几步，就已听到一阵细碎的衣换鼎沸声。我马上警觉，又朝右面闪出。但右面也一样发出轻轻的脚步声，还有他们的急促呼吸声，因此，我立刻转回，就在入室的一刹，屋后的低洼处又发现了三四条极快闪动的人影，我想，大约这些朋友们是冲着我们而来了，照方才的情形看来，他们的人数相当不少，而且，已对这栋石室布成了包围之势！”

勃然大怒，金奴雄低声咆哮道：

“操他妈的二妹子，我要和这些王八蛋拚了。”

冷冷的，左丹道：

“不要鲁莽，一切以大哥得失为重！”

十分惊惧的，方樱道：

“左壮士，可知是哪一路的人吗？”

左丹摇摇头，道：

“不晓得，还没有和他们接触上！”

说到这里，左丹又转向金奴雄道：

“奴雄，你站在前后房的门边，监视后面那间房子，也在必要时助我一臂，我防守前门，还有——”

他对方樱道：

“方姑娘尚清暂时守护我紫大哥！”

方樱点头，急急来在床旁，又把怀中的匕首抽出紧握手，这时，金奴雄却道：

“老左，我们不冲出去看看么？光呆在这里等候挨打？”

重重一哼，左丹凛然的道：

“我们出去与对方拚战，假如万一有个什么人溜了进来，大哥的安危之资由谁来负责？”

金奴雄哑然无语，守在前后间相通的门边不动了，于是，整个石屋中完全静了下来，除了几个沉重的呼吸声外，连一丁点声响也没有，甚至摆在桌上的那盏油灯也是如此昏黯凄淡了……

时间在缓缓的过去，毫无异象的过去，窒间的过去——

金奴雄等待得有些不耐烦了，他转过脸来，正欲开口说些什么，屋外，已那么突兀的，尖锐的，恐怖的——响起了一个如狼嚎般的叫声：

“屋子里孤竹帮的遗孽听着，紫千豪听着，你们如今已全陷入我方重重包围之下，任是插翅也难飞渡，我们只要紫千豪一个人出来偿债，其他的人只要不干预，我们可以放你们生路一条，姓紫的，你有种就挺身出来，不要瘟在里面装歪种！”

猛一咬牙，左丹暴烈的道：

“来了，这些杀才！”

三十七、魅影现 毒火忠魂

沉住气，金奴雄望一眼方樱那苍白中融合了惶恐与惊悸的面容，这位半截山似的孤竹豪士低声安慰道：

“别担心，方姑娘，外头那些王八羔子啃不了我们，他们只是，呃，虚张声势罢了……”

迅速回头，左丹双目中煞气暴射，他急促的道：

“老金，我们哥俩任什么全可以豁出去，拼了这条命也不能让这些狗娘养的沾着大哥一根汗毛！”

一咧嘴，金奴雄壮烈的道：

“我晓得，好歹也就是如此了……”

石室中，飘散着浓厚的檀木香味，也漾溢着浓厚的紧张的、血腥的气息，现在，外面那艰厉的噪音又传了进来：

“紫千豪，你怕了么？寒了么？怎的一下子变得像个姐们一样扭扭怩怩

的不敢见人啦？你往日的气焰跑到哪里去了？以前的威风怎么还不赶快抖搂一番？妈的，就凭你这样畏缩着颗狗头就能在西睡称雄？”

凑近了窗口，左丹阴沉沉的答了腔：

“外面是哪个杂碎在满口放你娘的狗屁臭？报个名上来，也好叫你家大爷知道你是吃错了什么药！”

一阵夜梟也似的狂笑随在左丹的语尾之后扬起，那人迅速尖刻的道：

“小子，你虽然没有亮出万儿，我也知道你就是紫千豪的忠实鹰犬左丹！你未曾听出你家老祖宗的口音，你家老祖宗却辨得清你的嗓门！”

面色铁青着，左丹厉声道：

“你跑喝着就能唬得住你左大爷么？呸！就凭你这种下三流的角色也配叫紫大哥出去收拾你？小子，你把你自已看得也太高了，我姓左的摆平你还嫌弃了手呢！”

那狂悍的声音幕然又尖笑道。

“好大的口气，左丹，你整在房子里算不上好汉，来来来，是人种就滚出来，我单光要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下三流、上三流！”

一侧，金奴雄神色倏寒，他咬牙切齿的咆哮：

“单光，血狼星单光，原来竟是这个王八蛋！”

左丹冷森之极的一哼，道：

“在傲节山，就是这小子险些暗算了大哥！”

顿了顿，他又微带忧虑的道：

“但是，我们却不能不加意防范了，老金，听大哥说，他是个少见的阴狠诡辣之徒！”

金奴雄狠狠的道：

“去他妈的，姓单的老小子就算心肝上多生了十八个窍，也全是肉做的，我就不信他能刁上天了！”

唇角轻弯，左丹沉沉的道：

“还是小心点好——”

这时——

“血狼星”单光又在黑暗中大叫：

“咦？这算什么回子事？真的要起狗熊来了么？姓紫的不敢吭声露面，连你们这几个混球东西也装瘟做傻？妈的，你们孤竹帮还要不要再闯下去？你们一张张面皮还算是些人脸？”

冷凄凄的一笑，左丹高声应道：

“单光，你可合了‘阴魂不散’的那句话了，但你也只不过配做个‘阴魂’而已，根本见不得阳光，经不得天日，你哪一桩事不是用的险诈伎俩？哪一桩事不是用的卑鄙手法？妈的，以众凌寡，以大吃小，这也称得上英雄？充得起好汉？你不要在那里自己往脸上贴金，论起来，你给孤竹帮的小角色舐脚还嫌你他妈的舌头臭啦！”

猛的喝一声彩，金奴雄拍手道：

“好，骂得好！”

左丹又接着道：

“姓单的，你不用光在外头鸡毛子喊叫，老子们不吃这一套，你有种，你就冲进来试试！”

石屋外有一阵沉默，片刻后，单光的语声又阴恻恻的响了起来：

“左丹，你是死定了，单大爷要活剥了你的皮！”

狂笑一声，左丹道：

“只要你有这个道行，娃单的，我在等着！”

单光的声音忽然移近了一些，但仍旧隐藏在暗影里，看不清他的身形与确实位置：

“你马上就可以看到，左丹，马上！”

左丹回头看了一眼依然昏迷未醒的紫千豪，又转到床边方樱那张青白的面容上，他低促的道：

“全小心了——”

随着他的语尾，突然有一阵强烈的无形劲力虚空撞来，这阵无形劲力，就势如百柄巨锤齐搞，震得石屋小窗上的窗板粉碎如糜，四散飞射，连整栋石墙都似在扑籁籁的颤抖了……

窗边的左丹微微一闪，目光瞥处，已看到三条黑影，正乘着这一片劲力后的空档迅速往石屋接近，每人手中，却依稀握着一团黑糊糊的圆形物体！

目光中煞气暴射，左丹绝无丝毫犹豫，双手齐场，三柄弯刃短刀在倏闪之下以无比的快速电射而出，那潜近的两条人影，几乎连一丁点躲避的机会也没有，两个人惨叫一声，仰身翻倒，另一个也大叫着滚出了五步，这滚出去的人物刚刚挣扎着欲待爬起，他那两个同伴手中所执的黑色物体已掉在地下，随着掉在地下的两声清脆撞击震响，“呼”的一声，两团青森森、白毒毒的火光已贴地舒卷，就像恶魔的两只魔手一样，那么绝情的一下子把这尚在挣扎的仁兄包卷于内！

恶毒中泛白的火光似是透明的，宛如一只染着淡淡色彩的琉璃罩子，它罩着中间的风而那人的须眉头发加上肌肤衣衫俱在燃烧；这位朋友像是异猪痛苦。瘦个躯体刹时扭曲，面上五官也完全走了原体，他口中发出的恐怖尖号，简直就和野兽的惨嚎毫无二致，再衬托着那怪火燃烧肌肤时的一碰，“嗞”“嗞”一声，那一股子令人作呕的焦臭气息，老天，这等火焚活人的情形，也的确够瞧够受的了……

左丹见状之下，也不禁心头吃惊，越是如此。他越是更加留意，目光炯然，不敢有一点疏忽的监视着外面的动静！

守在两室当中的金奴雄只看见窗外火光闪闪，青中带白，耳听得那一阵阵的哀号厉叫，有如下了油锅的冤魂，他迷惑的道：

“老左，怎么回事？在杀猪拔毛？”

面色是严酷而冷森的，左丹道：

“他们有一种像是磷粉和硫磺捏合起来的火器，相当凶狠，有三个不开眼的东西妄想冲过来投掷，被我用短刀投中了，那玩决儿坠地爆裂，现在，正烧着他们自己，够惨……”

伸伸舌头、金奴雄道：

“乖乖……”

说着，他又忙道：

“你留心点，老左，别让他们有一个冲了进来，那种玩意是可以烧得穿透肉骨的，见风就燃，不烧干了不会熄灭……”

鼻端闻着那一股股恶臭焦呛的磷火气息，左丹皱着眉头，却全神贯注的瞧着窗外，边道：

“我晓得，你也不要再在旁边光说话，后面屋子多注意点，前边我自会防

范……”

这时，左丹已发觉又有一条人影捷如鹰隼般飞掠而来，隔着石室尚有丈二，双臂猛抖，人已倒翻而回，就在那人的身形往后回射下，一枚黑糊糊、圆浑浑的物体已奇准无比的对着窗口抛至！

一挫牙，左丹低叱；

“呸！”

银光摔映，他的一柄弯刃短刀已飞快射出，不偏不斜，恰好击中那枚抛来的黑球形物体！

于是“砰”的一声炸响，夜空中，火舌四灿，星焰点点，那枚火器又被左丹适时毁掉！

当流闪有如鬼火般的磷光还在周遭眨动着那冷凄凄的寒眸时，黑暗中，“血狼星”单光的声音又幽幽响起：

“左丹，你还真有两下子呢……”

左丹眉梢子一扬，也冷冷笑道：

“姓单的，你如果还有什么鬼城伎俩，不妨全抖出来，用不着在这里给你家左大爷高帽子戴！”

暗哑而阴沉的一笑，单光道：

“不要得意，姓左的，这才只是开始，大场面在后头，咱们是谢神戏，一台一台的来……”

接着，他又嘲弄的道：

“好运气不会永远是你们独占的。左丹，事实马上就会证明，紫千豪躲得了一次，避得过两次。却无法次次都那么凑巧，可叹的是，这一遭竟得拉上你们几个狗头陪葬，你们全等着吧，单大爷要你们慢慢的。慢慢的品尝单大爷给你们预备的这般滋味……”

觑难了语声发出之处——那是在一片枯萎的草丛边缘，黑黝黝的看得不甚真切，隔着石屋窗口约有丈多远，左丹双手猝扬，两柄弯刃短刀，在夜空中倏晃、已快得宛若横过苍空的流星般电射而去！

暴晃之声随着那激掷过去的力芒响起，两溜寒光还未曾射入草丛，已在，片突闪的炫目耀辉下“叮当”一声弹飞半空！

紧接着，单光狂傲的语音又传来：

“左丹，就凭这两下子三脚猫功夫，你就想暗算你家单大爷？你简直是在白日做梦！”

冷哼一声，左丹道：

“如果不服气，姓单的，你可以回报！”

大吼如雷，单光叱道：

“来了！”

就在那个“了”字还蹦跳在冷瑟的空气中时，一团黑糊糊的圆形物体已又急又快又狠又准的直奔窗口飞来！

天爷，又是那甫始撞击，便会出火的歹毒玩意！

左丹双目倏睁，一柄弯刃短刀已脱手而出，几乎就在他短刀出手的一刹，那团物体已被戳撞正着，“砰”的一声爆响中，一片青白耀眼的火光立即溅射四周，但是、跟在这一击之后，连串的“呼”“呼”被空声里，一枚一枚的黑圆形物体就似是流星一样紧接而至！

心口一紧，左丹双手不停，拥飞抖挥。一柄一柄的弯刃短刀便如银蛇

灿电一般激射飞旋，奇准无比的掠刺向那一团团凌空掷到的黑色物体上！

于是——

像是正月的花炮漫天，又似是庆典时的烟火绚丽——只是缺少了那缤纷的色彩，一蓬蓬的，一团团的青白色火焰夹杂着喷射的硝烟进舞，在这明灭不定的景致里，只是多了一股子奇异而邪恶的酷厉意味，当然，那散射的光焰并没有表示着任何和样的韵意，相反的，它是暴戾的，凶残的，血淋淋的！

围在左丹腰际皮鞘内的四十柄短刀，已迅速用尽了，现在，他仅剩下了三把，而窗外，那一团团黑糊糊伪圆形物体仍然无尽无绝的飞射过来！

左丹微黑而清坦的面容紧绷着，目光中间溢着如血的怒焰，他三柄仅有的弯刃短刀再次飞投出去，低叱道：

“老金来接！”

“接”字还在他舌尖上打转，金奴雄已掠到一边，手掌连翻，在一片连串的爆震声与火光里，这位“六甲神”的鞘上短刀已激射向下，同样准确无比的击撞向那一颗颗，凌空抛来的黑球形物体！

又快又急的抵挡着隐藏在黑夜里的敌人袭击，金奴雄边咆哮道：

“老左，我们光是呆在屋里挨打也不是事，这些黑糊糊的玩意就像抛绣球一样，一个接着一个往里面掷……”

“沙”“沙”两声，又是两把弯刃短刀自金奴雄手中射出，他挫着牙，双目怒突的再叫：

“咱们的短青子总有用完的时候，到了那时，再用什么去挡人家抛弃来的火器？”

冷静得近乎麻木的站在那里，左丹沉沉的道：

“我已经有了主意！”

紧盯着窗外动静，金奴雄一扬手，又是一柄弯刃短刀飞掠目标，在一片奇炫的火花映冈中，他面上带着重重的焦灼道：

“什么主意？”

左丹断然道：

“你背着大哥突围，我替你们阻敌！”

全身一震，金奴雄猛力摇头道：

“不行！”

神色一寒，左丹怒道：

“为何不行？”

满脸的横肉在微微颤动，金奴雄看上去十分丑陋的面庞上此刻意散发出一片凛烈而湛然的光辉，在这片光辉的笼罩下，这时，他竟显得如此豪壮，如此神圣，又如此高远，有力的，他道：

“由你背负大哥突围，我来断后！”

重重一哼，左丹道：

“为什么？”

没有回头，屋外的青白色磷火已经在逐渐熄灭，但却仍有黯淡的光闪在跳动，而这些光闪便映得金奴雄的面容越发阴暗了，他缓缓的道：

“我告诉你为什么，老左，在帮里，无论你的机智、武功、计谋，全比我高上很多，待人做事，你更较我老练精细，因此我若有了长短，对大哥，对全帮来说，充其量只是损失了一名弟兄，一个大头领而已，你却不同，你

如有了万一，则大哥与帮里的损失，将比失了我更来得严重……”

左丹暴烈的道：

“不要再争，你的功夫不及我，假如挡不住退敌，非但你我全逃不出，更把大哥也坑了，这岂是意气之举！”

倔强的摇摇头，金奴雄固执的道：

“我要负责断后！”

猛一跺脚，左丹眼全红了：

“金奴雄，你是一头蠢牛，我并不是在和你争英雄，我全是为了大哥，为了孤竹全帮的兴衰，现在不是你死我死的问题，关键全在大哥的安全上面，我功夫比你高一点，轻身之术亦较你来得强，由我断后，成功的希望多一些，况且，我也并不是光在这里缠战待毙，我也要找机会脱险，如果由你拒敌，你自信可以有把握掩护我们直到脱困之后为止么？你自信能够将你自己也救出险地么？你真是太糊涂四“沙”的一刀又出，金奴雄脸色黑中泛青，他的一双铜铃大眼布满了红丝，唇角也在不住的抽满，却是不回头，只管注意着窗外。

声音有些嘶哑的厉叫着，左丹道：

“金奴雄，你马上去背负大哥，把刀鞘给我！”

抖动了一下，金奴雄痛苦的道：

“我不能叫你去，老左，这种情形我们都看得明白，所谓断后，和战死两字的意义完全相同，只是字面极异而且……”

他咬着牙，又道：

“我若战死，帮里不会有大的损失，你如完了，全帮的损失会比折了我来得更大……”

气得全身簌簌抖索，左丹狠毒的道：

“金奴雄，你再不去背负大哥，你就是逼得我上梁山了，我立即便冲出去和他们决一死战，再不回头！”

就在金奴雄尚未及回话的当儿，石屋的后间突然传来一声爆响，接着青白色的火光闪映，后室堆积得满满的黑檀木块已熊熊燃烧起来，这些断截好了的黑檀木块堆放日久，又干又脆，只是一刹，已全部融于烈火之中，焦呛的磷火恶臭搀合着浓重的檀香气息，顿时便弥漫全屋，火光里，有白烟黑雾迷罩，几乎能把人的呼吸全窒息了！

左丹一步抢过去，略扫一眼又马上退回。他急怒的大叫：“那些王八羔子已把火器投进后舍了，金奴雄，你还在等什么？要全死在一起么？”

大吼一声，金奴雄语气如裂：

“好，好，我便依你！”

被室中充塞的浓烟硝雾呛得连声咳嗽，目红如火，左丹大叫：

“快过去背起大哥！”

他急扫了一边手足失措，惊悸莫名的方樱一眼，方樱这时早已被烟雾素得泪水流淌，连呛带咳，站都几乎站不稳了！

一探手上握住的“霸王掌”，左丹低促的道。

“方姑娘，你眼金奴雄一起退，如果万一无法脱险，你便任由他们擒掳，单光与你并无怨仇，谅他也不会如何为难你的！”

用手抹着横溢的泪水，方樱却大义凛然的道：

“不要管我，要死要活，我也全和你们一样！”

目光倏亮，左丹大赞道：

“好！”

几句话的工夫，金奴雄已经用他的宽边束腰带将昏迷未醒的紫千豪紧紧缚在背上，紫千豪的四眩剑，也斜斜插在他的腰间，一拍手，这位体魄魁梧的巨人已招呼道：

“行了，老左！”

此刻，想是又有那种白磷火器由后屋被积叠的黑檀木遮挡住的天窗式隙洞什么所在投掷了进来，在持续的爆响声中，火花四溅，磷烟熊熊，而那一堆一堆的黑檀木，老天爷，也就燃烧得越发凶猛了……

石屋之中，简直已看不清尺许外的景像，而热度之高，更是惊人，炙烈的空气仿佛也熔在火光内烧了起来，这栋石屋，宛似就成了一个大石蒸笼、呛窒得能将人的心肝撕裂，连喉咙亦像燃起一把火了！

左丹憋着一口气，暴吼道：

“冲出门后，我朝前扑，老金背着大哥往林子里急窜，方姑娘好生跟着，不要迷失！”

金奴雄大声咳着，边叫道：

“成，我们冲吧！”

狂啸如雷掠苍穹，左丹拔开门闩。暴掠向前，金奴雄接跟随上，人在半空，已突然斜斜扑向林边。

就在方樱也歪歪倒倒的跟着狂奔出来之际，左侧方，“血狼星”单光那阴森而得意的语声已沉沉传来。

“出来了？哈哈，孤竹帮的豪士们也会有如今这等狼狈之态？可笑啊可笑，”

摸准语声发来之处，左丹足尖族地，“霍”然回转，抖手便将仅存的两把木柄手斧其中的一把掷出，手斧的去势疾厉得难以言喻，只是微微一闪，已到了目的那边、

但是，单光的反应仍然抢先一步——

怪笑一声，单光那瘦削的身躯已凌空拔起，他却并不朝着左丹扑来，人在空中微侧。

已滚桶般翻落向金奴雄窜跃之处！

左丹喉头竟发出一声低吼，拚命追了过去，他的脚步甫始移动，留影中，两条彪形大汉已打群拦截上来！

尖厉的笑着，单光那黄焦焦的枯干面孔在夜色掩隐下浮漾着一抹揶揄的意味，他略微回头，叫道：

“桂家兄弟，你们切莫放过了紫千豪这个头号狗腿！”

那两名彪形大汉齐声轰诺，两人手中执的是一式成双“峨嵋刺”，扑了上来，连二话也不说，四只精亮闪烁的要命玩意已又狠又毒的猛刺在丹，二人身手健捷，招术老辣，甫一行动，便知道俱是硬把子！

左丹十分明白，今晚的形势可说险恶到了极点，非但敌众我寡，更加上了紫千豪的负伤昏迷，换句话说，紫千豪的制敌力量在目前不仅无法施展，反而形成了一种牵累——这是造成劣势的最大原因，况且，在对方强敌总数中，又是以出了名的阴毒角色“血狼星”单光为首，如此一来，消长立见，若不拚命，只怕难得侥幸了……

猛一挫牙，在轻脆的“咯崩”暴响中，左丹采取了一种不要命的焊野

战法，他毫不退避，“霸王掌”抡起一溜赤芒，在呼轰激涌的劲风里搂头盖脸劈向那“桂家兄弟”，同一时间，他编胸凹腹，闪电般左右晃动，而双方的接触是快逾电光石火的，四只峨嵋刺泛着点点很星飞轰而至，势子是急促不用说，就在不及人们眨眼的十分之一时间里，已擦着左丹的两肋过去，四条血口子立时翻卷，鲜血溅洒，而左丹的“霸王掌”也“咔嚓”一声将桂家兄弟两人中的一个砸得倒翻出去，头颅粉碎！

剩下的一位做梦也想不到左丹竟会这般的悍不畏死，他惊恐之下，倾力扑向一边，左手的峨嵋刺脱掌射去，以图阻止敌人的追击！

“哪里跑？”

狂吼着，左丹身形暴斜，“霸王掌”连探十七次紧追对方，左手微沉急抖，仅存的那把栗木柄手斧已“呼”声飞出，“噗”的一下深深砍入那位仁兄的后脑勺，在他“霸王掌”的挥舞下，对方脱手投来的那只钢刺也“叮当”一声被他震断成两截，滴溜的抛弹于夜空！

“呸”的吐了口唾沫，左丹连看也不看一眼自己身上的伤口，疯虎一般往前猛扑，但是，他方才扑出几步，右边，又在一片叱喝中冲来了三条人影，那三个人甫始冲到，三件兵器已流电飞鸿也似的狠狠招呼上来！

这时——

“血狼星”单光早已追上了金奴雄，他鬼筒也似的在一闪之下已拦到了金奴雄身前，往下招拉着的眼皮微微一扯，他好笑道：

“大块头，走不脱了。”

眼梢子里人影闪晃，金奴雄已立即停步，他一看挡在面前的人那副尊容，已然明白了对方是谁！

一只眼球怒瞪如铃，金奴雄厉吼道：

“姓单的，你他妈还算不算个人物？”

单光稀疏的倒搭眉一吊，阴毒的道：

“什么才叫人物？”

手中“金纹斧”斜举当阳，金奴雄恶狠狠的道：

“乘人之危，以众凌寡，暗袭隐伏，这就是你在江湖上闯出万儿来的本事么？”

哼了哼，单光道：

“金奴雄。你一定就是那‘六甲神’金奴雄了？你说出这番话来，却真个令人好笑，更使人觉得你的幼稚和愚蠢简直已到了可悲的地步，妈的，在如今这个场面是，单大爷还和你谈光明磊落？论江湖规矩？你不要在做你他妈的春秋大梦了！”

说到这里，单光右手那柄布满了尖锐利钻的，泛着精蓝光芒的“千锥锤”微微和左手上的雪亮“无耳短朝”一碰，在隐隐的金铁嗡嗡响里，他喘之以鼻的道：

“与孤竹帮谈仁义，和紫千家讲忠恕，全是对牛弹琴，你们不配，也不懂，你们知道的只是杀戈，只是暴力，只是凶残！现在，金奴雄，我单大爷就正准备好了这些牵赠给你们！”

金奴雄暗中蓄积功力，以便做倾力之一搏，表面上，他却故意装出一副怒不可退的模样吼道：

“单光，你这老王人羔子不要自命不凡，在孤竹帮眼里，你也只不过是下三流的，见不得人的鸡鸣鼠窃之人！”

哑生生的一笑，单光道：

“姓金的，你生得姑牛一样的块头，却只学会了逞口舌之利，专门与人家拌嘴？”

“唰”的锐响突起，金奴雄的“金纹斧”电旋而到，其快无匹，斧刃所指，正是单光的咽喉！

狂笑着，单光不闪不让，“千锥锤”奇准至极的一挥猛翻，“当”的一声，在火花四射里，已硬生生将金奴雄的一斧震开。

几乎分不出先后，就在单光的“千锥锤”翻起，他左手的“无耳短戟”已怪蛇般鲜点金奴雄胸膛！

金奴雄虽是抢先出手，单光的反击却是更为凌厉，非但立还颜色，而且声威夺人，不容抵挡！

大吼一声，金奴雄立即例跃，在埃身的一刹，“金纹斧”霍霍倒斩，在一片金光灿炫下，再度攻向敌人。

身形晃掠如电，单光在“金纹斧”的飞舞中其快天比物穿掠游移，同时，睡前齐出，扶万钧之力，含雷霆之感，而其隼厉与迅捷，简直已达到匪夷所思的地步了。

在团团蓝汪汪的与银灿灿的光辉交织穿针里，金奴雄的“金纹斧”马上便留然失色，虽然金奴雄仍然拚命招架，却明显的看出左支右拙，捉襟见肘的窘态了！

七招之后……

十五招之后……

“呱”的一声，金奴雄肩头的一块巴掌大小皮肉已应声飞起，被单光的“无耳短戟”扯落。

热血立溅，金奴雄咬紧牙关，双手持斧，一时旋舞如团云，一时砍劈似雷忤。一时直捣像箭标，一时翻滚若浪涌。呼呼轰轰，威势亦雄浑得紧！

但是——

单光的出手却是太快了，快得令人目炫神迷，心慌意乱，他所施展的招式更加奇玄怪异、瞬息万变，不仅纵横上下。凌猛无匹，尤能预察生机，一抢前占据有利攻拒角度，他的“千锥锤”与“无耳短戟”，便好像布成了一张罗网——以蓝光与银电所布成的死亡罗网。而金奴雄，则像是这面罗网中的一条鱼，一条强有力却难以挣扎的大鱼！

紫千豪被紧紧束缚在金奴雄的背后，他瘫痪也似的身体亦随着金奴雄的蹿跃掠动而不停的摇摆着，现在，他依旧未曾苏醒，那么沉迷的竟无感觉，俯在金奴雄背上的面庞偶尔因金奴雄的动作而被扬起，也仍是显得如此惨白又黯淡……

一面近乎戏弄的与金奴雄较斗着，单光一边悠哉悠哉，轻描淡写的嘲讽着道。

“就凭你这两下子刷锅本事也能在孤竹帮顶个大头领的名份？呸，快不要在单大爷面前丢人现眼了……”

右手闪电般十九锤，左手颤动如波，狂风暴雨也似连跟上二十七戟，在金奴雄的忙乱招架中，单光又笑呼啸的道：

“真冤枉啊，似你们这批饭桶，也能在西陲占住天下，我不禁要为西陲无人而浩叹……”

一双牛眼中血丝满布，面孔上的肌肉紧扯得血脉浮突，胀成了紫红泛

亮，汗水，黄豆般大小的一颗颗顺着脑门子往下淌，金奴雄一边奋力挥展他的“金纹斧”，一面大吼道：

“技不如人算不得丢人，他妈的心不像人那才值得浩叹，就似你姓单的这样！”

倏闪倏翻，锤戟互合猝弹，快得难言，“嗤”的一声，金奴雄宽阔结实的胸膛上顿时皮开肉绽，血流透衣，单光冷冷森森道：

“上天有眼，叫紫千豪出了意外昏迷不醒，这就叫报应，我是说呢，他放才这么瘟在屋里装歪种了……而你，姓金的，今夜你就是紫千豪的陪葬，老子要将你一丁一点的凌迟碎剐。”

喘息着拚斗，金奴雄倔强的叫道：

“妈的，你这不折不扣的叫‘落石下井’‘乘人之危’，大哥假如没出岔子，就凭你十个单光也不是对手！”

冷凄凄的笑着，单光出手之间却越来越歹毒：

“可惜目前情形不是这样，是么？就算如你所说，你那狗屁大哥如今却和个活死人无异了，嗯？”

奋力挥斧斩劈，金奴雄破口骂道：

“不要脸的东西……”

“千锥锤”暴起如千雷砸撞，劲气似长河泄流，“无耳短戟”飞旋像流水纵横，隼利宛如魔手漫天，单光突然之间使出全力搏杀而上，而且听得一声闷啤，金奴雄的一条左臂已齐肩被削落，前面身子也在眨眼间纵横布满了一条又一条的伤口，皮肉翻卷，血糊糊的惨不忍睹！

一声惊恐至极的尖叫出自在五步之外，早已被两个中年人物擒住的方樱口中，她疯狂的挣扎着，悲恸的哭喊着，欲待冲扑过来，但是，那两个身材瘦长、面孔阴沉狠酷的中年人却反剪了她的双手，使得她根本无法脱出，根本无力移动！

金奴雄在翻跌出去的一刹，犹记住他背后负着的紫千豪，他一个踉跄，不往后倒，用力朝前俯扑——免得压着了紫千豪，就在他偏倒的瞬间，肚腹之下，瘰疬的肠脏已被压得“噗叽叽”的流泄出来一大片！

大旋身，单光飞起一脚，“嚓”的掠过了倒在地下的金奴雄左眼，一颗核桃大小的，肉耸耸，血淋淋的眼球已爆裂弹出，痛得已奄奄一息的金奴雄全身猛烈抽搐，一下子蠕曲成了一团！

三十八、施酷虐 人面兽心

被那两名中年汉子夹制住的方樱，目睹这等惨状，精神上再也支持不住，她凄厉的喊叫一声，在喊叫声尚颤抖浩袅绕在寒瑟的空气中时，这位纤弱的姑娘已然晕绝过去！

金奴雄的面容，在这一刹间像已变成一张不似人脸的切了，原本黝黑铜亮的肤色，如今竟是纸一样的蜡白，宽净的嘴唇可怕的往两边咧开，而嘴唇是那种枯萎又干裂的灰色，他面上五官全因过份的痛苦而扭曲得居然易了原位，一只仅存的牛眼迷茫与空洞的大睁着，瞳仁的光辉已在扩散，漾浮起

死鱼眼珠那般的呆滞和木讷神情，全身都是血，满脸都是血，而血与肉搀合着，揉杂着，一片模糊，分不清哪是血，哪是肉了……

狼泉般喋喋怪笑，单光用脚尖轻轻踢了踢金奴雄硕大的头颅，他和鼻孔残忍的龇张着，冷酷中显得暴虐无比的道：

“六甲神，金奴雄，你只生着一张巧嘴，却似纸扎的一样不堪一击，现在，你知道谁比谁强了吧？哈哈哈哈……”

喉头间像被一口痰塞着，发出呼哈哈的抽噎声，金奴雄的巨大身躯在轻微的颤抖，他宛如仍在挣扎，仍在与死亡做最后的抗拒，虽然，这种努力已是可怜得微不足道了……

单光狠毒的道：

“姓金的，你想知道你的大阿哥安好么？当然，他目前仍极舒泰，不过，这种舒泰只怕维持不了多久啦，你们是手足，是弟兄，而手足弟兄，自将生死与共，福祸同享，你放心，老子会成全你们的，黄泉道上，你先走一步，你的大阿哥，嗯，还有那姓左的混帐，就会跟着赶上来了！”

像是炮火临熄前的突然明亮，金奴雄竟然提起最后一口气开了口，虽然，他的语声已是如此低呛与艰涩了：

“单光……单光……因果……循环……报……报应不爽……你……你等着……孤竹帮……孤竹帮的搏……命……巾……即将飘到……你的头顶！”

额上青筋暴起，单光狂笑道：

“孤竹帮的搏命巾？哈哈，那只是吓唬一些窝囊废的，你却想在回老家之前拿着它来威胁我？姓金的，叫孤竹帮上上下下的杂碎们全来找我吧，看我在不在乎，看看他们的命运更能比你强到哪里！”

猛的一痉挛，金奴雄一口鲜血喷了出来，他声嘶力竭，摧肝沥胆的悲凉大叫：

“大哥啊……我……我对不起你……我要去了……去了啊……”

叫声宛若厉鬼的泣号，悠悠传扬四周，又徐徐寂渺，而金奴雄已蜷在地上永远也不能动弹了，他俯卧在那里，让自己的鲜血来浸润着他，那柄沉重而锋利的“金纹斧”，便冷清清的弃置于他尸身的三步之前，“金纹斧”的斧刃仍在闪着泛着凄生生的光芒，但是，在这时看去，那光芒竟是如此悲哀，如此孤单，又如此落寞了啊……

望了一眼和金奴雄倒在一起，依旧晕途未醒的紫千豪，单光又恶毒的笑了，他喃喃的道：

“姓紫的，我盼了九年的日子，今天终于叫我等到了，是够漫长，是够难捱，但我到底还是熬到了……你取了我一半耳朵、我却要你的一条性命来偿还，这是十分公平的，连本带利，我们两不相欠……”

单光双目中射出来的光芒是狠辣的，残忍的，狂野而又凶暴的，就像是一头猛兽在提取到他的猎物时那般满足而又邪恶，一种血淋淋的满足，加上一种毒酷的邪恶……

蓦然——

一声厉噪尖锐的钻进人们的耳膜中，随着这声噪叫，又紧跟着再响起一声惨号，那边，与左丹缠战着的三个人已有两个打着转子旋倒手地，而左丹，却快如奔马般扑了过来！

冷森的一哼，单光低促的道：

“宋德、易无风，你两个把这妞儿押到后面去！”

那两个中年人物答应一声，拖着晕途未醒的方樱便往林边急去，眉宇间隐蕴着一股可怖的煞气，单光缓步走到金奴雄的尸体之前！

于是——

喘息着，满头大汗的左丹已欺然长射而到，这时，除了两助的伤口外，他的胸膛也翻裂开一条血槽，身形甫落，左丹已“呼”的斜旋五步，拴着满口钢牙，他嘶哑的叫：

“老金——”

冷冷的，单光用左手的“无耳短戟”如背后的地下一指，道：

“只怕他再也不能答应你了！”

目光随着单光的前尖看去，这一看，左丹的面色立刻惨变，他大大的摇晃了一下，在唇边肌肉的抖颤中，他悲愤至极的哀吼：

“好狠阿……”

单光皮笑肉不笑的一激牙，道：

“江湖男儿，就应该这样死掉才算是英雄，姓左的，我想你也应该拣个相同的死法！”

双眼已宛似盈盈治血，一阵一阵的抖索着，左丹目眦崩裂，他狂厉的大叫：

“单光，是你杀死金奴雄的？”

眼皮子一吊，单光阴笑的道：

“一点也不错！”

定定的瞪视着在金奴雄背上寂然不动的紫千豪，左丹禁不住打了个寒票，他恐怖的道：

“紫大哥……也遭到你的毒手了？”

嘿嘿一笑，单光道：

“这用还没有，从开始到现在，你的狗兄大哥便一直这么死沉沉的赖在人家身上，不过，虽然还没有开始整治他，也就差不多了，当然，我想你也明白，你的紫大哥在九年前削掉我一只左耳，今天，他要偿还的却不只是一只左耳了……”

左丹强自镇定着自己，他一抹眼角流淌的血丝，深深吸一口气，悲厉的道：

“方樱方姑娘呢？”

一眨眼，单光道：

“这妮子还会逃出我的掌握么？”

一跺脚，左丹正想再说什么，后面，一条人影已踉踉跄跄的，发了疯似的冲了过来，一路跑，一边惨怖哀号：

“单前辈，单前辈，左丹杀了我的两个拜兄了，他杀了我的两个拜兄，你要替我们报仇啊，你不能放地逃掉……”

神色如霜，单光著然暴叱道：

“黄扬，你给老子住口！这等惊惶失措，沉不住气的模样，也不怕丢了‘南河三蛟’的名声？”

冲来的那人——黄扬，闻言之下骤然停住，这是一个瘦长汉子，年约三旬左右，此刻，他一张颧骨高耸，寡皮少肉的面孔上正沾满了斑斑泪痕，他呆呆的站在五步之外，身子在一下一下的抽搐着，一双眼睛，却怨恨得像毒蛇的蛇信子一样死死突瞪着左丹……”

暴戾而狂傲的单光道：

“黄杨。你放心、我带你们出来，自然就会对你们有个交待，左丹伤了你的两个拜兄，我叫他用他的狗命，来顶还！”

蓦的一激灵，黄扬悲痛的叫：

“单前辈，擒住这厮之后，乞请前辈交予晚生处置！”

邪恶的一笑，单光颌首道：

“可以！”

左丹虽然在极度的哀伤与绝望之下，他却仍未放弃最后的挣扎希望，当然，他知道情势既已到达如今的恶劣地步，再想扭转大局，只怕是不可能了，但是。他却决不就此服输，更不就此认命，他依然要做最后的一搏，出现奇迹的机会固则十分渺茫，但却比之束手就缚要高明得多，而且，左丹宁愿在厮杀中被敌人乱刀斩死，也不甘咽下这一口难咽之气，生命自是可贵，但不能屈的，还有骨气！除了这些，左丹不由泪水往肚中倒流，他不能任他兄弟的热血枉溅啊……

现在——

单光踏前了半尺，阴恻恻的道：

“姓左的，你是要我送你上道呢，还是自己动手？要知道，我若送你上道，只怕你将颇不舒服……”

缓缓的，左丹低下头来，他在刚低下头的一刹，手中“霸王掌”已“呼”的狂劈单光！单光两眼中的精芒倏然闪射，他和对付金奴雄时一样，依然不让不避，左手“无耳短戟”在一片暴映的炫目银电中猝扬猛翻，右手的“千锥锤”已旱雷也似快不可言的直捣左丹头颅！

双方一交锋，左丹已觉出敌人功力只强悍熟练，确已到达登堂入室的地步了，同时，左丹也判断出自己决不会是对方之敌！

似一只陀螺一般，左丹速速狂转而出，在转动中，他的“霸王掌”纵横飞劈，红光翻腾，有如赤带掠幻，朱红烧天，挟着江河长泄的凌猛威力罩向强敌！

于是，单光的身形亦开始了快速至极的旋闪游掠，右手“千锥锤”起如蓝雷漫天，呼轰交织，左手“无耳短戟”，施展得似是万千流光穿舞，布满了寸寸空隙，劲气回荡冲激，发出阵阵尖啸如泛，而沙飞石走，压力回布，声势之惊人，实在不愧为武林中有数的绝才之一！

左丹的功力是在金奴雄之上的，而且超出他不少，非但如此，左丹的智慧与机谋也是金奴雄所难以比拟的，可是，左丹强虽是比较金奴雄强了，若和单光论起来，却是自然差上一段距离，而高手搏命，休说差上一段距离，便是毫厘之傲，也往往就可以分胜负，定生死了……

两人的较斗，全是其快无匹的，有如流星曳空、电光石火，稍触即分，甫接立变，在狠辣上，单光固是块够得上的材料，而左丹也以歹毒出了名，双方出手之间。丝毫不为敌人留下一点退路，不让对方有一丁点回转的余地，全是急杀猛砍，凌厉攻拒，每一招皆指向敌人致命之处，每一式全招呼向对方要害，左丹极为吃力的抵抗着单光的狂悍攻击，他虽说并非单光的敌手，但是；在一半时之间，尚可以勉力支撑……

在激战中，单光阴沉的笑了。他道：

“嗯。姓左的，看不出你还真有两下！”

汗水随着左丹的身形移动而挥洒，他的“霸王掌”在翻飞掠闪中映起

了一条条彩带般的红光，憋着气，他切齿嗔目道：

“你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单光，你记住了，我兄弟的血。全要从你身上流回来！”

喋喋怪笑，穿越晃移下，单光倏出九锤十九戟，寒辉交闪里，他再是九锤十九戟：

“姓左的，只要你有法子，我单光一条老命便在这里摆着，你尽可以伸手取去——”

“嚓”的一响，单光一朝掠过左丹的颊边，一股鲜血随着左丹右颊的肌肉翻裂突然喷溅，在左丹的歪斜倒退中，单光锤戟并出，又是狂风暴雨般急罩过去！

于是，左丹倾力招架，再度狼狈倒退！

单光讽辱的大笑道：

“怕只怕你取不了老子的命反而赔了你自己的这一条哪……”

任颊上的鲜血流淌，左丹连吭也不吭，眉头也不皱一下，他脚步一点猛撑，人已斜着暴射而出！

怒叱一声，单光如影随形，紧跟而上：

“跑？哪里跑？”

蓦然在空中连连翻着空心筋斗，左丹在身形的弹跃之中，勉强避过了单光一连串的追求，这时，已猝然一个侧旋，凌空飞扑到金奴雄的尸体之分，也是紫千豪昏迷未醒之处！

“你是妄想！”

单光厉吼着，一阵风也似的衔尾追到，而同一时间，那位叫黄扬的仁兄也一探手中的“三棱剑”，从斜刺里扑杀上来！

左手竖立如刃，左丹又快又准的切了下去，于是，缚连在紫千豪与金奴雄身上的束带，全已齐掌而断，可是，左丹也仅仅能多出这一点时间而已，现在，单光的影子已巨鸟般迎头罩下！

“霸王掌”以前所未有的力量呼轰旋舞，劲气充斥四溢，在一片强大的力道里，“霸王掌”突然幻成千百光影，自四面八方凶猛的往单光卷去！

怒骂一声，单光已经扑落的身躯竟如此奇异的猝而硬生生折弯出六尺，这时，那黄扬却恰好冲了过来！

在闪泛的红光掌影映印下，有如魔鬼的手爪自虚无中飞来，从地底下涌起，那么密，那么快，又那么绝，只见掌影纵横穿织，“呛呛唧唧”的金铁交击声马上连串传出，只是眨眼，那黄扬已狂吼着重重摔跌出去，他的两条肋骨，已全在这一刹间被左丹的“霸王掌”所砸碎，一根根的，白森森的参差不齐的穿肤而出，他的“三棱剑”也一下子抛起了半天高！

此际——

单光已电转回，诸状之下，这位狠毒绝伦的人物不由双眼全变红了，他长啸一声，在尖锐而凄怖的啸声波颤里，他的“千锥锤”与“无耳短戟”简直全已化成了一阵一阵的，一片片的，只见形影而不见实质的光雨，流泻着，激荡着，汹涌着，旋回着，猛烈得无可言喻的攻向了左丹！

如今，左丹是半蹲着，他头发披散，面容狰狞，牙齿深深陷入下唇，他已豁将出去，什么全不管，什么全不想了，只凭着一口气，一份忠，一股勇，那么悍然不屈的竭力以手中“霸王掌”拚死力敌！

在力量与光芒的探合中，跟着就是热血的进溅，而猩红的血，有如一

朵朵奇形怪状的小红花，那般凄艳得断人肛肠的往四边洒出，利器割肉的声音夹杂着人们在痛苦压力下的呼吸，左丹已劈哩砰隆翻出去十多步远，全身猛然一挺，在一阵断续的，吃语似的，却悲惨而绝望的咕喀喀吸气声中一下瞪大了眼，而那双眼，却毫无生气……

单光落在一文之外，他也在大大的喘着粗气，好半晌，他才狠狠朝地下吐了一口唾沫，步履蹒跚得一拐一拐的走了过来。

他来到左丹仰卧着的地方，俯下身，看了看左丹那双几欲突出眼眶的珠子，而左丹的两只眼却呆呆的瞪视着夜空，瞳仁是死沉的，木然的毫无表情的，他的脸容也是同样的歪曲的冻凝着，在那冻凝的肌肉里，冻凝的皱格中，显可易见的包含了多少不甘，多少愤怒，多少悲痛，更有多少焦虑，但是，他总已摆脱了人世间一切烦恼了，他已去到一个无忧而永恒的境界，不论他是否真的想去，他却总已去了……

阴沉着脸，单光站直身子，他的大腿根一直到膝盖，被左丹的“霸王掌”那尖利的指尖划开了一条有半尺长的血口子，白嫩嫩的，红鲜鲜的肌肉翻卷出来，看上去十分吓人，他的左边裤管，如今也全被血水给浸透了！

恶毒的凝视着左丹的尸体，“霸王掌”仍然紧握在左丹的手中，单光突然大叫一声，“无耳短戟”微举摔落，“咔嚓”轻响，左丹的右手已被刮断，带着“霸王掌”飞抛至黑檀木林中！

狂吼着，单光的“无耳短戟”就像疯了一样起落不停的残害着左丹的尸身，一蓬蓬的鲜血扬起，一块块的碎肉飞掷，单光的双目闪烁着邪异而怪诡的红光，他就像在分解一头豹，猛宰一头猪那样残忍的毁割着左丹的尸体，一边口中还发出那种令人毛发惊然的厉叫……

良久——

单光呆了，他大大的喘着气，最后一下子用他的“千锥锤”砸碎了左丹的头颅，然后，他以“无耳短戟”支撑着疲乏的身体，满足而带着发泄后那种尽兴的痛快形态，注视着地下的左丹遗骸，而左丹遗骸，那……那已不能称做为了一具尸体了，那只是一堆烂肉，一片肉酱，搀合了骨头，毛发，腑脏与鲜血的肉酱！

用手背抹去溅沾在脸上的点点肉糜与血迹，单光如癫疯似的仰首狂笑着，他的笑声是如此恐怖，如此高昂，又如此尖厉，宛若冤鬼夜泣，的魂呼啸，能把人们的心全给惊寒了……

林边，约在十几步外的那两个中年人物，嗯，一个叫宋德，一个叫易天风，两个人全像傻了一样木呆呆的僵立在那里，两人的眼神中，全透露出无可掩隐的惊悸与震撼，他们面色发青的目睹着这惨绝人寰的暴行，而他们也是人，他们做梦也不会想到，单光竟会把一个同类的遗体这般毁灭，这样残害……

两个人依旧夹持着方樱，方樱却尚未苏醒过来，她受的惊吓太多，刺激也太多了，固然，生命的殒落是平凡的，是不足为奇的，不过，那也要看以什么方式去将生命结束，但，不论是何种方式，却决非单光采取的这一种，这是多么残酷，多么狠毒，又多么灭绝人性的方式啊，单光的举止，已不似一个人所能做出的行为，因为，一个人哪会有这般暴戾凶恶的心肠？单光难道果真人如其号，是天上的“血狼星”突降下来的么？

逐渐的，单光总算将那种疯狂与失去自我的心神收了回来，他吁了口气，瞪着那边自在发呆的宋德及易天风二人，黄疏疏的眉毛倏竖，冷森而又

阴沉的道：

“你们两位，戏，看够了吧？”

闻言之下，两位仁兄顿觉一股寒气浸透全身，俱不由打了个哆嗦，心腔狂跳着，二人像噩梦初醒般惊悟过来，连一句话也不敢回撞，拖扯着方樱惶恐的急步走向这边。

唇角噙着一抹得意的狠厉阴笑，单光道：

“怎么样？单太爷还可以称得一把手吧？”

两人忍不住面色发白，宋德连忙微带颤音的道：

“单爷技艺超绝，登峰造极，何止是一把手，简直已是武林宗师，两道始祖了……”

易天风也诚惶诚恐，冷汗涔涔的道：

“说得是，说得是，来日还望单爷多多栽培我哥俩……今夕一见单爷功夫，我哥俩才算折服了，单爷真是天外天，人上人，样样仅强，般般拔草，江湖道上，将来必然全属单爷天下……”

要死不活的一笑，单光道：

“嗯，其实你们一个‘飞蛇链’宋德，一个‘断半山’易天风，万儿也都不差哪……”

宋德与易天风全不由激灵一下，二人忙道：

“哪里哪里，是单爷夸奖了，看重了……”

吁了口气，单光有掩饰不住的得意之色：

“我单光也不是吹嘘夸大，普天之下，只怕胆敢和我正面作对的还找不出几个人来，嘿嘿，谁要占了我姓单的便宜，我不叫他凌迟碎剐，也让他五马分尸，落个死无葬身之地！”

眼皮子一耷拉，单光又阴沉沉的道：

“面前，便是一个最好的实例，姓紫的混小子削掉我一半左耳，我便要他一条性命来赔偿，而且，他还赔偿得极其痛苦，另外，我更叫他坠上两个垫底的！”

易天风连冷汗也不敢抹，一叠连声道：

“自然，这个自然，谁叫他们有眼无珠，开罪了单爷你！这全是管由自取，怨不得人……”

一瞪眼，单光狂傲的道：

“谁敢怨我？”

两位又是齐齐一哆嗦，连奉承带阿谀；

“谁敢？谁也不敢啊，就是老天爷够胆子，只怕也没有人这般不自量力，自寻绝路！”

嘿嘿一笑，单光受用十分的道：

“说得对，哪个犯了‘血狼星’，即是哪个向生命道‘再会’的时候了，哈哈……”

这一阵笑，笑得有如鬼号狼降，就宛似有一只手抓进了人们心里，宋德与易天风全不由周身发冷，腑脏抽搐，甚至连鸡皮疙瘩都浮起来了，但是，他们却不敢丝毫表露内心的感觉，也只好张大了嘴巴，一个劲的陪着单光子笑，哈哈，呼呼呼，就似在嚎丧一样……

蓦然——

单光停住了笑，冷冷的道：

“不准笑了！”

两人慌忙闭上嘴巴，惊惧而畏缩的愣在那里，两颗心全在七上八下的忐忑着，摸不清这喜怒无常，暴虐邪恶的“血狼星”又在动什么歪点子了，他们明白，不会有好事……

微微仰起头来，单光深深吸了口气，缓缓的道：

“今晚，我带了‘桂家兄弟’‘南河三蛟’‘小黑龙’‘阴山双翼’及你二位一共十一个人来伏袭紫千豪，虽说我们折了八个人，却仍旧值得，除了紫千豪被活擒之外，他的两个得力爪牙左丹与金奴雄俱被摆平，连那性方的贱人也一遭拿住了！”

顿了顿，他又道：

“损几个人无所谓，只要这口怨气能出，再多死两个也没有关系，你们说是也不是？”

宋德与易天风在一震之下惶恐的答道：

“是，是，当然是……”

斜眼看了看尚未醒来的方樱，易天风鼓着胆子问道：

“单爷，这位姑娘，呃，你老认得？”

一点头，单光道：

“不错，她是‘银坝子’‘白眼婆’莫玉的义女，多日之前，我到‘银坝子’会晤莫玉之时，曾见过她！”

吃了一惊，宋德接着道：

“那……这样说起来，你老与莫玉也算有旧了，单爷，我们如此对待她，似乎，呢，不太好吧？”

易天风也迷惘的道：

“只怕莫玉知道了会有所不满……”

冷哼一声，单光道：

“我说你两个一对呆鸟，真是一点也不错，莫玉胆敢对我不满？她又怎能对我不满？哼！如果她知道了此事，对我连声道谢还来不及呢，我等于是在帮她的忙！”

两个人不由一愣，脱口道：

“擒住她的义女等于是帮她忙？”

眉毛一扬，单光道：

“正是！”

二位仁兄满头雾水的互望一眼，怔怔的摸不清头脑，只是一个劲的苦笑着，又不敢多问……

眨眨眼，单光道：

“你们真叫呆啊，这又有什么不明白？”

不待二人说话，单光又道：

“我问你们，莫玉和紫千豪有不共戴天之仇，势不两立，形同水火，这一点，你们知道不？”

宋德与易天风连忙点头道：

“这个知道……”

单光接着道：

“那么，莫玉的义女应该站在哪一边？”

二人脱口道：

“当然是和莫玉同一阵线？”

嘿嘿一笑，单光嘲弄的道：

“现在，他为什么又跟着紫千豪走？而看情形，她并非遭受胁迫，而是心甘情愿跟着他们走的，这，表示着什么意思？你们两个呆鸟给我说说看？”

宋德和易天风先是一怔，随即双双惊呼：“叛逆！”

用力颌首，单光道：

“总算开窍了，你们说，我捉住了背叛莫玉的人，而这人又是莫玉的义女，该不该大大的感激我呢？”

宋德与易无风二人一个劲的点头道：

“应该的，绝对是应该的……”

“嗨”了一声，单光道：

“这不结了？老实说，我姓单的哪一次不是料事如神，十拿九稳？就这次跟踪紫千豪的事来说吧，我一在‘东隆镇’闻得到‘小黑龙’赵坤发现紫千豪等人的行踪，便马上判断出紫千豪的弱点来，嘿嘿，那一天，在夜袭傲节山之时，紫千豪自受极重创伤，那些伤势相当沉重，不论他用什么奇丹妙药来医治，也断断不会在这有数的一段短短日子里完全痊愈，因此，我臆测他的功力必然未曾俱皆恢复，却不想他竟惨重到这等地步，这小子身有如此剧伤却仍敢轻骑简从的下山冒险，真是不知死活，也该他倒运，落到我们手中，不过，我也用不着隐瞒，我对他确实十分顾忌，这小子实在够行，否则，我也不会迟迟不敢下手，一直远远单吊着了！”

易无风献媚的道：

“我们虽是在远处跟随他们，单爷你老却好眼力，一下子便看出紫千豪在马上有些不对了，当时，你老不是即曾说过，他可能是旧创复发了？果然被你老猜着了……”

哈哈大笑，单光道：

“若非我看出姓紫的旧创复发，今天晚上，这个险冒不冒我还真得多思付思忖呢……”

说着，他移动了一下受伤的左腿，狠辣的道：

“好了，现在我们就过去侍候侍候孤竹帮帮主，不要忘记，夜一长，梦就多了！”

宋德和易天风连声答好，他们两人夹持着方樱，随在单光后面朝着金奴雄的尸体这边行来。

转过身，单光步履蹒跚而艰辛的向前走去，但是，他刚刚走几步，却突然全身一震，如遭雷画般僵在那里，在脸孔肌肉的急速牵动中，他摧肝沥胆殷切齿厉叫：

“紫千豪呢？紫千豪到哪里去了？”

宋德与易天风闻言之下，也仅不由同时吓呆了，他们双眼发直的望了过去，可不是，十来步外，除了金奴雄那具断了手臂的惨怖尸体外，哪里还有紫千豪的影子？而不久之前，紫千豪明明还晕迷在金奴雄尸旁的啊！

三十九、脱魔手 苍天有眼

单光焦黄的面庞，在这一刹那完全变成青紫色，豆大的汗珠自额际消溶淌下，他突瞪着那双细长的眼睛，眼珠却宛似要夺眶而出，满口的牙齿挫磨着，发出“咯”“咯”的声响，那神态，简直怨毒极了，愤怒极了，但是，假如你细心观察，包含在那愤怒怨毒中，还更有一丝难以看出的惶恐与畏惧！

后面，宋德和易天风两人更是傻了眼，他们面面相觑，连大气也不敢透一口，真默中，他们惊怯而慌张的朝四周的黑暗探索着，在这瞬息，像是一片浓重的阴息，一股冷森的寒流侵袭着他们全身，笼罩着他们的心里，而四周是如死的沉寂，如死的静悄，没有一丁点声息……风拂着，黑檀木林子在那哗啦哗啦的摇晃着，每一抹黑影的闪动，每一根枝桠的磨擦，却有着那么一种怪异的恐惧，邪恶的忐忑，以及一种仿佛无声，却深深震撼着他们心弦的嘲笑，死亡的，狠酷的，咬牙切齿的狂笑！

狂吼一声，单光双目中红光闪射，他歪曲着面容，倒竖着眉毛，尖厉而暴戾之极大叫：

“你们两个混帐尚在寻什么？还不赶快给我去搜！”

两个人猛然打了一个冷颤，手足无措的拖着方樱便往前面小径上走，单光厉烈的叫：

“你们到哪里去？”

宋德及易天风不禁又呆住了，他们僵直的停下，两张黄瘦的面孔上布满了迷惘及畏缩的形色，易天风咽了口唾液，呐呐的道：

“不是说……呃，单爷，你不是要我们去追搜紫千豪么？”

因过度的愤怒而使得削薄的嘴唇也在不可抑制的抽搐了，单光凶恶而粗暴的道：

“你们这一对王八蛋的狗头！叫你们去搜寻紫千豪的踪迹，你们还拖着这个累赘作啥？”

吸口气压压火，单光又阴毒的道：

“而且，你们走的方位也不对，紫千豪一定是朝着林子逃了，他岂会愚蠢到顺着小路往前走？”

宋德忙道：

“那么，单爷，我们就将这女子放在此地，往林子里搜一搜了……”

怪吼一声，单光暴辣的道：

“废话！你们从右边搜，我自左边搜，现在，你们还等什么？要老子来抬你们进林子去么！”

吓得一哆嗦，宋德与易天风两个再也不敢多吭一声，他们丢下了昏迷瘫软的方樱，拔出家伙，连奔带跑的冲向后面的黑檀木林子里……

恨得猛一跺脚，单光走到金奴雄的尸体旁边，俯下身来，细细查视，嗯，方才束缚着紫千豪的那根腰带已被弃置在一侧，腰带早已断成了好多截，那是左丹先时用手掌切断的，此外，草地上有着零乱揉皱的痕印，以及点点斑斑的血踪，除了这些，就再也找不出别的来了，紫千豪的失踪，就好像突然消失在空气里一样，那么无声无息，那么静寂悄然，就如此好端端的便会一下子不见了……

狂厉的咆哮着，单光大叫道：

“又会跑了么？他又会跑了么？”

蓦地——

他宛似想起了什么，急切的翻转过金奴雄的尸身，意因寻找原先别在

金奴雄腰上的那柄四弦剑，但是，他又失望了，金奴雄的腰际已然空空如也，那柄四弦剑早已踪影不见。

单光的喉结在不住上下移动着，额头的青筋，有如蚯蚓般根根暴起，在汗水流淌中，他野兽般的粗浊喘息，目光是酷热而凶暴的，更带着一股骇人的疯狂及愤怒，突然间——

他举起双手的兵器——千锥锤及无耳短戟，有如在砍斩一条破麻布袋似的猛力砍斩金奴雄的尸身，沉重的千锥锤与锋利的无耳短戟映闪着寒光，就那么不停不歇的，暴风骤雨一般将金奴雄硕壮的尸体碎为寸断，成为血肉模糊的一堆！

浑身沾满了血迹，粘贴着肉糜与碎布，单光却连眉头都不皱一下，他暴睁一双阴残的细眼，露出发黄的牙齿，一直到他感觉疲倦了，才恶毒的邪笑着退到一边！

凝注金奴雄宛如肉酱般的尸体，单光似是做过一件最得意的事情一样，满足而又嘲讽的道：

“姓金的，谁叫你不紫千豪潜逃的时候出声警告？虽然那时你已死了，却仍然应该示警相阻，嘿嘿，你不帮忙，依旧护着娃紫的，那你就怪不得老子要将你碎尸万段了！”

说到这里他仰天厉笑，口沫四溅中，他又转朝阴沉深黝的黑檀木林子，凶烈的吼道：

“紫千豪，你看见了么？单大爷已将你的两个手下全凌迟碎剐啦，你如今有什么感觉？一定是痛恨又加上愤怒的吧？如果你是姓紫的，你就该滚出来与我决一死战，顺便也替你的弟兄们报仇，不要忘记，他们全是为了你才会落得眼前的惨状的，紫千豪，你不要闷声不响，装歪耍熊，你一定听得见我的说话，一定看得见这里的情景，姓紫的，在孤竹帮你是大阿哥的身份，你知道么？大阿哥就得撑起大阿哥的架子，难道说，你就这般不仁不义，眼睁睁看着你的属下被我宰杀后却缩着狗头连声大气也不敢吭？”

单光的吼骂叫嚣带着无比的讽辱与讥刺，更是那般粗变及横暴，他那沙哑中含蕴了狂虐的语声飘扬在冷瑟的夜空，萦绕于黑沉的林隙，也传播在岑寂的旷野里，但是，除了隐隐的空洞的渺渺语声在消散，凄凄的寒风在吹扬，却没有引起丝毫反应，紫千豪并未出现，连一丁点可疑的征兆也未曾发生。一切如是照旧。那种令人窒闷的照旧！

面孔上的肌肉抽搐着，眼皮子在跳动着，单光的脸容显得可怕的狰狞与阴森，他长长吸了口气，像是要压制住心头那股激荡的怒潮，然后，他开始沉重的举步行向黑檀木林子里。

紫千豪，他在哪里呢？当然，他并没有走远，也无法走得远，现在，他正隐伏在一株檀木树上，借着枝桠的阴影为掩护，将全身的重量倚托在一根微微斜起的横杆上，他的面色是那么灰白，那么憔悴，又那么衰疲，而比这些有形的创痛更深的，却是他那无形的悲楚与哀伤，此刻，他心中宛如刀割，肝肠寸断，他以毕生所未有的忍耐力来压制着那一片汹涌的凄论与仇恨，他尽力使自己不至于颤抖，把牙齿深深陷入下唇，他的脸庞肌肉亦因身体上与精神上的痛苦而一阵一阵的痉挛跳动着，这位孤竹帮的首领，西陲一带的武林霸主，双目中全已噙满了莹莹泪水，英雄并非不落泪，只是未到伤心处，如今，紫千豪已经悲痛到了极点……

天下有什么事比眼睁睁看着自己的手足弟兄遭受残杀而自己又束手无

策的感触更令人悲愤的？天下又有何事比耳闻强仇叫骂羞辱而不能挺身以恸的懊恼更令人气短的？如今，紫千豪却正是这样了，他有满腔的热血，整腹的怒火，刻心的怨恨，齐喉的羞耻，可是，他却无法打击敌人，无法稍有反应，因为他直到现在，仍旧周身痛楚如裂，袁颓不堪，甚至连站立的力量都很勉强，他知道他必须忍受，必须克制，否则，他如略一冲动，只怕非但报不了今夜的仇恨，索不回眼前的血债，就连自己的生命也将一并搁在此地了，他并不畏死，但，就是死，至少也要心无憾事，能以瞑目啊，此刻，他如有了差池，你又叫他如何无憾，如何瞑目呢？

其实，紫千豪因为旧伤复发而至痛晕过去的时间只到一个关头为止，那个关头，便是左丹冲到他的身边运掌为他切断束缚着的腰带之一刹，那一刹，他即已苏醒，但是，他却无力行动，甚至连说话都很艰难，因此，他当时没有什么苏醒的反应，不过，他却自睦戏的视觉里看见左丹的壮烈牺牲，看见了他悲惨的下场，以及，看见单光加诸于左丹尸体上的残酷手段！

当时，一股本能的求生欲与血淋淋的复仇意志支撑着他，就在单光疯狂碎刷着左丹的尸身的时候，紫千豪已咬紧牙关，抽出了金奴雄遗体上的四眩剑，像一个衰弱的老人攀升一座险峻的高山那样困苦与艰辛，一寸寸，一尺尺的爬向了林子里，他不敢喘息，不敢呻吟，感谢夜色的浓团掩护，单光的疏忽，以及宋德与易天风的怔忡和震骇，在这种有形的自然帮助与无形的人为意志分散下，他终于爬进了林中，又几乎不能成功的以最后的一点力量攀升到一棵不高的黑檀木树上，目攀升至树桩上的瞬息，他已整个瘫痪了下来，他唯一能做的，只是附在树上，丝毫不能动弹的附在树上，连呼吸都已那么低细而微弱了……

眼前发生的一切事情，他全已看到，也全已听到，但紫千豪却不能有所举止，也无法有所举止，他能做的，仅是一丁点的记下这些仇恨，这些羞辱，这些悲愤，并将它一丁一点的接刻在心版上……

这时——

单光一面在黑檀林木中搜索寻找，一边挥动手中的千锤锤与无耳短戟扫劈着杂草垂枝，他粗重的喘息着，暴戾的叫骂着，林子里，“呼哩哗啦”的阵阵枝叶断响搀合着那种野兽般的爆吼不停传扬……

终于，单光和从右边搜来的宋德与易天风两人会合了。

满脸的狂暴与狰狞之色，单光厉烈的道：

“找着了没有？”

两位仁兄全是一面孔的畏缩及惊悸，易天风换了只手倒提着他那把特大的锋利砍山刀，呐呐的道：

“没有发现姓紫的踪迹……我们哥俩搜得很仔细，未曾放过每一寸可疑之处……”

宋德也提心吊胆的道：

“单老，我看这性紫的，八成是溜开这里了……”

垂用的眼皮子“呼啦”一掀，单光怪叫道：

“你们是一对饭桶，一对不折不扣的窝囊废，妈的，依得老子的脾气，老子就该活剥了你们！”

宋德和易天风俱不由魂飞魄散，心寒胆颤，两个人不由自主的哆嗦着，吓得连脸孔都变成灰的了。

狂乱的暴跳着，单光怪吼道：

“老子独立在和那两个该死混帐逐一拚搏，你们却全站在一边风凉，也罢，老子不求你们插手相助，但你们竟连一个半死的紫千豪也看不住，你们说说。你两个王八蛋还算是人种么？还他妈像个吃五谷长大的活人么？可恶的东西！”

宋德和易天风却惊惧得侵窒了，直愣愣的站在那里，除了全身簌簌发抖，牙关上下交磕，就做不出别的动作来了……

蓦地退后一步，单光霍然转身，他闭上眼，长长的吸气，徐徐的吐出，又长长的吸气……

宋德和易天风两人吓得浑身打抖，嘴唇发青，他们几乎连站也站不稳了，当然，他们之所以如此恐惧乃是有理由的，他们知道，“血狼星”单光是武林中出了名的心黑手辣，在道上是挂了招牌的赶尽杀绝，天下之大，只怕除了他的亲老娘，任谁犯了他，他也会翻下脸来刨你的祖坟，挖你的老根！

现在，单光在他转身调息之后，已勉强将一口怨气压了下去，又转回来，他阴沉沉的道：

“此时我且不与你们细算，过些日子再看你们的表现如何，我们走，放开圈子去追杀性紫的杂种！”

宋德和易天风两人顿时如释重负，冷汗淋漓中，他们俱有一种大病初愈又从鬼门关转返一趟的感觉，二位仁兄真如逢到皇恩大赦一般仍抖着嗓子，呼低儒儒的在朝单光干叩万谢……

重重一哼，单光道：

“不要罗嗦了，跟我走！”

说着，他头也不回的行出林外，宋德、易天风两人亦立即狗夹尾巴似的跟了上去，就在他们甫始走出林子的瞬息——

一声怪吼，单光已像挨了一记闷棍似的跳了起来：

“方樱那贱人呢？这天杀的臭婊子！”

于是，宋德与易天风又傻住了，可不是，方才被他们抛舍在地上的方樱又已踪迹音然，连个鬼影子也不见了！

四十、砌义冢 血誓索仇

方樱的失踪，更给气急败坏的单光一个沉重的打击，他在暴跳如雷之下，更加增添了三分惶恐与疑惑，冥冥中，就好象有恶鬼在追蹶着他，专门与他作对一样，好端端的两个大活人，竟然就在他眼皮子前溜走，就在他手掌心里滑脱了，这，这不是大大的透着邪门么？

宋德和易天风两人更是手足失措，傻在那里全忘了该怎么办，两张面孔上透露着难以言喻的惊悸及怔忡表情，他们心里所想到的，已经不是单纯的紫千豪与方樱的逃脱问题，他们所想到的，更加上了一层迷离的交异，在他们的判断中，可能已经有什么能人高手早就暗中潜伏在一边和他们为难了，而那个没有露面的人物，必定又是极其厉害，极其阴诡，而且，来者不善！

“咯”“咯”的咬着牙，单光恶狠狠的叱道：“一路给我搜过去，时间不

长，我看那贱人能逃得多远！”

易天风暗地里打了个冷颤，他提起勇气，面青唇白的道：“单爷……”

“霍”然倒脸瞪着易天风，单光怒道：“你还有什么屁放？”

干巴巴吞了点唾液，易天风颤抖的道：“我有一点点拙见，想奉禀你老……”

冷厉的，单光道：“说！”

舐舐嘴唇，易天风呐呐的说下去：“单爷，那姓紫的身负重创，一直昏迷未醒，方樱那贱人更是早就吓得神智晕沉，瘫软如泥，而且他们两个又从未离开我们身边太远……你老想想，似他们那种情形，自由逃生的可能性实在不大……”

单光冷森的道：“你的意思呢？”

易天风忙道：“我想……呃，可能有什么不开眼的角色乘我们不备之际偷偷潜入，暗里做下手脚，将姓紫的与方樱两个救走了也未可定……”

尖吼一声，单光咆哮道：“你想？你想你妈的狗头！”

立刻宋德与易天风两人噤若寒蝉，再也不敢多说一个字，两个人的四条腿，也都在抑制不住的微微哆嗦……

焦灼而愤怒的来回踱着步——一拐一拐的踱着步——单光双目中煞气盈溢，脸上肌肉紧绷，他一肚子怒火几乎要把自己的心给烧死了，每一步踏在地下都是那般沉重有声，再衬着他这副叫怨毒给扭曲了的铁青面容，现在，只怕他的老爹娘犯了他他也会翻下脸来不认了……

猛的站住，单光厉烈的道：“你的这种推断可有依据？”

易天风与宋德二人面面相觑，又不禁心腔狂跳如擂鼓，怔窒了一会，易天风才呼呼儒儒的道：“单爷，现实情况的分析，就等于是依据了啊……”

勃然大怒，单光吼道：“住嘴！你以为老子就不会分析，就不懂得推测么？单大爷当年在道上以智取敌的时候，你小子还赖在你娘怀里吃奶呢！”

一哆嗦，易天风吓得屁滚尿流，他一叠声的道：“是，是，单爷教训得是，教训得是……”

虽然，单光表面上强横霸道，跋扈张狂，但骨子里他更是一个阴沉奸诈，小心翼翼的角色，口中是叱骂着人家，心里，单光也自有了几分猜疑，不错，易天风的话并非无理，在方才那种情形之下，紫千豪和方樱若想独凭本身的力量逃走，实在是难上加难，而若是他们真个自行逃走了的话，于自己颜面上也是一个大大的讽刺，可能的，是有什么人趁自己不备之际暗地做了手脚……

想到这里，单光面色稍和，他仍然冷冷的道：“假如真有人在暗里求救了姓紫的与方樱那贱人，我就是走遍天涯海角，也要把那个瞎了眼的王八蛋找出来，碎尸万段，挫骨扬灰！”

宋德和易天风忙阿谀的道：“当然，当然，那小子是无论如何也逃不掉的……”

眼皮子一甩，单光暴辣的道：“逃？他往哪里逃了？上天我追到凌霄殿，下海我潜至龙王宫，在什么地方就什么地方结帐！”

忽然怔了怔，易天风呐呐的道：“只是……单爷，到如今……我们还不知此人是谁，他真叫害惨我们了……”

一咬牙，单光怒道：“早晚，只是早晚而已，我一定能追出这是哪一个来！”

吸了口气，宋德悲观的道：“擒虎难，纵虎易，单爷，姓紫的这一逃，日后，我们的麻烦可就大了，唉……”

一瞪眼，单光叱道：“有什么可含糊的？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姓紫的不是什么三头六臂，他在我手中就一连栽过两次，虽然这小子狗运亨通，两次都吃他逃出性命，但是，哼哼，他只怕再也躲不过第三次了，前两次我都能使他人获，再来一次亦非难事，只要再来一次，他的性命便要终止了，好运不会永远跟随着他的，听到说么？事不过三！”

宋德与易天风连连点头，齐声道：“是的，事不过三，事不过三，第三次他必然插翅难飞了……”

单光又左右寻视了一阵，道：“现在我们且往下追，能追上固然是最好不过，否则，也只得另做打算了！”

一边，易天风到两旁草丛再次搜查了一遍，他讨好的道：“单爷，说不定那残人未曾逃远……”

怒“呸”一声，单光尖吼道：“你是晕了头了，假如你救了他们，你仍会像个呆鸟似的躲在附近么？”

急急走了回来，易天风呐呐的道：“不，我当然不会……”

连看也不愿再多看易天风一眼，单光不耐的叱道：“走，往下追！”

于是，三个人不稍迟疑，迅速沿着小径往前路上奔去，别看单光拐着一条腿，赶路起来，却仍是又急又快，捷如狸猫！

现在，这片黑檀木林子内外，已是一片沉寂，毫无一丁生气的沉寂……

先前，方樱的失踪，表面上看起来似是非常怪异而迷离，实则却简单得很，原来，方樱也是自己逃脱了的，时间就正是单光与宋德、易无风三个人进入林子里，搜寻紫千豪的当儿，其实方樱真正的完全晕迷，也只是很短的片刻，那片刻之后，她即苏醒，但却不是完全苏醒，只是陷于一种半晕迷的瘫软状态而已，换句话说，她那时已可以听见、闻到，以及感觉，唯一与寻常不同之处，就是她因惊恐过度，精神受到严重打击，整个神智仍在虚虚渺渺的飘忽情形中，进而不能运转身体而已，但是，这种情形并没有延续太久，她即已逐渐恢复过来，也就逐渐明白了本身所处的危险态势，于是，就在对方三个人抛下了她，匆匆进入树林寻搜紫千豪的那段短促空隙里，她即已奋力挣扎着逃走，她逃奔的方向并非朝着荒野，更不是顺着小径往外跑，她只是又回到了原来的地方——那座硝烟袅袅，焦残半倾，又充满了极度磷臭气味的石屋之中！

“大隐隐于朝，小隐隐于市”，方樱急中生智，潜匿回石屋里，却是精明刁滑如单光之辈也没有预料到的，他和宋德、易天风两人的判测一样，还以为方樱早就被人救走，往外面逃之夭夭了呢……

但是，方樱的举动，却完全尽入林中枝桠上的紫千豪眼里，他居高临下，可以把林子外的情形看得清清楚楚，方樱的一行一动，紫千豪可以说如洞观火，异常明白，他看见她惊惶的抬头回顾，看见她挣扎爬身而起，看见她踉跄地奔回石屋，然后，又看她吃力的隐伏下去，紫千豪十分赞赏方樱的机智，这是不简单的，因为，一个在险困中的人，往往忘了智能而只凭直觉来行事，若是换了个人，只怕他早就爬起身来往外跑去了……

此刻，单光等三个人已离去了，这里已是一片寂静，但是，紫千豪却并不下来，他仍然伏身树上，双目凝集的搜探四周，似有所待……

半晌——黑檀木林子之后，突然响起了一阵极其细微的衣袖飘动声与

身体极快擦掠过技相的声息，就在人们的意念尚未及转动的瞬间，一条黑影已鹰隼般从林中暴掠而出，倏闪之下，已到了左丹的尸体之旁！

在微弱的光度之下，可以勉强辨认出那人的形貌：瘦磷磷的身材，黄焦焦的枯干面孔，面孔上，是一双稀疏的倒搭眉，细眼睛，眼皮松松的下吊，唇薄如刃，整个的形容，给予人一种极度冷削而酷厉的感觉，这人，不是别个，是“血狼星”单光，去而复返的“血狼星”单光！

单光阴森而歹毒的目光缓缓往四周寻搜，好一阵子，他才略带失望的低骂了一声，腾空掠起，飞跃而去！

这一手，紫千豪是早就预料到的，是而他未曾上当，他知道单光奸诈无比，疑心又重，必不会就这么简单的离开这个地方，果然，单光又去而复返，虽然他仍旧一无所获，但却也够令人忐忑心惊了……

又过了很久，久得东方的天际都已泛出一抹谈淒的鱼肚白色了……

紫千豪知道这才算脱险过了此关，他小心翼翼的伸展了一下早已僵木了的四肢，身上的旧伤，却在昨夜那要命的一阵剧烈痛苦之后似乎反倒减低了很多，再没有那种抽心锥骨的刺激了，再也没有那种活像要拆掉百骸般的窒息苦楚了，现在，只是隐隐作痛，就像伤口在撕裂之后又缝合了似的那种隐隐作痛……

嘘着气，紫千豪一寸寸的沿着树干溜滑下来，他咬着牙，闭着嘴，吃力的，艰辛的，一点一点的往下滑，终于，他的双足挨着地面！

倚着树干，他又喘息了好一阵，然后，他异常警惕的掩隐着走出林子，而在他走出林子的一刹，目光已不可避免的看见了地上那两具惨怖的尸体——左丹与金奴雄的尸体，以及在周遭的另外多具的敌人的遗尸！

全身蓦然痉挛，紫千豪再也忍不住热泪盈眶，他把手上的“四眩剑”连鞘插进土中，双息一弯，“扑通”跪倒，面对左丹和金奴雄的忠骸，他以头撞地，泪如雨下！

左丹与金奴雄的尸体，已经称不上“尸体”两字了，若是“尸体”，应该仍然具有人形，但是，纵然他们已经死去，他们的身躯还能够称得上有人形么？那只是两团血糊糊的肉糜，两团支离破碎的渣滓而已，早就分不出原来的部位，原来的形像了，好惨啊……

地下的血渍，早已干涸，变成一片一片的紫褐色，那种带着惨烈味道的紫褐色，而铜锈般的血腥味仍未飘散，仍然那么浓序的向人的鼻管中钻，闻着这些血腥气息，宛如看见了他们临死之前那种不屈不辱的忠烈情形，宛如看见了他们在断命之前那种慷慨赴难的薄天之义……

紫千豪心如刀绞肝肠寸断，他无声的淬泣着，热泪点点洒落，洒在衣襟上，洒在泥土上，也洒在他们两个死难的弟兄遗体上，汹涌的仇恨在他胸腹间激荡；钻心的创痛令他的灵魂滴血，他发誓为他们报仇，发誓用自己的生命余年来追索这笔血债……良久……良久……一只沾染着血污的，却纤细柔嫩的小手，抖索索的按在紫千豪肩头，只是那么轻，那么软的按在紫千豪肩头。

全身一抖，紫千豪转仰起脸来，以他那双泪眼模糊的眼睛凝注身边的人，是方樱，憔悴不堪，衰疲虚脱的方樱！

方樱那张秀丽的面庞上，也早已泪痕斑斑，她痴迷而悲切的看着紫千豪，嘴角在抽搐不停……好一阵子……紫千豪才强制哀痛，语声暗哑的道：“方姑娘……昨夜……你受惊了！”

摇摇头，方樱泪如泉涌，啜泣道：“比起……你们的苦难……我……我的那点惊吓……又算得了什么？恨只恨……恨只恨我连一点忙都帮……不上……眼看着你们……遭人杀戮……遭人酷虐……”

惨然长叹，紫千豪沉重的道：“这不能怪你……我的手下落此下场……可以说咎全在我……他们皆是为了维护我，救助我，才遭此惨杀的……在那紧急危难的一刻，我又在做什么？我只是晕迷，晕迷，像个死人似的不能动，不能想，不能表示……我未曾给他们丝毫助力，更反成了他们的累赘……死的不该是他们，该是我，该是我……我太羞愧了，我太不足承担大任了……”

方樱拭去泪水，真挚而坦诚的道：“不要这样说……紫帮主，你更无须自责，你周身伤痕累累，为的是谁？还不是为了你全帮上下才受的历？而这些旧伤复发你再为孤竹一脉奔命犯险之时，又怎能忘得了你呢？紫帮主，你是一个英明、果敢、仁慈又智能的江湖首领，我可以看出来，你的弟兄们如何敬爱你，仰慕你，钦服你，他们为了你，个个愿尽全忠，愿效死命，他们是那样的拥护你，紫帮主他们乐于为了你舍生成仁，他们每个人都明白，只有你才是西陲的真王，只有你才能领导孤竹帮永不沦亡，不要悲伤，紫帮主，你的弟兄虽然去了，但他们如能见你平安无恙，便是在九泉之下，他们也一定会含笑瞑目的……”

紫千豪再次泪水纵横，悲痛失声，他的右手紧抓着插在上中的“四眩剑”剑鞘，抓在剑鞘上的五指关节，也全因用力过度而泛白了，他呻吟似的呜咽道：“不要说了……不要再说下去……”

深深叹了口气，方樱用袖抹着眼睛，她幽幽的道：“紫帮主，请你节哀珍重……你的弟兄们地下有知，他们想亦不愿见你如此悲怆欲绝……”

紫千豪宛似未曾听见，他只是硬咽着，沉默着，泪流不尽，周身也在难以抑制的阵阵抖索……怕他泪蒙蒙的双眸深处，从哀伤中突破，有一股寒凌凌的热气正在成形，这股热气有泪选着，不易为人所体会，但是，它却已在逐渐成形了；像一把毒火，一柄利刃，一声血淋淋的呼号！

过了很久……

紫千豪以手挥剑，沉重的站了起来。他背过脸，匆匆将泪痕擦干，一反腕将“四眩剑”插回腰际，仰天长长吐气……

怯怯的，方樱次前两步，她柔婉的道：“紫帮主，你歇会好吗？我看你太疲倦……”

看着她，紫千豪苦涩的露出一丝笑容——比哭还难看的笑容，沙沙的道：“谢谢你，方姑娘。我还可以勉强支撑，方才，我若会失态之处，也请姑娘奇在我心灵受创过巨的份上，莫于深责！”

紫千豪的如此谦怀多礼，倒反使方樱在受宠若惊之下有些承受不住了，她红着脸，忸怩的道：“紫帮主，你……你不要客气……我……我承担不起的……”

和善的笑笑。紫千豪道：“还是你歇一会吧，我要将他们两个的遗骸找地方掩埋……”

方樱忙道：“我帮你做，紫帮主，你重伤在身，不适劳动……”

紫千豪低沉的道：“那么。我就下客气了。方姑娘，我们便一起动手吧。”

很快的。紫千豪选择了石屋后面的一小片荒地来做为左丹与金奴雄的暂时埋骨之所。他和方樱两人十分吃力的工作着，从除草去芜到挖坑，再来回搬运左丹及金奴雄散碎的尸体与他们的兵刃，整整忙了一个多时辰才算竣

事，当他们堆上了土，立好了木牌，二人业已汗透重衣，喘息吁吁了……

略略休鼓了一阵之后，方樱稍稍抚理了一下鬓发，扯扯凌皱的衣衫，她一张姣好的面容已由苍白转为淡粉，嗯，别有一番令人欣赏的妩媚韵味呢，望着紫千豪，她轻轻的道：“紫帮主，我们……可以离开了吗？我总觉得这个地方不安全，而且阴森森十分可怖……”

点点头，紫千豪沉沉的道：“这里是不安全，单光他们仍有去而复返的可能……你当然也会觉得此地可怖的，因为它曾发生了可怖之事。”

犹有余悸的打了个寒栗，方樱畏怯的道：“他们……他们还会去而复返？”

双眉微剔，紫千豪道：“昨夜姓单的已表演过一次了。”

大吃一惊，方樱张口结舌的道：“什……什么！昨夜他们走了之后，还曾回来过？”

悲悯的注视着方樱，紫千豪微带诧异的道：“你不知道？”

摇摇头，方樱恐怖的道：“我一点也不晓得……我奔逃进那座半倾的石屋之后，就像瘫痪了一样躺在屋角动也不能动了，一直到天亮，我才鼓起胆子挣扎着出来……我出来之后，便看见你……独个儿跪在你兄弟的遗体前面……”

紫千豪庆幸的道：“幸亏你躲在屋里动也不能动了，否则，若他们离开后你就出来，极可能当面碰上二次返回的单光！”

猛一激灵，方樱惊惧得脸儿又泛白了道：“天，他竟这般狡猾……”

痛恨的，紫千豪切齿道：“而且阴毒！”

忐忑着，方樱急道：“我们……走吧？”

紫千豪道：“好的。”

移动脚步往前走，方樱又发觉紫千豪面对新坟，站在原地未动，她迷惑的道；

“紫帮主……”

冷凄凄的一笑，紫千豪哀沉的道：“让我向我的两位弟兄再作悼念，而且，我们不用步行。”

片刻后——紫千豪仰首向天，突然发出的连串急速而滚颤的尖锐长啸来，他这啸声高亢无比，有如一颗颗的钢珠连接不断的弹向云霄，声能裂帛穿石！

几乎像是他啸声的应合，就在这串尖啸之声尚萦绕于空之时，远远地，在石屋后的方向，一阵昂烈的马嘶声已遥遥传来，嘶叫方起，便可以觉出正在以极快的速度往这过移进。

方樱又惊又喜的道：“紫帮主，是你的马！好灵异啊……”

安慰的一笑，紫千豪道：“我与‘甲犀’征战江湖，出生入死业已多年，我们是相依为命的，就像一对亲热的老友一样，‘甲犀’很忠诚，它从来没有背叛过我，离弃过我，无论在什么险恶的情势之下……或者，世上有些险诈阴狡之人，还比不上这头畜生……”

方樱由衷的道：“我同意，就像单光这种人……”

叹息着一笑，紫千豪没有再说话，这时，只听得蹄声急剧，宛如急雷，片刻之后，“甲犀”那锃甲闪亮，雄骏健伟的影子映入他们视线之中！

当“甲犀”停在紫千豪身前，用那双明亮的大眼慰贴的瞧着它的主人，以它柔软的额头鼻端摩触着它主人面颊的时候，紫千豪不由浩叹了，他爱怜

的抚着坐骑的鬃毛，喃喃的道：“你还是不会离弃我……宝贝……你的另两个同伴呢？”

跑了？逃了？它们委实是比不上你的，宝贝，你是畜生中最好的畜生……”

方樱也想试着过来抚摩“甲犀”，而这匹忠马却突然低嘶一声，前蹄恫吓的轻刨，连马唇也翻掀起来！

惊得慌忙后退，方樱花容失色的道：“它……它不喜欢我……”

笑了笑，紫千豪拍着马头，道：“‘甲犀’已可通灵，陌生人或者不熟的人都不能接近它，以昨晚为例，它在杀喊激战声与敌人火器的爆响声里，便晓得自己觅地躲藏，直到闻及我的呼唤才会回来，另两匹马便没有这么灵异了，一受了惊即会放脚狂奔逃逸，根本管不了主人的遭遇……”

方樱点着头，轻轻的道：“他们昨晚抛掷的火器好厉害，那时你已昏迷，紫帮主，你怎么知道他们用过火器了？”

淡淡一笑，紫千豪一指那座满目疮痍的半倾石屋道：“我身经百战，见过的阵仗多了，什么样的武器也逃不过我的眼睛，那石屋的焦颓样子，不就是他们用过火器的明证么？”

和藹的扶过方樱，紫千豪又道：“我们上马吧，该走了……”

于是，两人共乘着“甲犀”，在紫千豪的驾驭下，这匹神驹飞快的奔驰起来，在四蹄的纵跃中，在鬃毛的拂舞里，周遭的影物急速往身后倒退，而蹄声如雷，从远处移近，又自近处远扬了……

奔驰的速度够，阮但“甲犀”的背脊却是平稳的，坐在鞍上，并没有太大的颠颠之感，这样，对紫千豪的身体来说，可是大大有了助益……

顶着风，在秀发飞扭中，方樱倒过脸来大声道：“紫帮主，觉得伤口痛不？”紫千豪低下头，吃力的道：“痛，但可以忍受，比起昨夜那一阵子突然发作的情形，不知要好上多少倍了……”

顿了顿，他又道：“我想……昨晚的那种剧烈痛楚，一定是我服用过那‘夜猫眼’的麻药之后所引起的反应……蓝扬善曾说过，只等这‘夜猫眼’药力一失，旧创复发的痛苦，将足可致人死命，就是不死，也得脱层皮……昨晚，我差不多难受得像脱层皮……”

方樱惊恐的道：“还会……再有昨天晚上那种情形吗？”

摇摇头，紫千豪道：“大概是不会再有了……老实说，我恐怕也挺不住第二次了呢……”忧虑的，方樱又道：“紫帮主，你旧伤未愈，为什么就急着出来呢？为什么又服下麻药呢？那等于是饮鸩止渴啊……”

沉痛的苦笑了，紫千豪哑着声音道：“为了孤竹一脉的兴衰存亡……方姑娘，你要知道……我们的敌人是不会等待我把创伤养好了的……明知我那样做是饮鸩止渴，也只好如此了……”

钦佩之色溢于言表，方樱由衷的道：“紫帮主……你好了不起……你是我生平所见最有丈夫气概的男人……”

摇一摇头，紫千豪道：“谬奖了……我实在受之有愧……”

方樱真诚而恳切的道：“我……我讲的是真心话……”

苦涩的，紫千豪道：“谢谢你……我其实是非常平凡的……”

回过头来，仰起脸儿，方樱柔婉的道：“若是江湖中的千万人，都能做到像你这样的‘平凡’，紫帮主，则江湖上就不会弄到今天的蛇鼠横行，宵小当道了……”

目光有些凄迷的凝注着远处罩在薄雾轻烟里的荒凉景色，紫千豪戚然一笑，他道：“方姑娘，或者，你还年轻，或者，你与草莽中人接触的深度仍然不够，你可知道江湖的日子是极其苦涩与发黯的？难得有什么希望，有什么盼望，只是那么一天天的过下去，不敢预料明天会是什么情况，更不敢期冀未来是一副什么样的景致，更是行侠仗义的举止，也全得豁上命，洒上血去陪衬，那些粗鲁却直爽的汉子，他们脑海中没有美丽的憧憬，他们只想就这么生存着，用他们习惯的，传统的方式生存着，而他们需要活，要糊口，便往往脱不了血腥，离不开干戈，用性命去换饭吃，伸舌头舐刃上血，这些残酷的折磨往往如影子李连着他们，他们并不愿如此，难以更改的，却是他们已经固定于这种形式的生存规范了……”

方樱感动的道：“紫帮主，你好象有很多的悒郁积存心中……”

淡淡一笑，紫千豪道：“那仅是在长久的铁血生涯下所自然形成的一种悲悯罢了，我怜惜别人，但是，我又何尝不怜惜自己……”

轻轻的，方樱道：“紫帮主，你……尝试过退出这个混饨的圈子吗？”

紧握着马缰，紫千豪的豹皮头巾猎猎飞拂，他垂下视线，悠悠的道：“你不懂……”

方樱迷惘的道：“为什么我不懂？”

吁了口气，紫千豪苦笑着：“这不只是我一个人的事，我一个人，好办，天下之大随我飘零，正常的日子也早就为我羡慕了，可是，我又怎么抛舍我的那群手足弟兄？怎么能罔顾我的道义责仁？大伙儿在艰险的江湖风云下把几千条命结束在一起，于血滴滴的辛酸岁月中将无数颗赤红的心系贴在了一道，大家福祸与共，生死相连，度过了多少悲苦绝望的时光？度过了多少惨烈冷酷的关头？挨饿的时候大家在一起。洒血的时候大家在一起，享受的时候大家在一起，欢乐的时候大家也在在一起，几千个人像一个人，几千条心似一颗心，我们如何分，如何散？而我，更如何离弃？紧握的拳头是强而有力的，是可以因团结而有所作为的，若是拳头松了，则各自分散，一既不振，这松散拳头的背义工作，方姑娘，我能倡先领着去做么？”

了悟而谅解的深深点头，方樱动容道：“我一直未曾想到……紫帮主，以你在西陲渲赫盛名，立霸之威，暗里，却也有着这许多苦楚……”

抿抿唇，紫千豪道：“一颗珍珠，表面上看去是光润夺目，绚丽流灿的，可是，有谁知道蚌母在蕴孕这颗珍珠时所承受的艰辛？”

方樱苦有所悟，低细的道：“我……我明白了……”

紫千豪开始沉默下来，他任由座下的“甲犀”奋力狂奔着，而“甲犀”的奔驰已有如龙驭风云，疾若雷电，在响成一片的蹄声里，瞬息急前还隔着老远，瞬息后，便只见灰尘漫天，把蹄声又抛在后面了……

天早大亮，但是，却是个阴霾的天气。

两个时辰之后。

前面，已到了一片繁华热闹的大镇集，这座镇集，叫“浣丰”。

紫千豪曾经在以前来过这个“浣丰”镇，昔日，孤竹帮在这里还开过一家绸缎庄，后来却因经营不善，亏损太巨而由紫千豪下令撤销了，紫千豪晓得这里是个十分繁荣的地方。当然，他也知道该往哪里打尖。

轻轻地，方樱道：“紫帮主，我们要在这镇子里歇一会吗？”

微微颌首，紫千豪道：“不错，用过午膳再走，而我也想顺便找个大夫给我疗伤换药。”

略一迟疑，方樱又羞怯的道：“但是，我们男女两人，合乘一马，不会……不会太过惹眼，遭人注目？”

眉梢子一扬，紫千豪道：“不管他了！”

片刻后，“甲犀”已一阵风似的卷进了镇街里，当那些不太拥挤的行人方才吃惊的争相躲避之时，“甲犀”早已闪折入另一条横路上去了。

就在这条路的第三家楼宇之前，“甲犀”毫无征兆的突然停住，就那么猛一下子将四蹄钉在地下，稳如泰山！

料不到马儿竟会有这种住蹄的方式，方樱不由脱口惊呼，上身往前一倾，而就她这往前一倾的势子下，已那么巧妙的被一个人顺势接托下来。

这人，嗯，是紫千豪！

惊惶未定，方樱又被迷惑笼罩，她根本就不知道紫千豪是什么时候用什么动作下的马！那等快速，真是匪夷所思了……

拭去鬓边的冷汗，方樱喘息：“可……吓坏我了……”

目光含着笑意，紫千豪道：“对不起，习惯了就会好的……”

突然间，就是这句话，方樱竟感到一种微妙而甜密的震动，她不由心旅游荡，面飞红霞，“习惯了就会好的”，莫不是，将来紫千豪会时常偕自己同道游？他会时常叫自己随伴左右？他是这个意思吗？而这个意思的后面，又包含了些什么暗示呢？而真有什么暗示的话，这暗示好似又嫌太轻微了啊……

猛然间，方樱才觉察到紫千豪正在轻拍肩头，她羞怯又慌忙的偷偷看向紫千豪，而对方却也正微带惊异的注视着自己呢……

眉宇间的神色有些古怪，紫千豪道：“有什么不对么？方姑娘，我已连叫了好几声了，你好象有点儿恍惚，不舒服吗？”

连忙掩饰的揉揉额角，方樱窘迫的羞红了脸儿道：“不，不，啊，是有点头晕，大概是刚才吓了一跳的原因……”

笑了，紫千豪道：“你真不像是位江湖巾帼呢？”

说着，他又一指面前的这座楼房，道：“‘醉仙楼’，‘浣丰’镇里最好的一家酒楼，这里的菜做得味道不差，假如他们的厨师仍是三年前那一个的话。”

定定心，方樱这才发觉面前这幢楼房竟然是家酒楼，一看清了，鼻端才闻着了隐隐飘来的酒菜香味，眼睛也才看清了楼下的各项摆设。

这时，已近午间，‘醉仙楼’，下面的食客也上了五六成座，大概由于客人不多，并不太嘈杂喧嚣，但是，却没有店伙计出来招呼肃客！

眉头一皱，紫千豪道：“怪了，怎么没有人出来招呼呢？”

方樱眼尖，她突然看见了什么，连忙用手往店里一指！

“快看！”

四十一、金手煞 是敌是友

随着方樱所指的方向看去，紫千豪不由恍然大悟为什么没有店伙计出来迎客的原因了，就在楼下靠人门处的角隅，那方红木大柜台边上，正有七八个店伙围成一圈，他们个个衣袖高挽，横眉怒目，露出一副气冲牛斗的形

态来，被他们围在中间的，却是个瘦小枯干，衣衫褴褛的人物，这人看不出他的确实年纪，但亦不会太年轻了，他蓬乱的披拂着一头花白垂肩的长发，黑炭似的面孔上生着两只青虚虚的眼睛，朝天鼻，一张嘴唇是又黑又厚，衬着一只把风耳朵，就是那两条眉毛还显得有点儿神气，浓密而斜耸入鬓，颇带了三分英武味道，这八怪的是两只手臂又粗又长，垂直过膝，而臂上肌肉虬结如粟，块块坟起，一双大手有如蒲扇，手指却是根根又粗又短，这两条怪异得强壮过了份的手臂，与他那瘦小枯干的身体比较起来，却委实是不太相衬了……

楼下的食客们所以并没有大声喧哗，也并非在于他们教养有素，而是每个人全在凝目欣赏着这场闹剧，他们个个神色悠闲，夹菜吃酒，边低声谈论着双方是非，看得出每个人全有点幸灾乐祸，隔岸观火的味道，这场争纷，不正好为这些食客们一助酒兴么？

七八个店伙计气势汹汹的围在那位注于仁兄两侧，但却没有人出声，那瘦干仁兄也大马金刀的价在柜台上半阖着眼养神，柜台后，一个胖大秃头，满脸红光的中年汉子正怒形于色的擎着一只黄苍苍的，生有锈斑的三足鼎林在反复细查着，那只足有半尺来高的三足鼎杯，看不出是用什么金属打造，不过，光瞧那形式，恐怕也是一件年代久远的古物了，如今若用它来盛装饮食，嗯，只怕已不太合适……

柜台后的胖汉是越看越火大，越看越生气，突然间，他两眼一瞪，“膨”的一声，重重将那只三足鼎林放在柜台上，因为放得太重，又把台面砸下去三个浅凹，他肉疼的急忙把鼎林推开，伸出一只胖手连连在浅凹上抹动，希望能抹平这三点痕迹，不过，显然的，他是抹不掉了。

愤怒得脸红脖子粗，两颊的肥肉直在抖动，胖汉一拍柜台，朝那位不惊不动，“泰山崩于前面色不变”的仁兄低吼道：“喂，喂，朋友，你你你，你简直欺人太甚，你叫我仔细查看这只废铜烂铁的值钱处，但我看了半天也找不出它到底值钱在什么地方？你，你大吃大喝了一顿。却想用这种下五门的骗术来搪塞，天下是有这么简单的事？”

四周围着的店伙计有两个已忍不住气了，叱喝着道：“拖他出去狠揍一顿！”

“剥他的衣裳以后再送官，妈的，白吃到醉仙楼头上来了。”

胖汉连忙一挥手，咆哮道：“不要吵，正是上生意的时候，还有客人哪，你们叱呼什么？”

压制住店伙计的激愤之后，胖汉又抑着自己怒火——却真个气得青筋暴起的道：“朋友，我已再三说过了，你这东西不值钱，你想想，你一进门就大呼小叫，要了一整桌上好全席，偏偏酒量又大得吓人，再灌下了我们店里最名贵的‘花雕’十二斤，帐一结，是五两八钱银子，你却没钱付帐，掏了这么块破铁出来抵押，如若这是块金子呢，价值到是够了，便算是银子吧，也差不多，但却仅是块又破又旧还生了绿锈的老古董，你叫我们拿着这个东西做什么？我们这里是酒楼，又不是古董店……”

干瘦仁兄忽然嘻嘻一笑，声如破锣般开了金口：“掌柜的，你不要有眼不识金镶玉，这只鼎杯，乃是前朝最末一位皇帝的御用酒器，照现下的时候，要值黄金数十两之巨，我只吃了五两八钱银子的酒食，就忍痛暂且押在你这里，你委屈了，我还不情愿呢，多则三天，少则一日，我就马上拿着银子回来赎回……”

胖大的店掌柜仍然憋着气，一个劲的摇头道：“这东西值钱，朋友你还是留着吧，我们不想占客人的便宜，也不敢代客保管这等贵重的古物，朋友，我们只要你付出五两八钱银子便得，这是你自己吃下的酒席钱……”

用那只粗大的手掌，抹抹嘴，那张黑又厚的嘴巴上敢情还是油光光的呢，这位瘦干仁兄哑生生的道：“你怎么这么个死心眼法？难道我跑了几十年江湖，还会白吃你这破馆子一顿么？留下这只鼎杯，包你吃不了亏，你还是他娘开店的，就连这一点眼光都没有？你再看看我的模样，我会是个白食的人么？”

不由自主的打量了这位怪人一眼，一打量之下，肥胖的掌柜更越发没有信心了，他气愤填膺的道：“朋友，我们开店做生意的，是要和气生财，广结人缘，只要是稍微过得去，我们也全认了，但这也需要有个边啊，你吃喝的数目若是小小三两钱银子的话亦就算了，可是，你你……你一下子就吃掉了近六两银子的酒菜，你这样一拖一赖，姑莫论我们如何向东家交待，日后若是再多碰上似你这等的白食客，我们还要混么？我们大伙只好张开大口去喝西北风啦……”

打了个酒呕，瘦干仁兄露出那口黑牙一笑，道：“西北风并不顶饱，那种日子，我也过过……”

再也忍不住了，店掌柜猛然一拍柜面，眩目切齿的大吼：“你，谁在和扯淡？你给是不给？”

两手一摊，瘦干仁兄眯着眼，道：“别生气啊，老兄，我当然是要给的，但你叫我拿什么给呢？我全身上下，除了这只宝贝鼎杯，就只身上这件衣裳啦，还是五年以前买的便宜货……此外，肚皮里倒满装了大鱼大肉，珍溢美酒……”

怒吼如雷，胖掌柜面如由血的叫：“你，你是存心想赖帐了？”

搔搔乱发，干瘦仁兄无奈的道：“不是我想赖帐，只是我无银可付，那只价值巨万的前朝鼎杯，押给你又不要……”

双臂高举，胖掌柜双目圆瞪，气急交加的怪嚷：“众位客官，众位乡亲，众位爷们大爷兄弟们，你们各位可是亲眼看到，亲耳听到这个无赖老小子的蛮横霸道了，他不但想白吃白喝，还敢诈骗欺瞒，强辞夺理，我们再是委屈也无法求全，我斗胆请各位做见证，要好好收拾一番这个无法无天的老混蛋，也不用叫人家说我们浣丰镇好被人欺！”

他两眼一扫，已看出座上的食客们对他有了支持与同情，于是，这位胖掌柜大吼一声，吼叫道：“伙计们，给我将此人拖出去打！”

干瘦汉子轻声哈喝道：“反了反了，你们不顾王法了么？”

七八个横眉竖眼，腰粗膀阔的店伙计往上便围，在一干食客们的群情鼓噪里，其中一个大麻子店伙怒骂道：“混小子，你还知道王法么？”

这位干瘦仁兄胡乱一退，就那么恰巧的一下子躲过了那大麻子的店伙的扑抓，其它店伙叱吼连声，跟着便要一齐冲上——“住手！”

一声清朗中隐含应疲暗哑的叱声突然在此时响起，这简简单单的两个字音里，却蕴含了无可言喻的威慑力量，掺合了令人心颤的雍容韵味！

刹时之间，非但那正欲动粗的七八个店伙全惊得怔住不动，就是满座食客也人人愕然，纷纷侧过头脸，将目光投注在那出声之人的身上！

不错，他正是紫千豪！

引着方樱，紫千豪徐徐步入里面，他感棱四露的尖锐目光炯然的四周

扫视，而凡是与他目光相接的人，无不悚然颤栗，不期而然的匆匆低下头去，没有一个人胆敢正眼相视！

干瘦汉子一拍双手，笑呵呵的道：“路不平有人踩啊，你们众人欺负我一个孤单的外乡客，终究还有那招子亮的好朋友仗义执言呢……”

柜台后，那胖掌柜气急败坏的转绕了出来，他颤巍巍的奔到紫千豪面前，打躬作揖的惶然道：“这位公子，贵客，你才是有所不知了，小店再是无礼，也不敢殴打客人，是因为——”

一探手，紫千豪冷冷的道：“事情我全看到了，不用再罗嗦，掌柜的，这位仁兄一共欠你多少酒食钱？”

胖掌柜阅人多了，也是眼睛里揉不进沙子的角色，他甫始看见紫千豪，便不由自主的为人家那种风范气度所慑，他心里有数，这位看上去衣衫颇污，面色苍白的年轻公子，虽然形态憔悴，却必定是大有来头的人物，紫千豪问话之后，他如何敢怠慢？诚惶诚恐的，他忙道：“回禀公子爷，这位……呃，客人，欠小店的酒食钱，不多不少，一共是五两八钱银子……”

点点头，紫千豪道：“一起算在我的帐上便了，此外还有门外我的坐骑，也要加意照拂！”

胖掌柜如释重负，陆上笑脸，一叠声的哈着腰道：“是，是，全遵公子爷吩咐……”

说着，他一回头，怒目叱喝那些还呆在一旁发愣的伙计：“混帐！你们还呆在这里干啥？看戏么？尚不快管贵客引路入座？”

紫千豪不再理会店中多少人，他朝那站在柜台前面，正向自己龇牙微笑的干瘦汉子一拱手，道：“兄台请了，可有雅兴再进水酒几杯？”

干瘦汉子呵呵一笑，重重抱拳，道：“多谢，多谢，刚刚麻烦你少兄替我承担了欠帐，此情未报，又怎能厚颜再行叨扰？”

淡然一晒，紫千豪道：“同属江湖飘零，些许小事何足挂齿？若是兄台身无急务，何妨小坐片刻，也好交个朋友？”

连连点头，干瘦汉子笑道；

“如此一说，倒是正中我的下怀，行，我打扰了！”

紫千豪侧身肃容道；

“兄台请。”

回手自柜台上拿起他的三足鼎杯，干瘦汉子略一推让，便与紫千豪、方樱三人同时抬级登楼。

楼上的陈设，比诸楼下确实高尚得多了，他们挑了一副座头坐下，紫千豪交待了堂馆所点的酒菜之后，面对那干瘦汉子道：“尚未清教兄台高姓大名？”

干瘦汉子沉吟着，面上颇有难免，他尴尬的直挂着一双大手朝紫千豪干笑。

淡淡的，紫千豪道：“或许淡泊人生，或许另有隐衷，有很多江湖同道往往不愿说名道姓，此亦并非奇事，兄台，免了也罢。”

一拍手，干瘦汉子爽快的道：“不管他了，对别人可以鬼鬼祟祟，对少兄你，如此做就太也显得我不够大方，我便老实说了吧，我姓熊，叫无极——”

心头倏震，紫千豪脱口道：“‘金手煞’熊无极？”

豁然大笑，熊无极连连拱手：“惭愧惭愧，陋名残号，料不到少兄也有

耳闻，这西陲边地，我还道是无人知我呢……”

不待紫千豪回答，他又道：“尤其是在方才那等羞人的场面结识少兄，呵呵，更是岂有此理，贻笑大方了……”

紫千豪微笑道：“好说，熊兄尚清不要挂怀……”

这时堂情已把酒菜送上来，摆置舒齐后，又必恭必敬的哈着腰杆子退下，在各人酒杯中斟满了酒，紫千豪举杯道：“我与方姑娘合敬熊兄，神交已久，异地相逢，也是有缘了。”

熊无极向方樱欠欠身，一口干了，酒下肚，他才变得更为豪迈磊落的道：“这一趟，我从中原道上万里迢迢赶来这里，实在是迫于三分无奈，两分勉强，又加上五分身不由主，娘的，提起来，便是一肚子火！”

又敬了熊无极三杯，紫千豪夹着一块芙蓉鸡吃下了，才微笑的问：“此话怎说？”

自己又喝干了一杯，熊无极抹了把油嘴，滔滔打开了话匣子；

“少兄，我们虽是陌路相逢，萍水初交，但我看你却十分顺眼，想你对我也不会太讨厌，这叫什么……呢，一见如故吧？是的，也叫有缘，有缘于里来相会，无线对面不相见，是么？”

点点头，紫千豪道：“一见兄台，在下便知道必是性情中人。”

哈哈大笑，熊无极又喝尽了一杯酒，他接着道；

“过奖了，过奖了，这次我之所以餐风饮得，风尘仆仆，自中原赶命一样的赶到了这里，说起来却并不是一件轻松拥快的事，进一步说，也是为了一件使我异常提心吊胆的事——少兄，咱们一见如故。是以我说话便直来直去，用不着拐弯抹角替自己装他娘的门面了！”

紫千豪诧异的道：“怪了，以‘金手煞’熊兄之赫赫威名，会有什么事情使你提心吊胆呢？”

叹了口气，熊无极先夹了一大块冰糖肘子塞进嘴里嚼着吞咽下肚，才放低了声音，道；

“少兄，初次相见，我便信得过你，尚清少兄在听我述完之后代守秘密为要！”

紫千豪颌首道：“这个当然……”

抹了抹嘴，熊无极压着嗓子道：“不久之前——大约一个多月左右，‘南剑’关心玉在傲节山与西陲霸主‘魔刃鬼剑’紫千豪有过一场生死之斗，这件大事你可曾听说？”

又是心头一跳，紫千豪却丝毫不动声色的道：“曾有所闻，方姑娘，你可也听说过了？”

后面一句话，是紫千豪深恐一侧的方樱突然失态而给她的暗示，当然，方樱是明白的，虽则她在闻及熊无极言谈之下当时便大吃一惊，好在她的表情恢复得十分迅速，对他们颇为信任，又加上正在大吃大喝的熊无极并未曾注意到，仍旧继续说道：“你们知道这件事？我想你们也应该知道的，那一战，真可谓是惊天动地，鬼哭神号，而比斗的结果，‘南剑’关心玉却栽了筋斗，弄了个又残又废，姓紫的也带了重伤，老关呢，几十年的名头，也就在那一仗全搞垮了！”

口中“啧啧”了两声，紫千豪摇头道：“真可惜……”

两只大手在油污发亮的裤管上一抹，熊无极道：“说得是哪，老关在折羽归去之后，成了个残废人不说，以他那等高傲要强的性子又如何咽得下这

一口怨气？

身上的伤重，又加上急怒攻心，他的老毛病——就又犯啦，这一犯可是严重，简直就像瘫了一样，躺在床上起不来了，你们知道，在中原南面，老关是一代宗师的身份，他的亲友同济可不少，这一吃瘪，他的一般至交好友们怎肯善罢甘休，当下便紧集商议，更决定大量散发‘侠义帖’给同道各门齐声讨伐，如今，侠义帖已在半个月之前完全派发出去了！”

紫千豪没有作声，这个消息，正和他们早先所获的密报相符，关心玉已在广邀帮手，准备复仇雪恨了呢……

呷了口酒，熊无极又道：“娘的，本来呢，这桩事和我八竿也捞不上边，我和紫千豪无怨无仇，河井水互不相犯，根本就毫不发生牵连，至于关心玉，我和他也只是互相慕名，谈不上什么交情，他们打打杀杀，是他们的事，只要不犯上我，我落得逍遥自在，轻松愉快，但是——”

又叹了口气，兄无极喝干了杯中酒，接着道：“千不该万不该，我有一个生平好友——我大半辈子也只有那么一个生平好友，他亦接到了老关的帖子，更可恨的，是他竟代我做了主张，邀我趟了这趟混水，这还不说，更令我啼笑皆非的，是他们在集议之后，又公推我为第一个先锋，先行赶来西陲布置探讯，此外，他们又得到一个消息，说是姓紫的重伤未愈，即带着创伤兼程赶往‘宁’境‘三道桥’的‘白蛇山’问心宫去对付‘攀鹰瞎道’去了，因此，他们认为此乃千载难逢之机，在他们集齐人手，大举赶来西陲之前，我便又加上了一个担子，这个担子便是星夜追索紫千豪的来路，觅机予以截杀！”

一边，方樱蓦地激灵灵一颤，她花容惨变，脱口惊呼：“好狠啊……”

微征之下，熊无极连忙致歉道：“对不住，我忘了姑娘家最怕这些血淋淋的事，方，呕，方姑娘，还请你包涵则个！”

方樱的失常，本来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幸亏熊无极会错了意才堪堪掩饰过去，紫千豪怕她再露破绽，低声笑道：“这有什么狠的？江湖中事，原来便是如此，牙眼相还，冤冤相报，绵绵延延难以尽绝，方姑娘，你是少见多怪了！”

方樱知道紫千豪在暗示自己需要“镇定”，她惭愧又窘迫的一笑，讪讪垂下头去……

“呼”的朝自己脑袋上一拍，熊无极道：“少兄，请莫责怪令友，呵呵，全是我失言，说话说得太过火了，太过火了，该罚，该罚！”

举杯再敬熊无极，紫千豪道：“且请熊兄续接，不要紧的。”

干了杯中酒，熊无极又牢骚满腹的道：“好，呕，方才我说到哪儿啦？——对了，说到要我追索至紫千豪的返回路途上，伺机加以截杀，但是，这却使我为难了，其一，姓紫的与我素昧生平，本就不认识，其二，西陲的地面我又不熟，还是第一遭来，先是打听路线走法，只怕就要大费周章，其三，能不能恰巧碰上颇难逆料，而且就算碰上了，斗不斗得过人家更成问题，所以说，我这次老远的赶来西陲，实在是大大的不上算，确确实实的提心吊着胆！”

一搔乱发，熊无极无可奈何的道：“这一次，我是他娘的，赶着鸭子上架——硬挺啦，为了好友的颜面，为了自己的名声，为了那捞什子的公愤，也只好含着一肚子鸟气委屈这一遭，十天前我即到了西陲，好不容易才打听出来姓紫的尚未回到傲节山，而有一个消息却更叫我泄气，姓紫的小子竟然

在那等身负重伤的情形下还把‘问心宫’的‘攀鹰’瞎牛鼻子宰啦，这一来，我对自己这几下子把式能否对付人家有疑问了……”

紫千豪微微一笑，道：“其实熊兄也不必太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熊兄号称‘金煞手’功力盖世，艺业精湛，威名之盛，在两湖一代，更是首屈一指，姓紫的虽然不弱、到底是旧伤缠身，不如平昔，更何况他在连连奔战之下，只怕早已精疲力竭、不勘一击了呢……”

大大的摇头了，熊无极坦率的道：“少兄之言，老实说，我不敢苟同，虽然我对自己的把式颇有自信，但姓紫的更非省油之灯，‘南剑’关心玉，瞎道‘攀鹰’诸人皆是何等厉害角色？犹自不能取胜，我熊某何人？又岂敢如此狂言？再说，姓紫的重创未愈，我若与他较量，不论输赢，皆是一件丢人失额之事，这岂不是乘人之危，落石下井？此等行为，实在有欠光明，因此，我私心早有决定，突然凑巧遇上紫千豪，他如果真重创未愈，我宁愿日后背个臭名，受中原武林同道指责，也不能乘隙而攻，做出那卑鄙齷齪之事！”

紫千豪微微动容道：“此言当真？”

重重一哼，熊无极不悦道：“少兄以为我熊无极只是说着好听么？”

一举杯，紫千豪赞道：“佩服！”

豁然一笑，熊无极抚掌道：“不敢当，不敢当，老实说，我这人粗鲁不文，狂放浪荡，可谓毫无是处，但是，我却还有着那么一丁点好处，就是，哦，不做违背天良的事！”

紫千豪低沉的道：“熊兄，假如那个紫千豪听到了你这一番话，定然也会另眼相视了……”

无奈的笑笑，熊无极道：“只怕他不会有这样好的度量，现怎么说，我来西陲，对他总是有害无益，他若是知道了我此来目的，我就算有心斟酌，他也必不领情，换句话说，除非我先行避让，这场麻烦怕也难免……少兄，我心里颇多犹豫，如果遇上了姓紫的，光缀着他吧，又能缀出什么名堂？上去拦截吧；胜负倒在其次，人家如真的带了伤，我势必不能动手，不能动手，那拦截也就失去意义了。”

喝了口酒，他摇着头道：“这一次来办此鸟事，我好有一比，就像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弄来弄去，两头全讨不了好……”

同情的点点头，紫千豪道：“你的处境我明白，熊兄，不能背朋友，又无法昧天良，不能失公义，又无法乘人危，这，倒真难了……”

又吃了一口菜，紫千豪意味深长的道：“为今之计，熊兄，你有什么打算呢？”

熊无极低低的道：“我这次打先锋，本来便有双重责任，第一是打探孤竹帮的虚实动态，预做布置，第二则是截杀紫千豪，如今第一项仍然照原来策略去做，至于紫千豪那边，却也不能放弃，我依旧想等到他，看看他是否如外传的重创在身，若是，我就不找他动手了，只管探访消息需做接引就得了，假设他并没有什么重伤，或者那些伤并不足影响他的武功，那么，就只好与他一决生死……”

紫千豪一笑道：“也真难为你了，熊兄。”

感喟的，熊无极道：“有什么法子，谁叫我们混进江湖道里来，明明和自己并不相干的事，到了节骨眼上，却非得硬着头皮去顶……哎！”

换了一个较为舒服的坐姿，紫千豪又笑吟吟的道：“对于那姓紫的，熊兄，你个人的印象如何？”

怔了怔，熊无极呵呵笑道：“这一问，少兄可还真是问到我心里去了，说真的，听说紫千豪生得俊俏儒雅，一表人材，年纪轻，却是机智绝伦，才学俱佳，非但如此，他为人更是忠肝义胆，豪迈磊落，双肩荷着上下几千人的孤竹帮存亡大任，处事治帮，更是精明强干，有条不紊，这人，是个超群拔萃的角色！”

呷了口酒，他又低沉的道：“若是以我个人的想法来说，我佩服姓紫的，我也愿意交他这么个朋友，可是，如今却他娘的完全事与愿违，一心交友，却反而成仇了……这就叫混江湖，混到头来，连自己作主做自己的事都不行……”

紫千豪缓缓的道：“真可惜……”

夹了一颗油炸丸子送进嘴里，熊无极摇头道：“可不是么……”

坐在旁边，好久没有开口的方樱，这时心里却是忐忑的忧虑，她不知紫千豪在打着什么主意，竟能如此镇定而悠闲的与他的“仇敌”面对面低饮浅斟，谈笑家常，虽然，对方并不晓得他历尽风霜之下所要寻找的目标就正在眼前，但这却早晚要拆穿啊，那时，又该怎么办呢？或者，如果在对策未定之前便万一吃他识破，又如何是好？这种场合，表面看去轻松自在，骨子里，却的确叫人捏着一把冷汗……

笑了笑，紫千豪又道：“那么，熊兄为何又囊中羞涩至此呢？莫不是所携银钱半途遗失了？”

黑脸一红，熊无极尴尬的打着哈哈道：“提起此事，也真够窝囊，够现眼的了，而且，还怨不得别人，全是我自己给自己的难堪！”

紫千豪十分有趣的道：“这话怎么讲？”

搓搓手，熊无极发窘的道：“西来之际，我带的盘缠倒是足够有余，一路上，也花费不了多少。就是今天早晨，在我到达这个什么“浣丰”镇之前所经过的一个小村子上，却发生了一件事情，一个老农的儿子和些赌棍赌钱，输个精光，又回家偷了家里仅有的三亩半地契押上台面打算翻本，庄稼汉子和江湖郎中赌钱，还想到哪里去赢？一眨眼，地契也到了人家手里，那个输得两眼发直的憨小子这才知道不妙，回到家里，呼天抢地便待等死，他一家老小也都慌了脚，男男女女六七口人全哭成了一团，我呢，就恰好经过看见，问明了原因，本想带那浑小子前往找着那几个骗徒论理，可是，浑小子告诉我人家在就跑了，连赢的地契也是在当场就出手卖脱了的，我一愣之下，想要抽腿也抽不得了啊，没有法子，只好硬着头皮问他们一共输了多少钱？乖乖，却竟有八十多两纹银之多！”

舐舐唇，熊无极又干了一杯酒，涨红着脸道：“当时，我就想，他娘的好人做到底，送佛送上天吧，一咬牙，一横心，一跺脚，我把身上的全部家当，九十两白花银锭，通通给了他们，这一赠给了他们，哎，我自己可就一文不名了，但我忖思，宁愿自己受点罪，也不能叫这一大家人绝了生路，断了嚼粮的老根哪，离开那家人，我到了这里，肚皮已是饿扁了，无奈之下，我想起囊中还有一只前朝鼎杯，这只鼎杯乃是我在上个月路过‘盐城’时，自一家古董店里以二十两银子的代价买来，闻说乃是前朝皇上御用之物——其实真的是不是，我也不知道，买这只鼎杯的时候，只因它形式古雅，铸模不俗，一时见猎心喜时买下来的……”

进了这家酒楼，我一思量，二十两银子买的古董，少说押他十两八两银子总成吧？因而我就放开胆子，开怀大吃大喝起来，不瞒你说，少兄，我

的食量酒量特大，别看我这么瘦，一个人却可以吃上四五个人份，哪知道一吃下来却出了洞子，那混帐的店革柜偏生不识货，竟然说什么也不肯抵押，闹得我简直灰头上脸下不了台，这种事，又动不得武……

幸亏遇见了少兄，仗义过来，慨然替我解围，要不，我还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呢……”

紫千豪一伸拇指赞道：“原来竟是这么回事，熊兄，你助贫济困，扶弱拯难，已乃侠士本色，为了行善举而遭此窘境，说起来，还是一件颇值自傲之事呢……”

熊无极苦笑道：“善举固然是善举了，在我来说，却和意了一身麻烦毫无两样，这种闲事，以后还是少伸手为妙……”

微微一笑，紫千豪道：“怕烦窘而不行善，熊兄，这不是有些因噎废食了么？”

四十二、坦赤心 怨隙冰释

深深的注视着紫千豪，熊无极双目中有着恍悟的光彩，他点头道：“不错，你说得对，不能因为怕烦，怕罗嗦，就不为善行侠了，江湖中人，着重的便是这一条哪……”

说到这里，他双手举杯，道：“以这杯水酒惜花献佛，一谢少兄解我困窘，二谢少兄赐我良言，来，我先干为敬了！”

一仰脖子，“咕噜”一声，杯中酒已滴滴不剩的倾入熊无极嘴里，他抹去唇角的酒渍，目注着紫千豪也干了杯，他关怀的道：“少兄，呃，你面色苍白，神态委顿，连说话也有虚疲过度的沙哑，莫不是，有什么不适么？”

紫千豪放下酒杯，笑道：“确是有些不适……”

熊无极颌首道：“我自幼粗通医术，迄今已浸淫此道逾四十余年，少兄，你好似曾经受过极其严重的创伤，而今尚未痊愈？”

旁边，方樱已是有些微微惊慌了，紫千豪却平静的道：“正是如此，熊兄好眼力！”

熊无极得意的笑道：“为医者，着重探、问、切、视，假如连一个人表面的病情也看不出来，还搞什么名堂。”

紫千豪安详的道：“熊兄是怎么看出的呢？”

搓搓手，熊无极道：“少兄，你面色白中泛青，乃失血过多之兆，双目光泽干湿，说明了你因体力的亏损导致元气的中应，而你嘴唇带紫，此是长期劳累及心智耗费太多的结果，你语音暗哑，表示真力有些瘀滞，内腑曾受波震，还有，你目眶带黑，双眉时皱，莫非是，少兄，你近日来更遭过伤心之事而至愁绪郁结在脸？”

紫千豪缓缓的道：“全说对了，熊兄，你非但会看病，更且会看相了……”

朝椅背上一靠，熊无极也笑道：“献丑献丑……”

他端详着紫千豪，又关怀的道：“由你的气色上看来，少兄，你这伤势可还真不轻，需要好好的养息调补上一段时间才行，而且记住，千万不能劳力，不能动怒，不能激心，不能纵欲，最好酒也别喝……”

紫千豪笑道：“多谢熊兄指教。”

熊无极想了想，道：“这样吧，我这里有一张大林方子，这就叫过伙计拿纸笔来容我为你将那些味药名开下，照方抓药，合起来煎了，包你病体痊愈增快，强健更过往昔，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说着，熊无极已侧首哈喝：“伙计！”

一个在梯口侍候的堂信，闻得招呼，立即匆匆奔来，熊无极大刺刺的道：“纸、笔，现在就给我送过来！”

伙计不敢怠慢，答应着，曾声去了，片刻后，已拿着笔砚与一张白纸回来，恭恭敬敬的放在桌上，又哈着腰退下。

拿起笔来，熊无极濡饱了墨，便将白纸摊平，开始振腕书写起来，一边写，他一面道：“方子上，一共有十六味药，药材都十分昂贵，但却颇有奇效，煎过饮下，能生肌长肉，祛毒清心，更可补气养颜，明神静脑，端然是份大补方子，受过巨创而尚未痊愈的人服用过后，包管种益至大，进展神速，像少兄这样——”

突然，像猛然被人打了一棒似的全身倏震，熊无极霍的抬起头来，双眼发直的直愣愣盯着坐在对面的紫千豪，这一刹间，他的表情是古怪的，惊疑的，怔愕的，而又迷惘的，宛如，他忽而不认识紫千豪，忽而不明白是在做什么了……

紫千豪心中颖悟有警，他却镇定逾恒的道：“有什么不对？熊兄……”

像咽下了一颗枣核在喉咙里，熊无极的表情尴尬古怪得可笑，他盯视着紫千豪，胀红了脸，呐呐的道：“直到如今……尚未清教……高姓……大名？”

洒脱的一笑，紫千豪轻描淡写的道：“不敢，在下紫千豪！”

宛如一个焦雷巨响在熊无极的脑袋上，震得他浑身猛抖一下，面孔也可笑的顿时歪曲，“呛啾”擅声中，他已倒翻而出，坐椅也仰摔出去！

神情丝毫不变，紫千豪悠悠举杯，淡然道：“熊兄，难道说，就是方才那三个字的原因，你我就不算朋友，也不算一见如故了吗？”

惊疑不定的站在三步之外，熊无极的双掌早已右掌指天，左掌指地——那是他在强敌相持之际才肯使用的看家武学：“金手三绞式”的开山式：“天地魂”！

熊无极估不到对方在此情此景之下，竟然如此镇定自若，毫不慌乱，而紫千豪又那么平静的开了口，更令熊无极窘迫无已，他有些失措的讷讷收了架势，却紧张而怔忡的愣在那里，一时连讲话都不会讲了。

笑了笑，紫千豪道：“紫千豪三个字，所代表的只是一个人名而已，熊兄，你可以不去想那三个字的意义，更用不着去惮忌紫千豪那个人，让我们仍像方才一样愉快的低斟浅酌，笑谈今昔，好不？你只把我当做是眼前的我——一个你极顺眼的新交初识，而我，也只将你当做是一位气味相投的好朋友，我们不必去寻思，除了现在我们的交往以外之事，而我们依然是极有缘的，嗯？”

抹抹嘴唇，紫千豪又道：“熊兄，你坐位之前，为我亲书的药方黑迹犹新，淋漓未干，难道说，就此一瞬前后，恩仇即已这般分明？不是太冷酷了么？”

怔呵呵的呆立良久，熊无极才尴尬的道：“你，果真就是紫千豪？‘魔刃鬼剑’紫千豪？”

为了隐秘行踪，免得惹人注目，紫千豪早将他那柄名震遐尔，招牌也似的“四弦剑”用撕下的长条衬里里住，现在，他自椅下拿起，抖开一现，又包卷好了置回椅下：“不敢当，熊兄，看见这柄剑，相信你更明白了。”

长长的吸了口冷气，熊无极心惊的道：“你瞒得我好苦啊……”

紫千豪忙道：“抱歉之至，熊兄。”

抹去额上冷汗，熊无极又余悸犹存的道：“紫千豪，你实在够镇定，够深沉了，我一直未曾察觉有异，直到方才我为你写下那张药方之时，才忽然想到你的一切形状和紫千豪如今的情形太为相似了，无论是外传的容貌、体态、风范、气质，几乎完全一样，而你，也是受了伤，那旧伤又未痊愈，天下竟有这般巧事，未免也巧得太玄虚了，何况，你也刚好正在这条紫千豪回来的路上……我才想起这种种疑点，果然，果然紫千豪就是你！”

深沉的，紫千豪道：“未曾明言身份，实有苦衷，熊兄，如若言明，你如今岂会仍是朋友？仍会这般投缘？”

不寒而栗的，熊无极道：“紫千豪，你早就明白了我是何人，如果你方才趁我不备之机猝下杀手，以你的功力来说，只怕我难以防范，但是，你为何不下？”

紫千豪微微一笑，肃穆的道：“熊兄，在这一点上，我们的观念相同，我，也不肯去做违背良心，违背仁义之事，何况，你我又这般一见如故？”

双手捧着头，熊无极苦恼的呻吟：“老天爷，我，我该怎么办啊……”

站起来，紫千豪走过去亲自将椅子扶起，又坐回原位后，他一摊手道：“熊兄，且请落坐。”

恨恨的跺脚，熊无极猛古丁朝自己脸上掴了几个大耳光，他低吼道：“混帐，我自己混帐，糊涂，疏忽，大意，怎么没想到紫千豪就是他？那一切征候，外貌，细节，可以说太清楚大清楚了，我却端端没有想到……早晚得‘为人只说三分话’啊，我却又一股脑的把底子都掏了出来……我又和人家结成了朋友，受人家的帮助、招待……天爷，弄成这种场面，我……我又如何去了结，去断处……”

诚挚地，紫千豪道：“何苦自怨自艾至此？熊兄，难道说，我们就不能交朋友么？或者，交成比你中原道上那批朋友更坚定更真挚的朋友？”

苦着脸，而脸上指痕宛然，熊无极痛苦的道：“我惨了，我一下子可自己砸了自己的锅了……”

严肃的，紫千豪：“不然，熊兄，真正的手足情，朋友爱，并非是单纯从表面上的原因来分判，它要自忠诚、道义、谅解、容让上来断测，要在急困艰难的时候才能分深浅、知厚薄，真正的友谊，并非只是交身，更需连心，熊兄，你在中原道上的那批朋友，并非就全是真正的朋友，而你我虽是初识，却也并非就不能在未来时日中结成为生死之好，问题是，要从你的智能与情感之中，去决定谁才会是你真正的、永世不渝的朋友，谁才值得你交，谁才不值得你交！”

干巴巴的咽着唾沫，熊无极困难的道：“老实说……我对你一直很欣赏，很佩服……我确实有心交你……但……但我也不能背弃好友啊……”

紧迫的，紫千豪道：“你不需背弃，能兄，只需抉择，我们无怨无仇，反而投缘投性，我们何苦互相残杀争斗？何苦为了旁人唆诱而饮恨吞声？在江湖上闯，熊兄，也有自己可以决定自己主意与善恶的时候，只要能拿出勇气，拿出毅力！”

额上青筋暴起，冷汗如注，熊无极艰辛的道：“我……我……唉，娘的……叫我怎么办？我一点主意也没有了……”

缓缓站起，紫千豪坚定的伸出双手——他的双手是修长的，白皙的，也是有力的，他低缓而沉重的道：“熊兄，我伸出友谊的双手给你，你愿交我这个朋友，就握住它，否则，你便砍掉它！我决无怨言，我只会悲叹于自己的有眼无珠，不能识人，太也高估了你思义之气！”

大吼一声，熊无极咆哮道：“什么？你你你，你把我看成这样一个畏首畏尾，不识道义，不知好歹的人？好，老子就做给你看！”

话未说完，熊无极已一个箭步冲了上来，他那两只蒲扇似的巨灵之掌猛然伸出，紧紧的，紧紧的和紫千豪握在一起！

于是，二人相视良久，一丝友善的笑意，缓缓的浮上他们的眸瞳深处……

于是，四双手紧握不分，一股真挚的热力，徐徐的透入彼此的心田肺腑……

就这样，他们明白，他们是连身连意了，友谊的丝帛已然将他们束紧，就这样，他们晓得，多少的了解，多少的情爱，全已从对方的血液中贯入己身……

四十三、返山门 历劫回生

他们又重新坐下，紫千豪亲自执起酒壶，为熊无极满满将杯儿注满，他自己也斟平了，然后，紫千豪真挚而恳切的道：“熊兄，以这杯水酒，祝我们节义永存，至死不渝！”

熊无极举起杯来，坚定的道：“我同意，就是这话！”

于是，两人一仰脖子，全把林中酒干了，四目注视，仅不禁豁然大笑，笑声敞朗而明快，双方心底，再也不存一丝芥蒂，再也不隐分毫猜疑！

一边，方樱悄然在裙裾拭去手心濡濡冷汗，她吸了口凉气，如释重负的展露出一抹欣慰的笑容，道：“刚才，你们二位可吓坏我了……”

坦荡的一笑，熊无极道：“翻下脸来动手，我也不见得就会是紫帮主之敌呀……”

紫千豪谦虚的道：“熊兄客套了。”

抬抬手，熊无极老老实实的道：“我这决不是客套，紫帮主，你的本事如何，我清楚，我自己那两下子如何，我就更清楚了，体说你体力健常之时我打不过你，便算你如今重创未愈，真干起来我也同样没有一点把握！”

方樱一想起犹有余悸的道：“不管谁胜谁败，假如到了动手拚命的地步，总不是一件愉快的事，天幸有惊无险，这样的结局真是再好不过了。”

紫千豪笑道：“何况，我还交到了一位豪气千云，神仰已久的陌生故友！”

哈哈大笑，熊无极道：“紫帮主是太抬举我了，太抬举我了。”

说着话，熊无极脸上的笑容又忽然消沉下去，他皱了皱眉，无声无息的叹了口气。

微微诧异，紫千豪低声问：“熊兄，又有何事令你烦恼起来？”

吞了口唾沫，熊无极道：“我只是又想到了那个难题，紫帮主，日后我

若与关心玉那边的人朝上了面，这可够我窘迫为难的了……”

紫千豪平静而沉稳的道：“熊兄，天下真理只有一个，是与非亦决对相异，我知道你很为难，但你却必须选择其一！”

咬咬牙，熊无极道：“紫帮主，你知道我已选择哪一边了，别的我倒不在乎，主要的，却有些不好意思……在人情上来说，这……呢，这似乎不太好说……”

微微一笑，紫千豪道：“为了向着一个目标奋进——面对真理——熊兄，有些地方却需要我们去忍耐及适应，我抱歉使得你身处此等困扰境地，但我更不愿一群只讲暴力和血腥的武林败类利用你做他们的工具，或者我的言词上有些粗鲁，可是，熊兄，我真真正正希望你与我相同——仰俯不愧天地，凭着仁义换饭吃，我们同流于江湖，却不合污！”

注视着紫千豪，熊无极重重颌首道：“说得对，我们应该这样，同流于江湖，但不合污，大家吃一样的饭，但也得分出是非正邪！”

他随即低笑道：“不管他那个六舅的了，碰上面再说吧，他们愿意顾点颜面，大家哈哈一笑，由他们退去，否则，老子也只好翻下脸来硬干啦！”

沉思了一会，紫千豪道：“熊兄，可能见示中原道上有多少好手来么？”

熊无极搔了搔头发，道：“详细人数我还不太清楚，但是，我知道里头却的确有几个厉害人物，这几个家伙提起来也够叫人伤脑筋了。”

紫千豪安详的道：“可否见示？”

点着头，熊无极忙道：“当然，如今我姓熊的已经和你紫帮主是一条阵线上的人了，自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你不问，我还要讲呢……”

想了想，他接着低声道：“那几个比较有头有脸的人物，我晓得其中有‘万流门’的掌门人‘逸鹤’陈玄青，‘白莲庵’的主持‘铁剑老尼’清尘师太，两河第一高手‘银旗尊者’陆安，洛阳大豪‘黑马金衣’古少雄，‘白儒士’游小诗，以外，还有另一个最辣手的角色，‘中条山’的‘夺月追星’单切！”

润润唇，他又道：“据我所知，他们比较硬扎的就是这些人，其它是不是还有什么别的好手，就不十分清楚了，是了，关心玉的宝贝儿子关功伟听说这一次也跟了来，他老头子吃人摆平，当然做儿子的不能不赶上来出这口气……”

面色是平静而深沉的，紫千豪道：“光是熊兄所提的这些人，已经不好对付了，他们全乃中原武林道上炙手可热的厉害人物，况且是否另有其它高手在内尚不敢预料，我想，绝不会只是这几个人的，一定还有另外的助拳者我们尚未探悉……”

点点头，熊无极同意道：“当然，这是毋庸置疑的，只要他们来了，没有底子衬着，他们怎敢冒此大险，你紫千豪又不是省油的灯，对付你该有多大力量，我想他们也自心里有数！”

忽然，熊无极想起了什么似的：“紫帮主，这次拉我趁这湾混水的我那位老友，便是‘白儒士’游小诗这混头，我试试看能不能影响到他，不敢说他转变立场，至少我也希望能将他劝说出去！”

笑了笑，紫千豪道：“但愿如此，我们总是希望少结怨仇的……”

拿起杯子来呷了口酒，紫千豪轻轻的道：“熊兄，中原这批人，大约何时可以抵达西陲，在什么地方和你接头？用什么方式？”

熊无权压着嗓门道：“在一月之后，于‘上梁集’的一家‘通安客栈’

里，我只要前去就行了，他们会有人在那里等着我……”

紫千豪仔细的问：“除了你，他们可还会派遣其它的人前来刺探消息么？”

熊无极道：“好象没有，但我却不敢肯定，可是，我想他们对我独自办事的能力及手段应该相信得过！”

抿唇一笑，紫千豪道：“他们很会挑拣地方，‘上梁集’就在傲节山三十里之外，且有大道直通关内，来去十分方便，熊兄，这一次他们是谁领头前来，我想，关心玉重创在身只怕是来不成吧？”

熊无极笑着道：“这是当然，他们这一次前来西陲寻你复仇，领头的乃是‘万流门’掌门人‘逸鹤’陈玄青，紫帮主，陈玄青此人足智多谋，城府深沉，加以本身技艺修为精湛，造诣卓越，却是个不可轻视的人物！”

紫千豪点头道：“对他，我是久仰盛名了。”

怔怔的看着紫千豪好一会，熊无极道：“紫帮主，我看你……好象并不显得如何紧张焦灼，神态之间，悠闲平淡得很哪……”

靠在椅背，紫千豪缓缓的道：“熊兄，要来的总归要来，该受的早晚也该受，我只有凭借自己的力量与意志去承担，去负荷，力尽到了，成及不成，幸与不幸，亦就是如此了，又有什么值得紧张和焦灼的呢？”

感慨万千，熊无极道：“你真是一位恬淡高远，又堪当重任的人，紫帮主……”

吁了口气，紫千豪沉沉的道：“谬誉了，熊兄，我只是不得当此艰险……”

沉默半晌，熊无极谨慎的道：“怨我冒昧，紫帮主，有件事我想请教。”

展颜一笑，紫千豪道：“但言无妨。”

熊无极道：“以紫帮主你目前的力量来说，你自认是不是可以占取上风？堪与中原来敌相对抗？”

略一思考，紫千豪道：“很难说，熊兄，我孤竹一脉近来争战不停，干戈迭起，人马损失异常惨重，元气伐伤至巨，假如在以前的正常情况下，中原来敌可不足虑，但如今，则难说了……”

轻叹一声，他又道：“好在孤竹一脉上下齐心，同仇敌汽，多场血腥杀戈下来，依然军心不涣，团结无间，就靠着这一股士气，熊兄，我们虽然连遭巨变，却仍能屹立而不倒，照旧雄峙西疆！”

熊无极大赞道：“一帮兴衰，就此一端已是足够，紫帮主，异日你孤竹一脉定可长存西疆，称霸千年！”

紫千豪笑道：“便托熊兄之福了……”

熊无极正色道：“精神不浪，意志不竭，才是真正强盛立威之道，紫帮主，孤竹一脉能以如此，才是无上的本钱，此次中原来敌，必将在紫帮主你们团结同心的浩大力量之下，铩羽而归！”

一握拳，紫千豪道：“但愿如此了！”

极少开口的方樱，这时怯生生道：“熊壮士，依你来看，紫帮主的伤势还要休养多久才能痊愈，一个月以后他能恢复健康吗？”

连连点头，熊无极向紫千豪端详了好一阵子，他握着双手，语声徐缓的道：“如若调养得法，用药适可，一月之后，就算不能全好，也能恢复个七八成了，至少，紫帮主那时也能再行施功发力啦……”

关注异常的，方樱道：“你有把握吗？熊壮士？”

熊无极大笑道：“方姑娘，你看我岂是胡言乱语之人？”

脸蛋儿微前，方樱羞涩的道：“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我只怕紫帮主的身体若是届时不能复原，他……他的情形就太令人忧虑了……”

一拍胸脯，熊无极道：“放心，我可以打包票，包管在一月之后，紫帮主可以运展自如，恢复他往昔神威！”

方樱掩饰不住心中的激奋与欢愉，她急切的道：“真的？”

豁然笑起来，熊无极道：“当然！”

这时，紫千豪又插口道：“如此，我也不用虚套，便有劳熊兄了……在傲节山孤竹一脉里，我也有个大头领精于医道，熊兄偕同我们回去之后，大约可以与我这位大头领相互磋商，会诊一番了……”

熊无极颌首道：“那自是更好不过……”

说着，他又悄声道：“本来，紫当家，我还想到可以再混回去反探他们消息，做你的内应，可是，深一层想，却颇为不安，因为我一下子在半中间倒了戈，再怎么说明，心中也多少有点窘迫，要翻脸干脆翻到底，变立场也就爽爽快快的变个明白，若是再反反复复，黏黏缠缠的，不但有些鬼祟，更失去丈夫气概了，紫帮主，你意下，认为如何？”

平静的，紫千豪道：“当然，熊兄之言有理！”

熊无极抚掌笑道：“这样，我也就心定了。”

将上身俯前一点，紫千豪道：“为防万一走漏消息，传出风声，熊兄，稍停上路之际，你我要分开行走，我与方姑娘同乘一骑在前，你再单乘一骑遥遥缀后……”

咧嘴苦笑了一下，熊无极尴尬的道：“好当然是好……只是，我没有马匹——”

紫千豪微笑道：“不妨，我这就叫酒楼里的伙计去物色一匹！”

于是，紫千豪把过一名堂馆来，匆匆交待了几句，那堂馆退去之后，过了片刻又满面堆笑的走了回来，告诉紫千豪，由他们代买的一乘骏马已然购妥，正挂在外面，紫千豪结了帐，再赏了一笔可观的小费，在堂馆们一连串的高声致谢中，一行人被那位前据后恭的胖掌柜亲自送出了门。

酒楼伙计代购的这匹马，是黑白杂色的口马，看上去高大而强健，一付能耐长途跋涉的雄骏模样，熊无极只瞧了一眼，便喜欢上这匹代步了，他笑呵呵的道：

“这马儿可真不错，紫帮主，它得二十五两银子！”

紫千豪笑道：“希望熊兄尚能中意。”

点点头，熊无极道：

“中意，简直太中意了。”

方樱仍与紫千豪合乘“甲犀”，熊无极便独骑一马，三人扬鞭抖组，一前一后，泼刺刺，驰向“浣丰”镇外。

一路上，晓行夜歇，餐风饮露，而奔波的日子总是辛苦的，尽管他们已经将每一天该走的路程缩短了很多，路上，熊无极照着他所开列的大补方子抓药煎熬，诚心尽意的为紫千豪疗伤治创，每在休歇的时候，他总不忘一再诊视紫千豪的复原情形，周全细心的给予适当的医治……

方樱更成了熊无极的助手，从买药，煎汤，直到盛碗送来紫千豪面前，全是方樱一个人包办了，非但如此，连紫千豪的衣食住行，方樱也尽可能的把紫千豪服侍得称心舒适，她是那么温柔，那么细腻，那么有耐性，宛如一

位刚出嫁的小媳妇，殷勤体贴，任劳任怨，而又羞羞答答的……

因此，一路下来，在到达傲节山的时候，已经过了半个月的功夫了，但在这半个月的时间里，紫千豪的身体却大有起色，他非但未受沿途奔劳的影响，甚且更因这有节奏的活动而使创伤痊愈了大半，无论是精神或体力方面，都较之半月前爽朗得多，也强健得多了。

这沿途的日子是快速而又兴味盎然的，白天，他们分开走，到了歇息的时候才聚集在一道，他们极其小心的躲避着敌对者的耳目，现在，他们庆幸未在半路上出岔子，傲节山就在眼前了。

尚未来到山下的青石板小道，在幽密的竹林中，已有数十名青衣大汉矫捷的飞跃出来，他们排成雁翅队形，齐齐躬身行礼。

紫千豪停住马，与方樱落到地下，他目光亲切而怀念的向傲节山凝注了片刻，那种欣慰之情，就宛如一个久别数年之后天涯归来的游子，多么满足，又多么快乐……

长长嘘了口气，他朝那些迎接自己的手下们和蔼的点头，道：“罢了。”

几十名青衣大汉挺直腰杆，肃穆又安详的站在那里，他们每一双眼睛深处，俱皆流露出一股无可言喻的振奋及欢愉神色，到现在，他们尚没有一个人开过口，但是，从他们的形态中，已然表达了太多的思盼与喜悦情韵了，有些时候，无声，往往胜过有声。

有如在向自己的手足兄弟说话一样，紫千豪真情流露的道：“这些日子来，你们都好吧？”

一位头领踏前一步，恭谨的回答：“承大哥垂询，我们全好。”

紫千豪亲切的笑道：“可已派人上山通告苟二爷说我回来了？”

那名腰粗膀阔的头领忙道：“在大哥抵达山脚之前，我已遣了两名弟兄加紧上山禀报，大概马上就要响起‘银铃鼓’了……”

“铜铃鼓”，是孤竹帮通知帮众，“大龙头”回山的信号，代表着一种郑重的威仪与崇高的敬仰，在晚间，则是使用一种可以发出绚丽光彩的“长虹箭”来表示同样的意义……

皱皱眉，紫千豪道：“时值非常，大可不必如此劳师动众……”

那名头领躬身道：“传统礼仪，大哥，弟兄不敢草率将事。”

笑了笑，紫千豪又道：“怎么直到我们到了山脚下你们才发现？山麓四周的桩卡全撤消了么？巡骑队亦未看见。”

这名头领低声道：“回禀大哥，在大哥离山之后，二爷为了要集中兵力，固守重点，便下令减少一切不必要的哨动，将山麓周道的桩卡全都撤回，分别严密安置本山上下，巡骑队也一律停止活动，改调为徒步轮班巡逻全山，因此，山外防务虽是疏散了，本山戒备却更形周密森严。”

点点头，紫千豪又道：“不错，二爷这样调遣是正确的，免得浪费人力。增加弟兄们的劳累，他知道只有本山得失才是最重要的。”

那个头领尚未及回话，突然，傲节山上，在那深郁的竹丛枫林里，已有一阵阵清脆，急剧，而又震人心弦的铃鼓声隐隐传来，在“咚”“咚”的沉闷鼓声中，夹杂着那种“叮当当——叮当当”的铜铃交击声，沉闷融着清脆，严肃渗着急快，就这样，山林峰峦间，便全然回荡着这一阵阵令人生出怪异感受的声音了。

后面，马蹄响震，远远缀落一段路的“金煞手”熊无极已经一阵风似的奔到了近前！

站在紫千豪对面的那名头领甫一察觉之下，已立即斜闪出去，他手臂猝挥，同时口中厉叱：“拿下了！”

雁翅般排立着的几十名青衣大汉，马上快速的分散开来，几乎就在他们分散开的一刹那，斜背的马刀已闪亮着纷纷拔出，另外，林幽深处，亦忽地伸出了无数具连珠强弩来！

紫千豪连忙横身拦阻，边大声道：“是自己人，你们不可鲁莽！”

那名头领立刻传令众人退下，这时，已然停马戒备的熊无极才无可奈何的耸耸肩，急急赶了过来。

下马后，他左右一看，眨眨眼道：“紫帮主，你的这批儿郎可真是老辣精悍，训练有素哪，娘的，还不等我喘过一口气来，已差点给我颜色看了！”

紫千豪笑道：“不知者不罪，熊兄，你包涵了。”

呵呵一笑，熊无极道：“岂敢，说真的，紫帮主，你们孤竹一脉，的确规律严明，上下有制，非是一般乌合之众可比，就此一端，已是大有可为，不容轻视了……”

谦和的笑了笑，紫千豪道：“熊兄，我们这就上山，请！”

熊无极略一推让，启程前行，紫千豪回头交待了那名头领几句，然后，他也挽着方樱快步赶上。

熊无极一面走，一面左看右望，他口中啧啧有声的道：“紫帮主，你这傲节山，我还是第一次来，但虽是头一遭，却也觉得险峻峭拔，深幽回旋，是个易守难攻之地！”

点点头，紫千豪道：“不错，此山形势险要，洞深谷幽，确实不太容易攻取，我们已经使妄怀此意的敌手们屡次尝试过教训了。”

方樱也十分好奇的道：“紫帮主，只有这一条窄道通往山上吗？”

紫千豪笑道：“不，另外还有，但平常我们却仅利用这一条路登山，当然，我相信如今我们一行一动，已经俱在四周密布的暗卡监视之中了。”

转头回望，方樱惊异的道：“可是，我却没有看见什么呀……”

豁然笑了，熊无极道：“方姑娘，如果能叫你家觉出来，这还叫做‘暗卡’么？”

方樱赧然道：“江湖道上，我仍是那么幼稚……”

紫千豪轻沉的道：“不过，我还往往羡慕那些不懂得江湖阴橘与黑暗面的人呢，方姑娘，这并不是件丢人的事！”

笑了笑，紫千豪又道：“可惜的是，熊兄，我们都俱皆深陷其中了……”

吁了口气，熊无极正想说什么，山道上面，人影连闪，已见十多个大汉有如飞鸟般电掠而来！

那十几个迅速掠来的人影中，为首者，正是孤竹帮坐第二把交椅的“青疤毒锥”苟图昌，他身后，紧接着“断流刀”伍桐、“熊臂”罕明、“白辫子”洪超、“毛和尚”公孙寿、“二头陀”蓝扬善、“心四刀”的老么苏言，以及“铁旗堂”堂主“判官令”仇三绝，以外，就是四五头领身份的弟兄了。

苟图昌等人隔着紫千豪尚有十步之遥，已纷纷停下身形，各自躬身抱拳行利，苟图昌目注紫千豪，兴奋莫明的道：“苟图昌率孤竹帮弟兄恭迎大哥凯旋荣归！”

紫千豪还礼，亲切又怅然的道：“惭愧得很，众家兄弟一概免礼了。”

于是，这些孤竹帮的重要人物们，马上一拥围上，热切的开始向他们的魁首问候起来。

紫千豪连忙将站在身后的熊无极与方樱二人为大家引见，更特别简略说明了方樱的归顺立场，在双方的寒暄客套里，苟图昌抽了个空凑近紫千豪，小声问道：“大哥，左丹和金奴雄两个人呢？”

苟图昌的问话就如一只火红的烙铁猛然印在紫千豪的心上，使他全身基颤，痛苦无已！

善于观颜察色的苟图昌睹状之下，已经明白了这是怎么回事，刹那间他不禁肝肠寸断，悲愤填膺，但是，在眼前，他却只能忍耐，只能将泪水咽回肚里，比哭还难看的笑了笑，他喉音发哑：“大哥——”

一仰头，紫千豪唇角痉挛着道：“回去再说！”

顿了顿，他改变话题道：“祁老六眼伤可曾痊愈了？”

用力吸了口气以平静自己激动悲痛的心绪，苟图昌闭闭眼，然后才缓缓的道：“本来，老六的眼伤因为他不善休养，纵酒过度而发生溃肿恶化，但经过我的强制照应与蓝大头领的悉心医治之后，这些日子来颇有进展，已经差不多全好了……”

微微颌首，紫千豪道：“很好，贝羽的情形呢？”

苟图昌强毅笑道：“他已痊愈了，只是身子还有点虚弱，方才尚是我强令他回房去歇着的，这小子原也想跑这一大段山路下来迎接大哥……”

紫千豪略觉欣慰的道：“复原了最好，他伤得可真重……苏恬呢？我看他也不该有什么问题吧？”

苟图昌忙道：“正是，他的情形和贝羽差不多，在知道大哥回山之前，苏恬和祁老六两个到后山抓野兔子去了……”

淡淡一笑，紫千豪道：“他们好兴致。”

这时——“二头陀”蓝扬善肥脸中堆满笑容的走了上来，他细细端详了紫千豪好一会，才带着七分高兴，三分惊异的道：“老大，这些日子来，你的气色可是比下山以前又强多了，莫不是，你的伤势未曾发作过？”

紫千豪一笑道：“不，发作过了，而且也正如你原先预料，痛苦莫名，难以忍受，好在我却挺过去了，可是，和脱了层皮几乎没有两样！”

伸伸舌头，蓝扬善犹有余悸的道：“咱可真为大哥你捏着一把冷汗，就怕你挺不过去，唉，他奶奶我一天到晚心惊胆战的直惦着这档子事，大哥，如若你有了什么好歹，咱再怎么也说脱不了干系，咱，咱到了那时也只剩一头撞死以谢同伴了！”

拍拍蓝扬善肥厚的肩膀，紫千豪诚挚的道：“休如此说，扬善，这全是我自己的意思，好好歹歹，根本怪不得你，你又何苦自怨自艾呢？”

“二头陀”蓝扬善吸了两口气，忽道：“大哥，你的气色果真明朗了不少，可是服用过什么奇丹妙药？”

用嘴唇朝正在与孤竹帮群豪寒暄的熊无极背后挪了挪，紫千豪道：“幸亏半路上遇见了熊无极熊兄，对医术一门，他的造诣也是异常精湛，这沿途来，全蒙他为我诊治下药，悉心调理，才有今日的进境，扬善，你二位应该多亲近磋商才是！”

蓝扬善呵呵笑道：“不过，大哥，同行总是冤家啊……”

微微一笑，紫千豪道：“怕你的手艺不如人么？”

蓝扬善正想回话，紫千豪的尖锐的目光却已瞥及正独自站在寻丈之外的一个人，那个人不知是什么时候来的，他噙着一抹友善而亲切的笑意注视紫千豪，那人，嗯，“双钹擒魂”房铁孤！

立刻，紫千豪急步赶上，紧紧拉住房铁孤老远伸出来的一双巨大手掌，四目紧深对视，良久无语，而无限真挚友情，便已在那两双互视的目光中表露无遗了！

低沉的，房铁孤道：“闻说少兄已然诛除瞎道‘攀鹰’，克奏全功，但其中的艰险，却只怕难以尽述呼？”

唱了一声，紫千豪道：“不错，‘攀鹰瞎道’果然是个棘手人物，虽然他已丧于我手，说起来，也十分侥幸呢……”

顿了顿，他又道：“房兄，这些日来，有劳你了。”

房铁孤坦荡一笑，道：“你我交之道义，给以赤诚，何以如此客气？”

一边苟图昌大步上来，道：“大哥，我们上山去吧？”

点点头，紫千豪道：“请大家到‘不屈堂’，我有话说。”

微微躬身走开，苟图昌向大家招呼后宣布了紫千豪的口谕，于是，一行人开始谈笑风声的往山上行去，当然，他们暂时尚未想到一些哀愁的事情，或者有人也注意到什么，但这些注意到什么的人也宁愿不朝那“哀愁”上面去想啊……

四十四、宣噩耗 英雄涕泪

盘膝坐在那张坐榻之上，紫千豪双手平置膝头，现在，没有人侍立于侧，也没有人为他自榻下取出那具檀木扶手了，紫千豪徐徐将腕间的“四眩剑”抽出摆在身边，他的目光阴沉而凄凉的扫过环坐四周的每一张面孔，那些面孔，全透着忧虑，迷惘之色，当然，更有着一股无可言谕的不祥预感笼罩在他们的心头……

紫千豪转过视线，定定的投注在那只青铜鼎炉上，半晌，他才在空中诸人那种焦切而又惶然的表情下沉沉的开了口：“诸君，左丹与金奴雄两人已经为孤竹一脉捐躯，壮烈战死！”

这几句话，由一个字一个字连贯组成，再从紫千豪的嘴里吐出，形成了一种意义，一种冷酷的、悲恸的、震撼而又血腥的意义，环坐在空中的人们，除了熊无极与方樱之外，连早已心里有底的苟图昌都不禁惊慑于这消息的突然与哀痛，顿时，整个房间里一片寂静——一片僵凝而冷室的寂静，每一个孤竹首要全呆呆的坐在那里，每个人的面容仅是那般麻木而空茫，他们宛如一下子没有领悟过来紫千豪的言语内容，也像是没有听懂紫千豪所告诉他们事情乃是代表着什么样的意义，大家全坐在那里，无人移动，更无人出声，仿佛，在突然间，他们全迷失了，全怔愣了，全不知自己正在接受着什么事实了……

良久——有一阵强行压制住的呜咽声，开始轻轻响起，跟着，整个房间里便全由一片哀痛的哭泣与噎便声所充斥了……

逐渐的，那强行压制的哭泣声转为悲惨无比的号陶，刹那间，哭声震天，泪下如雨，每个人全是肝肠寸断，连双眼也哭成了血红的了！

紫千豪盘膝坐在榻上，双手分置膝头，两眼紧闭，但是，两行清泪，却自他紧闭的眼角境蜒流下，他直挺挺的盘坐在那里，浑身却不住籁籁发抖，唇角也成抽搐跳动……

愁云惨雾笼罩着这“不屈堂”的二楼小厅，彷彿连空气也全在呜咽，连人们的心灵也在泣血。

他经世故，心坚如铁的“双钹擒魂”房铁孤，身处此种情景之中，也自禁不住鼻端酸涩，虎目含泪，缓缓垂首叹息。

方樱是亲身经历过那场凄惨杀戈的人，她却更是无法自制，哭得跟个泪人儿一样，而熊无极，他怔忡的坐在那张大圆椅上，虽然他不似孤竹群豪这般有深刻感触与悲呛，但目睹此情，却不由也是满面沉郁，凄然无语！

过了好一阵子，室中的号哭才渐渐低沉下来，紫千豪以衣袖拭去眼角泪痕，声音暗哑的道：“弟兄们，且请抑止悲痛，听我一言——”

他徐缓的扫视着那每一张让泪水浸染得哀切无比的脸孔，低怆而伤感的，他道：“左丹、金奴雄两人虽是死了，但是，他们的音容将永存于孤竹一脉的每个弟兄心里，而他们的精神，更将永远不愠，他们死得壮烈，死得坦荡，更死得忠勇，他们已确确实实表现了孤竹传统的不屈精神……”

吸了口气，紫千豪又道：“我告诉大家，血债将要用血还，我们必须化悲愤为力量，以牙还牙，他们两人不会白死，残害他们性命的凶手，也无可避免的要以他们的性命来报还。”

抽噎一声，“断流刀”伍桐抹着泪道：“大哥，是哪一个畜牲干下的事？”

紫千豪重重的道：“‘血狼星’单光！”

刹那间，整座小厅全沸腾起来，带着血的咀咒与发自心底的咆哮汇融，狠毒的复仇誓言杂着烈焰般炙热的仇恨怒骂，人人青筋暴起，血液上冲，“咯”“咯”的挫牙和粗重的喘息声更是合成一片了……

是的，从那些火似的目光里，扭曲的面庞上，可以深刻感觉到孤竹群豪们的报仇意志，雪耻决心，那是坚如石的，根深蒂固的，不可摇动的，而且更是残酷血腥的！

摆摆手，紫千豪道：“大家肃静。”

过了片刻，他又低沉的道：“我想，我需要将左丹与金奴雄战死的详细经过向大家述说一遍，你们听着，这又是一笔血滴滴的债——”

于是，紫千豪先说出计歼“攀鹰”瞎道及重创“白眼婆”，收容方樱的前后，接着，他便清晰而简洁的将左丹和金奴雄在黑檀木林中如何丧生于单光手里的详情始末一一道出；他的语声呛哑而酸涩，似一团团阴夜的云雾飘荡在冷室的空气中，罩漾于每个人滴血的心田……

最后，他悲痛的道：“因此，左丹和金奴雄二人，虽是壮烈成仁，却也不啻为了维护我的安全才遭此不幸，固然，他们的死乃孤竹帮弟兄们不屈骨气与忠勇传统之表露，但是，我却不能辞其咎！”

挥手阻止了几个人的说话意图，紫千豪又道：“换句话说，他二人乃是为我而死，这笔仇恨，是孤竹全帮的仇恨，不过，更是我个人的仇恨，我希望你们人人都能为他二人复仇解怨，可是，我更希望由我亲自来索还！”

低哑的，苟图昌道：“大哥，左丹与金奴雄的死，怎么怪到你自已头上？他们乃是尽孤竹弟兄的本份，更是他们对大哥应负的职责，大哥是孤竹之魂，有了大哥才有了我们，有了大哥，孤竹一脉始能延绵不灭；维护大哥安全，正是我们下面每一位弟兄的首要责任，大哥怎能为了他们的死而埋怨自己呢？”

“断流刀”伍桐亦大声道：“二爷说得对，大哥千万不要自责……”

“判官令”仇三绝亦肃穆的道：“身为孤竹一员，不为全帮尽力，不为大哥尽忠，还有什么才是该做的呢？”

“毛和尚”公孙寿与“白辫子”洪超亦齐声道：“说得对，大哥，这乃是我们的本份啊……”

紫千豪凄然一笑，他道：“现在，我们暂且不去讨论这个问题了，各位，还有更重要的大事等着我们去应付！”

于是，举室肃然，紫千豪平静的道：“这件事，我想，还是请熊无极熊兄来讲比较明白！”

熊无极略一迟疑，只好脸红脖子粗的站了起来，他搓搓手，有些结结巴巴的开口道：“呃，我，其实，我的口才不太好，说起来，恐怕有些杂乱无章……各位兄台别以为我肚子里有多少墨水，我十足的大老粗一个……”

如果不是方才那件悲痛消息所带来哀愁仍然盘据在各人心头，熊无极的这副窘态，只怕就会引发一阵哄堂大笑，但，现在却没有人笑得出，甚至，连笑的意念也不曾给大家想到！

熊无极的鼎鼎大名，是在场诸人所久仰了的，可是，他竟然如此害臊怕羞，却为孤竹群豪们所始料不及，这位纵横天下多年的“金手煞”，嗯，在大庭广众之间说话倒好象变成个大姑娘般份侃了……

舐舐嘴唇，熊无极又尴尬的道：“可是，既奉紫帮主份示，我也就只好站起来向大家禀告一番了，娘的，我还真有些心慌哩……”

紫千豪低沉的道：“全是自己人，熊兄，无庸拘泥。”

清了清嗓子，熊无极道：“事情是这样的，关心玉此人，我想在座各位一定都知道了；上次，他在紫帮主手下载了筋头之后，落了个半残之身回去，而关心玉在中止武林道上，乃是个一跺脚山河俱颤的大人物，他在西陲吃了瘪，这口气休说他本人咽不下，中原武林里一些与他颇有交往的朋友们亦是同样忍受不了；因此之故么，这些人的‘侠义贴’就开始散出来了，准备招集人手，前来西陲为关心玉报仇……”

强颜一笑，苟图昌接口道：“关于这个消息，熊兄，我们已经很早便已得悉……”

连连点头，熊无极忙道：“我晓得，我晓得，关心玉这些朋友的行踪，只怕也逃不过你们的监视……不过，其中有几端秘密大约却是各位所不明白的。”

“二头陀”蓝扬善急问：“什么秘密哪？”

咽了口唾液，熊无极道：“呕，譬如说，他们托访我先行前来西捷刺探贵帮动静，预做布署，并且觅机拦截紫帮主——”

熊无极话一出口，孤竹豪们全禁不住大吃一惊，心直口快的蓝扬善幕的睁大了那双猪泡眼，又是迷惑又是气忿的道：“那么，你却怎生到了这里？又和我们亲热起来！”

哈哈一笑，熊无极道：“别紧张，蓝老兄，所以麻烦便出在这节骨眼上啦，如今，我他娘的算是弃暗投明，倒了戈喽……”

说着，熊无极便老老实实的把他如何巧识紫千豪，又如何改变立场，站到孤竹帮这边来的细说因果讲了一遍，结尾的时候，他又苦着脸道：“现在我已经和紫帮主成了一条命，一颗心了，易言之，也等于和各位是一条命，一颗心啦，目前最重要的问题，便是如何设法予中原来敌以迎头痛击，确保孤竹一脉的霸业与紫帮主的声誉……娘的，我站在这里这么一说话，还盼望

各位兄台不要以为我滑稽可笑才好……”

站了起来，苟图昌满面尊仰肃穆之色的道：“熊兄，没有人会觉得阁下如此协助我们，如此维护我们是一件可笑之事，为了大哥及孤竹帮，你甘愿放弃你辛苦创立的名声，牺牲你旧日的朋友，这是如何令人敬佩又感怀的壮举？我们全尊敬你，熊兄，你是一位不受蛊惑，不惧威胁，明是非，晓忠奸的硬汉子！”

呆了呆，熊无极面红耳赤的道：“呃，啊，过誉了，过誉了……我只是个老粗，只是个老粗而已，苟兄，你切莫高抬了我……”

正色的，紫千豪接口道：“熊兄，图昌说得不错！”

“二头陀”蓝扬善也一伸大拇指道：“熊兄，咱方才冒失了，想不到你竟是如此一个讲义气的朋友；天下之大，似你这般不畏艰险，不怕人言，而又择善而从的人物，已是不多见……”

身为“铁旗堂”堂主的“判官令”仇三绝亦高声道：“不论孤竹帮异日兴衰存亡，熊兄，我们全记得你的临危相助，仗义拔刀！”

连连做着罗圈揖，熊无极又是受用，又是汗颜的道：“谢了，谢了，各位兄台如此谬奖于我，我熊某人实在承担不起；所谓士为知己者死，紫帮主与我可说是一见如故，交逾连心，为了他，这份眷顾之情，我姓熊的便一切全豁上了，也是心甘情愿的……”

坐榻上，紫千豪平静的道：“熊兄，请坐。”

熊无极坐下之后，房铁孤已语声惺惺的道：“少兄，为今之计，中原来敌你可想到如何对付了？”

目注房铁孤，紫千豪道：“已有一个概念。”

房铁孤道：“如何？”

紫千豪斩钉截铁的道：“分化远诱，各个歼灭！”

用力点头，房铁孤道：“对，而且我们还须抢先攻杀！”

森酷的，紫千豪道：“这是自然！”

忽然，苟图昌又问道：“大哥，他们还有多久才到？”

紫千豪道：“约莫半个月左右。”

轻咳一声，熊无极道：“不错，还有半个来月。”

房铁孤看着坐榻上的紫千豪，半晌，他关切的道：“少兄，你那身旧伤，到了半个月以后可能完全恢复？要知道，你是再经不起折腾了……”

紫千豪尚未回话，熊无极已抢先说道：“房掌门，你放心，不会有什么问题的，半个月以后，紫帮主便算不完全好，也差不多能痊愈个八九成了……”

苟图昌慎重的道：“熊兄可有把握？”

呵呵一笑，熊无极道：“若是没有把握，我岂敢在众位兄台面前吹这牛皮？这可不是开玩笑的，要兑现哪！”

于是，苟图昌移目注视蓝扬善，以探询他这内行人的意见，蓝扬善又端详了紫千豪好一会，点着头道：“瞧大哥的气色，嗯，却是大有进展了……若是调治得好，二爷，也并非不可能……”

苟图昌安慰的道：“但愿如此，则是全帮之幸了，大哥身体恢复健康之后，我们要看看中原来敌谁个是他对手！”

微微一笑，紫千豪道：“图昌，不要代我说满话，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谁也不敢自夸出手无敌，唯我独尊！”

房铁孤接口道：“不过，少兄之能，却也不是泛泛无据的，以我看来，苟兄方才所言并无夸大之处！”

一抱拳，紫千豪道：“惭愧了”

这时，苟图昌又道：“老大，如何应付中原来敌，可需现在计划经当？”

摇摇头，紫千豪道：“不必，我们如今强敌环伺，处境险恶，情势只怕随时会变。”

眼前决定之计，到时候却不一定合适，只要大原则把持住了，行动起来就方便得多，到了展开攻杀的前夕，我再临时分派各人任务便了！”

此刻，厅门忽然起了几声轻响，坐在门边的苏言目注紫千豪请示，紫千豪点点头，道：“放他们进来。”

于是，苏言起身启门，门儿刚开，“毒鲨”祁老六、“玉郎狠心”贝羽、“一心四刀”里的老二苏恬已风一样卷了进来！

三个人一进室中，已连忙向紫千豪施礼请安，紫千豪含笑还礼，一边打量着他们，道：“怎么样？好得多了吧？”

“毒鲨”祁老六用手摸了摸他那只以黑布眼罩遮着的右眼，毫不在乎的呵呵大笑，道：“大哥，你放心，我这一只招子同样能看清楚对头的身法，当然，也同样能看清娘儿的屁股朝哪边扭！”

贝羽和苏恬立即笑了起来，在他预期中，坐着周遭的伙伴们一定也会跟着哄堂的，但是，却使他们惊异了，竟没有人附和着笑，大家全是那样沉闷的坐在那里；贝羽和苏恬疑惑的转动着目光，发现就连平常最爱说笑的“白辫子”洪超和二头陀“蓝扬善竟也都没有露出欢容，仅见勾动了一下嘴角，表示个勉强的笑意而已……

怔愕的，面色还有些苍白的贝羽喃喃的道：“怪了，大家是怎么搞的？”

“毒鲨”祁老六也愣了一下，同时他亦发现了那边的方樱，于是，急忙一整面容，这位不拘小节，言语爽直的仁兄有些窘迫的道：“大哥见总，我不晓得座上尚有女宾……”

紫千豪苦笑道：“没有什么，老六，你们三人坐。”

于是，就在他们三人坐下的时候，他们旁边的“白辫子”洪超与“毛和尚”公孙寿已低促的将他们进来以前所不知道的那些事原原本本告诉了他们。

紫千豪注意到祁老六、贝羽、苏恬三张面孔的急骤变化，同时，他也看到了那五只眼睛立刻涌现的泪光！

无声的太息着，紫千豪轻沉的道：“你们明白了？”

祁老六“霍”的跳起，声如泣血般叫：“老大，我们要报仇——”

点点头，紫千豪道：“当然。”

呜咽一声，祁老六捂着脸颊然坐下，双肩抽搐不停，这铁打的汉子，已与贝羽及苏恬两人哭做一团！

洪超和公孙寿急忙低声安慰着他们，而方才谈散了一些的哀愁气氛，却因他们这迟来的哭泣又顿形加重了……

半晌——紫千豪等他们暂时宣泄了心头的悲愤之后，才缓缓的道：“老六、贝羽、苏恬，你们不要再难受了，靠眼泪是索不回血债的，要紧的，是要将悲痛变成力量！”

抹着泪水；祁老六沙哑的吼道：“老大，我们要剔剥了单光这狗娘养的！”

贝羽也惨痛的道：“大哥，可怜奴雄啊……他自幼便是个孤儿，一直到死，也没有尝试过半天的安宁生活……”

紫千豪冷静的道：“贝羽，孤竹一脉中，又有哪些人尝试过安宁的生活？我们又谁不是孤单于零？你要记住，傲节山是我们的家，天下之大，也只有我们这批手足弟兄才是我们这世上的亲人……你该知道，奴雄的死，凡是我孤竹弟兄没有不难过的，但是，要使奴雄与左丹瞑目于九泉，不是用我们的哀伤与泪水，而是要用我们的血与汗！”

抑止悲切，贝羽低声道：“谢大哥教训。”

紫千豪闭着眼睛，道：“图昌，交待下去晚筵开在‘情心厅’，为熊兄及方姑娘接风，他们二位的住处，也需特别妥善安置。”

苟图昌连忙恭声道：“遵命。”

顿了顿，紫千豪又道：“还有，全山防卫尚应更为加强，大头领级的弟兄也要排定时间巡视查哨！”

苟图昌颌首道：“是。”

吁了口气，紫千豪威严的扫视全厅，道：“现在，我孤竹所属，可以离开。”

孤竹群豪们闻言之下，纷纷起身行礼，然后，肃静无哗的鱼贯推门而出，此刻，空中除了紫千豪和苟图昌之外，只剩下职无极、方樱，与房铁孤三人了。

紫千豪朝熊无极和方樱微笑道：“我与图昌亲送二位前往住宿之所——”

转望一侧的房铁孤，紫千豪又道：“房兄可愿借行？”

哈哈笑着，房铁孤道：“当然！”

四十五、烟霭渺 此情如是

“仰远楼”外，有一片流淡的枫林，枫林尽头，面临着一道深有百丈的绝壁，站在绝壁边缘，可以俯视远近层峦群峰，郁绿山色，以及，那浮沉飘渺的烟云雾霭；站在那里，你将会觉得心旷神怡，胸头块垒消除一空，有一种平静的孤独感，有一种特异的高远与恬淡意韵……

现在，是下午，不到黄昏，将近黄昏。

紫千豪身着一袭质料柔软的宽大青袍，足上是一双轻便的黑缎布鞋，他茂密的黑亮头发往上梳起，顶端给以束发玉冠，神采奕奕，容光焕发的独自在林中倘佯散步，形色间，显得安详极了，平静极了。

悠闲的，他来到了绝壁边缘，目光带着三分迷蒙，沉默的凝视着下面微微升起的暮霭轻烟，他像是在思考着什么，想着什么，神态里，有一股深途的幽寂与宁静的落寞，因为这样，他那一双入鬓的剑眉就悄悄整结在一起了。

今天，是他回来的第五天，也就是说，距离一场不可避免的厮杀纷争就只剩下十天左右的时间了，那场争斗，不管结果如何，却总是令人感觉窒息的……

寒冽的山风吹刮过来，带着萧瑟刺骨的凉意，拂起了紫千豪的袍袖，

他迎风挺立，毫不移动，那模样，坚定强毅得宛如一只鼎，一方盘石，一座永难摇晃的山，又是威猛，又是雄壮！

这时，天色已逐渐沉留下来，原本微弱的西斜落日，更已隐入暮云之中，岭峰之后，那凄凉而涩淡的夕霞，也就更显得股俄又模糊了。

轻缓的，一阵脚步声来自紫千豪身后，他悚然惊悟，转头回望，那走近的人，竟是方樱！

望着穿了一身浅绿裙裾的方樱，紫千豪微笑无语，他的目光却是温柔的，和蔼的。

“紫帮主，你一个人在这里想什么？”

紫千豪平静的道：“想很多事，过去的，现在的，以及未来的，你不觉得，我时常该承受某些困扰么？”

点点头，方樱道：“我觉得；紫帮主，有太多的重担荷在你双肩。”

垂下密而长的睫毛，方樱又轻轻的道：“再有十天，关心玉的那批同路人就要来到西陲寻你替关心玉报仇了，紫帮主，这又会是一场血淋淋的残杀，是吗？”

唇角僵硬的勾动了一下，紫千豪道：“我想是的。”

叹息一声，方樱姣美的面庞上浮罩着一层无奈的阴霾，她愁苦的看着紫千豪，幽幽的道：“为什么呢？难道这些人便永远不会觉得杀戈的可怕，与血腥的后果又是如何悲凉吗？难道他们就不怕死亡，反而喜欢这些残酷的事件一连串的发生；他们就想不到那种横尸断命的情景又是多么惨烈与尖锐？”

苦涩的一笑，紫千豪道：“或者他们想得到，但是他们身不由己。”

惊异而迷们的，方樱道：“怎么说？”

沉重的，紫千豪道：“方姑娘，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苦处，每个人也有每个人生存的环境，有很多事，往往不能任由自己的心意去发展，譬如说，我原来不欲溅血伤命，但是，如果我的手下弟兄被人杀害了，我又怎能漠然视之，袖手旁观？虽然我的本意是厌恶争斗的，但为了我与弟兄们之间的思义和情感，我也只好咬着牙，忍着心去谈血伤命了，这说起来很悲哀，不过，事实却往往如此……”

顿了顿，他又道：“以熊无极熊兄为例，他自己又何尝愿意与我为敌？”

但在情势的逼迫下，他也只好豁将出去，勉强应命；若非和我们巧遇在‘浣丰’酒楼上，到今天他不仍然是我们一个头痛的敌人吗？老实说，熊兄有几句话讲得颇有道理，他说，在江湖上混，混到头来，有时候连自己做主做自己愿做事都难……”

方樱呐呐的道：“但是，紫帮主，我记得你并不同意他这几句话，你更特别反驳与否认，还劝导他要尽可能照自己的主意去行事——”

轻喟一声，紫千豪道：“不错，根本上我是反对这几句话的，但是，现实却没有这般容易否认，我一力开导熊兄，骨子里，我又何尝不是自己也在为自己挣扎呢？又何尝不是在替自己加强信念呢？而熊兄是令人钦佩的，他竟毅然做到了他心中想做的事，不去理会做过之后所将引起的结果，更不顾虑日后外面的辱骂与流言……这是极其痛苦的一件决定，而熊兄却做到了，假如人人都能这样，可能，天下的纷争便将减少很多了……”

方樱低声道：“紫帮主，你是说，中原那批来敌，他们也不见得个个都愿意千里迢迢赶到西陲与你拚命？”

点点头，紫千豪道：“是的，他们不会个个都心甘情愿冒此大险！”

方樱眨动着那双大眼，道：“但……他们却要来了……”

微拂衣袖，紫千豪道：“说得对，他们就要来了，方姑娘，因为情势所逼，不得不过来，你该知道，在很多时候，遵义责任，比生死问题更来得重要！”

双眸深处，流展着一抹深深的关切与爱惜韵意，方樱稍稍挨近了一点，她温婉又犹郁的道：“紫帮主，你太辛苦了……”

凝注着她，紫千豪沉缓的道：“谢谢你的关怀，方姑娘。”

方樱蓦然一激灵，有些畏冷的往后瑟缩了一下，紫千豪微笑道：“冷吗？我的外衣给你披——”

惊异又羞涩的，方樱忙道：“不，不用了，我……我不怎么冷……”

不再多说，紫千豪扯开腰间锦带，反手将青袍脱下，轻轻为方樱披上，他两手将衣襟拉到一侧，还仔细的为方樱掖紧掩好，那举动，体贴极了，也温柔极了。

方樱纤弱的躯体罩在青袍之内，而衣袍上还带着紫千豪身上暖暖的体温，有一股特异的男人气息自袍襟上散出，一刹间，方樱宛如痴迷了，沉醉了，她不知什么时候，把自己一双白嫩的小手握上了紫千豪的双腕，青抱下的身体，也在掩饰不住的微微颤抖着——激动的微微颤抖着……

和善而冷静的注视着她，紫千豪并不缩回自己的两手，他仅只以一种低沉而清润的语声道：“暖和了一些了么？方姑娘……”

蓦然一惊，方樱仿佛如梦初觉，她这时才发现了自己的失态与迷茫，急急放开握着紫千豪双腕的手，在沉黯的光线里，她一张面庞已灼红如三月的榴火，羞涩又窘迫的低下头去，她声如蚊纳般道：“多谢你，紫帮主，我……我觉得暖和多了……”

诚然，方樱是暖和多了，这不仅只指她的身体而言，更重要的，是她的心，那颗一向极少感受此等温馨滋味的心。

紫千豪的目光又投注向发苍苍的山岭暮霭，而远近的景色，也早已一片温婉，有如被一层谈缓的颜色逐渐加深的纱幔所笼罩一样，看过去，予人一种空茫落寞，孤单凄凉的感触……

怯生生的，方樱瞅着紫千豪的脸色道：“紫帮主——”

紫千豪回视她：“嗯？”

抿抿嘴唇，方樱有些畏怯的道：“你——不大高兴？”

和熙的笑了，紫千豪道：“没有，为什么呢？”

赫然垂首，方樱道：“我以为……你会因为我刚才……刚才的冒失而不快……”

紫千豪笑道：“不要多心，方姑娘，你并没有什么冒失的地方；我们江湖儿女，原本便是不拘小节的，是么？”

心一沉，方樱失望道：“紫帮主，你……你是说，你并不认为方才……方才那些小小的举动是反常与……与特异的？”

当然，紫千豪不是不明白，他是太明白了，只是他不愿意说出，更不适合在此等风急云诡的险恶关头前说出，因此，他只有淡淡的道：“是的，我不认为。”

看了方樱那羞窘与悲戚的面容一眼，他又补充道：“我们原本便应该互相关怀，是么？”

强颜一笑，方樱幽幽的道：“是应该的……紫帮主，是应该的……”

她尽力忍住心中的哀怨形诸于外，倒过脸去，她语声竟有些哽咽的道：“我想……我很愚蠢……”

紫千豪愕然道：“为什么？”

愁惨的一笑，方樱怆然道：“因为我常常会把一些幻想的事情和现实互相混淆……这是不可能的，幻想总归是幻想……”

知道她所指为何，紫千豪只有避开重点，道：“不要这么多愁善感，方姑娘，你是一个很聪明又很善良的好女孩，没有人会觉得你愚蠢，除非那人自己已经愚蠢了……”

悄悄拭擦了眼角一下，方樱低细的道：“你太夸誉我了，紫帮主，其实我是十分幼稚的，比起你来，我简直就像一个初初学步的女娃娃……”

亲切的笑了笑，紫千豪道：“不然。”

迷茫的，方樱问道：“为什么？”

靠近了一点，紫千豪笑道：“还记得以前在我单骑往赴‘白眼婆’刀头会的那件事吗？你受命在半路上诱骗我坠入陷阱？你那次表现得十分出色，久经阵仗如我这等的老江湖，也照样懵然不察，掉进你们预设的圈套之中……”

方樱闻言之下，不禁又是尴尬，又是汗颜，她惭愧不已的道：“紫帮主……一提起这件事，我，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我太对不起你了，受了她的蛊惑，前来诱害你这样大义凛然的好人……”

紫千豪平静的道：“其实那也怪不得你，方姑娘，那时你乃受制于人，身不由己，所作所为当然无法选择，至于说到我，方姑娘，我也不见得是什么好人，和‘银坝子’那些朋友们一样，我亦是一样刀头舐血的草莽中一个罢了……”

出自衷心的，方樱道：“不，紫帮主，你和他们不同，绝对的不同！”

紫千豪有趣的道：“不同？什么地方不同呢？”

方樱毫不犹豫的道：“很简单，紫帮主，在朝为官的那些文臣武将，虽然他们全是做官，却有清廉与贪卑之分；就算做买卖的生意人吧，也有奸诈和笃实的不同，你和‘银坝子’那些人不错全属江湖草莽，可是，你讲仁义，重纲常，明是非，分善恶，不似他们，一个个全是那般狠毒专横，贪婪自私，根本就不把伦理节操放在心里，有如一群豺狼……”

沉默了一会，紫千豪道：“是这样吗？”

用力点头，方樱坦诚的道：“是的，我绝不是说假话，因为我在‘银坝子’待了很久的一段日子，常常接触‘银坝子’本身所属的党羽及他们的同路人，另外，我也和你们处在一起了，你们两边虽是敌对的，但你们双方的优缺点却可以比较出来，紫帮主，他们的短处，你们没有，而你们的长处，他们就连一点边也沾不上了……”

紫千豪搓搓手，道：“如果是这样，方姑娘，我想，这也就是我们所以能屹立不倒，长存西陲的主要原因了。”

方樱又道：“还有你们的勇悍与善战，紫帮主，也不是他们可以比较的……”

平和的一笑，紫千豪道：“这该是次要的了，方姑娘，不论是大至一国一邦，小至一派一人，光靠霸力是不能维持长久的，真正长存的道理，在于崇德明礼，行仁持义……”

诚服的点着头，方樱道：“你说得对，紫帮主；”

紫千豪看了看天色，柔和的道：“天已晚了，方姑娘，我们回去吧？”

浅浅一笑，方樱道：“好的。”

两人启步行向林中，走着，紫千豪道：“方姑娘，等会你先不用回你的住处‘丹枫阁’，假如你愿意，可喜欢与我一起先到‘仰远楼’我那里用晚膳么？”

有些受宠若惊的，方樱道：“我？我当然愿意……”

说到这里，她又蓦然觉得自己太过兴奋了，脸儿一红，她窘迫的道：“我是说……如不打扰你的话。”

笑了笑，紫千豪道：“哪里话，我非常欢迎；在平时，我都惯常独自进餐，有时候，也怪单调寂寞的……”

悄悄看了紫千豪一眼，方樱忐忑的道：“紫帮主，仰远楼只你一个人住着？”

紫千豪道：“还有十名守卫，和四个下人。”

犹豫了下，方樱又问：“平常，你的饮食起居，就全是由一些男性仆佣侍候吗？”

点点头，紫千豪道：“是的，全由他们代我安排。”

树林中，光线越发黝暗了，他们顺着林中小径往外走，方樱看着自己移动脚尖，较细的道：“男人们都是粗心大意，笨手笨脚的，他们只怕不能做得太过细贴；紫帮主，你为什么不用几个较为精巧一点的使女呢？我看，女人做这些事一定比那些男仆理想得多……”

紫千豪淡淡一笑道：“习惯也就好了，况且，一座楼上上下下全是男人，有几个使女杂在其中也不大方便，一些枝节麻烦只怕是免不掉的……”

方樱不服的道：“但是，紫帮主，在我的‘丹枫阁’右边不远，就是公孙寿公孙大头领与祁老六祁大头领的两栋精舍，我曾亲眼看到他们居住的那两幢精舍里时有女子出入，而且，为数尚不止一个，这还不说，看样子、那些女子还不仅是他们的使女，更有些像……像侍妾。”

紫千豪道：“那是我允许的……”

惊异的，方樱道：“你允许他们这样做？”

紫千豪道：“为什么不准许呢？他们全是正常健壮的男人，又没有什么隐疾，当然可以和任何一个成年的男人一样应该拥有侍妾，问题是，只要他们以正当的手法得到，而且，不能影响本身事务的情形下。”

小嘴嘟了嘟，方樱不平的道：“可是，你为什么就没有？”

轻轻一笑，紫千豪道：“那是我自愿没有，方姑娘，我不想要；说得更正确一点，我喜欢过着没有女性干扰的生活！”

气忿的，方樱道：“你一辈子都想这样下去？”

紫千豪安详的道：“不一定，但如没有碰上合意的，怕也只是一辈子这样下去了。”

吸了口气，方樱又再试探的道：“直到现在，紫帮主，你仍未碰上？”

此刻，他们已走出林子，前面，仰远楼巍峨的巨貌已然在望，楼宇的窗口，已经有明亮而温暖的灯光映像了出来，两名在石阶前往来巡守的青衣卫士，亦已瞧见了他们的身影。

沉吟了一会，紫千豪才一面走，一边小心翼翼的回答这个问题：“方姑娘，我想……这种事情，难有一个决断性的解答，要发生了才知道，是么？往往在很多时候，就算碰上了也不见得会立刻明白，总要过些日子才能逐渐

体悟……”

心里重又燃起希望之火，方樱欣悦而羞涩的道：“如果你碰上了，紫帮主，请告诉我，我要看看是哪位佳丽有此福份……”

紫千豪深沉的一笑道：“当然，方姑娘，当然……”

四十六、筹战策 兵来将挡

百无聊赖的日子与期待切盼的日子，辛酸与快乐的日子，不论渡过的时间是痛苦抑是欢欣的，感觉上是迟缓还是快速的，它却总归要过去，那么看不见，摸不到，无声无息的过去……

如今，傲节山自紫千豪以下的各个首要们便全是这样了，从紫千豪回山之后，这半个月的时光就快要全部过去，换句话说，他们与中原来敌的争斗也即将展开，不管他们期不期盼这一天的到来，但他们却知道它早晚也会来到的，而他们静静的等着，默默的熬着，好好歹歹，该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恐怕也就一定是什么样的结果了，虽然他们已习惯了血腥，可是，无可讳言的，每在另一场新的血腥要展现的时候，孤竹帮的每个人仍有些难言的恫忪……

今天，是紫千豪回山以后的第十三天，加上他沿途耗去的半月时间，从遇上了熊无极那时开始算起，且该有二十八天的日子了，而紫千豪碰着熊无极的时候，熊无极便曾透露给他，中原武林道的大批寻衅者，将在一月之后到达西陲甘境的“上梁集”，一月之后，嗯、隔着现在只有两天了。

仰远楼上。

这是一间雅致的小厅，紫千豪正轻袍级带，坐在一张太师椅上，凝神专注的倾听坐在另一张椅上的苟图昌说话。“金手煞”熊无极与“双钹还魂”房铁孤亦两边相陪，神情严肃。

苟图昌正低沉的道：“‘上梁集’原本便有我们的机关在那里，如今除了他们已经受命全力监视当地动静状态之外，老大你派去的蓝扬善蓝大头领、伍桐伍大头领，更已率人将‘通安客栈’上下完全控制，只要他们一住进去，就算其中有人咳了几声嗽，也绝逃不过我们潜伏在四周弟兄们的耳目！”

润润唇，他又接着道：“另外，沿着通到‘上梁集’的三条要道，两条小径，我们也早就派了得力弟兄严密注意，对方骑踪一现，即会有消息传来！”

点点头，紫千豪问道：“山上防务如何？”

苟图昌有条不紊的道：“山上防务亦已布置妥善，依照老大的令谕，仍是以我主持全盘大计，除了留在山上的大部兄弟都编成组队，另将各个明暗卡也加强了人数，此外，贝羽、罕明、苏家兄弟、祈老六等五位大头领也都派到险要之地负责据守，各人据守之处更可以互相呼应，立即支持，而强驾、木石、锦网等利器亦已准备完成，随时可以派上用场，发挥功效！”

紫千豪略一沉思，徐缓的道：

“前后山通连的吊桥，虽然已经重新接好，但那‘拉线’却仍需暗中备妥，在情况紧急之时，可以再度扯脱桥身承轴，使吊桥中断，免得万一叫对方攻进后山重地……”

点点头，苟图昌道：“不过，老大，我想他们没有这个力量吧？”

眉梢子一扬，紫千豪道：“我也希望他们没有这个力量，但是，天下出人意料之外的事情多得很，图昌，还是小心点好！”

苟图昌颌首道：“是，我会叫他们预备。”

目光凝视着厅顶，半晌，紫千豪又道：“这一次，仇三绝、洪超、公孙寿几个人跟我下山参加正面讲斗，而蓝扬善、伍桐也会随时隐伏在侧，再加上房掌门及熊兄的大力相助，据我想，该不会有什么大问题，从熊兄口中，我们大略知道对方前来的是些什么人物，如果，再没有什么大的变动及意外的话，这场争斗，我看我们操胜算的可能性极大，当然，我是说假如没有重大变故的话！”

苟图昌低声道：“老大，一般弟兄你预计带多少人去？”

紫千豪道：“三百名足矣。”

苟图昌轻轻的道：“够吗？”

微微一笑。紫千豪道：“我看够了，兵在精而不在多，而且，我判断与中原朋友的这场拚斗，只怕将以单挑独斗方式为重！”

一边，熊无极深思的道：“紫帮主，这一点却难以断言，假如他们占了上风，可能还会保持风度，采取单挑独斗的法子，可是，如若他们败了，恐怕就会翻下脸来，搅起一场混战呢！”

淡淡一笑，紫千豪道：“设若他们欲待引起混战，乃是再好不过，熊兄，我们原也希望如此，混战一起，他们决无便宜可占！”

熊无极道：“可是这一着亦需预做防范。”

紫千豪道：“当然！”

一直没有开过口的房铁孤忽道：“我有一个意见……”

紫千豪忙道：“房兄请说。”

一双虎目中煞气暴射，房铁孤冷峭的道；

“只要我们与对方不能善了，干戈一起，我们也就不必有慈悲，务需赶尽杀绝，永除后患！”

神色沉静而残忍，紫千豪淡淡的道：“房兄高见，同我正是不谋而合，如若与他们无法善了，我便抛扬‘搏命巾’判论生死！”

房铁孤用力点头道：“就是这样，他们寻求血腥，我们便给他血腥，他们索取悲惨，我们也就给他悲惨！”

顿了顿，紫千豪又低徐的道：“一切应放大计，便如此决定、若有临时变异之处，再另作修改，山上防卫之责甚重，图昌，你切需谨慎！”

苟图昌正容道：“老大放心，我会倾尽全力的。”

看着紫千豪，房铁孤若有所思的道：“还有一件事，紫少兄，那阴魂不散，险恶歹毒的‘血狼星’单光，可要千万防范着他，免得这杀胚又乘虚而入，落井下石！”

提起单光之名，紫千豪与苟图昌全是双目如火，咬牙切齿，紫千豪凛烈而又痛恨的道：

“这次如果发现了。我誓必将这厮凌迟碎剔，挫骨扬灰，让他一点一点的品尝他作恶后的报应！”

苟图昌也挫着满口钢牙道：“他如敢来，只有两个结果，一个是他取了我的命去，否则，便是我将他的狗命留下！”

长长吸了一口气，紫千豪尽力将自己激动的情绪压制住，他低沉的道：

“不过，照我预测，单光这一次如若得讯潜来，他摸到山上的可能性不大，因为他主要的报仇对象是我，所以，他将跟缀着我的成分较多！”

熊无极一想之下，忙道：“这就是说，除了中原武林的那批敌人之外，我们更得提防着这姓单的自半截腰杀来？”

点点头，紫千豪道：“当然要防他猝袭，单光这厮禀性阴毒狡诈，无隙不钻，有着这么一个可以混水摸鱼的机会，除非他不知道，知道了他便不会白白放弃，乘人之危而宣泄私怨，乃是他一贯的作风！”

冷呼啸的一笑，房铁孤道：“假设我遇到了他，哼哼，说不得也要掂掂他到底有多大的份量，竟能邪恶到这等地步？”

沉重的，紫千豪道：“这次单光如果也来凑热闹，我们就正好将旧债新仇一并结算清楚，倘若他没有来，天涯海角我们也要找到他，哪怕踏破了铁鞋，清白了鬓发，这仇也不能不报，恨也不能不消！”

苟图昌大声道：“对，老大！”

唇角抽搐了一下，紫千豪又想起了一件事，他道：“图昌，还有方樱姑娘在山上，你也要特别加以照顾，她虽然会儿手武功，但根底有限，我怀疑她能不能抵挡得住我们一个普通头领级的弟兄，所以你要好好保护着她，发现敌讯，注意到别让她乱闯！”

含有深意的笑着，苟图昌道：“我知道，老大……”

紫千豪诧异的道：“你笑什么？”

整整脸色，苟图昌忙道：“不敢，我只是觉得老大与方樱方姑娘似乎十分谈得拢，而老大对她像是亦颇具好感……”

微微尴尬的一笑，紫千豪道：“瞎说，难道在一起聊聊也要受嫌？”

旁边的房铁孤豁然大笑道：“‘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是最最自然不过的事，又算受什么嫌呢？我看少兄你堂堂一表，智勇俱全，方姑娘温婉贤慧，貌美如花，正是极为相配的一对，任何人见了只会羡慕，哪有反对的？”

红着脸，紫千豪急道：“房兄，我与方姑娘仅是朋友而已，至多也仅算个性方面比较适合罢了，哪里谈到其它？太遥远了，太遥远了……”

熊无极笑谜谜的道：“任什么事才开始都并非一成而就的，要有心有意，始能由远而近，由近而亲哪，紫帮主，你不要管别的问题，只看你个人有没有这种打算？若是有，呵呵，前面便有千重山挡着，也照样可以使头撞开！”

拍着手，房铁孤道：“熊兄言之有理，紫少兄，你也早到成家之年了，长此光棍打下去也不是办法，你就不想为你的兄弟们要一房龙头大嫂么？”

感慨的，苟图昌插口道：“我等盼之切矣……”

熊无极马上道：“紫帮主，若是你有意呢，我这老不才便自告奋勇，充一次媒人，前往方姑娘那里提上一提。为你们二位拉拢拉拢……”

哈哈一笑，房铁孤道：“其实，熊兄，你这媒人也不过只是顺水人情，我看方姑娘早就从心里千依百肯了，难就难在她不能启齿罢了，我说紫少兄，对不对呢？”

窘迫的搓着手，紫千豪急切的道：“各位是越扯越远了，莫说人家方姑娘毫无此意，我自己也根本未朝这上面想，此时何时？此地何地？漫天的血雨腥风将起，我哪还敢奢望自己成家娶妻？各位是在说笑了……”

于是，大家闻言之时也不禁沉默下来，过了半晌，房铁孤摇了摇头，严肃而真挚的道：“说句心里的话，少兄，我并不是在占你便宜，老实说，

以你这等少年英才，一方霸主，谁家的闺女不愿跟你？不愿嫁你？就说我吧，如果我那宝贝丫头不是自己先私下有了主，只要少见你肯示意，我也会从千里外用轿给你抬上门来。谁都推不走……”

静然苦笑，紫千豪尴尬的道：“房兄太夸奖于我了，我紫千豪又算得了什么人物？岂能如此蒙人青睐有加？”

熊无极大大不以为然的道：“什么？你还不算人物？威名赫赫的‘魔刃鬼剑’紫千豪假如还不能算是个人物的话，我们岂不就全成了鱼鳖虾蟹了？紫帮主，谦虚是一种美德，可是却也不能谦虚得过了份啊……”

紫千豪不愿再把这个问题扯深了，他赶忙移转目标道：“是了，房兄，提起令媛，我却不能不问了，房兄，你既然坚持先不接他们来，又不前去探望他们，就任他们住在蓝扬善的那个石洞里，这不是会使他们感到急躁不安么？”

房铁孤笑道：“不劳少兄挂怀，我已委请蓝扬善蓝兄派出一名弟兄先行前往通知他们去了，叫他们好生在那里待着，此间事了，我自会前往接他们返回中土，本来，这件事我想告诉你的，但一看你实在太过繁忙，为了眼前般般存亡大计已是劳心耗神，又怎能以这些鸡毛蒜皮般的琐碎来打扰你呢？”

深沉一笑，紫千豪道：“没有什么，房兄，我对那一双小儿女的事情十分牵挂你别忘了，我还是他们之间的大媒呢！”

房铁孤欣然道：“到了这一对混帐东西成婚的那一天，少兄，我要他们给你叩几个响头道谢还恩呢！”

紫千豪神色忽的黯了一黯，他低沉的道：“不敢当……如果他们的百年大典举行之时，我能赶去的话，是一定会赶去的……”

目光尖锐的房铁孤已经察觉了紫千豪流露出的愁惨神情，当然，他知道紫千豪是为什么受感，为什么忧郁，那些累赘的仇怨，迢远又新结的冤恨，那些血滴滴的杀戈，诡异变幻的江湖风云，全一件件的围着他，罩着他，就像一个孤独的夜行人受困于古道荒林中的想影，洒不掉，抛不脱，不管你怕是不怕，那些令人憎厌的影像却仍在四周……

安慰的，房铁孤道：“少兄，不要尽朝坏处想，你一定可以长命百岁，活到头发白了，牙齿掉光……”

无声的笑笑，紫千豪道：“当然，我也希望能有那一天，只是我实在无法在脑子里仿真想出到了那种岁数，我会是一副什么形状……”

熊无极接口道：“你放心，紫帮主，包管比我眼前这副模样强得多，有时候我自己照照铜镜，也委实觉得我的尊容不堪令人领教……”

紫千豪平静的道：“不过，人却不可以貌相呢。”

熊无极抬头道：“再怎么不可以貌相，这张脸盘也不能长得太高了谱，否则，简直就是他娘的叫自己都窝囊了。”

熊无极的话，引起了大家一片哄笑，笑声里，苟图昌忽道：“是了，老大，你后天率人到‘上梁集’迎着对方那些人之后，是要约他们到离着‘上梁集’五里以外的‘黑沙谷’去了结？”

微微颌首，紫千豪道：“不错。”

苟图昌想了想，道：“蓝扬善和伍桐他们就在你前往约斗中原来敌之时便预先撤到那‘黑沙谷’去隐伏？”

紫千豪道：“是的。”

沉吟着，苟图昌又道：“那地方十分险恶，合适么？”

笑了笑，紫千豪道：“除了‘黑沙谷’，我还想不起有别的什么场地更恰当，图昌，那地方险恶是不错的，但我们固然不便，对方，却也一样会觉得不便。”

这时，房铁孤在一边摇嘴道：“少兄，我听说你还否决了你的首要弟兄们提请拨出‘绿林箭’号召其它帮派同道相助的倡议？”

点点头，紫千豪道：“有这件事。”

不解的，房铁孤道：“为什么呢？对方可以撤出‘侠义帖’广请帮手，你为何就不预散发‘绿林箭’邀约同道？”

紫千豪深沉的道：“因为我觉得我们不能像对方一者缺少骨气，房兄，人要自助，才有人助，设若遇上棘手的事就乞求别人帮忙，姑不论别人背后对你的轻视与鄙夷，就算自己的尊严也将受到严重伤害，这还不说，求人求惯了，等到有一天无人可求的时候，就是不用遭到打击，也会失去奋斗与支持的勇气了。”

房铁孤动容的道：“对，是这样！”

熊无极也感慨的道：“和他们比较起来，紫帮主，无论哪一方面你也强过他们太多了！”

哈哈笑着，房铁孤道：“要不，你又怎会如此心服口服呢？”

熊无极微笑的道：“是服了，呃，是服了……”

于是，苟图昌站了起来，躬身道：“老大，还有些小事情需要办理，我这就下去了。”

房铁孤与熊无极也同时起立道：“正好，我们一起走吧。”

紫千豪微笑道：“我送你们。”

说着，他起身走向门前，熊无极却挡着他，边道：“不用了，不用了，自己人客气什么？再说，你的旧伤才大体上刚复原，还是多歇着点好！”

紫千豪笑道：“提起我这一身旧伤，倒要多谢熊兄你的恩赐，若非你那精妙医术，只怕如今我还得拄着拐杖走路呢。”

顿了顿，他又道：“另外，熊兄的悉心调治，不厌其烦，也是我的身子痊愈得较理想更快的原因……”

熊无极呵呵笑道：“妈的，帮主你别把高帽子扣到我一个人头上来了，你们那位蓝扬善蓝大头领也颇居功劳，若非他和我共同会诊，研讨下药，我单独哪有这大的道行？惭愧了，呵呵，惭愧了……”

三个人招呼过后，纷纷谈笑着走下楼去，望着他们的背影消失在梯口转角，紫千豪才感慨的掩上了小厅之门，徐徐步向他自己的卧室。

一个青衣仆人小心的服侍着紫千豪上了床，又为他将窗帘垂下，才肃手躬身，悄悄退出房去，现在，是午后不久、正乃小睡片刻之时。

因为卧室里的深绿色窗帘垂放下来的原故，房中的光线显得十分黯淡，看不出外面已经是什么时分了，在紫千豪的感觉中，他几乎刚刚睡着，一阵低促而焦急的破门声已将他惊醒！

霍然起身，紫千豪定了定神，道：“是谁？”

门外，苟图昌的语声带着无可掩隐的迫切与紧张，他隔着门道：“老大，是我，苟图昌，我可以进来么？”

活动了一下四肢，紫千豪掀开身上的薄被下床穿靴，边道：“你推门吧，没有栓。”

于是，门儿轻响，苟图昌强健的身影匆匆进入，紫千豪过去先将窗帘拉起，唔，他才知道天色已近傍晚了，外面的景物十分模糊黝暗，全罩在一层迷蒙的烟岚灰书里，这一觉，他竟一下子睡了近两个时辰呢。

借着房中的黯淡的光线，紫千豪望着苟图昌流露在脸孔上的焦灼神情，他平静的问：“有什么事？”

踏前一步，苟图昌低促的道：“方才‘上梁集’那边有快马传报回来，说是已有大批形迹可疑的陌生人物分成好几拨零零散散的进入了‘上梁集’，他们一部分住在‘通安客栈’，另有一些则住进了一家名叫‘福祥’的客栈，这些人物里面，有几个的面貌形态极像熊无极熊兄描述过的那样……”

紫千豪双目中精芒电闪，灼灼生光，他冷沉的道：“他们已经到了？比原定的时间提早了两天！”

苟图昌点头道：“是的，本来我们判断他们要在后天才能抵达的！”

双手用力揉搓着面容，紫千豪凝重的道：“这批敌人，详细数目是多少？”

苟图昌道：“据那名报信弟兄的说，大约是三十人左右！”

沉吟了片刻，紫千豪道：“再没有了？”

摇摇头，苟图昌道：“就只这些，老大，武林中人就是武林中人，再怎么掩饰气质方面也会与寻常的百姓不一样，对方虽是一批一批前前后后的进入‘上梁集’，但他们的形色举止也照旧很容易显露出他们原本的身份来，何况，‘上梁集’地方并不大，我们派驻在那里的一干弟兄们可以说认识集子里所有的居民，如今突然出现了些生面孔，监视防范起来就简单多了。”

微微颌首，紫千豪道：“戒备令下达了没有？”

苟图昌道：“接到禀报，我第一件事便是传令全山戒备，进入紧急状态，一切按照原订计划布署！”

紫千豪满意的道：“可已交待来人注意按时传报消息？”

苟图昌道：“交待了，不论对方情形有无变化，他们都会在每个时辰中派人回山禀报战情一次，若有紧急事故，更随时以飞骑通告！”

背负双手操圈几步，紫千豪又道：“所有的大头领级弟兄全知道了？”

苟图昌道：“全知道了！”

顿了顿，他问道：

“老大，你的意思是今天晚上便采取行动，抑是明天？”

紫千豪冷森森的一笑道：“明天！”

他又补充道：“在白昼之下，图昌，办起事来会干脆爽利得多，而且，可以不虑遗漏！”

苟图昌关切的道：“老大，你的旧伤，差不多无碍了吧？”

深沉的一笑，紫千豪道：“好了，全好了，就好象一个从未受过创伤，又最强壮的人一样！”

注视着他们的魁首，苟图昌迟疑的道：“真全好了？老大，有这么快？你不是只在宽慰我的心吧？”

紫千豪大笑道：“你这话叫熊无极和蓝扬善听到了看他们不与你拚命才怪，你不是在担心着我的伤势已否全部复原，你是在蔑视他们的医术了呀……”

浓黑的双眉开展了，苟图昌道：“老大，希望你的旧创确已痊愈无妨了，要不，可真叫人提心吊胆，每在老大你出战之际，大伙儿全暗捏一把冷

汗……”

紫千豪道：“放心，这一次是实实在在的没有问题了，你要不信，可以去问蓝扬善或是熊无极熊兄——”

苟图昌正要接话，门外，一个破锣似的嗓音已响了起来：“哇哈，紫大帮主，你又在背后编排我的什么不是哪？我能不能进来坐坐？”

紫千豪一笑道：“说到曹操，曹操就到，熊兄，请进。”

一闪身过去，苟图昌将门扉拉开，嗯，可不是，熊无极已然大摇大摆的走了进来。

这时，苟图昌已去点灯了，熊无极笑哈哈的道：“刚才得到通知，晓得中原道上我那批老朋友们全到了，他们比告诉我的日子早了两天来，我一想，该过来和你商量商量，看你是不是在行动之前需要我做些什么事。”

紫千豪请熊无极坐下之后，他自己倚在榻边，道：“老实说，熊兄，唯一使我顾虑的，便是不知道他们其中除了你告诉过我的那些人物之外，是否还另有别的高手？”

熊无极搔了搔蓬乱的头发，道：“不错，这一点，我老早就不敢肯定，而俗语说得好，‘善者不来，来者不善’，他们既然敢来，就定然有所倚恃，他们也知道你紫千豪的份量有多重，假如说没有几分把握，他们岂会冒此风险？”

笑了笑，紫千豪道：“知己知彼，才百战不败，熊兄，你看呢？”

朝天鼻皱了皱，熊无极老辣的道：“我知道帮主你的意思……不过，我已经与他们反了边，倒了立场，在就要翻脸见以干戈之前，又跑去刺探他们的虚实，说真的，紫帮主，我确实有些不好意思……”

点点头，紫千豪了解的道：“关于熊兄顾虑的事，熊兄以前说过，我也早就预想到了，熊兄，你不必再和他们朝面，只掩在暗处探察一番，可不可以？”

想了想，熊无极颌首道：“就这样吧……”

紫千豪微笑道：“中原能者，熊兄大概多半识得，因此就只好麻烦熊兄走这一趟了，便是熊兄未来此处找我，我也会去托请熊兄的。”

搓着那两张蒲扇般的粗大手掌。熊无极笑道：“在没有和他们撕破脸之前，呢，总是觉得黏黏缠缠，怪难为情的，其实，只要一揭了底，也就一切去他娘的球了，有什么便全豁出去……紫帮主，我这拉拉扯扯的毛病，你却要怒过！”

紫千豪笑道：“这不算毛病，熊兄，如果我处在你目前的情境之下，只怕我比你还要犹豫磨蹭呢。”

将手指的关节拗得“格”“格”作响，熊无极道：“他们已经来了，要去，就得今晚去啦，紫帮主，我看你不会在今天晚上便抄上去吧？”

紫千豪道：“当然，我们明早才展开行动！”

润了润唇，熊无极道：“那么，我今晚便去刺探一番！”

一侧，亮起了灯的苟图昌插嘴道：“老大，需要有人陪同熊兄前去吧？”

紫千豪道：“是的。”

略一思忖，苟图昌道：“叫‘白辫子’洪超去吧？”

想了想，紫千豪同意道：“可以，就叫洪超陪同熊兄前往！”

苟图昌道：“那么，我这就亲自去叫洪超准备！”

说着，苟图昌大步离开了，熊无极移目欣赏着紫千豪的卧室，边口中

啧啧有声的赞道：“紫帮主，你这间睡房，可真是清雅精致，宁静安详哪，人一进来，不由得便想朝那张又宽又大又软的卧榻上躺将下去了……”

紫千豪失笑道：“会有这种力量？好，等事情过去了，我一定请熊兄到这里来抵足而眠，把酒畅谈！”

呵呵一笑，熊无极道：“娘的，我有这等殊荣，却需要全身上下洗洗干净！”

紫千豪抿尔道：“没有关系，我不在乎这些。”

站了起来，熊无极道：“你不在乎，我却不好意思，一看你那榻上的粉银锦垫，水绿缎被，天爷，不弄弄干净怎舍得睡下去？”

他移步向外，边道：“我也该去拾掇拾掇啦，紫帮主，打扰！”

拱拱手，紫千豪笑了，然而，在那抹蒙蒙的涩笑里，却有着些掩隐不住的忧感韵味……

四十七、黑沙谷风云际会

翌日，拂晓。

有白森森的寒霜凝在地面，结在树梢，铺在瓦背，也附在那些枯黄的草梗上，蒙蒙的雾红飘浮迷漫着，空气冷冽得就像挨着些冰碴子，吸一口，能直凉到肺里去，现在，不论是山丛平地，还都是一片模模糊糊的呢。

三百多乘铁骑，在紫千豪的“甲犀”为首之下，扬起骤雷似的蹄音，顺着做节山下的一条荒凉土路直奔而出，目的地，指向“上梁集”外的“黑沙谷”！

这三百多名骑士，除了紧随紫千豪后面的“双钹擒魂”房铁孤与“金手煞”熊无极之外，全是一色的紧身青衣，斜背马刀，腰插短斧，在青色头巾的迎风翻飞下，看上去是一片青桩也似的雄壮队伍，滚滚而来，又浩浩而去！

紫千豪也是青衣短斧，只多了隐系在胸前一条皮鞘内的四十柄弯刃短刀，他的“四弦剑”悬挂在马首之侧，随着坐骑的起伏震荡，银灿灿的剑鞘也时而眨闪出鬼眼似的寒光来，再衬着他头上花纹斑斓的豹皮头巾，颈项间的紫红色丝巾，那形态，英挺极了，剽犷极了！

紫千豪一马当先，策骑如飞，他后面，跟着的是房铁孤与熊无极，再过去，则是“毛和尚”公孙寿、“白辫子”洪超两人了，骑队最后，则是“判官令”仇三绝率着他手下四名执事，这支骑队，是那么凌厉雄壮的往前滚动着，马骏人勇，杀气腾腾，一看就知道是一支久经阵仗的铁似的队伍！

“双钹擒魂”房铁孤的马匹往前凑近了点，他赞美的道：“少兄，你的仪表可真英俊威武！”

紫千豪一拂头巾，道：“过誉了。”

哈哈大笑，房铁孤又道：“少兄，我看你似是在思虑什么？”

点点头，紫千豪换了把手拉着缰绳，道：“是的，我在想，昨夜熊兄前往‘上梁集’回来之后所带的消息，这一次对方的为首者，竟然却是中原武林道里三位大豪之‘咸阳’霸主‘一扇指天’古桂，而且，连威名赫赫的‘黑白金刚’也被他们请到了……”

沉默了一下，房铁孤道：“黑白金刚，乃是出家之人，他们原来乃是少林一脉，后来半路退出少林门墙，一同自江湖上销声匿迹，十年之后，二人又再度出现，却是武功精进，大非昔比了，他们平时住在‘清松岭’，很少下来惹事，但两个和尚却俱皆性烈如火，气量狭窄，一丁点芝麻绿豆大的小事也容不下，可以说是眼毗必报，少兄，他们的脾气古怪得很！”

顿了顿，他又道：“我想不起来关心天会和这一对佛门宝贝有着渊源的，看表面，他们似乎搭不上关系……”

紫千豪低沉的道：“这两人身手如何？”

房铁孤重重的道：“高强！”

无声的一笑，紫千豪道：“那么，那‘一扇指天’古桂就更不用说了。”

点点头，房铁孤道：“不错，古挂在‘咸阳’，可以说是一跺脚全城乱颤的头号人物，他出身世家，本身家道颇为富足，偏偏又练了一身绝顶功夫。那一带正邪两边的武林朋友便全跟着他后面转了；古桂的力量非仅局限在‘咸阳’附近，只要中原江湖道上的大小角色，任是哪一个见了他的‘龙纹牌’，也得退让三分，让过一旁，他的声势极大，甚至超过了关心玉，不过，关心玉堪称中土第一剑手，古佳也是中土有数的霸主，他们两人意气相通倒是颇有可能的……”

眉儿皱皱，紫千豪道：“希望古桂谦逊点才好，如果他以为到了西陲也像在关内一样可以趾高气扬，那就大错而特错了……”

沉沉一笑，房铁孤道：“不过，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侧首看了房铁孤一眼，紫千豪抱歉的道：“为了我，房兄，令你结下这么多中原的厉害对头，我实在觉得心里不安；房兄，在这时，我不知说些什么才好！”

双目中光芒骤射，房铁孤大义凛然的道：“少兄休如此说，‘士为知己者死’，朋友有难，任他前面是刀山油锅，龙潭虎穴，又岂能见危思退，弃义苟生？少兄，我房铁孤虽是不才，别的没有，这一口浩然之气还自来未曾失过！”

说着话，房铁孤黝黑的脸膛上流漾着一片壮烈坚毅的神情，他双目如炬，胡髯如虬，驰马迎风，形态磊落豪迈，就宛如一个视死如归的勇士，一个慷慨赴难的英雄！

紫千豪感动的道：“房兄，我有幸识你……”

不待房铁孤回话，旁边的熊无极早就憋不住了，他重重的哼了一声，寒着脸，气淋淋的道：“就把我丢到一边忘了？紫帮主，我也不比房兄差劲呀，你，你就没有幸认识我么？”

紫千豪忙道：“熊兄，我对你的感激尊仰，与房兄毫无二致，两位全是那么重义尚信，临危赴难，此情此义，我不知要何年何月才能报还？”

哈哈一笑，熊无极受用十分的道：“罢了罢了，我们是识英雄重英雄，这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又何足挂齿？就说昨夜我跑那一趟吧，换了别人，我就不去担那大风险啦！”

他又咧咧嘴的道：“娘的，我由洪老弟陪着摸到‘上梁集’，马上和蓝扬善兄接上了头，他们的花样可真巧，竟然在对方每个人居住的房子隔墙上挖了窟窿，我一向一间的去窃探，好家伙，不但发现了古桂这老甲鱼，更看到了‘黑白金刚’那一对秃驴，老实说，心里是有点发毛，但发毛尽管发毛，我倒并不含糊，为了帮主你这天涯知己，我就全豁出去了，娘的，这几个角

色虽说是难缠，我的‘金手煞’也不是省油之灯，反正各为其是，大家琢磨着干吧！”

房铁孤在鞍上移动了一下，接嘴道：“除了这三个人之外，熊兄，还有其它能手么？”

摇摇头，熊无极道：“大约就只是他们这几个了，以外大部分是生面孔，据我看不会是什么三头六臂的人物，否则我不会不认得，房兄，光是这些人也够受的了哇……”

房铁孤笑笑，道：“‘通安客栈’之外，那‘福祥客栈’你也去了？”

熊无极道：“当然，陈玄青那厮便住在‘福祥客栈’，他那边除了我原先就知道的几个强者之外，别的也没有什么硬把子！”

吁了口气，熊无极又道：“昨晚上赶回来的时候已快半夜了，接着向紫帮生报告了一番，天色就已蒙蒙亮啦，马上梳洗之后进食，跟着就上了鞍，娘的，这一夜我连眼都未曾合过，回来后，我要紫帮主宰两只童子鸡给自己补补！”

紫千豪笑道：“还要加上人参、燕窝、鱼翅一起炖！”

嘴巴一顺，熊无极馋相毕露的道：“呵呵，那就更美了……”

笑了笑，房铁孤问道：“紫少兄，你是派蓝扬善蓝兄直接去下书约对方到‘黑沙谷’？”

紫千豪颌首道：“是的，我叫蓝扬善亲自递过去我的名帖，里面只有简简单单的五个字：‘黑沙谷候教’，下面是我亲笔署名，如此而已。”

房铁孤又道：“时间上配合得妥当么？”

紫千豪道：“没有问题，我叫扬善在申时之后再送去，如今才只卯初，来得及的，等他们接到，我们早已在‘黑沙谷’恭候了！”

忽然想到什么似的笑了，房铁孤道：“少兄，你猜他们如今在等什么？”

紫千豪想了想，道：“等熊兄前去接头？”

连连点头，房铁孤道：“正是，他们一定异常期盼熊兄早些赶去和他们联系，并提供所探消息呢……”

叹了口气，熊无极道：

“不错，他们一定在等着我，但他们要大失所望了，非仅大失所望，他们更会诅咒我的祖宗人代——在大家揭了底以后！”

紫千豪低沉的道：“委屈你了，熊兄。”

眨动着那双满布红丝的青虚眼，熊无极又咪咪的道：“不用挂怀，帮主，你说的，理只有一个，如今，它在你这边，我当然也只有跟过来了双手捧着……”

紫千豪笑道：“真理少不了力量来支持，要不，纵是正的也变成邪的了，而这力量，熊兄，当然以你惠赐最大！”

他们谈论着，在铁蹄翻飞雷动中，路，也就一大段一大段抛到后面去了，劲风吹拂着这一列铁骑骑士们的衣袂，猎猎飘舞，而马儿嘶啸，昂烈悲壮，在大地的颤颤里，他们已滚雪似的来到了“黑沙谷”！

在荒烟迷漫的野地里，有两道陡峭险峻的灰褐色山壁平地而起，就像是从地底下突然冒升出来一样那么古怪而邪异的耸峙在那里，四周却尽是起伏的丘陵与齐胜的芦草，远处的隐约山峦衬着这两道挺拔而阴森的石壁，它中间那条狭窄的谷道也就更显得沉黯而又灰涩了；从这里开始，地面上的泥土已经逐渐变成了黑色的砂粒，而那两道千如石壁所夹峙中的谷道内外，更

是层纹如波的布满了这种颜色漆黑的砂粒，看上去，特别令人有一股奇异与征仲的感触，嗯，这里，就是“黑纱谷”了……

一马当先的紫千豪习惯的仰首看了看天色，然后，他一挥手，高叫道：“立即行动！”

于是，像一阵龙卷风，“白辫子”洪超率领一百人急奔“黑纱谷”的右侧丘陵地，“毛和尚”公孙寿则另领一百骑通过“黑纱谷”，埋伏别那一头去了，正在马奔人叱，声紧风急的布署中，“黑纱谷”左侧的丘陵地内，两条人影已自齐胜的芦草里跃出，起落如飞般迎了过来！

那两人，一个是头大掀鼻的“断流刀”伍桐，另一个，嗯，就是“二头陀”蓝扬善了！

他们迅速掠到，脚步尚未站稳，蓝杨善已大叫道：“大阿哥，你们可真来得决哪！”

紫千豪翻身下马，平静的道：“情形如何？”

蓝扬善颌下的肥肉直颤动，他气喘吁吁的道：“一切惧如大哥所料，咱拍开门就将大哥的名帖递了进去，是那姓古的接的，他才自一愣，咱已转头就走，下楼招呼弟兄们马上赶来这里，咱这批人还只是刚到，连口气也还没有转过来，你们就全来了！”

紫千豪道：“古桂没有拦着你，盘问什么？”

呵呵一笑，蓝扬善道：“大哥不是说，这老小子乃是一方大豪身份，必会摆出臭架子来撑度量么？大哥判断他不可能难为送信之人的，大哥，你料得不错，姓古的老小子果然只在一愣之下便接过名帖，连看也没有多看一眼；不过，咱以为他一接过大哥的名帖，便已料到是怎么回事了！”

点点头，紫千豪道：“当然，古桂见惯了大场面，这点阵仗，在他看来，和家常便饭差不多了！”

耸动了一下蒜头鼻子，蓝扬善又道：“咱的手下们全隐伏妥了，只等号令便可冲下来围杀，大哥，咱与老伍是跟你过去呀，还是守在那里？”

紫千豪道：“守在那里，听讯号行动！”

细小的眼睛眨了眨，蓝扬善道：“那么，咱与老伍便回去了！”

微微一笑，紫千豪道：“扬善，今天大家全加把劲干！”

露出缺了颗门牙的大嘴笑了，蓝扬善道：“大哥放心，咱‘二头陀’早预备将这条老命豁上了！”

说罢，他与伍桐匆匆施礼，又飞也似的奔掠回去；这时，紫千豪才回头扬手，再度翻上鞍背，领着其它百多名属下直扑“黑纱谷”！

“黑纱谷”的谷道，进口处，只有丈许宽窄，进去十几步之后，在谷道中间，却豁然开阔，左右约有三大多宽，但是，这中间一段虽说比较宽阔，在那两边峭直险峻的石壁夹峙下，也令人兴起一种窒息般的沉重感觉！

两边的灰褐色石壁是高耸的，挺拔的，仰头上望，只见谷顶天光一线，而那两块石壁浑然雄伟，有如刀削斧斩，笔直耸立，就像要压倒下来一样，人站在谷底，宛如陷在深井之下，忍不住连心也在喘瑞了！

百多匹铁骑连“甲犀”一道给牵过了那边，一百多名青衣壮士便在两个头领指挥之下分成六排，左右各有三排斜斜肃立，他们个个面容冷沉，神色木然，屏息如寂的期待着那溅血夺命的时刻到来！

紫千豪手握自坐骑上摘下的“四眩剑”，一个人孤孤单单的站在谷道正中，“双钹擒魂”房铁孤与“判官令”仇三绝偕同仇三绝手下四名功力颇强

的执事，则围在一起，低声正在谈论着什么。

那边——“金手煞”熊无极老先生盘膝坐在地下，闭目垂眉，不知道是正在沉思呢还是正在养神，面色却凝重得很。

过了一会，房铁孤大步来到紫千豪身边，他深沉的笑了笑，平静的道：“少兄，约莫对方快来了。”

点点头，紫千豪道：“是的，应该快来了。”

凝视着紫千豪，房铁孤道：“在想什么，少兄？”

淡然一晒，紫千豪用手中的“四眩剑”银色剑柄轻轻触弄着下颌，而剑柄是光滑又冰冷的，与肌肤相接，有一股子凉森森的寒意直透心底，他让那抹微笑噙在后角，悠悠的道：“我在想，这一战可能非常惨烈——假如打起来的话。”

房铁孤低沉的道：“这是一定的，对方中间有几个人全是盛名渲赫的角色，而且这几个人的心性俱皆狂傲倔强无比；少兄，你也不要太过希望这段梁子能和平解决，据我看，和平解决的可能并不大！”

吁了口气，紫千豪苦涩涩的一笑道：“我又何尝不晓得？但在溅血之前，我们还是使它不溅为妙！”

轻喝一声，房铁孤道：“但愿他们也有你这种想法。”

用脚尖拨动着地上堆栈的厚软黑沙，紫千豪徐缓的道：“照道理说，他们应该有这种想法的；没有人以为已经活够了，房兄，你以为是不？”

没有表情的一笑，房铁孤道：“是的。”

紫千豪问他：“对方里面的那些成名人物，房兄，你有认得的么？”

双目的光芒闪了闪，房铁孤道：“有，但是，这已无关紧要了。”

紫千豪忧戚的道：“那与你相识的人事，有交情深的？”

沉默了一会，房铁孤道：“有一个……”

垂下视线，紫千豪道：

“你没有提起过，房兄。”

平静的一笑，房铁孤道：“没有什么好提的，少兄，我只要认定了应该助你一臂，其它的不算是问题了，嗯？”

紫千豪轻轻的道：“但是，会难为你！”

摇摇头，房铁孤道：“这一点，我并不放在心上，如果我那些相识的敌对者不和你翻脸，我当然也不愿和他们翻脸，但是，他们如果非要与你干戈相见，我也就没有什么可以选择的了，这是他们开的头！”

低沉的，紫千豪道：“房兄，你也知道干戈相见的可能性极大！”

冷凜的微笑，房铁孤道：“正是，假设陪你来此只是游山玩水，并没有风险可担，少兄，你就不会需要我来，而我也就不会来了！”

紫千豪感动的道：“房兄，你真是豪士！”

房铁孤真挚的道：“不敢，我认为你更适合担当豪士之名。”

他们正在说话间，盘膝坐在那边的“金手煞”熊无极已经站了起来，一摇三摆的行向了这边。

——请看续集《龙头老大》——

